

夏天什么的



Jay Bell

Something Like Summer/夏天什么的

转载时请保留本页，不得商用！

英文名/English name : 《Something Like Summer》

中文名/Chinese name : 《夏天什么的》

作 者/author: Jay Bell

译 者/translators: DoraW、flysex、micrian、tedsaga

Something Like Summer © 2010 Jay Bell / Andreas Bell

ISBN: 9781310737190

Published by Jay Bell at Smashwords

“The following is a fan translation of *Something Like Summer*. The author, Jay Bell, grants permission for it to be distributed freely, but only for non-commercial enterprises. That means you can share it with friends, host it on your website, or distribute it by any other method which isn't intended for profit. The characters and story remain the copyright of the original author. Jay Bell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translators for their time and dedication. Please enjoy the story!”

原作者申明：“下文为粉丝中文翻译作品《Something Like summer》。原著作者- Jay Bell 授予本翻译作品无偿分享的权利，但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这意味着你可以和朋友们分享本文，把本文上传至你的网站或以其他非盈利手段分享本文。本作所包含的人物角色以及故事本身的版权任然归原作者 Jay Bell 所有。与此同时 Jay Bell 对译者们的付出与奉献表示感谢。请抱着愉悦的心情来欣赏这个故事吧。

Jay Bell, 15th Jan 2015

译者序：

撒花完结~~~~首先肯定是要感谢 flysex、micrian、tedsaga 三位，没有你们，也没有今天的 summer~

对于 fly 君、m 大大、tedsaga 他们三个来说是两个多月，但是对于我，是快一年的时间。我在去年 7 月的时候跟作者要了授权说想翻译，中间因为要考雅思暂停了三个月左右，后来又再次捡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对做一件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的事情有这么大的热情！在开始之前我就告诉自己，既然要做，就一定要成功。其实停下了了很久之后需就有点儿提不起劲儿了，可是后来看到还是有不少人回复我期待。那种温暖的感觉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真的，我很感谢大家，不管你是随手点开看看后来喜欢上了这个故事的，还是悄悄给帖子评分的，还是一直追随着这个故事的，谢谢你们的坚持和鼓励，有了你们，我们才会坚持下来，我们才会一直这么有激情。虽然有时候不能保证天天都更新，可是我们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这个故事呈现给大家。啊！就在我不知道的前几分钟，它完结了，虽然翻译不算是完全的创作，可是就像是教会了一个异国的孩子说一口漂亮的中文，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有木有~

呐 ,煽情的话就不说了。虽然我知道这个结局不会让所有的读者都满意 ,
但是.....就是完结了呢 !

DoraW 于 2014-4-22 20:04

DoraW : Ch1-8, 10, 12, 13(partial), 14, 17(partial) 19, 22, 25(partial),
26(partial) and all the proofreading and retouch work

flysex: Ch9, 11, 13(partial), 15, 18, 21, 24, 27

micrian: Ch16, 17(partial), 20, 23, 26(partial)

tedsaga: 25(partial), Ch28

第一部分

第一章 (DoraW)

休斯顿，1996 (Chapter One Houston, 1996)

这可不是关于一个出柜的故事。我两年前就出柜了，那时我十四岁，脆弱且幼稚。其实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了。那年，我最好的朋友 Kevin 搬去了犹他州。我很伤心，我想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这都是正常行为，所以在他走后两周，我决定坐长途汽车 (Greyhound bus) (注^o) 去看他。柜台里的那个家伙不卖给我票，所以我把自己伪装成旅客的孩子混上了车；但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巴士司机让我滚下车，而且站长还给我父母打了电话。他们对我这个小小出行计划的反应泄露了一切 (那时我还不明白那种行为应该被定义为喜欢)，这让我对 Kevin 的思念更加地超乎寻常了。好吧，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一想到 Kevin，我就会硬起来的原因。

在重读刚刚写的这一段时，Ben 的手指一直在膝上的手提电脑键盘

上不确定地来回敲击。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开了太久已经过热的电脑散发出臭氧的气味，在他来得及叹气之前充满了他的鼻腔。为什么每次在他尝试着书写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它们听起来都是如此地陈腐平庸？他其实是想写一些真实但与众不同的东西的，但是最后听起来它们总是会像他藏起来的色情杂志上的那些黄段子一样。

他发誓下次一定会用传统的纸和笔来写作。至少这样他就可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在把不满意的作品扔进垃圾桶之前，好好享受一下将它们揉成一团的感觉。过去，Ben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小心地保存他的文档、关闭写作程序、最后把文件拖进回收站里。正当他点击右键清空回收站时，他突然想到，或许问题不是他不会写，而是色情杂志上的黄段子写的太好了。正当他期望他没有删除那些文档的时候，右下角的闹钟引起了他的注意：七点差十分。该是那个蓝鞋男出去慢跑的时候了。

Ben 挣扎了一会。他内心的有个部分在小小声地告诉他这个行为是多么地可笑。他不太确定他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跟踪，但是肯定不远了。可是要不还能干什么呢？写东西没灵感，电视里除了暑期重播就什么都没有了。碰巧在“漫无目的”散步的时候碰到邻居——蓝鞋男，也没什么坏处，是吧？噫！那就行动起来啦。

关电脑的时候，Ben 一直在努力回想，他上一次这么干（出去偷窥人家= =）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当然是前天！因为看起来大约是同年，所以 Ben 可以肯定他们会在同一所高中上学，但是 Ben 不想表现得太明显。在学校出柜不仅会被捉弄，而且会被嘲讽得很辛苦。

Ben 套上他的鞋子并悄悄关上了卧室的门。MTV 的夏季大型沙滩派对（或者随便他们今年怎么叫它）的声音从他姐姐房间那个方位飘过来，如果她不是正霸占着浴室的话。Ben 匆匆穿过客厅，打开灯，他知道时间快要来不及了。他只能随便收拾一下自己了。

他金色的头发早该剪了，但是现在看上去还行，他决定还是把它们抹成一个顺滑的形状好了。他瞟了一眼自己茶色的眸子，有多希望父母已经给他买了去年圣诞节那时候他要求的美瞳啊。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只要不是棕色的就行。不过还好，至少现在他已经过了那个要被逼着穿背带裤的年纪了。他顽皮地笑了一下，翻找着妈妈晚饭时做的菠菜卷。如果有时间的话他还想刷下牙，万一小黄书里那些桥段真的发生了呢是吧。不过要是真的发生了也很不错哦~

他很欣慰自己脸上还残留着上周末露营时日晒的痕迹，但是还是对身上傻乎乎的 Smashing Pumpkins（注^o）的 T 恤不太满意，因为很显然，

这个乐队的曲风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某一天，这件衣服诡异的出现在了
一叠洗好的衣服当中。是他姐姐的男朋友在一次夜间造访之后留下的。
而当 Ben 发现这件事情后，他就故意穿上它来取笑她。身上这件勒索证
据对 Ben 来说太大了，穿在他单薄瘦弱的身上就像套了个帐篷在身上
一样。Ben 咬了一下嘴唇，决定还是忍住从一堆遭乱中翻出更合适的衣服
来穿的冲动。至少这件衣服还是干净的。

关了灯，他一步并作俩地跑下楼梯，发出“砰”的一声，这一声绝
对可以引起妈妈的大喊大叫。他停下来等待，但是只听到了录音机里的
笑声。感谢电视机的催眠效果！Ben 悄悄溜出前厅，没被任何人发现，
除了他家的狗，Wilford。

八月的傍晚，天空依然明亮着，但是已远不如上个月了。Ben 一边
思考着天空越来越暗就意味着新学年要开始了，一边慢跑到道路尽头。
在一排别墅的后面有一片与一个大公园相连的树林。Ben 估计着哪一家
的草坪即使被踩了主人也看不出来，然后挑了一家，直接从人家的院子
里穿了过去。穿过别墅和没有篱笆保护的后院之后，他面对着的，就是
现代郊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一片树林了。唯一破坏这由松树和雪松组成
的美景的，是一条消失在丛林深处的肮脏小径。数不清的骑行者留下

了纵横交错的车轮印，在树木之间蜿蜒迂回，让这条小路像是永远被毁掉了，也让这片数十英亩的树林看上去像是无尽的荒野。

Ben 转向右边一条铺设更整齐的道路，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地围绕着一个小型人工湖，道路一边还有长椅和垃圾桶。他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并搜寻着自己的猎物。一开始，除了一对手拉手散步的中年夫妇，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紧跟着，一阵扑通扑通扑通的跑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是那个蓝鞋男！更确切的说是那个像霓虹灯一样闪耀的蓝鞋男。嗷！在 Ben 第一次看到那双蓝色的鞋子之后，他为了找到一模一样的还苦苦搜寻了好久。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很棒，还因为这是一个潜在对话的机会。嗨！咱们有一样棒的鞋子诶！

尽管每次妈妈出去购物他都（死皮赖脸地）跟着，但还是没有找到它们。Ben 甚至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牌子的。他想象着那说不定是蓝鞋男在搬来美国之前一直喜欢的，某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意大利牌子。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肯定是意大利人，只不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他古铜色的皮肤和浓密漆黑的头发的来由。

Ben 从幻想中回神儿的时候才意识到他的 yy 对象正朝着他的方向

跑来，整个过程中他居然只是站在那里盯着他。通常来说，Ben 至少会假装一下他是出来锻炼的。但就在他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他感到肌肉僵住了。他至少应该转到右边并且走开，以求别（把盯着人家看的意图）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是，他刚刚这样做，就发现以这个角度他就不能好好地看蓝鞋男了，所以他又把脸转回了前方。

不幸的是，他混乱的大脑没有正确地对肌肉发出走的指令。他仍旧站在那里，一个人，就想刚才那样。只是他现在正对着蓝鞋男，而且除了干瞪着他，现在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强烈的欲望冲走了他剩余的任何意识。Ben 从那双色彩奇异的鞋子上移开目光，顺着肌肉结实的腿上、黑色的腿毛看上去，瞟到栗色运动短裤内弹动的那一大包。没时间感激自己的幸运，他的视线继续向上，值盯住了相当大块的胸肌。傍晚还没有热到让他赤膊上阵，但是灰色的无袖紧身背心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肌肉发达的双臂，露出了腋窝下一溜性感的黑色腋毛。Ben 看着那张俊朗的脸，忽视掉了汗湿的、粘在宽阔的前额上和形状姣好的颧骨上的头发，直接看上了那双让他魂牵梦萦的银灰色眼睛。

他注意到混合了轻松和厌恶的目光正牢牢锁在他的 T 恤上。他公然

的犯花痴可能没被注意到，但是这是以蓝鞋男注意到他今天打扮的最糟的一部分——他的T恤，为代价的。在他跑过 Ben 身边时，那双灰色的眼睛迎上来对上他的。蓝鞋男抬起他的眉毛，点了一下头，接着朝他微笑了一下，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说“酷”！

然后他就跑过去了，身后留下了混合着汗和麝香味的空气。Ben 用力嗅着这气味，感到了精神上巨大的快感，他发觉自己又有力气继续跑了。在回家之前，他还在公园附近逛了一会儿，感觉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个梦幻般的约会。他意识到了这样想是多么可悲，但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已经不在乎了。世界上最性感的家伙刚刚认可了他，仅仅因为一个他完全没有兴趣听的乐队。他迫使自己牢记今天晚上一定要跟他姐姐借一盘他们的 CD 来听，但是那得是在他把自己锁进房间，疯狂地回想那个激动人心的微笑之后。

* * * * *

与 Allison 一起购物！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不仅仅因为她充分理解购物的荣誉感，还因为她了解所有的后街小店，那些店里卖的东西你绝对不会在休斯顿市中心以外的其它地方找到。Ben 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有时候他会奇怪，为什么她没有去市中心跟那些店的

老板谈谈，劝说他们把店搬 Ben 和 Allison 住的更北边的 Woodland 区那里去。

“回家么？” Allison 打量着那面小小的、破裂的化妆镜。她正在给自己涂李子红色的唇彩时，有神的眼睛紧盯着唇膏光滑的外壳，唇彩的颜色完美地映衬着她檀木色的皮肤。然后，她抿了一下嘴唇，合上化妆镜并转向 Ben。“今天已经逛了够多了，咱们明天可以逛更多的。”

Ben 点了点头。平时合适他的裤子找到一条就不容易了，他们今天居然找到了两条！他再也不需要用腰带紧紧地勒住肚子了。但是 Ben 不太满意那些衬衫，不过没关系，离开学还有好几周嘛，再说他还有好多二手店没有逛过。讽刺的是，那些二手店里的衣服反而总是比零售店里的看起来时尚和新潮。

Allison 开着她的 Ford Escort（福特护卫者，注^⑥）载他们两人回家，Ben 考虑着如果刚才没有 Allison，他该多迷茫无助，她大大的笑容和眼中狡黠的光芒总是让他兴致高涨。他也爱极了他们一起出去时，旁边男人们投来的嫉妒的目光，他们都把这个高挑迷人、挽着他的胳膊的姑娘错认成了他的女朋友吧！

“shit！” Allison 骂了一声：车里的磁带放录机开始发出啪啪和尖锐

的长音。

当然，那些嫉妒他的男人们不会想到 Allison 有时会像个粗鲁的水手一样说些粗口。

她不停地戳着唱机的弹出键，完全没有注意路况。直到可怜的唱机终于退出了她最新的混音磁带才罢休。她把它拿起来检查，一大团磁带吊在外面摇晃着。“我昨天整宿熬夜听电台就是为了做这个破玩意儿！”她一边叫一边踩急刹，堪堪避过一个红灯。

“你需要一个新的 CD 播放机了，” Ben 说。

“我还需要一辆新车呢！”她反击。

就在这时，一辆坐满了年轻人的运动跑车赶上来，停在了他们旁边，那辆车里的音乐声大到让 Escort 的后视镜都震动了起来。即使夏天已经要过去了，那辆车的车身上仍用白漆写满了“96 级”的字样。

“我希望我们毕业的时候不会这么逊。” Allison 说了句。绿灯亮了，那辆车疾驰着驶过，“但至少他们还有音乐可以听。”

“我们可以听电台呀！” Ben 建议到。

Allison 指了指挡风玻璃，在本该是无线电天线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个断掉的金属底座。她挑了挑眉毛，左右晃动起她的头，就像一些黑人

女孩们在认为自己很有道理的时候常做的那样。

“啊，那好吧。” Ben 只得妥协。

Allison 重新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她的注意力又回到路况上了。然后她挑起形状好看的、弯弯的眉毛，笑了起来。

“给我唱个歌儿吧！”她甜甜地说。

“你想听什么？”

“嗯……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Take a Chance on Me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是说 ABBA (阿巴乐队，注④) 唱的那首？” Ben 问道，没能掩住他声音中的反对。

“Yeah，就是 MV 拍的很漫画风、很搞笑，歌手超性感的那个。”

“那个是 A-ha (注⑤) 的 ‘Take on me’ 好么！！” Ben 纠正到，感觉稍稍宽慰了些。

“只要是你唱的，什么都行啦，小帅哥。”

Ben 笑了下，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歌。他最骄傲的就是自己的声音了。说话时听起来没什么，但只要他开始唱歌，声音就会像蜂蜜一样流淌出来。Ben 爱极了唱歌。在小的时候，他会在妈妈打扫房间时轻轻哼着她

喜欢的乡村民谣，又或是在爸爸开车的时候唱些他喜欢的老歌。唱歌的时候，他感到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就好像整个世界都一下子笼罩在奇异的爱与美的恩典里。

从 Allison 眼中的光芒 Ben 可以感觉到，她也感同身受。她静静听了一半，在他想不起来歌词开始乱编时，也加了进来。她的声音比学校里别的女孩儿声音都好听，与他合唱，就像蜜糖与蜂蜜搭配一样和谐。他俩的合唱无人能敌，这在去年的合唱课上被证明过不止一次。突然，她停下了唱歌并猛地右转。“我的天哪！你最近来过这儿么？”

“没有啊” Ben 说，期望他们至少能唱完这首歌。

“这里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啊，完全不敢相信！”

窗外是一片全是新别墅的居民区，离 Ben 住的地方只有三个街区远，但是 Ben 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的住房开发。他模糊地记起他的父母曾经抱怨过这里的房子多大多豪华，完全把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房子的价值给比下去了，或者抬升什么的，他也不记得是哪个了。不管怎样，除了种在庭院里的小树苗还细细的没长大、庭院还空空如也，它们看起来确实是很漂亮。

“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野呢。” Allison 叹气到，“我

们以前总是在这儿玩的。”

他确实记得。尽管事实上，那时 Allison 是跟他的姐姐 Karen 一起玩儿。Ben 跟着当了几次跟班，但是她们总不愿意带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年龄差距就让她俩的友谊走到了尽头。在 Karen 高中的时候，她觉得跟一个初中生交朋友简直就是一种“社交性自杀行为”，所以 Ben 自然而然成为了 Allison 最好的朋友。Allison 试图重写历史，把她和 Karen 在一块儿的记忆全部转嫁到 Ben 的身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算是对 Ben 的一种讨好和弥补吧。

“那些柳树丑死了。”她指着一个网球场和一片小型儿童游乐场说着，“不过我不介意住在这里啦！”

“没事，别难过（其实应该是羡慕吧？）了，”他打量着可容纳三辆车，门卷起来能露出两层楼高入口的车库说到。这片新的住宅区的某些部分让他觉得既倒胃口又很诱人。他不喜欢的一点是，这些别墅都太新了，以至于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一座房子被篮球场、用色大胆的油漆、杂乱无章的灌木丛抑或是修建新奇的草坪个性化地装饰过。离他们最近的小区仅有的三、四座房子在外观上看起来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附近绝大部分的社区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会住进来，

通过人们的触碰、装饰，它们整齐划一的情况将被改变，慢慢地，房子就会变成家。

Ben 喜欢的部分正是直接来自他所不喜欢的部分。这样通用的模板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让他更容易地想象着住在任何一幢他可能会喜欢的房子里的情景。Ben 开始在脑海中勾勒他会刷什么颜色的漆、会怎样装修房子的内部甚至是他会做什么工作以及与谁一起生活。这些想象使得 Ben 很渴望在学校出柜，这样他就能真正开始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了。转弯的时候，有割草机的嗡嗡声传来，声音大到可以匹敌 Allison 汽车发动机烦人的轰鸣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推着割草机走过一片根本没几根草苗的草坪。

“停车！” Ben 先是大喊。“别！别在这儿停车。”当 Allison 朝着蓝鞋男割草的地方开过去的时候 Ben 又大叫着。幸亏他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他们那辆车猛地从路缘开回到路中间去。

“你在搞什么鬼啊！” Allison 抱怨着。“我还以为你是要吐了还是怎么的。”

“抱歉。” Ben 在座位上不安地动了动。禁不住转过头向后车窗里张望着。“就把我送到这个街区头那儿就行了。”

“好吧，” Allison 说到，怀疑地注视着后视镜。“你认识那个家伙？”

“还不算吧，” 在车子慢下来的时候，他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Allison 吃惊地笑起来，“你今天蛮勇敢的嘛！早些时候来我家拿你的东西吧。我是说，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知道我指什么。”

“闭嘴啦！” Ben 咧着嘴跳下了车。她开走的时候，他朝她挥挥手，然后向他的梦中情人的方向走过去。

Ben 期望这次见面发生在晚上，大白天让他有些紧张。他担心这样毫无目的地走过去是不是太明显了。Ben 期望着有点儿什么东西能够掩饰一下，比如.....一块写生板什么的。他至少应该带着狗出来遛遛的。

Ben 在心中默默地咒骂自己。Wilford! 本来可以遛着狗“随意”碰上蓝鞋男。那么多个晚上都有机会！杂志上总是说狗狗是很好的打破僵局的话题。或许蓝鞋男还是个动物爱好者呢。不过要是他过去喜欢，但是在几个月前已经逐渐对动物不敢兴趣了呢？现在带着狗去见他会不会已经太晚了？

割草机的隆隆声越来越近，Ben 不敢抬头看。他在想什么啊？这意图太明显了！他假装在看右边那排房子，装着在找某个地址。我属于这儿，我是属于这儿的。他不断在脑海中重复这样告诉自己。我出现在这儿

儿也没什么奇怪的，别注意到我。割草机的声音转到了他的左边，随着他一直往前走而消失在了身后。他壮着胆子回头瞄了一眼，正好看到蓝鞋男转过汗湿的后背开始朝着他的方向割草。他猛的转过头，加快了步伐，祈祷着蓝鞋男没注意到他。上帝啊！他期望 Allison 已经开车回了家，可千万别转回来偷窥他。要不然，这毫无意义的尝试就要让他丢大人了。她本来期望 Ben 正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地跟一个性感的家伙在聊天呢，可事实上却是他甚至都没胆子看他一眼。

至少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Ben 走到街角，就在他准备转向回家的时候，听到一个女人在大声喊着什么东西。割草机的声音停了，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Tim，你的电话。” Ben 鼓气勇气又回头瞄了一眼，看到蓝鞋男朝前门走去，一个女人拿着一部无线电话在那里等他。情势都清楚后，Ben 大笑着跑起来。现在他不仅仅知道他住在哪里了，他还知道了他的名字！

* * * * *

Allison 嬉笑着从她坐着的水床上把购物袋扔向他。“好吧，怎样啊？”

“他的名字叫 Tim。” Ben 猛地跳上床，激起的波浪弄的他俩都上下摇晃着。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那么，你说了什么？”

“事实上……”

Allison 整张脸都垮了，“你跟他说话了吧？有吧？”

“割草机一直在响，我还能干什么？跟他打招呼说嗨？”，而且，他的妈妈正好从房子里出来了。

“所以你就只是闲逛加偷听了一下？” Allison 哼着。“要不是我也这么干过，我一定会说你很可悲。”

Ben 微笑着，伸手去够她床头板那儿的 CD 架。他随便拿了一个开始乱翻。“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你一定得找个理由跟他说上话呀！” Allison 挖苦般的抬起一边眉毛。“要不走到他家门口，敲门说你是卖“女童军（Girl Scout，注^⑥）饼干”的？

“别笑我了，” Ben 回答到。“嗯……我可以说我的猫丢了。”

“当然，只不过你没有养猫，而且它怎么会跑到他家里去的？”

Ben 把 CD 架丢到一边，懊恼地把自己仰摔在床上。“一定得有什么理由。”

“好啦，还有两周就开学了，说不定他最后会分到你们班呢。”

“还要两周啊！我不想等那么久了。”

“你能活下来的。” Allison 瞥了一眼闹钟的电子显示屏。“我爸十分钟之后就回家了。想再去逛街买些衬衫么（Ben 需要好好打扮，打扮的性感了小攻就会注意滴~~~）？”

这两句话并非毫无关联。Allison 的爸爸不喜欢 Ben。这感觉是双向的，但是 Ben 又害怕与他发生正面冲突。那个男人的执拗拧巴简直不输弹簧，每次撞见 Ben 来玩儿，他都暴着青筋和血管警告他别再来。就算是 Ben 很礼貌地问候他，他从来不和 Ben 讲话。事实上，他唯一和 Ben 说过的话，就是在一天 Ben 要离开他家是，骂他是“娘娘腔的基佬”。

“还是去逛街吧，” Ben 边说边不安地撇着闹钟。“但是这次咱们还是去购物大道吧，那儿人多些。”

“以防万一？” Allison 问。

“以防万一。”

注^①：Greyhound bus，灰狗长途巴士，又名灰狗巴士，是美国跨城市的长途商营巴士，客运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开业于 1914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在 1929 年成为有限公司。现在的公司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全国性长途汽车公司，在美国各地都有班车服务。

灰狗巴士的车身非常高大，上面绘着一条奔驰着的灰狗。

在美国旅游，乘灰狗巴士可说是最方便又节约的了。与乘飞机相比，它的价钱要便宜一半。同开小汽车相比，它可以免去自己动手开车、搬运行李之劳。而且乘坐灰狗巴士，售票时只问最终目的地，以及在出发地点的上车日期和班次，沿途则任由乘客下车观光，愿定哪条路线都可，只要自己计算好时间，搭乘任意班次的灰狗巴士在半个月之内到达终点站就行。

注^②：貌似是翻译成碎南瓜摇滚乐队，我查了一下决定还是不翻了。

因为本人不太了解呀~

注^③：福特护卫者（ Ford Escort ）是一种“世界性轿车”，它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其生产标准。

注^④：ABBA 是瑞典的流行组合，成立于 1972 年。乐队名称来自于四名成员的姓名前字母的缩写的组合，这两男两女在事业走上坡路时曾是两对夫妻，在事业开始下坡时又分别劳燕分飞，是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夫妻组合也是著名的离婚组合。ABBA 于 1982 年解散。

注^⑥：A-Ha，80年代有史以来最红的挪威组合，加盟了 WEA 公司，
颠峰作为：“The Sun Always Shines on T.V.”，A-Ha 前身是由 Pal Waaktaar
和 MagneFuruholmen 组成的 Bridges。在八十年代初，随着 Morten Harket
的加入，才更名为 A-Ha。

注^⑥：一个电影，是“金三顺”的回归作，讲述四位不同年龄阶层的
“奇”女子组成“风洞三村女童军”，追讨被骗钱财的故事。女童军
- 获奖记录：第 29 届韩国青龙电影奖(2008) 最佳新人男演员奖(提名)
柳泰俊。

第二章 (DoraW)

离开学只剩两天了，尽管他每天都有两次会路过 Tim 家门口，但是上次 Ben 还没有再见过他。最近几次，他都试着拿 Wilford 打掩护来着。他就只是在单纯遛狗，就像别的笨瓜干的一样，这倒是让 Wilford 很高兴，不过对 Ben，除了徒增挫败感，就没什么别的帮助了。他对这个异常热的八月充满怨念，这样的天气只会让人关上百叶窗，躲在房间里打游戏(cranking up the ACs ,注①)，(而不是出门来跑步)。在 Woodlands，要想推断出一个人的跑步路线是很难的。无数环绕着树木、掩映着住宅区的柏油路不规则分布在整个镇上。骑车穿城而过时只能看到树，简直是太常见了。Tim 刚搬来的时候，可能一直都选择从他家到那个小湖的某条道，但是现在，他更可能正在探索尝试不同的路。不仅如此，Ben 甚至担心 Tim 只是从德克萨斯州过来这边亲戚家过暑假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回去了。

Ben 在回家的时候又一次选择了从 Tim 家门口经过，期盼着可别再走霉运。感谢一只找死(来到公路上的)的松鼠，Wilford 把皮绳绷得死

紧，Ben 一直没有注意到旁边的骚动，直到他听见了一声热情洋溢的大喊。

“哇哦！我真 TM 不敢相信！哦对不起，妈妈。哇！这太 TM 的棒了！谢谢。”

Ben 最后绝望地拉了一下拴狗的皮绳然后向声音来源的地方看去。Tim 正在行车道上围着一辆闪亮的黑色运动跑车上蹿下跳。有几个人围着他，脸上都挂着笑容。Ben 盯着粘在车库门上的气球看，然后他听到有人说了“生日快乐！”赞美 Wilford 啊，它正好选了块儿草地转了几圈然后坐下来，好让 Ben 可以大方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走过一个看年龄应该是他爸爸的人身边时，Tim 说话了，然后他打开车门跳了进去。几乎同时，发动机就隆隆地开始转动。原地热了一会儿车之后，副驾驶的车窗摇了下来，“想去兜风么？”

Ben 几乎就要大声吼出“Yes”了。他们那家人开始小声咕哝着该由谁跟 Tim 一起去或是驾驶安全的问题。Ben 什么都没有听清而且他没有时间了。Wilford 开始猛拽着他往路上走。

Ben 应该感到高兴的。他终于又一次见到了他的梦中情人，但是他

觉得胃有点儿不舒服。Ben 回想着，感觉就像输了一场比赛一样让人不爽。那辆跑车疾驰而过，飞速转过了街角，Ben 甚至都来不及看上一眼。在生日时得到那样一辆车啊！他们家一定有钱极了。Ben 胃里的不适感又加强了。这就是了，像 Tim 那样有着天使面庞魔鬼身材和富有家庭的人，很有可能是个运动员。尽管他才刚搬来这个地方，不过他应该马上就会大红大紫了。Tim 会注意到 Ben 这样一个瘦小的外人的机率几乎为零。幻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太骨感。残酷的现实就这样突然出现，毁了 Ben 认为本应是梦幻般的派对。

* * * * *

开学第一天并不像计划的那样顺利。Allison 的车就在 Ben 看到 Tim 那个超炫的生日礼物的同一天坏掉了。Ben 猜测这可能就是宇宙守恒定律的一个体现吧。一辆车离开这个世界，另一辆便获得新生。汽车也有转世轮回一说么？他很怀疑。他确实是有一点儿神经质了，因为 Allison 的车还有救。仅仅需要换一根散热器水管，要不就是一个火花塞过滤器？Ben 完全就不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他只知道车坏了就意味着他必须得跟一大群神经高度紧张的一年级新生和不成熟的二年级生一起挤公车。甚至他都不能跟 Allison 做伴儿，因为她爸爸坚持要开车送她。

Ben 觉得他上车的时候会很容易被错认成新生。他比他的同龄人看起来更瘦小纤细些。五英尺九英寸（五英尺九英寸大约是 1.75。一英寸大约是 2.54 厘米，一英尺合十二英寸，五英尺九英寸即是六十九英寸， $69 \times 2.54 = 175.26$ ）其实不矮了，但是看上去他应该不会再长高了。他又孤单又觉得心烦意乱，就好像第一次走进高中校门的新生一样。一个迷迷糊糊的新生显然是确信了这一点，悄悄靠近他并抱怨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认为我们会找到这些教室的？另外这个 3E2 到底是什么？”

Ben 只耸了耸肩，没说话，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课表，尽管他知道 3 代表三楼，E 表示方位（east），最后的数字指明的是教室号。他第一次拿到的是 1W0。他不需要阅读教室指南就知道 3E2 是指体育课，或者，他更愿意称之为“体能羞辱”（physical embarrassment，与体育 P.E. 有相同缩写）。他低声骂了句，开始向体育馆走去。这个学期接下来的每个早上他都要在那里度过悲惨可怕的一小时。穿过拥挤的走廊时，Ben 搜寻着每一个他可能熟悉的面孔，可是他今天不太走运。他遇见了很多认识的人，但大部分都是他看不上的肌肉男和势利小人。他刚刚踏上体育馆的地板，上课铃就响了，走廊上还是挤满了碍事儿的新生娃子们，Ben 为此感到欣慰，因为教练得等到所有人都找到体育馆之后才开始上课，

而剩下不多的时间很有希望被打发在发制服啦、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啦什么的。

走近时，他心烦意乱地扫了眼看台，接着几乎立刻就宽慰地笑出来了，因为他看见了 Leon。Leon 那高大弯曲的身影出现在看台最高的一排上，手里还无所事事地玩儿着自己的一缕头发（*idly toying with one of his dreads*，注^②）。Ben 径直向他走去，Leon 可让他去年的体育课好过多了。他成功地做到了，在最高那排找了个完好无损的凳子——尽管一路上很多人都尝试绊着倒他——挨着 Leon 坐下来，开始尽情享受着 Leon 周身那类似古龙水的大麻香气。

“嗨，大家伙，暑假过的怎么样？” Leon 用他那独有的，一听就是吸大麻过量的声音低沉的问。

“没什么新鲜的。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一大清早就得来上体育课。这简直就是虐待儿童嘛。”

“至少是最后一年了。毕业班就没体育课了。”

“多幸运的混蛋们。” Ben 低声咕哝着。“对了，说不定这个教练太累了，就会懒得让我们都去运动了。”

Ben 突然又意识到 Leon 已经壮到不需要任何锻炼了。这就意味着在

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内，不管 Ben 他们需要做什么样愚蠢的运动，Leon 都可以选择坐在边线那儿好好休息。去年有几次，Leon 私藏的大麻抽光了，这让他清醒过来，变身成了一个积极能干的运动员。Ben 讨厌那些日子，因为那就意味着 Ben 落单了，变得孤单无助。要不他总是能藏在 Leon 身后，被笼罩在 Leon 那神奇的魔力中，免受骚扰和出糗的。Ben 不确定是为什么，但显然教练很喜欢 Leon，尽管他成长成了一个反越战份子的现代版（尊的不懂.....）。

一个类似退役军人的人径直大步走进了体育馆——Ben 禁不住叹了口气——一大票紧张兮兮的新生无精打采地跟在他后面，看起来就像一队小鸭子一样。他们已经有过四个体育老师了，区分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型。他们全都结实健壮，拥有树干一样粗壮的四肢。他们年轻的时候估计都很辣，但是一场战争和过多的啤酒给只他们的魅力多添了松弛的脸皮和突出的肚子。

这个有着稀疏红色头发的教练，以大声念出他们的姓点名来开启这学期的课堂。在这过程中，Leon 一直在跟 Ben 说话，他急切地诉说着他暑假看的他叔叔收藏的碟子。电影一直是 Leon 最喜欢的东西，如果你懂电影，那么你就是 Leon 的朋友了。

“Bendly？”教练重复到。

Ben 再次叹气，知道如果他纠正教练，那么他只会成为他接下来修理的对象。“到，”他嗡嗡着。

“我知道 Steyer 准备在这个夏天毕业，”教练开玩笑，朝 Leon 那里投出一个讨好式的微笑。

“嗨教练你好！”Leon 开心地回应到。“他们想把我送回初中去来着，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太想你了！”

教练继续微笑着点名了。Leon 是怎么做到的？如果 Ben 试着那么做，他一定会被嘲笑是基佬并且被罚跑圈。

剩下来的时间过得超级慢。体育服发下来了，让他们试穿并在第二天带回来。让 Ben 绝望的是，那些不管你洗多少次总是闻起来有体臭的薄荷绿色运动服也一同发下来了。不过幸运的是，没有时间让他们穿上它做运动了。Ben 的时间都用来听 Leon 讲他仔细研究过的《星球大战》电影了。当他磕高的时候，他会发生在电影中的事情都当真的。

“Yoda 得知道 Luke 绝不能成为最棒的黑武士（best Vader）。他所作的一切都只是感情用事，盼着黑武士们分崩离析然后假哭或者什么的，你说是吧？”

下课铃响了，Ben 没有时间回答他了。事实上，他几乎是立刻就从看台上跳下来，期待地搜索着走廊里是否有 Allison 的身影。或者是 Tim。新一节课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可惜他所期望见到的对象们不仅没在走廊现身，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英语课上。下一节课是他的第一节选修——西班牙语。同样，他渴望见到的俩人没有一个露脸。不过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孩子和老师之间倒是爆发了一点儿有趣的小冲突。那个孩子想得个 A，但是老师不买他的帐。

午餐时 Allison 的出现让 Ben 多少得到了点安慰。他们在他们见面的老地方，那个两头都连着学校的咖啡厅里的自动贩卖机边上等到了她。他们都自带了午餐，所以在别人都排队等着买热饭时他们就已经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了。尽管 Ben 就要对白面包三明治抓狂了，可是它还是比学校提供的食物都棒多了。传言说，隔壁学校允许快餐巨头为他们的学生提供饮食服务，但是显然他们学校不算在内。这些“健康食品”既潮湿又难吃。就连饮料机也只提供无糖柠檬汁和不含谷物的可可粉。

“Ronnie Adams!” 他们坐下时，Allison 唱歌般地叫出了这个名字。

“谁？” Ben 从棕色纸袋里拿出他的午餐，想着为什么这个名字听起来如此耳熟。

“那个开车来的黑皮肤帅哥？” Allison 提醒到，“他跟我一起上家政课。”

Ben 轻蔑地哼了一声，吐出盒装果汁的吸管。“你告诉我是因为你觉得他可能是个 gay？”

“才不是！” Allison 抗议。“我选家政课就是因为那里很多直男好么！总之，那个脑袋秀逗了的老教师让我们按姓首字母依次坐好。奇的就是，他是唯一一个 A，而我是唯一一个 C，没有 B！”

“看吧？我没选那个课是对的吧？”

“原谅你啦！” Allison 优雅地说道。“那么，你那个 T 怎么样啦？”

“从技术层面来讲，如果按姓首字母，应该是 W，” Ben 纠正到。

很早之前 Ben 就研究过 Tim 家的邮筒，然后发现他姓 Wyman，尽管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强忍着往他任何笔记本上涂写 Ben Wyman 这个名字的冲动（我……= =）。

“很不幸，什么进展都没有。我还盼着你看见他了呢。”

“没呀，” Allison 说着，没经过同意就把她自己的奇多威化和 Ben 的酸奶油味品客薯片换了换。“或许他去了私立学校还是什么的？”

“极有可能，” Ben 回答，眼神在咖啡厅里游荡着。一共有三个不同

的午餐休息室，所以很可能 Tim 跟他们不在同一个。Ben 很开心他和 Allison 已经保持连续三年了一起吃午饭了。他决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这里，尽可能不去想关于 Tim 的所有事。就像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如果他太希望一件事情成真，它一般不会发生。

* * * * *

第四节是数学课，而且提前上课了。班上有一个很迷人的家伙，叫 Craig。Ben 一直觉得他某个角度看起来很像 Zack Morris (注○3)——如果 Ben 在远处恰到好处地眯缝着眼看他的话。但是自从一次初中在他家过夜之后，Ben 就再也没余跟 Craig 说过话了。

在 Ben 灰暗荒唐的过去中，与 Craig 的交集只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故事。一切都发生在七年级，本来是孩子们一个普普通通的通宵晚会，但是有人偷偷带来的色情录影带改变了这一切。他们一起看，然后互相给别人打飞机（哗哗=）。在此后的很多通宵晚会中，做这个成了他们的保留节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有的孩子抱怨说这让他们觉得很累而且是浪费时间，他们坚持应该好好睡觉，才结束。在有人反对之前，做这些事总让 Ben 觉得很困惑，然而在辗转反侧好几个晚上之后，他内心所期望的一切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那天晚上，他很开心的给他的一个

朋友做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口交（哔哔= ），尽管之后他给别人做过很多次口交，但是作为第一次，他没有得到回报。

最后就是，Ben 的“高尚行为”开始在学校里流传开来，之后就有很多他根本都不认识的家伙们邀请他去他们那里过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在他做完之后，那些家伙们总是假装已经睡着了，趴着，裤子都来不及穿上。那段时间，毫无疑问地，是他人生中超激动人心的时光。但是就在他最终决定半路在学校出柜的时候，人们对他的“邀请”戛然而止了。突然学校所有的男孩儿们，甚至包括那些最开始与他一起体验打飞机快感的他的朋友们，都变得疏远他，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而 Craig 是他的事情被传开之前，最后一个跟他胡闹的人，自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啊不，直到今天。Craig 特友好地跟他打招呼，甚至还选了个挨着他的座儿，而不是尽量避免跟他接触！希望之火开始在 Ben 的胸膛中熊熊燃烧了起来，Craig 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了么？看起来是真的！不过，不是以他一直盼着的那种方式。不一会儿，Craig 开始激昂地跟 Ben 讲他暑假遇到的女朋友。很显然，他们的关系更加证实了他是个直男，Ben 希望的试探他的实验阶段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毫无疑问，定期的性生活帮

了很大忙。Ben 微微有些沮丧，但是在一节其他方面都无聊透顶的课上交到朋友还是挺有意思的。

第五节的合唱课不仅意味着可以再次与 Allison 在一起，还表示他周围都是一群他认识了好多年的人们。合唱团是由那些看起来十分怪异的“艺术家”们和经常去教堂唱诗班的狂热宗教分子组成的。尽管是这么泾渭分明的两种背景，但是合唱团的孩子们总是处的很好，这里的气氛也总是很轻松。

他们的老师，Hammond 女士，在还未成年时，就已经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她还教戏剧。在教授歌唱和表演的时候，她总是很严肃，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个没什么架子的人，总是不厌其烦地亲自为他们指挥。但是今天她好像跟学生们一样没什么心情上课，就让这节课这么过去了，都没有维持秩序什么的。Ben 和 Allison 一整节课都用在了与那些自春天就没有见过的人们聊天并且互相交换手里劲爆的八卦上了。

那天的最后一节课是科学。在去教室的路上，Ben 走的很慢，就像《欢乐糖果屋》（注04）那个电影里的 Charlie 一样。这是他最后与 Tim 同班的机会了，他这最后一击能不能如愿以偿（his last shot at a golden

ticket and the amazing behind-the-scenes factory tour, “永享旺克巧克力的特权”和参观“糖果厂”，这是直译。), 马上就要揭晓了。他脑中已经在描绘他小心翼翼地剥巧克力棒糖纸的画面了, 就像他想对 Tim 的衣服做的一样。他进教室门的时候刚好打上课铃, 他站在那儿, 等待着美梦成真。

“喂？”一个之前路上一直在抱怨看了太多山谷女郎电影的人把他推到一边, 说着“我发誓”。(???)

只有一张桌子有空座位了。Ben 坐下来, 环顾四周, 想找到一双银灰色的眼睛或是看见一个有浓密黑色头发的脑袋, 没有。什么都没有。

唉, 算啦。至少还有巧克力可以吃。这门课的老师没变, 还是去年的 Hughes 女士。她属于那种被学生们认为很酷很受欢迎的老师, 这可是很少见的哦。有些老师为了让学生喜欢, 经常不遗余力地找些最火的乐队的专辑海报拿来展示啦, 上课的时候突然来一句不太合适的俚语啦什么的, 效果可想而知, 但是 Hughes 女士就不这样。她就只是一个对科学有莫大激情的中年未婚女人, 她一直致力于将她对科学的这种热情传达给她的学生们——通常是通过有趣新奇的小实验。今天课堂的主题是外激素, 这让班里的大部分人都笑了起来, 但是 Ben 除外, 他的思绪

早就飘到 Tim 跑过他身边的那个傍晚时，空气中那好闻的淡淡的汗水气味那里去了。

注○1：关于这个 AC，开始翻译不通。俺查了半天，总觉得应该是游戏或者音乐。后来总算在百度百科里查到，AC，是英文 all combo 的缩写。一般用在音乐游戏中，表示全连。所以，就这么翻吧。

注○2：dread 原意是恐惧、恐怖，可是明显翻不同。查了很多，查到 dreadlock 有发辫的意思：辫子头本是属于中美洲黑人的宗教传统发型，但辫子的形状不是鬃辫式，而是一撮撮叫"Dreadlock"的髻曲形。直到 80 年代，一些非宗教的黑人拿了 Dreadlock 作发型潮流，及至 90 年代初，这个发型也出现在爱追随潮流的美国白人身上。但由于白人的发质较黑人柔软，所以一般是把整头头发束成一条条鬃辫，或像 Sammi 束上假发，看起来亦富时代感。

☆经典 Dreadlock 头代表

正宗 Dreadlock 曾是经典发型之一，早几年前亦在港兴起一时。塑造 Dreadlock 头的最折衷的方法，就是到发型屋把整个头电成一撮撮，但整个过程需时十多个钟，而且护理也很讲究，不可时常梳头。要数 Dreadlock

头的经典人物，当然是非 Reggae 歌手 BobMarley 和球星古烈治莫属。

注○3：这个人...貌似是个很大牛的做手机的老板。译者是看见 Morris 这个姓就激动了，不过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个 Morris。

注○4：剧情：男孩查理出身于贫苦家庭，不但吃不到甜美的糖果，还要和母亲一起供养整个家庭。当地最著名的糖果商威利·旺克公布了一条喜讯，他将选取 5 名幸运儿参观自己的糖果厂，其中的一人将被授予终生享用旺克巧克力的特权。查理幸运的成为第五位人选，而与此同时，一位名叫亚瑟的陌生人正在蛊惑孩子们，谁能为他偷来糖果，他就会让谁富有起来。旺克开始带领孩子们畅游神奇的糖果厂，而查理则带上了自己的爷爷乔。面对糖果的诱惑，孩子们接二连三的不见了，最后只剩下查理和爷爷，而心怀不满的旺克告诉祖孙俩，他们未经允许就喝了一种禁止喝的饮料.....

第三章 (DoraW)

忍受了一个星期公车的绿色塑料凳和极度活跃的新生之后，Ben 决定再也不坐校车了。虽然零件什么的都安好了，可是 Allison 的车还得十天才能修好，只是 Ben 再也受不了被当成只能做校车的一年级新生了。在 Ben 正给自己的自行车上锁的时候，Allison 从她爸爸让她下车的地方朝他飞奔而来。

“我找到他啦！”她大声宣布。

“谁啊？”Ben 极其随意地问，其实心里太 TM 知道她说的是谁了。

“Johnny Depp？”Allison 反击到。“不然你以为我说的是谁？我昨天晚上还试着给你打电话来着，可是总是忙音没有人接。”

Ben 在心里默默地谴责他姐姐霸占电话的行为。“所以他现在在哪儿啊？”

“绑在我家地下室等着你解救呢~”Allison 说着，还猥琐地舔了下嘴唇。“这不是你希望的么？没有啦，昨天第六节课下课之后我正好看他经过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他也上这所学校了啊。”

Allison 指出 Tim 必须得打破那个他俩总是兜圈子却碰不到的诅咒，然后这起作用了，就在那天，Ben 终于见到了 Tim。公平来讲，这也有 Ben 的努力。重燃的信心激励 Ben 在学校不同的走廊里绕了好久，最终，这个策略奏效了。在去吃午饭的路上，他看见 Tim 斜靠在墙上，在跟另外两个人说话。

不幸的是，那两个是学校里彻头彻尾的混蛋。Bryce Hunter，在 Ben 看来他是个壮得像公牛一样的运动员。即使在初中的时候，他都看起来像已经 25 岁了一样。挨着他的是 Darryl Briscott，相较之下就又矮又胖了，不过他家很有钱，只这一点，就能保证他在学校的霸权地位。

Ben 警惕地盯着他俩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把视线转向 Tim，Tim 的喉结在 Bryce 说到什么好玩儿事情时性感地滚动了一下。Ben 自问他最近对 Tim 疯狂的迷恋到底是为什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把这归咎为由疯狂分泌的荷尔蒙引起的暂时性精神错乱。你可以说他疯了，因为再次见到 Tim 又一次重燃了 Ben 做一个跟踪偷窥狂的欲望。他就是一切，一切！！他就是 Ben 苦苦寻觅的那个白马王子。至少从外表上来讲是这样的。因为他选择朋友的品味让其它的一切都有待考证和商榷。

“Timmy！”一声甚至能让最温吞的人（原文是 pig，我是觉得直译

不太好)都耐心尽失的尖叫声传来。Krista Norman 径直越过 Ben 走向他的“Timmy~”。即使她的声音那么恐怖,她仍然是学校里最受人欢迎的姑娘之一,而且极其动人。她跑过去,用她娇小的手拉起 Tim 的,对他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Tim 回给她一个更夸张的笑,这甚至让 Ben 感到了恶心。

“嗨,死基佬!”这些“迷人”的字眼毫无疑问出自 Bryce Hunter 之口,他看见了 Ben 站在那里盯着他们。

在 Ben 能想出任何话来反驳之前,Krista 又补充,“他真是基佬,你知道的吧?”

Ben 鼓起勇气瞥了一眼 Bryce,并且在经过他们的时候挖苦地朝 Krista 挥了挥手。

意识到已经不能再丢人了,Ben 在就要走过时,鼓足全部的勇气又瞥了 Tim 一眼。Tim 看上去被他(是基佬这件事)吓到了,甚至也跟他挥了挥手。他做那个动作时由衷的可爱,这甚至让 Ben 更生气了。

为什么人们的心灵总是跟他们的外表那么不匹配呢?如果一个人有多善良多可爱他看起来就有多漂亮的话,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那么像 Bryce 和 Darryl 这样的混蛋的长相就应该令人恶心,像全身都是

脓汁的巨怪一样，这样别人就能真正认清他们的样子了。对于 Tim，如果他们就是他以后选择一起玩儿的对象的话，那也一样。他就不会再是拥有迷人外表的王子了，取而代之的，他应该丑的可怕、弯腰驼背、看上去就像个卑鄙小人，这样 Ben 就永远不会注意到他了。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 Ben 至少立即就会知道 Tim 根本就不值得他曾经在他身上浪费的感情和幻想。

* * * * *

Ben 觉得今天从早晨开始，一切就都不顺利。在去体育馆更衣室前，正往 Ben 往柜子里塞书包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什么湿湿的东西溅到了脖子上。Ben 回头，发现地上有一坨跟他拳头差不多大小的浓痰。门厅里依然挤满了人，但是 Bryce 丑陋的大块头还是很好认，他脸上挂着一个满意的挑衅般的假笑。

至少 Tim 没跟他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奇迹。Allison 发现 Ben 确实打破了诅咒。在过去的两周内，Ben 每天都至少遇到 Tim 两次。每次 Ben 都匆忙转开视线并且低声咒骂着涌上脸颊的潮红。他多希望他那红彤彤的双颊是因为生气而不是害羞。Ben 还有什么好尴尬的呢？毕竟，Tim 对 Ben 对他的迷恋一无所知。

这“有趣”的一天在体育课上继续。Leon 在长智齿，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周没有他陪伴的痛苦。最糟糕的是，他们在练习棒球，那是一项每个人都很难被忽视的运动。第一次轮到 Ben 击球时，在他三次都没有击到之后，他大声骂了出来。这一切激怒了教练，那个歪鼻子的秃顶男人，他命令 Ben 在挨着他们学校的那片树林的小道上跑两公里。至少这是逃课的一个好方法。Ben 慢吞吞地晃进树林直到他的身影被大树遮住。他想着在 Leon 回来之前他是否能侥幸逃脱这种自找的惩罚。其实他宁愿每次上棒球课的时候都独自一个人在树林里跑步。

接着，西班牙语课上来了个代课老师，这当然就代表整个课堂都是一片混乱。Ben 以前总是很喜欢这样的情景，但是这次有些男孩儿问老师“基佬”在西班牙语里怎么讲。出于不知道什么鬼理由，那个代课老师决定回答这个问题，随后“mariposa”这个词鹦鹉学舌般的回荡在教室里其他人口中，当然还伴着不断向着 Ben 的方位投来的目光。

在经历了上午的一切艰难时光之后，与 Allison 一起吃午饭本应该给 Ben 带来一丝宽慰，但是 Ben 遇到 Allison 时，她宣布她和 Ronnie 现在是男女朋友了。对于这个消息，Ben 冷冰冰地无情回应到，“那是胡扯，你们都还没约过会呢。”

Allison 脸上受伤的表情让 Ben 很后悔他刚刚说过的话。Ben 是真心替她感到高兴，很大程度上。Ronnie 是个很不错的家伙。约会啦，一些风流事啦，还有火辣异常的性事接下来就会顺次发生。这就是在某些程度上让 Ben 不爽的地方。这已经是 Allison 上高中以来的第四个男朋友了。在过去的三年中，Ben 从来都没有邂逅过任何温和、有情调的人（这里应该是说 Ronnie 的性格）。而如今她跟某人是男女朋友这件事终于激起了 Ben 心中那个嫉妒的绿眼睛小怪兽。

不过，他还能怎样呢？他的年龄还不能进同性恋酒吧，而本地报纸上的征友广告栏除了犄角旮旯里有一些比他爸爸还老的同性恋的影子出没之外，又几乎全是异性恋的天下。Ben 那可怜的性生活在宣布出柜的时候就被迫结束了，那已经是个让他开始后悔的决定。现在如果能得到一个给人口交的机会，即使是没有回报，他也满足了，那听起来几乎就跟结婚一样美好有意义。

剩下的午餐时间跟就只有令人尴尬的沉默。Ben 知道他得跟 Allison 道歉，但是得过一会儿，因为他目前的情绪太坏，实在不适合心平气和地回应些什么。接下来的课程都相安无事，但是窗外电闪雷鸣，暴风雨更加重了 Ben 的坏心情，这一直持续到最后一节课下课。

不过至少当 Ben 扣他的旱冰鞋搭扣时，雨停了。Allison 的车在坚持了两天之后又坏了。Ben 已经放弃了骑车上学，而是决定穿上他去年圣诞节求来的溜冰鞋去上学了。他还滑的不是很好，不过除了动作不太优雅以外，其他的都还不错。一条曲曲折折但是人迹罕至的自行车道是他今天的选择的回家路线。走这个绕远了，但是这能让他摆脱别的同学的骚扰。他只想回家，享受下愚蠢无聊的电视节目，吃点儿剩下的曲奇饼，那是他妈妈为了昨天晚餐烤的。

Ben 滑的比他平时敢的速度快一些，道路两旁的树木此刻在他看来就是模糊不清的黑影。他终于掌握滑旱冰的技巧了！树木们腾出位置给一条人造的，没怎么有落叶的小路。这里的地面忽高忽低、上上下下，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枯水的河道穿过树林。Ben 时常怀疑它被建造出来的目的，直到一次飓风来临，雨不停歇的下了两个星期的时候，这条水渠安全的把多余的雨水引到更少人住、更荒凉的地方去了。那是 Ben 唯一一次见到这里面全是水，其他的时间，就只剩干枯的河床和绿色的小山谷了。

Ben 挨着那道沟滑行、加速、尖啸，他感觉比开始更好了。就在这时，他看见了 Tim。他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穿着他平常慢跑时的那套装

备，除了这次还外加了一个双肩背包。显然他是想跑回家，而不是开着他的 Richie Rich 运动跑车一路炫回家。通常 Ben 看到 Tim 时分泌的那种荷尔蒙这次没有起作用，这一次，Ben 只感到了刺人的恼火。他根本不想回想起那些他幻想过的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呆着。

“从 TM 的我的道儿上滚开！” Ben 嘴里低声咕哝着，加大了腿上的力度和速度。他觉得自己正如枪膛里飞速射出的子弹，此刻他最想做的就是飞驰到 Tim 身前，把他推到一边，甚至都不回头瞥他一眼。TMD 为什么不呢？他已经受够了作为别人的冷嘲热讽和精神错乱时发泄的对象了。为什么不反击呢？不过他倒是不会把 Tim 推到，但至少可以直接冲过他身边，吓他一跳，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再小小地撞他一下。

他邪恶地笑着，在接近 Tim 时 Ben 本来已经有了计划，但是在最后关头他又开始恐慌了。路上貌似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安全穿过，至少在这个速度下是不可能的。一个娴熟的轮滑爱好者可能能做到，但是 Ben 还是个初学者呢。他更有可能冲出小路并且伤到自己。当 Ben 决定放弃自己鲁莽的行为时，Tim 离他只有十步不到了。他斜过左脚想刹住，然后意识到刹车是在另一只脚上。他惊慌失措地试图换脚，但是左脚仍

然倾斜着，这导致 Ben 被自己的腿绊倒了。他在空中只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接着就撞到了 Tim 的身上，把那个跑步的家伙直接撞出了小路外，落进了沟里。

撞上 Tim 的冲力几乎阻止了 Ben 在空中的“运动”趋势。他砰的一声摔在柏油路旁边的草地上，颤颤巍巍的，但是却没有受伤。从他听到的痛苦吸气声和一连串的咒骂声中，显然，他并不是这场事故的受害者。Ben 逼迫自己爬起来，跪在地上，从小沟的这一头眺望着那一头边缘。Tim 站着，但是有一条腿支在空中。他正尝试着慢慢放把那只脚放到地上。就在他的脚才刚刚碰到草地的瞬间，Tim 就爆发出了一阵嘶哑痛苦的叫喊，然后，立马又重新抬起了腿。

“嗷，天哪！对不起！！对不起！”Ben 边站起来跑过小沟边气急败坏地说着。

Tim 努力使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不那么狂怒和困惑。“这 TM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不是有——啊！我就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蛋。”Ben 跑到 Tim 身边，在他意识到了这一切是真的发生了之前，他发现自己已经伸出胳膊，就好像他打算搀起 Tim 的样子。“是你的腿受伤了么？”

“我腿没事儿，” Tim 回到，把注意力转移回那流血的部分，检查了一下，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我的脚踝估计就没那么好了。”

Ben 蹲下来仔细地检查伤处。脚踝的部位看起来有些肿，伤口周围的肉外翻着，很严重的样子。没有任何骨头露出来的迹象，感谢上帝，但是已经留了太多血了。

Ben 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伤处移开。“必须得去看医生。你还能走么？”

Tim 再一次稍稍放低了他的腿。这整个过程中只能听到他痛苦的嘶嘶声，连尖叫都没有。“你必须得帮帮我。”他说。

“等一下。” Ben 松开轮滑的绑腿，开始努力想把他的鞋子从书包里挖出来。接下来他经历了人生中最最最尴尬的五分钟。他拼命地把它们从书包里拽出来然后穿好，这期间 Tim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好了，” Ben 说着，最后一根鞋带也系好了。“我们怎么做？”

Tim 伸长脖子，四下张望着，检查着那个他们将不得不爬上去的陡坡。他们必须得使劲儿抬起身子才能让他站起来。“我猜，你得把我拽上去。”

“怎么拽？” Ben 问着，突然想到他为毛就觉得自个儿比平时还矮还小了些 nia？

“只要抓住我的胳膊猛劲儿推就行。我会尽我所能配合你的。”

Ben 在 Tim 的身后站定。有那么一会儿，他只是傻傻地站在那儿盯着他。Tim 的两条胳膊现在正舒展在他的身侧（画面请回忆 Titanic 著名场景），好像只要轻轻扇动它们就可以飞起来一样。Ben 似乎还想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被允许碰他了，然后他才想起来事态的严重性。他把他的胳膊固定在 Tim 的腋窝下，开始推。Ben 开始只是想把他愚蠢行为的受害者举起来离地大概半英尺的样子，但是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 Tim 踢到了他另一条好腿，使他们运动的幅度大于一英尺了（意思就是快摔倒了吧）。他们接下来只能不断地变换姿势直到两人都能再一次好好地站在地面上为止。

Ben 因为刚才的运动大声喘着粗气，Tim 则是因为疼。经过片刻的休息，俩人决定要想办成这事儿首先得让 Tim 站直。期间他俩经历了短暂的挣扎：两次 Tim 都习惯性地把重心放在他的坏腿上了。一会儿之后，总算成了，Tim 站着，虽然还弯着腰，他的一条胳膊搭在 Ben 的肩膀上。他们先尝试着跳了两下，成功地过渡到了人行道上。

“我觉得我们最好这么走到最近的房子那里，然后请他们送我回家。” Tim 说着。

“如果我们直接穿过这片树林，你家就很近了。” Ben 不假思索地说。

Ben 的右胳膊环着 Tim 的腰，他感觉到了 Ben 听到他的话之后肌肉都整个儿紧张起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傻呢？不仅仅暴露了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狠狠地伤害了他喜欢的男孩儿的身体，还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死缠烂打的跟踪者。

“那就那么走吧，” 过了一会儿 Tim 才低声咕哝到，没有选择问究竟一个陌生人是怎么知道他住在哪儿的。

扶着 Tim 上坡是一件很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尽管这样，Ben 还是很喜欢，他脑中一边自我贬低这种想法，一边享受着私底下与 Tim 这么接近的兴奋感。然而现在不是唤醒身体接触的感觉的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而且 Ben 觉得让这一天就这么过去吧，今天犯了两次傻，Ben 不想再因为这种肢体触碰的感觉犯第三次傻了。

他们好容易跨过了那片不太宽的树林，直到到达了一座私人木栅栏之前，这是横在文明世界和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了。左右扫了一眼，Tim 确信附近的每一户人家都有类似的栅栏以隔绝外围的世界。

“卧槽，” Tim 低吼，“要是绕过这些该死的篱笆我们还要走多远？”

“半个街区吧”。Ben 说着，转开视线以掩饰他的尴尬。

“扶着我，” Tim 尝试着朝篱笆走近了一步，然后握住了篱笆的顶端开始拔。

Ben 本来打算翻过栅栏的，但是相反的，他在 Tim 又一次将要跌倒的时候更紧的扶住了他的身体。在组成篱笆的厚木板终于因为 Tim 的努力而松动并倒向一边时，Ben 觉得他整个人都要朝后仰过去了。这个过程被重复了第二次，第三次，给他们创造了足够他俩可以挤过去的空间。

Tim 先过去的，Ben 放开他之后他自己扶着篱笆的顶端。他跌跌撞撞地通过，落地的时候正好脚踝用力，他疼得一边尖叫，一边忙着放正自己的脚。Ben 赶忙冲过去帮忙，感觉这房子如果有主人，人家都能在后院听到这边的骚乱了并且来帮忙了。但是当它们到达草坪的中段的时候，透过滑动玻璃门看进去能发现房子是空的，还没有卖出去。至少他们不用解释为什么破坏私人财产了。穿过大门来到前院，依旧没有遭遇什么活着的生物，他们直接走到人行道上。这就是郊区的有趣之处了。这么多体面和麻烦同时发生在一个社区，可是很少有人去欣赏它。富人们都习惯在把车停回车库前，雇一个小伙子修剪草坪、拉起邮箱。Ben 甚至怀疑他的邻居们是否曾经有把脚踩在自家草坪上过。不，郊区就是全部美化过之后又被丢在一边，就像一个美丽的王后等待着永远不会出

现的观众一样。

Ben 装作没发现他们已经到了 Tim 家，试图掩饰他早先不小心透露出知道 Tim 家地址的信息。“哪个是你家？”他问到。

“要不你告诉我啊”，他们蹒跚跛行经过 Tim 的车，Tim 狡黠地回答到。

“有人在家么？” Ben 问着。部分是出于关心，但主要是为了改变话题。

“没。”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开车去医院呢？”

“我只是需要把这些负重卸下来，” Tim 烦躁地说，接着他们来到了前门那里，门没锁。

他们走进了凉爽、黑暗的空调间，空调间无疑装修的很雅致，可是处处透着不欢迎人的气息。这房间简直就像没有一点儿个人特色的样板房。当然，它看起来很棒，但是很显然，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进来过。

他们走到暗桃红色的沙发前，Tim 放松地倒了进去。他坐上这个很可能是第一次被使用的家具，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浴室有急救箱，”他说，“给我拿块湿面巾，再拿条毛巾。”

“在.....在哪儿？” Ben 问到。

“我很惊奇你居然还不知道。就在大厅正下方的左边。”

Ben 急匆匆地走出房间，在心中咒骂着自己，他给自己制造了一系列麻烦事件，而它们会一直不停地出现在他高中的最后一年。他找到了浴室，对任何一个客人来说找到浴室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后拿上 Tim 要求的所有东西。

“你确定我们不用去医院么？或者至少是找个医生？”再次进入客厅时 Ben 问到。

“没必要。” Tim 拿起湿面巾熟练地对付起腿上的干血痂来。“这种事我高一的时候就发生过。楼上还留着支架和别的东西呢。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打上支架几天然后就好了。” Ben 得承认清理了血迹之后那条腿的状况看起来好多了。一旦缠上绷带可能就真的不需要医疗看护了。但是脚踝就是另一回事了，两边都肿着，就像花栗鼠的脸一样，而且现在已经转成了一种暗的、不健康的颜色。

“只是——”

“谢你送我回家，” Tim 打断他。他的尾音已经很清楚了，他希望 Ben 快走，Ben 也这么做了，他转身，语无伦次地蹦出一连串道歉。他

在门前停下并转过身。“你确定你一个人能行？你父母什么时候回来？”

“大约两周后吧。” Tim 扮了个鬼脸，边往他的胫骨上缠绷带。“他们去瑞士了。”

Ben 吞了下口水，但是并没有赶走嘴里罪恶的味道。他离开那座房子，步行回家了。

第四章（DoraW）

Ben 站在 Tim 家门前，腋下夹着一本书。自从几个小时离开 Tim 家到现在他什么都没有做，就一直在担心。一开始，他奔回了“犯罪现场”，因为他把他的轮滑鞋忘在那里了。它们仍然被扔在沟里，不远处就是一块尖锐的、溅满血的、突出到地面上的岩石。至少找到让 Tim 胫骨损伤的罪魁祸首了，Ben 知道，他自己就是想推卸责任而已。

期间他回过一次家，他拒绝了妈妈让他吃东西的邀请，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Ben 因为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极度痛苦了大半个钟头，然后他的自怜自艾让位给了对 Tim 的关心。一百万种噩梦的情景在 Ben 的脑海里回放，最严重的情形是 Tim 会感染某种病毒，然后他的腿会被截肢，甚至是死亡。这些恐怖的医学幻想堆积着，直到 Ben 决定去查查妈妈的家庭医学指导。

在 Ben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本恐怖的书给 Ben 带来过好多消遣。它不仅仅展现了疾病最晚期的状态和那些让人厌恶的阶段那种恶心吓人的图片，还重点介绍了自我诊断救治图表，都是个人可以很容易操作

的。Ben 先前曾用它诊断过自己身上显现的所有病症，从阴道酵母菌（23333）感染到临界脑肿瘤。现在，他第一次十分严肃地翻开它。

Ben 从那本书里看到的東西让他飞奔到 Tim 家。忍着胃里冒泡泡和掌心满是的汗水的不适感，Ben 按响了门铃。有人大声叫着回应。想到 Tim 可能摔倒在什么地方无助的样子，他打开了前门试探性地喊了声，“Hello？”

“Hey，进来吧！”

Tim 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更愉快了。Ben 冲进起居室发现 Tim 仍然躺在那看起来就不舒服的沙发的同一位置，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动过。可是这不可能，因为在咖啡桌上放着一听打开的可乐和一瓶药片。那条腿打好了绷带放在沙发的扶手处，但是 Tim 看起来面色苍白而且像是感冒了。他依然穿着慢跑服和无袖衫，毫无疑问，空调鼓足了全部马力开着。脚踝还像刚才肿着，但是现在颜色升级成了暗栗子色。

“还好你在这儿，” Tim 的声音很嘶哑，声音就像是 Leon 一样，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还以为会更糟呢”。

“Yeah，” Ben 举起了书，挥舞着，就仿佛那是一张医学学位证一样。“我想你是三级扭伤，要不然的话，就是骨折了。你真的得去医院。”

“或许是吧。” Tim 呆滞地点了点头。

“额，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很蠢，但是你...你还好吧？”

“Yeah，你走了之后，我拖着我的屁股进了厨房，想起上次那里还有一些药片。它们让我感觉——” 他先抬起右手臂，然后指指自己的前额，“哦，哥们儿，” 他不说了。

Ben 忙乱地找着电话。“我叫救护车来。”

“不，去 TM 的救护车，” Tim 喃喃着。“我又不是要死了还是怎样的。我们开我的车。你会开车。是吧？”

“是啊，” Ben 有些紧张的说。他能开车，但是他很讨厌开车。自从有了驾驶证之后（with solid “D” in driver’s ed，这是美国的驾驶证等级？不懂），他总共就开过三次车，每次还都是被爸妈逼的。

“好啊，扶我起来然后我们出发！”

Tim 表现的很冷静，但是在 Ben 抓着他的胳膊圈过他的背帮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 Tim 的皮肤很烫。估计是药的副作用，又或者是他发烧了。不管怎样，Ben 欣慰地看到最终他们总算有所动作了。把 Tim 弄到车里的过程像极了 Ben 在那些电影里看到的，一个喝醉的人被吊着，像跛着的洋娃娃一样被一位朋友扶着。话说他刚刚到底吃了多少止痛药

来着？

之后他俩爆发了一场轻率简短的争吵：Tim 坚持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开他的车，但最终的结果是，Tim 被安安稳稳地扣上了安全带乖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Ben 来开车。Ben 用钥匙打着火启动车子，Beck®的声音突然从立体声音响里炸开来。Ben 急的猛戳音响控制键直到声音消失，车里只剩下了发动机的噪声，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吵。这声音听来不像一般跑车通常的噪声，有点儿，坦白来说，不正常。相反的，这是一种微妙的、持续的嗡嗡声，在他们上路之后微妙地变成了轰鸣的声音。

“棒极了，” Ben 说，不确定这车是不是真的很棒，但是他猜这么说总是不错的。

“那是，这可是我的好姑娘。” Tim 轻轻拍着仪表盘自豪地说。

“所以，这...这是辆——额.....” Ben 斜眼瞟着方向盘，希望能看到一点儿线索，“Firebird（火鸟牌汽车）？”因为他发现那儿有三个菱形。

“噗，”作为 Tim 的回答，“拜托，这可是辆 3000GT（三菱 1991 年推出 3000GT，这辆车的性能足以与任何一款高性能跑车相抗衡。）。”

“对啊对啊。” Ben 冒险又瞥了一眼 Tim，Tim 脸上一副被冒犯之

后的嘲弄。

“你是什么逗比啊连车都不了解？（哪种家伙能不懂他自己的车？）” Tim 继续逼问。

“我能给你三种猜测。” Ben 平静的说。

Tim 沉默了一小会儿，“所以是真的喽？”

一个大大的笑容慢慢绽在 Ben 的脸上。他爱极了这部分。这就像是向一个从来没信过什么东西的人展示他的魔力。“那可不。”

“嗯嗯。”

这（回答）有点儿奇怪，一般这个时候人们的反应不是这样的。通常，会有一道两种情况。那些家伙要不就是假装一点儿都不吃惊，然后随便说几个谁谁的叔叔，或是他们不太认识的其他什么人也是的，以表明他们是世俗的，也接受这些事情；要不就是直接表现出被冒犯到的样子。Tim 没有，而是选择了沉思冥想。“诶诶……”管它是什么呢。

“你们家族有些名字跟车有关，是吧？”

Ben 咯咯地笑了。“那是~宾利，但是关于宾利车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Benjamin Bentley，你了解我的名字么，就像了解我住在哪

里一样？”

“是 Ben，不是 Benjamin，”他回答，故意避开了那个问题。

“就是 Benjamin 么，”Tim 取笑道。“Hey！转弯开慢点儿！老天！”

“对不起。那么你打哪儿来？我是说，我在这学期开学之前都没有见过你。”

“堪萨斯州。”Tim 仰靠回他的靠背，但是现在他用全部的警觉盯着路况了。“我们搬到这儿，这样爸爸就可以清理他南部分公司的资产问题了。这是他说过的。要我说搬家仅仅是因为妈妈从来没有停止过抱怨温特斯（加利福尼亚州城市）。”

“你想那里么？”

Tim 叹了口气，转过头看着副驾驶侧车窗外面，“我也说不好。应该吧。”

Ben 期望他了解那种把熟悉的一切都抛在身后的感觉。他到目前为止这“一辈子”都住在 Woodlands，他经常幻想着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哪儿都行，哪怕是堪萨斯呢。他只是想感受点儿不一样的东西。

“Fuck！”Tim 喊道。

Ben 及时从他的白日梦中惊醒，以避免撞上前面那辆正慢慢停下来

的大卡车。他开着车摇摇晃晃地戳到旁边的空着的紧急停车道，然后快速通过十字路口停在一辆一直鸣笛的老旧皮卡旁边。接着，他在撞上任何人之前再次发动汽车，转了个方向开回正常车道上。

“你放着！”Tim 怒吼，“我来开。”

“我们马上就到了。”Ben 的神经就像钢铁一样坚强（受惯了打击吧您这是...）。每次他开车都会有类似的狗状况发生。

Ben 没有理他，在医院的紧急入口那儿停了车，入口处胡乱放着很多医院专用的轮椅，它们零散地堆着，就像超市的的自助手推车一样。Ben 把 Tim 弄进了其中的一架轮椅，然后回去停车，这期间他还得突然来个紧急刹车避免撞上一位老太太。

“你把我撞伤真是一点儿都不奇怪，”Ben 推着 Tim 往接待处走的时候 Tim 说着。

“他们真是应该让你远离任何带轮子的东西。”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全被用来填入院手续以及各种材料，然后就是接待员们激烈地讨论 Tim 怎么会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保险。终于最后所有的材料都递上去了，然后他俩就被丢在那里等着，因为在他们前面还有一些轻伤的患者。

在他们等待的过程中，Tim 再次变得沉默了，他的头后仰着，灰色的眼睛聚焦在天花板上。他的下颌骨间或地咬紧。Ben 看着他，数着 Tim 每两次咬紧下颌间隙的时间，就像他通过数雷声来判断风暴什么时候来临一样。Tim 的下颌上有轻微细小的胡茬。Ben 特别想伸出手指触碰一下 Tim 的皮肤，感受它们是什么样子。

“我讨厌医生，” Tim 咕哝着。

“你想我握着你的手么？” Ben 假装正经地绷着脸问 Tim，然后他俩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其实真的，” Tim 坚持说着，“讨厌医生，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明白的！”

“哦~，我觉得有可能哦，” Ben 微笑着说。“有几次，我小的时候，来医院做过几次填补手术。”

“比如补牙？” Tim 坐正了，认真看着 Ben。

“是啊。我尖叫、通过各种方式咬我的牙医，就好像我只能这么做。我吓傻了。每次他们带我来这儿，我就在所有程序开始之前逃跑，比如穿病号服啊还有别的东西什么的。”

“你那时多大？”

“上周...”

“你够了你。” Tim 窃笑着说。

Ben 对他露齿而笑。“说真的，大概 9 岁、10 岁吧。最后还是我爸把我找出来，他们不得不在我屁股上打了一针让我安静下来。”

“什么？他们用了类似侏罗纪公园里用的那种镇静剂么？”

“差不多就是那种东西。”

“Wyman！”一个护士喊道，不耐烦地扫视着候诊室。

她领着他们穿过一道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看起来像是医生办公室一样，资料被拿走了，接着又是等待。不一会儿，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医生走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张参考图。

“Wyman 先生，我是 Baker 医生。这位是...？”

“我是那个害他受伤的人。” Ben 不好意思地答道。

“嗯哼，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Ben 复述了经过，当然啦，脸红的跟什么似的，他把错误都归咎于一只作死的松鼠突然冲出到人行道上来了。医生一边点头，一边发出嗯哼一类的声音表示在听，一边检查着 Tim 踝关节处的问题。

“我知道了，” Ben 说完的时候 Baker 医生说到。“保险起见，还

是拍个 X 光片吧，但是我相信脚踝这里的韧带应该是完全拉断了。”

“是的！” Ben 仿佛获胜般的大喊。“我就知道。三级扭伤。（ Ben 你这智商……）”

“好啦，好啦，” Baker 医生审视着 Ben，“你是医科学生？”

“不不，我只是做了一点儿小研究。”

“我想他只是撞翻人家，好去诊断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Tim 说着。

“让我们祈祷可别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Baker 医生笑了。“光是现在我就够忙的了。等 X 光结果出来了，我们就会想办法让这里消肿然后打个石膏。”

“所以我的腿是断了？” Tim 问。

“打石膏不仅仅因为你的骨头断了。我们需要把你的踝关节保护起来，固定住，这样才能好。几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拆了，别担心。当然啦，我还必须通知你的父母。”

“他们在瑞士呢，” Tim 说，怒视着他的脚踝，就好像它背叛他了一样。

Baker 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还有其他什么亲戚在这里么？”

“没。”

“在他父母回来之前，我家可以照顾他。” Ben 建议到。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愿意，但是那没关系。他总会找到办法的。

“只要你的父母同意就成，” Baker 医生长叹一声。他看了看病历本。“好消息是我们追踪到了你的保险信息。然而，鉴于你的父母现在都不在镇上，我认为你还是在医院里过一夜比较好。”

Ben 的肚子咕咕叫了，这促使他看了一眼手表。刚过 8 点，但是他冲出家门去检查 Tim 身体的时候，他保证过会在半小时之内回家。他可不想因为没有按时回家而惹上麻烦，但是他不想去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然后，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Ben 觉得就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在他前面坐着的是一个需要他帮助的家伙，在这个小镇上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除了 Ben 他自己。有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机会现在就摆在他面前：他可以更好地接近 Tim 了。他现在不想让任何人或事来破坏这个机会。要是让他妈妈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很可能雇一个护工来照顾 Tim，但是 Ben 心里有了另一个主意。

“我现在得回家去了，”他说。“但是我明天能来接他吧？”

“我想是的，” Baker 医生说。“你能顺道把他父母住的宾馆的电话带过来么？或者最好是，我们今天晚上就能给他们打个电话？”

“没问题！” Ben 撒了个谎。

“等等等等，你要开我的车？” Tim 听上去十分恐慌。

“看起来你是开不了了。” Ben 戏谑，轻快地拍了拍装钥匙的口袋。

“明天见，凶家伙。”

几分钟之后，Ben 坐在那辆 3000GT 还是什么东西里面，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他有预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一定会超级有趣。

注释^①：Beck, Beck(原名 Beck Hansen , 出生名 Bek David Campbell , 1970 年 7 月 8 日 -) , 出生于洛杉矶，是美国音乐家、创作歌手，亦会演奏包括键盘、鼓和吉他在内的多种乐器。他被称为是 1990 和 2000 年代最有创意性和最为特殊的另类摇滚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养分，结合间接和讽刺性的歌词，以及鼓机、现场乐器和声音效果，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后现代摇滚。

Beck 早期的作品如 "MTV Makes Me Want to Smoke Crack" 和 "Deep Fried Love" 使他小有名气，而他受到业界瞩目则是在 1994 年，他的嘻哈民谣风格的单曲 "Loser" 在全美非主流摇滚电台广为播放。迄今为止，Beck 最为成功的两张专辑为 *Odelay* (1996) 和 *Sea Change*

(2002), 其中前者曾被美国《滚石》杂志评为年度最佳专辑。

第五章（DoraW）

“Oh. My. God.” Allison 目瞪口呆地盯着她家车道的正中间。

Ben 斜过身子以便能从副驾驶窗里面更好地看清 Allison 的表情。与此同时，就在他准备跟 Allison 说一些俏皮话的时候，Allison 家某个房间窗帘被拉起来的动静引起了 Ben 的注意。Allison 的爸爸站在起居室的窗户前，一身保守的商业正装毫无差错地穿在他的身上。Ben 就从来没见过他穿过什么别的东西。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连睡觉都穿着他的正装。因为很难想象他也穿睡衣睡裤类似的随意家居装，还有，光是想象他睡觉穿内衣的画面简直就让人不敢相信！

Cross 看起来阴沉沉的，还狠狠地瞪了 Ben 一眼，Ben 感到一阵凉气窜上了脊椎骨。

“赶紧进来啊，” Ben 不耐烦到。

等到他的乘客上了车并且他们远离 Allison 家一个街区之后，Ben 觉得轻松多了，也恢复了快活的心情。

“当你说你要载我去学校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开你父母的车还是

什么的呢！”

Ben 耸了耸肩，很享受吊着 Allison 不说的感觉。但是这可没有阻止 Allison 寻真的脚步。她拉开杂物箱，取出里面唯一的東西——一张医疗保险卡。

“Tim Wyman？”再一次的，她的下巴似乎掉下来再也装不回去了。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他知道你开了他的车么？”

Ben 感觉被冒犯了。“怎样，你觉得我是偷了他的车还是怎么的？我可没那么变态。”

“得得得，然后怎么啦？”

“我把他送去医院了，” Ben 笑了。“这就是为什么了。”

Allison 完全没发现 Ben 这句陈述的有趣之处直到 Ben 告诉了她那整个故事。

“这是我听过最最卑鄙的事情了！”他一说完她就抢着说。

“你觉得你需不需要些（恋爱方面的）帮助？”

“随你怎么说，” Ben 轻蔑地挥了挥手。“我的理论有结果啦。如果与 Ronnie 之间发展不如你所愿的话，记得把他搞瘫。男孩子们会为此疯狂的，相信我吧。”

“得，那然后呢？” Allison 问，同时侧过身子轻轻碰了碰方向盘。

她只是轻微地改了个方向，堪堪止住他们的车擦上路一边的垃圾桶。

“哦，谢啦。然后就复杂啦。我本来是想去接他回来的，在医院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在午餐的时候来接他，但是回来之后我就不是很想这么干了。” Ben 开着车驶入学校的停车场，摇摇晃晃地挤进了最近的空车位。他熄了引擎接着转过头面向他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在合唱班上帮我打掩护，就说我中午的时候要上曲棍球课还是什么的就好。”

“没问题。”

“至于别的课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猜我爸妈今天晚上就会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

Allison 摇了摇头。“你会安全的，你难道没注意到他们只在第二学期才点名么？”

他确实没有，但是既然她提到了，那就是对的了。开学的第一星期每个老师都会点一次名，但是那之后就只有他们的英语老师还坚持不懈这样做了。

“要是一直点名，教务处的人会因为比对考勤表而疯掉的。” Allison 继续，“所以他们只是在第二学期的时候走个过场做做样子。Mindy Scott

上学期是教务处助理，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教务处都干什么啊一类的。”

“也就是说只要我在英语课的时候出现一下，别的时间就全可以溜号休息了？太赞了！”

“Well，理智点儿好吧。如果你一整个星期都不露面，保准会有老师去问教务处你是不是病的起不来了什么的。”

但这依然是个能让 Ben 未来计划很好被施行的一个好消息。“你能搭个便车回家么？”在 Allison 解开安全带跌跌撞撞爬出车子时候 Ben 问。

“我肯定 Ronnie 不会介意带我回家的。” Allison 笑着说。

“嗯，那太好了，你只需要保证他在你爸爸回家之前离开就好~”

“这还用你说。”

Ben 在早上的课堂上都显得充满活力。甚至是在体育课上。一个棒球砸到了他的肩上，这给了他又一个大声咒骂的理由，结果自然是他又得到了一个绕着学校慢跑的处罚。他感到了平常时间两倍的勇气充盈于心，以致于在老师叫所有人进去的时候悄悄地藏到了老师视线以外。

英语课依然很好，而且上西班牙语课的老师回来了。当 Ben 被叫到

讲台上去做练习的时候，有几个学生肯定是想试试他们学到的那个新词的效果，但是老师似乎对 mariposa 这个词没什么反应。也许代课老师没有告诉他们正确描述基佬的词语，当然也可能是 Vega 夫人故意不理。Ben 不知道老师们对他的性取向了解多少，但是他很确定教职人员和学生们一样会对八卦两眼放光。他们那样叫他让他很生气，但是很快，他就能逃离这里了，他一直都控制着不仔细去想今天会发生的事。

当午餐休息时间终于到了的时候，他和 Allison 一起吃，Ben 匆匆扒完了饭了事；期间，他一直紧张的肚子疼。接着他就趁没人注意偷偷溜了。Ben 以前从来没逃过学，至少不是像这样（一逃逃半天）。他以前也装过病，让他妈妈打电话给学校；有谁没这么干过？但是这次是不同的。他已经想象到了如果溜去开车的半路上撞上老师或者是保安应该怎么说，已经有一堆准备好的借口们等在那里了。他最好的选择是坚持说他把某些书落在车里了。这样看起来最为合理。而一旦他坐进车里，他就能随心所欲了；当然，他也可能灰溜溜地退出来选择继续忍受课堂。

事实却是，他完全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有一大堆的三年级生下半年有兼职，所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停车场附近晃荡。他及时找到 3000GT，小心翼翼地开出停车场，然后精确地以限定的最高速度直奔医院而去。

完全没有注意到应该靠边行驶。

Ben 穿过所谓的紧急入口，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说紧急入口堆着一堆轮椅，完全没什么用）。另一个接待员，比那天晚上的那个还要不友好一些，对于他朝哪边走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模糊不清的答复。他在医院那看起来好像永恒没有尽头的走廊里游荡，无菌水的味道特别冲，这股味道让 Ben 很不适地皱起了鼻子，同时他努力让自己不去盯着病房里的病人们看。在又问了两次路、多上了两层楼之后，他终于找到了 Tim 的病房。

他情绪发泄事件的受害者正在床上平伸着胳膊，乳白色的石膏覆住了他的脚和长腿。一位迷人的女护士正在给他量血压。至少，她是准备干这个来着。Tim 的袖口仍然卷着，那个护士的手停在 Tim 的胳膊上，她正因为 Tim 说的什么东西而吃吃笑着。就在这时，Ben 故意清了清嗓子，致使本来坐在病床的边缘的护士猛地跳起来回过头来。

“Benjamin！” Tim 兴奋地喊着。“我还以为你拐了我的车逃到墨西哥去了！”

“被你发现了一” Ben 笑了，“—但是我想着我应该回来把你也带上。我们需要检查。” Ben 转向那个护士。

“我会告诉医生的。”护士走了。

“感觉好点没？”Ben 突然觉得他应该带点儿东西来的，像是花儿啦、泰迪熊啦，或者是其它随便什么东西。这难道不是探望病人应该做的事情么！

“好点儿吧，嗯。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么？”

“没，哦不，打了！打了，不过我很遗憾。”Ben 马上改口，因为他注意到了 Baker 医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们觉得改航班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位护士照顾你。”

“他们肯定气疯了，是吧？”

Ben 因为 Tim 的这个反应而吃惊不已。为什么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儿子受伤了而生气？“没。一点儿都没。”他重复到。“别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你现在手上有他们的号码么？”Baker 医生突然插嘴问。

“Oh！没，不好意思。”Ben 抱歉地说。对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准备好了借口。“我完全忘了。”

“哦那好吧，只要他们知道了就行。”医生意味深长的说。

Ben 对着医生露出他最无辜、最天真的小鹿样的表情，然后点了点

头。医生貌似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开始在他的剪贴板上写着什么东西。

那个护士又回来了，她开始帮着 Tim 穿衣服。与此同时，Baker 医生给了 Ben 一些文件，把一些要给家庭护士看的東西指给 Ben 看。Ben 试着跟上医生的思路，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内心祈求着这一切快点结束，因为他很明显地感觉到医生审视的视线在他身上游移着。当医生低沉单调的声音终于停下来的时候，Tim 也穿好衣服了。医生和护士帮着 Tim 坐进一辆轮椅，然后把他交给了 Ben。

Ben（站在一边）帮不上忙，但是这个场景使他想起了他们一家收养 Wilford 的时候。他们一家去了动物收容所，从一窝小伙伴里把他（Wilford）挑出来。接着就是极度折磨人的一个星期等待期。因为狗狗在被领养家庭带走之前是要接受疫苗接种和绝育手术的。当他们最终把栓小狗的小皮绳交给 Ben 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自豪、兴奋，还有一点紧张。但是总的来说，那段经历让 Ben 很开心。跟他现在的心情很像。他希望当 Tim 得知他的计划时，（心情）也能一样。

* * * * *

“所以，没护士？”

“没护士。” Ben 重复到。

Tim 脸上的表情很难揣摩。他看起来有点儿担心的样子，或者根本就是困惑。他向后倾斜靠着起居室桃红色的沙发，挑起了一边的眉毛。

“而且你根本没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医院待了一晚上？”

Ben 站在那儿，想了几秒。怎样残忍的怪物才会在他们儿子受伤的时候，把他的父母蒙在鼓里呢？“他们一无所知，”他承认了。

Tim 满脸的担忧都被一个大大的微笑取代了。“谢啦，哥们儿！你真是太酷啦！”

Ben 宽慰地松了口气。“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还担心我做错了呢。”

“不——是！，要不他们会气疯的。”

“真的？”

“真的。几年前，在我们一家要飞去日本的前夕，我得了流感。那完全打乱了计划。他们必须得重新规划所有事，还错过了几个团体游吧，我不知道。”Tim 挠了挠石膏旁边的皮肤。“那一个星期他们都气得不行，那之后我只希望他们没有为留下来感到烦躁。”

“你知道，我本身就是个错误，”他继续着，“我的父母是各方面

都很酷的人，但是很显然他们从没计划过要个孩子。我是独生子，而且我爸妈用尽所有的努力把生活过得像我没出生之前一样。”

Ben 不确定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接话，他自己的父母总是他的坚强后盾，那么慈爱。某种程度上，他希望他也能说一些关于自己父母的坏话，这样 Tim 就会同情他，但是他脑子里连一件不好的事也想不到。“所以你得自己对付两周了？” Ben 说着，把谈话引到他希望的方向上去。

“当然啦，我会帮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找个护士的原因。我一天可以顺道过来个几次，做做饭啦，打扫下啦，诸如此类的。”

“你会做饭？”

“当然，” Ben 撒谎了。过去的这几天，他几乎一直都在夸大事实，这就快成一种本能了。

“那太好了，因为我饿了。”

“好呀，来，让我把你弄得舒服点儿，然后再去弄点儿东西吃。”

“别在这儿，我讨厌这间房。”

在拐杖的帮助下，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着别墅的后面去了，Ben 跟着他。他带着他俩径直穿过餐厅，横穿过一间大大的开放式厨房，又走过一道门廊最后停在了一间被幽暗朦胧的光照亮的房间。

这间小屋 ,据 Tim 的介绍 ,是他爸爸的私密空间(原文是 stronghold ,根据地 ,但是我觉得这样翻译更好)。他的妈妈负责整栋别墅其它的地方 ,但是这里 ,完完全全是他爸爸自己的地盘。他把它装饰成典型的阳刚风格。一个大屏的电视机占满了一整面墙 ,四周围着一圈四四方方的扬声器。几个书橱上摆满了东西——除了书——换句话说 ,全是体育纪念品、商业奖杯、和一套令人震惊的视频收藏。酒吧标志和啤酒广告悬挂在镶有黑檀木的墙上 ,与同样颜色的地毯交相辉映。与这些相连的是几扇百叶窗 ,使房间变得凉爽和舒适。

“我认为这里是个宿营的好地方 ,” Tim 说 ,径直朝向棕色的沙发而去。 “这里甚至还有个冰箱用来放饮料。”

Ben 转过身发现角落里还有个小调酒桌。主要的装置就是一个水槽 ,玻璃杯架子 ,和一个总能让他联想到大学宿舍的小冰箱。

“所以接下来我们都需要什么来着 ?显然...毯子和枕头 ,嗯。”

“在门廊的一个柜子里 ,” Tim 说 , “但是我想要我自己在楼上的枕头 ,和一些真的衣服。再往烤箱里扔点儿东西 ,成么 ?”

“当然 ,” Ben 努力在电视机打开发出嘟嘟声之前说完。他的病人已经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又他来扮演护士的角色这件事了 !

Ben 又有些开心的想到他现在对这间别墅有了全权的统治。只要 Tim 在的时候，他就可以想去哪里去哪里。他昨天开车回来的时候差点儿禁不住诱惑把车开回家了。但他寻思了一下，开着辆牛叉闪闪的运动型跑车回家已经超出了让人怀疑的范畴，所以他还是把车开回 Tim 家的车道上了。即使他这么做了，躺在他口袋里的钥匙也仍是个很大的诱惑，可是这个主意听上去太惊悚了。现在好啦，在 Tim 家，他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他先从厨房开始。冰箱里有足量冷冻事物和食材，这就意味着做一顿饭出来也不是那么难嘛。他挑了两个 pizza 出来，摆弄了老半天烤箱才搞明白怎么用。等这一切做完之后他爬上楼，来到 Tim 的卧室门口。

Ben 走进去，接着就深深陶醉了。整个房间闻起来就想 Tim 一样，就好像有人把 Tim 的味道收集起来然后又慷慨地把那种属于十几岁少年的味道整个儿喷洒在空气里。呆在这儿感觉特别私密。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一切都是 Tim 的延伸，代表着他的喜好，这间房子就是他一个人的地方啊。成年人可以有一整间别墅，或是一间办公室，要不就是一个工作间，可以延伸他们的私生活。但是对于孩子们，私生活就仅仅是一间卧室。这一方小小天地是 Tim 生活的地方，他在这里睡觉、接电话、

看电视、甚至是打飞机，做其它一切他想做的事情。

Ben 坐在 Tim 特大号的床上环顾四周。音乐和棒球海报几乎贴满了墙。他觉得所有体育运动都很无聊，但是至少有些运动的运动员们都很火辣。墙上唯一的例外是一副抽象画样的海报，大块大块的冷色调的融合，描绘的像是海洋或者波浪。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想知道为什么它也被贴进来。是 Tim 自己选的？还是他妈妈的主意？

Ben 坐的方向对面摆着一张梳妆台，上面放着一台中等大小的电视机和 VCR。衣柜和书橱在他的右边一侧，这回书橱里摆的可确实实都是书了。Ben 浏览了一下书名，希望从中得到些关于 Tim 喜欢看的书的类型的线索，但是失败了。那完全就是大杂烩，有些书甚至是西班牙语。相较之下，他的音乐品味就好辨认得多，CD 架上除了非主流 CD 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吧，还有一盘小美人鱼的原声带，但是 Ben 心理上自动把这个排除，当成是奇怪的东西乱入。

他先是停下审视房间的目光，透过卧室的窗子好好眺望了一番 Tim 家修剪的整整齐齐的后院，然后才转回到梳妆台去给 Tim 挑衣服。袜子很好找，内衣也一样。他没有过于仔细检查梳妆台的那些抽屉。这么干就好像是作弊一样，就像是直接去翻书后面的答案一样，因为他希望第

一次见到 Tim 的内衣是在一连串热辣的邂逅之后。Ben 被自己旖旎的想象逗笑了，接着走向衣柜去拿短袖和牛仔裤。

他抱着这些东西和枕头下楼去找他的病号儿。没过一会儿 pizza 就好了。他们一起吃饭，在 MTV 和 VH1 频道之间频繁地来回换以避免看广告，为着大部分视频大笑，但是也真正欣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有很多歌 Ben 都想跟着唱，但是平生第一次，他感到了羞涩。最终 Fugges 新版的“killing me softly”响起来，终于有了个绝佳的炫耀时机了。

Ben 倾尽所能，与主唱的声音完全合拍，那声音几乎让 Lauryn Hill 都自惭形秽。Tim 完全坐直了，他的眼睛写满了惊讶。一曲终了，他轻轻地鼓掌，语无伦次地赞赏 Ben。接下来的一个小时，Tim 都在诱使 Ben 唱一些别的歌。有一些，像是 Beck，Ben 就完全唱不出来，但是其它一些 Ben 顺从地唱了。

过了一会儿 Tim 把电视关掉了。

“所以当个 gay 的感觉怎么样？”他问了 Ben 个措手不及。

“我猜跟别的没什么两样，” Ben 回答。“你觉得你是什么？”

“直的啊，” Tim 对他自己很自信。“你不觉得很受歧视么？我的意思是，学校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吧？”

Ben 点点头。

“我很吃惊你竟然没有整天挨打。”

“我倒是每天都听到一堆狗屎。” Ben 耸耸肩，“但是在我公开出柜之前我就每天听到一堆臭狗屎了，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跟现在没什么不同啊。没太大不同。”

“我想是的吧。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Ben 翻了个白眼。“说的好像你一样。身为一个家庭殷实，还有辆运动型跑车的准运动员一定会活得很艰难。大家会毫不留情的取笑你的。”

Tim 自大地咧嘴傻笑着。“那你要说这些话，我确实活得很舒服，但是我仍然会从别人哪里听到一些废话什么的。丢了球啊，没有及时跑到位啊，这时候你的球队就全冲着你来了，尤其是当输了比赛的时候。”

Ben 很确信他看上去并不心服口服。

“的，好吧，那这么着呢？” Tim 脸上的微笑没有了。“在上一所的学校，仅仅因为我甩了她，我的前女友就在学校里到处说我强奸了她。学校里所有的姑娘都跑来跟我说最难听的话。有些甚至用膝盖踢我（踢哪里都懂得）。那太疯狂了。”

“发生了什麼？”

“你什麼意思？什麼都沒有發生。全部都是她針對我，但是她不敢報警或者怎樣，因為她知道真相。謠言漫天飛了有一陣子，然後不了了之了。但是後來大家對我就再不像以前那樣了。你不知道我是多高興能換一個地方有個新的開始。”

“這個主意聽起來挺不錯。” Ben 承認到。

“你還會堅持出櫃麼？如果你搬到這個國家的另一頭，沒人知道你的過去的地方，你還會出櫃麼？”

“是啊，” Ben 立刻就回答了。“你在開玩笑麼？要不我還能怎麼辦？假裝我喜歡的是姑娘們然後跟她們上床？”

Tim 僅僅聳了聳肩作為回答。

“我一定會再一次出櫃的。這是我唯一能遇到別的同志的機會。因為公開，我付出了代價，但是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

“在這裡沒什麼艳遇麼？” Tim 戲謔地問。

“不算有吧。至少沒有遇到過愛情。”

一個花哨扎眼的布谷鳥鬧鐘突然活過來，那隻小鳥彈出和回去了 7 次。

“Jesus，我这时应该在家的。” Ben 急匆匆的离开，没有意识到一只鞋穿错了脚，就在找另一只了。“你在这儿没事儿吧？冰箱里有吃的和喝的，还有没吃完的 pizza 在柜子里，要我拿过来么？”

“不不，我自己能行。”

“我觉着我早上顺便过来做早饭和看看你，然后下午再来？” Ben 极力避免措辞听起来像是个问句。他想就那么陈述出来就好像这是天经地义一般。

“诶？” Tim 的回答带有一丝问询意味。“你是因为受伤的是我才这么做的么？”

“是，并且比那更多。”这些话在他来不及思考之前就蹦了出来。他所有的补救只能是神经质地大笑，这使得他看上去更加疯狂了。“额，那明天见，”他边说着边冲向门口。

* * * * *

那些煎饼呈现出它们应该是的形状——圆圆的、平整的。它们也是那种它们应该是的松松软软的样子。就是颜色有点儿不太对。前几个从饼铛中铲出来的饼相对于正常的焦一点的棕黄色的饼就像得了白化病一样。后来的三个（饼）几乎完全是黑色的。Ben 完全不知道他哪一步

做错了。

他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读了从他妈妈那里拿来的 Betty Crocker (贝蒂妙厨) ①上简单的做法指导，应该已经有三遍还是四遍了，他甚至把一些要点都写下来了。但是现在这些成品看起来...完全不对啊！他把最后一张饼铲进盘子里和其它的小伙伴放在一起，然后往它们之上猛倒了一大堆糖浆以掩盖不足。

就算 Tim 确实发现了它们不太对，他也不会说出来。这应该还要归功于他吃了 Ben 一个半小时之前给他的那些止疼药 (止疼药会引起神经恍惚和味觉变差？ ? @-@)。当 Ben 展示他的成果的时候，Tim 确实是呆滞的看了它们一眼。不到五分钟，整个盘子就被风卷残云般地扫净了，甚至舔干净。

“我会被你养刁的。” Ben 拿起餐盘准备放回厨房的时候 Tim 热切的说。

接着就是 Tim 关于洗澡的要求了。这个主意早已是这些天 Ben 旖旎想象的其中一个主题了。在那些想象中，他得帮助他可怜、无助的伤残病号脱衣服、进浴缸、用浴球清洗他美味可口的每一寸皮肤。这，当然，会引起 Tim 身体某部分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这个感觉绝对会强到 Tim

忍不住央求 Ben 帮他得到释放。

（但是）现实离（令人）兴奋（的想象）可不是那么近的。在 Ben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他曾经问过要不要给 Tim 洗澡，Tim 坚持说他可以自己处理好这个部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很显然，Tim 得自己拧开水龙头，但是 Ben 把它悄悄且迅速地移开了。很显然相较之下让 Ben 帮忙是更好地选择。

当浴缸被填满，泡泡浴也准备就绪的时候，Ben 想到了要是他现在正在体育课上，会是怎么个状态。对于逃了体育课，他感到了难以置信晕乎乎的高兴，但是他还是得在英语课点名的时候赶回学校去。即使他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已经早起了，但是为了不错过点名，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可以洗澡啦！”他朝着门喊着。“今晚些见。”

“不准开我的车！”Tim 喊回去。

“什么？”在他准备关上前门坐进跑车的时候 Ben 回问。当 Ben 到达学校时，他作为唯一一个步行穿过停车场的人很是显眼，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并且假装这没有什么。他们会怎么做，应为他特立独行而惩罚他？当到达学校并发现停车坪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更不自信了。他已

经听到了打铃，第一节课肯定已经结束了。现在很明显第二节课都已经开始了。在他到达英语课堂的时候他已经气喘吁吁了。

“怎么？” Carroll 夫人坚持（不让他进去），挑起了她的眉毛。

Ben 叹了口气。有些老师对于迟到是很宽容的，而且完全不会被这个打扰。其他的就坚持了，要听理由和道歉。

“对不起，”他喘息着。“刚从体育课那儿回来，教练让我留堂了。”他疑心她甚至会去查证这件事。在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之前 Ben 迅速地回到了座位。让他安心的是她开始恢复讲被打断的文章什么的了。

“因为洗澡忘记了时间？”讽刺的耳语从他的旁边传来。

Ben 转过头去看嘲笑者，正对上了 Daniel Wigmore 的脸。Ben 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是 Daniel 早在至少一学年之前就不坐在 Ben 旁边了，这让他大为懊恼。Daniel 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着姜黄色脑袋的敌人。Daniel 是那种把学习上的竞争看的很重的人。每次他在家庭作业中得了 A 都一定会拿出来炫耀，每次都是，还有就是，每次他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考试并把笔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然后带着自鸣得意的表情环顾整个班。

“要不就是教练让你留下来给他吹箫？” Daniel 继续逼迫。

“你想你自己去啊，基佬。”

这些话抹去了 Daniel 脸上的笑容。没人会想到 Ben 会用这样的一个词语。特别是这个词本身就来自一个同性恋男孩，更糟糕的是，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Daniel 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他对优异成绩的痴迷上去了，留下 Ben 一个人在那儿想什么时候可以再逃课。技术上来说，这节课之后他就可以跑了，但是他知道这很可能是个坏主意。

第三节西班牙语课完全没有帮助。有个考试，他本应该复习的，但是他完全忘记了，这就是说他肯定挂了，还伴随着一些 mariposa 一类的窃笑不时飘向他的方向。

中午饭的时候他全部告诉了 Allison 而且急着想走。

“忘了它！”她十分坚决。“你不能在吃午饭的时候跟我大倒苦水，因为任何人都不行，别管他们多性感都不行！另外，你没去合唱班被发现了。你可是 Hammond 女士的得意门生。她现在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就是你了。昨天你没来，她差点儿就要组织一个搜救小队找你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Ben 问。

“说你病了呗。”

“那好，今天也说我病了。连续两天生病也没什么奇怪的。”

Allison 戏剧性的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所以你现在到底是在兴奋什么？是 Tim 没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直么？”

“没，他现在还是很直，但是——” Ben 搜肠刮肚地想找些形容词但是发现没什么适合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他，然后照顾他有点儿像过家家。这让我觉得很真实，尽管事实上不是的。”

“所以换句话说，你是在自欺欺人。”

“也许吧，但是虚幻的浪漫也好过什么都没有啊。”

“我想是的吧。” Allison 让步了。“我只是担心你正走向心碎的道路。”

“唔，” Ben 的回答很是不明确。“你的心最近怎么样啊？”

“你是说和 Ronnie？”微笑绽开在她的脸上。“一切都很顺利。非常顺利。他把我的课程表都背下来了，然后每节课他都送我去。不过说起来，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约过会啦。说到约会，咱俩周六说好要去看电影的。”

“咱说过？” Ben 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但是这周末他终于可以放心的和 Tim 待一整天和一个晚上了。他不想因为任何原因放 Allison 的鸽子，即使是因为他最近的迷恋对象，但是这可能是唯一——整块可以和 Tim

一起度过的时间了。

“咱有过。” Allison 坚定地宣布。“至少我是这么跟我爸说的。我需要你给我打掩护这样我就可以和 Ronnie 一起出去了。你会这么做的，你会吧？”

“那可不！Ben 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事实上，这太完美了。我会跟 Tim 在一起到很晚，这样我爸妈就会以为我是跟你一起出去了。要是你爸爸打电话来我爸妈也会这么说的。”

Allison 咬了一口三明治，仔细的咀嚼，然后把剩下的硬的面包皮扔回棕色的纸袋里。“谁知道呢，”她边说边狡黠地咧嘴笑了，“说不定这周末我们都会得到性福。”

注^①：Betty Crocker，是北美很流行的家庭食谱书和食品加工公司的标志，其生产的食品材料与食谱既方便又简易，是美国妇女消费者心中一个永远的品牌指标。制作出的蛋糕及松饼，口感松软，香味十足，配上该品牌的蛋糕涂层，使得口感更为细腻，香气浓郁，让你每吃一口都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品种多样，口味丰富，总有一款适合你 Bettyboop 贝蒂，是由知名的漫画家 MAX FLEISHER 创造出来的，BETTY 的身材是依

当红模特威斯特的体形所创造出来的，早期笔者是将 BETTY 画成一只具有人个性的‘狗’，直至 30 年代末期才正式将 BETTY 蜕变成一个可爱性感迷人的娃娃。

1930 年，麦克思·弗莱舍创造的卡通人物贝蒂(BETTYBOOP)首次出现在卡通片《眼花缭乱的盘子》中，其中的她只是个无名的餐厅侍应。两年后，她成为身材曼妙的卡通性感偶像，今天，她的名字变成迪士尼旗下具有无限商业价值的著名商标。到了现在她已经 75 岁了。

贝蒂的小红裙、波波头、翘睫毛、茶碟般的大眼睛以及永远不摘下来的金色大耳环曾经出现在包括 1988 年的真人动画《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在内的大小超过 100 部动画片中。负责发行贝蒂系列漫画的国王制片公司董事弗兰克·卡鲁索称，“现在人们如同 75 年前一样喜爱贝蒂。她老少皆宜，从 8 岁到 80 岁各个年龄层的人群都有她的市场。我猜想这是因为人们都很希望保持童真吧。”

第六章（DoraW）

在经过惊险的开头和大反转的结尾之后，这一周终于结束了。和 Tim 一起度过的那个早晨和下午快的就像一眨眼，相较之下，缩短了的上学时间反而感觉比平常的两倍还要长。周六（终于）到了，可能是时光老人手下留情，为着来之不易的平静，应允了一个长长的、令人满意的周末。

即使是这个幽静朦胧的小小栖身所也被外面像风暴一样大量的浓厚热空气所影响。难以忍受的湿度逼得他们不得不开了 Tim 房间里的空调。Ben 花了一上午把房子清理了个底朝天，然后开始全力对付洗衣机。洗衣机用起来倒是很方便，正因为这样，Ben 觉得他自己还是挺喜欢做这些杂事的，顺便还能有时间跟他关心的人呆在一起。不幸的是，止痛药再次让 Tim 陷入了深深的昏睡。

Ben 在房子里随便乱晃，仔细观察着一切与 Tim 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和小装饰品。在主卧的床头柜上，他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灰头发、面容冷峻、还有一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体格。他旁边是一位高

挑纤细的西班牙美女，Tim 无疑继承了她的深色头发和小麦色皮肤。在盯着他们思考了几分钟后（思考的是什么后面有提到），Ben 把照片重新放了回去，旁边是一串儿天主教的玫瑰经念珠。

在之后的探索中，他又发现了几幅挂在墙上的耶稣受难像，还有客厅里的几本圣经珍藏本。看起来这些宗教物品对于 Tim 的妈妈来说可不仅仅只是装饰品。Ben 还依稀记得他妈妈的一个客户，明明不信教，但是却对那种质朴原始的十字架有特殊的喜好。相比之下，显然 Tim 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了。Ben 不禁在想如果他们见到自己会是个什么状况了，如果他们有机会见到的话。

就 Ben 之前经历的来讲，他认为世界上的教徒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那种一切随心的人，他们选择符合他们世界观的东西去遵守，余下的部分就被忽视。Ben 的父母就属于这一种。他们几乎不去教堂，他们怀着一种相当理想主义和博爱的心来仰望上帝，而不是完全相信《圣约》上所写的一切。

还有一种教徒，不管多么的无意义和过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字逐句地遵守着圣经所写的话在生活。这些人毫不犹豫地盲目遵守着他们的上帝说的每一条规矩，给出的每一条指令。这些做事丝毫不经过思考

的极端主义者给自己和他人的生活都带来了莫大的灾难。Ben 真心希望 Tim 的父母不会是后面这一种。

至于 Ben 自己，除了在唱歌的时候，他是不相信任何神祇或是魔鬼的。唱歌的时候是唯一的，那是现实与“天堂”之间的帷幔被融化、掀开的时刻。歌唱让那个肉眼无从察觉、色彩斑斓的世界彻底暴露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个充满了精神与能量的王国！上帝也存在于那里，并且有千种变化，以慈爱的心包容一切，那是宗教的圣地。是了，当他唱歌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停止的那一秒，一切都消弭不见，直到下一次他唱起歌的时候，否则 Ben 再也回想不起那种感觉。

一声哼哼紧跟着一句咕哝把他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接着就是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可乐瓶被打开的声音。Tim 是终于醒了。

“哦哥们儿，我睡的太死了。” Ben 进卧室时他这么说。他的头发向西面八方乱翘着，看起来特！别！可！爱！Ben 用了好大的意志力才抑制住自己想扑过去，把他们揉的更乱的冲动。“房子不错吧？谢啦~”

“没事啦。你可以一直保持醒着作为对我的报答。我都快要闲得坐地飞升了。”

“不好意思啦。” Tim 呲牙咧嘴。“我吃了太多那个药了。要我说

你也该来点儿，那种感觉好极了。”

“嗯哼，我会考虑一下。” Ben 边说，边回想着 Tim 说话时，伴随着扁桃体移动所带出来的那种柔和低沉的嗡嗡声。

Tim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看起来像极了热带草原上的雄狮。“我觉得超不舒服，你能帮我开个热水洗个澡么？”

“很无聊的哦，” Ben 提醒他。

“好啦！一旦我把自己埋进了浴缸，你也可以进来陪陪我。” Tim 建议到。Tim 当然明白，那会是一个让 Ben 血脉贲张的场景，他是在邀请更多？或者只是毫无真心的调情？哎呀不管了，Ben 毫不掩饰自己对即将到来的这件事的热情，去开热水了。如果 Tim 以为他能轻易地挑起 Ben 的胃口的话……那么好吧，他确实能，但是 Ben 也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浴缸内满是蒸汽和泡泡，Ben 等在外面，直到 Tim 爬了进去。对于一个受伤的人来说，这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当 Tim 安顿好了一切之后，他果然叫了 Ben 进来。浴帘半拉着，使得 Tim 腰部以下的部位都变得朦朦胧胧的。其实这基本无所谓。Tim 令人印象深刻的裸露上身足够激起 Ben 对他无法抑制的强烈渴望了。

没有地方给他坐，Ben 只能坐在马桶上，直直对着浴缸的方向。除了是唯一可以作为地位的地方，这也是一个绝佳的“欣赏”角度。要不是 Tim 的腿伤了，这几乎就是 Ben 梦想的完美场景了。有个铸型模件挡在浴缸一侧，这样 Ben 就不会被打湿了。但是被模件拦住不好的一点就是，Ben 想看的一切更加模糊了。

“我猜你平常可不是这么过周末的吧？” Tim 问。

“你是说看直男们洗澡么？” Ben 足够“纯良”地回到。“哦，你一定不相信，其实这经常发生哦~”

Tim 的大笑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的回荡。“好吧，除了这个你还干什么？”

Ben 耸耸肩，“跟 Allison Cross 出去玩儿。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么你们都一起干些什么呢？”

“逛街，基本上。有时候看看电影或者是干脆就是开车闲晃。你嘞？”

“我和我的朋友么？就和你的一样啊，我猜。但是我们不逛街，开车乱晃是有的，尝试着发现点儿能用来瞎混的好地方。今年还参加了不少聚会什么的。”

Ben 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些。他基本上从没被邀请去到什么派对过，这些都是那些受欢迎的小孩儿神秘的专属领域。他几乎都忘了 Tim 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了。他最喜欢的人怎么会跟学校里的大混蛋是好朋友简直是让人不可理解！

“从没有跟人约会过么？” Ben 问，虽然他知道事实可并非如此。

“是哦是哦，那个也有。” Tim 毫无热情地回答。“妹的！自从我腿断了之后我还没给 Krista 打过电话呢。她一定气疯了。”

“那是谁？”

“我女朋友。Krista Norman。或许你知道她？”

“太知道了。” Ben 心平气和地回答，脑子里冒出个得了厌食症的女巫在蹦蹦哒哒。

“哇哦，那么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了？”

Tim 耸耸肩，又往浴缸底部滑了滑。“我猜我应该打一个的，可是现在这不是重点。你知道，那些止疼药可基本上让我一点儿性致都没有了。” Ben 不知道，但是现在他知道，他可以安全地假设，Tim 不希望说这话是在抛砖引玉，他不想听那些自己不合社会规则的怪异癖好。真丢人啊！这本来应该是那种小黄书上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直男因为说起

自己的女朋友而硬了，得不到发泄只能转向身边唯一一具温暖的躯体.....

“不过她倒是从来没有提出来过上床，” Tim 继续到，她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cock tease，查了好久不知道怎么翻译啊.....觉得怎么说都...不太对啊.....）。

Ben 拼命忍住笑。

“这可逊毙了。不过这下你应该可以赢得大部分同情分了，当她看到你受伤的时候。”

“噫！对哦！你说的太对了！” Tim 露出了一个大大的慵懒笑容，他明显已经在思考这个主意了。

Ben 不出声地诅咒着自己的臭嘴和笨脑袋，居然公然地反对自身意志！！（意志：伐开心，明明我是想被推倒的好伐？臭嘴和笨脑袋：画圈圈.....）

过了不一会儿，Ben 起身上楼去给 Tim 拿干净衣服，这趟旅程很有趣，让他更确定这里住的人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Tim 究竟有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他在乎么？或者这只是让他更麻木？

天色渐渐变暗，夜晚来临，积聚的热气终于爆发了。天空先是打起了闷雷，接着又开始下大雨。他们关了空调、打开窗户，享受着雨点敲打在屋顶上有节奏的声响。

Ben 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试图做点儿简单的意面和意大利炸丸子。之前他已经给妈妈打过很多次下手了，都还不错，他妈妈还特别困惑怎么自己儿子突然就对做饭这么有兴趣了。

意面酱倒不是个问题，反正是直接从超市买的。丸子就稍微难对付点儿了，因为肉还没有完全解冻。Ben 用尽全力使它们看起来像丸子，他的手被冷冻的肉冻得直疼。不过有个大问题他从开始做就没有考虑过——时间。面条在他甚至都还没开始炸丸子或者是加热买来的面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熟了。他只好把面捞出来，然后又放进冷水里，免得它们一会都干成一坨。

手忙脚乱的一个小时之后，晚饭终于做好了，只不过……就是面有点儿太湿，另外丸子表面有点儿炸过了而已嘛！

因为不能再去乱翻“拗好造型”的面了，所以 Ben 又故技重施，对面做了他曾经对薄煎饼做过的的事——在面条上盖了厚厚的一层帕米森起司粉来掩盖自己的失误。

Ben 收拾好客厅的餐桌之后，突然有了一个另外的想法，在客厅吃这么一顿饭有点儿太喧宾夺主了，这会让他内心一切旖旎的想象都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还有就是这顿简单的饭也不值得在客厅这么隆重的地方吃。所以他端着盘子去了一个小房间，把晚饭摆在小咖啡桌上。打开 MTV，调成轻柔的背景乐之后，叫了 Tim 吃饭。

Tim 进房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条急吼吼的饿狼。他狼吞虎咽，按那个速度基本就是胡吃海塞，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尝一味道，不过这倒是让 Ben 感觉宽慰了不少。他们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之后，猛烈的炸雷声此起彼伏，风暴也怒吼着证明它让电力失灵的威力。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分钟，找到火柴和蜡烛，重新回到光明之中。

“多浪漫呀，哈？”他们继续吃着，Tim 说到。

“难道不是么？”Ben 试着发出随意的笑声。

“挺有趣的。就好像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一样，命运给我们安排了这疯狂的一切。你直直冲过来撞了我，然后又拽我去医院。接着你得照顾我，做这一切，看你还挺熟练的，现在就这样了。”他指了指面前几乎空了的盘子。

“你是说烛光晚餐？嗯嗯，也差不多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嗯，你知道，这一切都会很完美，如果你是个女孩的话。”

Ben 稍稍抬了一下头，直直盯着 Tim 的眼睛。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Tim 也这么同样凝视着他。紧接着那种满怀深情的表情被困惑代替了，Tim 使劲抽了抽鼻子，闻什么东西。“有什么烧起来了么？”

Ben 自己也使劲嗅了嗅。“妈蛋！是蒜蓉面包！”他直冲进厨房，或者他是试图这么做来着。因为没有光，他撞了好几次墙，估计还撞翻了几个挂着的十字架。最终他成功到了厨房，看清了一个亮着的小点儿，烧焦的味道暴露了它正是那可怜的面包。Ben 四处翻找防热手套，把焦黑的面包连带烤盘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直接扔进水池，放水把烤盘充满。

处理完这个突发状况后，Ben 斜靠在厨房吧台上，深深吸了口气。如果他是个女孩儿，哈？一方面 Tim 的话说明他生错了性别，根本就不会有一点儿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也表明，除了性别的错位，Ben 就是 Tim 对另一半全部的要求和向往。

女孩儿。随便吧。

* * * * *

割草机正冒着烟，发出令人不愉快的轰鸣。Ben 看了一眼余下三片要修建的草坪，期望着能就这么赶紧剪完，不用再去加油了。他猛跑起来，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将割草机固定在他身前。艰难费力的一小段时间过后，割草机终于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抗议声，接着就马上没油不动了，好在就在油耗尽前一秒，最后一小片草地也被修剪过了。

Ben 带着满意的微笑检查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庭院看起来倒是不完美啦，不过无所谓，反正它也从来没多好看。他巡视着整个草坪，他妈妈在玻璃窗前凝视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已经专心地盯着他快一整天了，她今天给 Ben 派了各种杂物活儿，还固定地检查他是不是确实在干活，好像卯足了劲儿要查出来他是不是在吸毒，或者是管他什么她怀疑 Ben 在做的不好的事情一样。现在除完草了，Ben 向着连着车库的厨房走过去。

“都干完啦？”他妈妈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瓶 Kool-Aid。

“是的，每一件——事。”Ben 喝了一口，大声喘着粗气。“我现在要去冲个澡。”

“在那之后你可以来厨房帮我忙，你最近对做饭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

“行，好的。”

Ben 不慌不忙地洗了个澡，因为这基本上是他一天中唯一可以放松的时间了。周末特供！他给自己打了个飞机，然后安静的站在热水下冲了有快半个小时。最后他不情愿的关掉水，走了出来。他把浴室的镜子擦干，弄干自己的时候一直盯着镜子里的身体，幻想着这个时候要是 Tim 在的话，会怎么看他的身体。是像他这么瘦，像个女孩子一样他比较喜欢呢，还是他练出点儿肌肉，以便配得上 Tim 会比较好呢？

下楼的时候，他妈妈关掉了正在看的电视装修节目，催着他快点儿进厨房帮忙。

“辣椒，”她对 Ben 说，开始从里面的柜子里拿出做调料的東西。

“这可是最好处理的一种食材了。”

Ben 帮着她够着了高处的橱柜，拿了一些需要的东西。他的妈妈很娇小，这基本上让 Ben 觉得自己还是挺高的。他遗传了她，也不太高，还有满头金发。事实上，他倒不是很像自己的爸爸。“你昨天在朋友家吃的什么啊？”打开烤炉的时候她看似随意地问。

“我尝试自己做了意面哦！但是做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给他们整个家的人做饭？”他妈妈开启了测谎仪盯着他

问。

“没，他父母出城去了。”根本没有必要说谎，他根本就没这么想过。那可是他妈诶！

“但是你昨天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她继续，“说的可是跟 Allison 在一起，但是结果你混到了一个男孩儿家。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男孩。” Ben 耸耸肩，明白还是什么都不说最好。说多错多。

“你真的了解这个家伙么？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在酒吧勾搭上的？”她继续给 Ben 施压。

“我没去酒吧，妈。我连假身份证都没有呢。是几星期前，我在学校认识的，他叫 Tim。”

他妈妈没有回答。只是给他示范切洋葱，或许还在思考下一步应该说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她继续说，把洋葱粒从菜板上倒进平底锅里，锅里还有嘶嘶作响的碎牛肉。“要是你需要一些东西，像是安全套或者是润滑剂之类的，只需要说一声就好。”

Ben 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原来他妈妈所想的都是那个啊，鉴于昨天晚上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面包乌龙事件，他可是极其确定玩儿拼字

游戏的时候不需要安全套。

“他不是我男朋友妈，他是个直的。”

她放下她本来正试图打开的一瓶罐头，发出了好大的一声。“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做饭？还有你为什么一个星期都不回来！！你们到底在一块儿干什么！！”

好吧，现在她又在想是不是他们在吸毒了。她会双倍吃惊的，如果她听到他这一个星期做的也就是一些杂事，跟今天在家做的差不多。

“我就是很喜欢他而已，别的什么都没有。”

“哦，Benjamin，”她悲伤地说，“你得找个能回报你感情的人。这样下去你只会受伤。”

“所有人都乐此不疲地告诉我这些。”Ben简短地回答。

“你在学校就没有遇到过别的同性恋男孩儿么？”

他摇了摇头。

“一个都没？或许我们还是给你办个假身份证。我可以陪你去酒吧。”

“真的吗？太好了！”Ben大笑到。“妈你还可以帮我钓人。”

“我很愿意！我只是觉得那不是你遇见什么人的最好地方而已。你

有没有想好怎么给自己打广告啊？”

“好——啦！妈。别担心这个了。我会遇到那个人的，我只希望这一切都在我 30 岁之前发生。”

“会的，只是时间而已，肯定会有人发现我的宝贝是多么的棒。”

Ben 笑了，他们开始接着做饭。这个菜谱很简单。他所需做的就是将一大堆东西扔进锅里搅一搅。这次可再不会出什么差错了。

“你还是得诚实一些！”他妈妈说，像极了个事后诸葛亮。

“所有你说的那些，什么跟 Allison 一起出去！”

Ben 保持沉默，猜想着她怎么会突然发现他其实没有去看电影。

“Allison 也跟她爸爸闹了点儿不愉快，你知道的，”她以责问的口吻继续说，“昨天他打电话来的时候听起来都要疯了。”

“啥？！她爸爸打过电话？”

“昨晚很晚的时候。就在你打电话来说你们要睡了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知道你们俩在哪儿，然后，好吧……”

Ben 不需要听完了。他肚子里积聚的不祥预感已经说明了一切。

第七章 (DoraW)

周日的上午特别难熬，午餐时间感觉简直就是遥遥无期。尽管昨天晚上 Ben 已经尝试给 Allison 打了三十几个电话了，可是那边一直没人接，除非她是还跟 Ronnie 在一起，可是都已经六个小时了好么！！！电话就只是不停地响啊响，甚至都没有转到语音信箱去。不过几乎没这个可能啊，最有可能的就是她的电话被没收了，或者是她的私人线路被掐断了。

Allison 没有像平常一样在食堂里等着他，这让 Ben 更焦虑了。因为她第三节课的教室离食堂比较近，一般都是她先在这里等他啊。幸好，午休过了十分钟的时候，她终于赶到了，看起来很憔悴、而且压力极大的样子。

Ben 站起来，紧紧拥抱她，蹦出一连串不明所以的道歉。

“你在说什么啊？”他一放开她，她就问到。

Ben 对他害 Allison 被老爸抓住的事实供认不讳。

Allison 一直等到他说完，才轻蔑地挥了挥手。“嗨，反正不管怎么

我都会有的麻烦。”她坐下来继续说，“你造么，我爸昨天在我家车道那里等着抓我啊！”

“不是吧他！！”

“怎么不是，我看他完全就是疯了。我看不行，都让 Ronnie 在还没到家那条路就放我下来了，但是我猜我爸还是不满意。”

Ben 谄媚地把他的奶油夹心饼递给 Allison，不过看上去她根本就不生他的气。“所以你爸把你和 Ronnie 捉奸在车了？还是他的车。”

“是啦，他就搬了个折叠椅，坐在车道正中间，喝着他那过时的威士忌，等了不知道特么的有多长时间。”

“那么，他后来干了什么？”

“还好，幸亏我早早地就看见他朝这边跑过来了，所以我让 Ronnie 赶紧放我下车。他在我爸冲过来抓他之前成功跑掉了，但是我爸朝他的车扔了个酒瓶子，正中红心。”

Ben 坐在那儿，沉默着，慢慢消化着这个新闻，看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Allison 的爸爸确实是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不过这种症状好像一年比一年厉害了。

“那他的车被砸坏了么？”

“那倒没，我刚刚看见他了，所以就问了问，他说还好。那是昨晚之后我第一次跟他说话。我爸给我禁足了，另外他抓我的时候我手机摔坏了。”

“所以……” Ben 有些犹豫，不是很想问她他们是不是还在约会。这可不是他爸爸第一次试图吓跑她的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Allison 苦恼地叹了口气。“他看起来还好啊，没特别关心这件事。最后一节课我们同班，我那时候有机会好好问问他。”

因为 Ben 得翘了第六节课回去照顾 Tim，所以他没机会跟 Allison 一起回家，问她进展如何，事实上，他第二天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午饭的时候 Allison 甚至没有出现，这让 Ben 不禁怀疑是不是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Allison 爸爸那么疯狂，但是迄今为止都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有时候 Ben 觉得这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已。离他们上大学只有不到两年了，他真心希望在她彻底解放之前，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让他很宽心的是，下午第四节合唱之前，Allison 在教室外面等他。他的宽慰只持续了一会会儿，Allison 脸上从未出现过得恐慌表情让 Ben 再次不安起来。

“你一定得帮帮我，”她紧紧抓着他的两条胳膊。

Ben 觉得自己嘴唇发干。“怎么啦这是？”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愤怒，他预感到自己最坏的设想成真了。

“Ronnie 要到我家来。”她的眼睛搜寻着他的，无声地询问着 Ben 是不是懂这其中的暗示，“今天晚上！”

“等等等等，你邀请他过来？你为什么这么做？”

“不！才不是我邀请的！你秀逗了么？他自己请的自己！他自己说要过来！”

Ben 仔细理了一下思路，搞清楚了事情的走向。“没用的，他才秀逗。”他边说边笑，简直停不下来。Ronnie 无疑是想给 Cross 先生做个自我介绍，最好还能让 Allison 解禁。如果不是自寻死路的话，这个行为简直就是高尚极了。

“这一点儿都不好笑！”Allison 发出压低的嘶嘶声，心神不宁地瞄了一眼 Hammond 女士，后者正怀疑的从教室里出来看他俩到底在干什么。

“有什么使得你们俩这么怕走进我的教室么？”她用一种完全不必要的夸张的语调询问到。

“我们就是有点儿事儿要商量。” Ben 说。

Hammond 女士脸上那种慈爱的表情不见了。Ben 也许是她最喜欢的学生，但是总的来说，凡事还是先以自己为主的。“到底什么事？比我的课还重要？”她坚持逼问到，所有不必要的声调修饰现在都没有了。

“是才艺表演！”Ben 机智接上，脑子转的飞快。那个可是 Hammond 老师最喜欢的比赛项目。她本来希望他们去年能得奖的，但是 Ben 那时候临时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所以就都泡汤了。从那之后，她简直就是实时关注着下一次的比赛，恨不得天天查看一遍比赛情况。“当然，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啦，只不过是昨天晚上突然想到了几个点子，所以……”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Hammond 女士简直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她又现出了那种慈爱喜悦的表情。“才艺表演！太好了！如果你们两个今天就要开始练习的话，旁边的礼堂正好是空的。”

在恭维了 Hammond 女士几句之后，他们得以逃进了那间礼堂。Allison 一屁股倒进一把椅子上，满怀期望地看着他。

“就好好跟他谈谈呀。”Ben 轻松地说。“告诉他这么做实在是太贴心了，但是这很可怕，你们俩会玩儿完的。”

“你以为我吃午饭那会儿都在干什么？他就只一直看着我笑，好像我多夸张一样。”

“即使他已经见识过你爸的酒瓶攻击？”

“他表现得完全不在乎。” Allison 皱着眉，“要是那个酒瓶真的砸碎了一扇他的车玻璃什么的就好了。”

“我猜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Ben 窃笑，Allison 没空理他。“我真的很为 Ronnie 担心，”她说，“你也知道。我爸一年比一年变本加厉。我需要你帮我。”

Ben 耸耸肩，又点点头，表明他会做她要求的一切。

“你今晚也过来，”她恳求，“Ronnie 在那里的時候，我希望你也在。”

“嗯，好吧，” Ben 的偷笑在看见 Allison 严肃的表情的時候尷尬地止住了。“接着就是得帮忙使你爸爸保持冷静，对吧？”

“不管怎样他都不会冷静的，但是有外人在的時候他更不好做什么。”

使劲揉了揉前額，Ben 烦躁地踱来踱去。“你要是想找一个目击者，留下什么证据一类的，我劝你还是警察好使一些。”

Allison 没有回答，而是等着他，等着一个明确的回复。

“好吧，我会在那儿。几点？”

“六点，可能更早一点儿，你得在 Ronnie 到之前就在那儿。给你……”

Allison 在她手提包里翻找，最后拿出她的钱包。“你可以把这个带给我，找个借口么，这样两件事就毫无关联了。”

“这是啥？怎么个意思？”他怀疑。

“你不是才说过我们在一起准备才艺表演的事情嘛。”

Ben 翻了个白眼，笑了。“太棒了。”

* * * * *

离六点还差五分，Ben 走在 Allison 家的车道上，内心的不安恐慌不停积聚着。他十分确定，今天晚上他的出席只会让 Cross 先生表现得更加狂躁而已，但是现在他可走不了了。他已经答应了 Allison，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还没来得及敲门，门就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Allison 做了个嘘的动作，让他保持安静，接着她招了招手示意他进来。

“在 Ronnie 也来之前，我不想让爸知道你来了。”她耳语到。

“这确实有意义，哈？”Ben 嘟囔。

他们蹑手蹑脚的进入客厅，一起坐在舒服的深紫红色沙发上。跟很多家庭一样，客厅的装饰看起来温暖又热情。自从 Cross 太太八年前去世之后，这里只变了一点点。Ben 只有一点点对于 Cross 太太的记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她像她女儿一样的友好热情。他感到疑惑的是，Cross 太太这样的人怎么会嫁给 Cross 先生这样的人呢？难道是 Cross 先生过去不是这样的，他很特别？又或者他妻子的死亡导致了他现如今这样，变成了一个专横残暴的疯子？

门铃响了，吓得 Allison 和 Ben 都差点儿跳起来。

“你要去开门么？”她没有动，Ben 问。

“不行哦~我可是被禁足了。”

脚步声从走廊那里传过来，离他们越来越近了，Ben 感到脊背上窜起一阵凉意。脚步声又近了，突然停住了，接着又响起来，比刚才的频率还快。

“他 TM 在这里干什么？”Cross 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看到了 Ben，他抱怨到。

“他把我的钱包带过来给我。”Allison 用手肘轻轻推了推 Ben，示意他把她的钱包从他的书包里拿出来。“我今天把它落在学校了。”

Cross 怒视着 Ben，准备说点儿什么，但是不断在响的门铃声打断了他。

他摇了摇头，他冲向门口，打开它。“干嘛？”

“Cross 先生？”被 Allison 的爸爸拦住了，只看得到一个影影错错的一个人形。

“你 TMD 的到底是谁？”

“我是 Ronnie Adams。你女儿的男朋友，先生。”

门又被猛地关上了。“她被禁足了！”

“我是来和您谈谈的，有关你的女儿，请开下门，先生。”

Cross 先生沉默地站着，暂时不确定应该怎么回应。最终他还是让到一边，让 Ronnie 进来了。

自从去年生物课之后，Ben 还有没有见过 Ronnie，他不知道 Ronnie 变成什么样子了，不过现在他整个人都在这里了。之前齐肩的长发被减掉了，露出了英俊的脸。演唱会同款 T 恤和破破烂烂的牛仔裤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时髦的穿着，很好的衬出了他的身材优点——健美的胸大肌和健壮的胸膛，显然他是刻意设计过怎么穿。

“你知道这个家伙么？Alli？”他们走向沙发的时候，Cross 先生逼

问。

“当然，这就是昨天被你扔酒瓶的那个家伙。”

Ben 屏住了呼吸，等待着 Cross 先生的爆发，但是出乎他意料，Cross 先生不情愿地给 Ronnie 到了个歉。

“没关系，那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Ronnie 礼貌地回答。

在 Ben 看来，Ronnie 有点儿太热忱了。他想到了 Ronnie 会刻意表现些什么，但这也太过了吧！

“我可以理解您为什么这么生气，” Ronnie 继续，“我本来应该先问问您的，就是，在带 Allison 出去之前。”

“对，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有麻烦了，” Cross 先生还是显得怒气冲冲。他的情绪现在又回来了。“她最近都不会跟任何人出去了。”

“我理解，先生，” Ronnie 冷静地回应。我尊重您的权威。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过来道个歉，顺便以正确的方式跟您做个自我介绍。

Cross 疑惑不解地看着 Ronnie。“你不能留在这儿，她被禁足了。”

“我知道，这很公平，我一会儿就自己走。” Ronnie 向着 Cross 先生伸出了手，后者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等 Allison 不再被禁足的时候，可能您能允许我再一次带她出去？这次在您的允许下？”

多种表情在 Cross 先生脸上变幻不定，最终定格在不情愿的默许上。

“这倒是有可能。”

“谢谢您，先生。” Cross 最终还是跟 Ronnie 握了手。他朝 Allison 轻微地点了点头，笑了一下，然后走向了门口。

前门一关上，Cross 先生就猛地转过身，指责地指着 Ben。“你觉得这很有趣是吧？说我女儿跟你出去了，结果是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

“没，” Ben 尝试不要跟他有任何眼神接触。

“你 TMD 对了，” Cross 先生终于爆发了。

“爸！” Allison 突然插到，“那不是 Ben 的主意，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但他居然就让它这么发生了！” Cross 先生反驳，继续恶狠狠地盯着 Ben。“我打赌你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吧？你觉得你能耍了我？”

“没，” Ben 继续这么回答，开始觉得焦虑。他把钱包递给 Allison，然后站起来。“我得回家了。”

“对极了，你回家！你再也不能到我们家来了，你听到了么？”

“好，随便吧。”好重大的损失哦。反正当 Cross 先生在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怎么在他们家呆过。

“而且你再也不能跟 Allison 见面了。”

Ben 停住了步伐。“什么？”

“你跟我女儿的友谊就到此结束了！你再也不准见她了，或者打电话，或者以任何什么方式联系！！”

“爸！” Allison 抗议。

“闭嘴，Alli。”

“你才闭嘴！” Ben 怒吼，把他自己都吓到了。“你不能告诉我我要和谁做朋友。你不能支使我任何事！”

Cross 先生只震惊了差不多几秒钟，然后他找回了自己的场子，变得怒发冲冠，大发雷霆。他两大步走到 Ben 的面前，猛地抓住他扳过来，推着他的背向门口走去。“给我出去，”他尖叫，“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Ben 打开门的时候，他感觉有人在背后猛推他。他被撞倒了前门上，踉跄了一下。疾冲到车道上，跳进 Tim 的车，他颤抖的手一直对不准钥匙孔。发动机终于响起来，他冲上车道，逃离了那条街。他看着后视镜，Cross 先生还站在院子中间，气喘吁吁的咆哮，看起来像头公牛。

Allison 站在他身后，看起来完全被吓到了。

* * * * *

总算，幸运的是，Cross 先生没法干涉他们在学校的时间，除非他把 Allison 送到别的街区的学校去。这显然不太好操作。这个主意几年前看起来还是很搞笑的，但是现在，呵呵，面对这样一个疯狂的 Cross 先生，风险真的大了很多。

现在是特殊时期，放学后再见面显然是不明智的，幸好他们还有午休和合唱课可以用来做这件事。Hammond 女士热情洋溢地坚持让他们不用上课，而是好好准备比赛，要是礼堂空着的话，就在礼堂，要不就在外面。

两个好朋友缩在被两棵橡树隔起来的幽静长椅上，悠闲地享受着午后阳光。Ben 的头枕在 Allison 的腿上，盯着天上懒洋洋的云彩，后者正漫无目的地卷着他的头发。

“我问了爸说我真周末能不能跟 Ronnie 一起出去。”

“那他说什么了？”

“必须不能啊，但是下周等我不被禁足了，估计就有机会。”

“逊毙了，” Ben 长叹。“我是说，我是很为你高兴啦，但是***

的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就总是他的出气筒。”

“谁知道他是发了什么疯，你知道什么才是最搞笑的么？现在，当我想跟你出去的时候，我很可能得跟我爸讲我是要跟 Ronnie 约会才行。”

“得，等你下次再被抓住了，我就可以适时地出现，说句先生，再加点儿别的什么，你爸就会喜欢我了。”

“得了吧你！” Allison 一阵大笑。

“你知道的吧，” Ben 说，倾斜了肘部，对教学楼的方位来了个虚拟点射，“我们真的得开始排练了。Hammond 女士一定会看我们预演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才艺比赛？” Allison 若有所思地嚼着口香糖，“我完全忘了这事儿了。那我们怎么办？”

接下来的时间全被他们用来选歌了。去年他们本来准备唱大卫·鲍依和皇后乐队合唱的 Under Pressure 的，也已经练习地很好了，可是现在，那首歌他们都快听吐了。

“Ronnie 有个乐队的，” Allison 羞涩地说。

“你都提了几百万次了。” Ben 停下了搜索，“等下，你是说，我们可以和他们合作？”

“可能啊。他们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创作了一首歌，歌词超赞。是关于一个姑娘的，她一直远远地看着她钦慕的那个男孩儿。他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存在，但是那个姑娘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比任何人都多，就像是她比他自己还了解他。”

“哼，我就是那个姑娘。”

“哇，啊哦~”

“谢啦！”

“我不是偏袒，” Allison 叹了口气，“你就听一次嘛。”

下课铃响的时候，他们一起向教学楼走去，Ben 没有进去，而是在停车场那里与 Allison 分开。就在他手停在车门上时，他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Ben 伸长了脖子越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看见 Hughs 女士，他的科学课老师。那个瞬间，他被恐惧所包围了，但是太晚了，她已经看见他了，正满脸担忧地朝他走过来。科学课，他已经两周都没有去过了。

脚就像被胶水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Hughs 女士奋力逆流穿过人群的时候，Ben 的脑子转的飞快在想他应该怎么做或者至少说些什么。

“对不起。”她终于成功站到他面前的时候，Ben 脱口而出。

“你去哪儿了？”她问到，上下打量着他，似乎看不出一点儿生病的痕迹啊。

他最近太忙了，还来不及编出一个好理由解释为什么一直缺课。Ben 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但是出乎意料地，没有。

“Ben？”在他沉默的时候老师又问了一声。“都还好吧？你家里出事了么？”

Ben 本来想说确实有些家里出了些问题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更圆不回来了，一切只会变得更糟糕。“Hughs 女士，对于翘课的事情我十分抱歉，”最终，他只能这样说。“嗯……嗯……要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点儿难。我没生病，也没什么坏事发生，只是现在有人需要我照顾。这就是我为什么总要早早离开学校的原因。”

她仍在沉思着，脸上显出困惑的表情，这时上课铃响了，学生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身边走过，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他知道 Hughs 女士不得出一个结论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她可是常常为了什么事，上自己的课都会迟到的那种人。

Hughs 女士在他还上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教他了。有一天，Ben 很晚才去吃午饭，碰巧撞见 Hughs 女士和另外一个女老师站的非常近，在接

吻。之后她们分开，完全没有注意到他。Ben 偶尔会想故意提起这件事，就是告诉 Hughs 女士他也是同性恋，但是这样就显得很奇怪，而且难保 Hughs 女士不会摆出一副防御性的姿态来对他，但是说不定，现在就是告诉她的好时机。

“跟我说实话，Ben。” Hughs 女士说，“我能帮你什么吗？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Ben 想拥抱她。她很可能是唯一一个不会直接把他扭送到校长办公室，而是选择对他伸出援手的老师。

“没什么大事，但是我确实需要帮助。” Ben 微笑着向她保证，但是看起来使她的担忧更深了。

“你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我可以，但不是现在。” 他本可以现在就告诉她，同性恋什么的，但是现在的关键是赶紧从学校里溜出去。她是个老师，很可能会要求通知家长啦，给 Tim 来个合适的雇佣护士啦什么的。

她直直看进他的眼睛，期望能从中看出点儿事实真相来。“你什么时候回来上我的课？”

“周一就来，” 这可是诚实的回答。Tim 的父母周日晚些时候就会

回来。他梦幻的男佣生活还有不到三天就得结束了。

“我相信你，Ben。” “你还欠我一个解释，还有就是一篇论文，从你缺课的那节的内容开始。”

“没问题。” 他咧嘴笑了，感觉全身都放松下来，“我保证。”

Hughs 女士一直目送他离开，即使可能还有一群没人管的疯学生正在计划拆了教室。等到他终于消失不见的时候，她慢慢地转身进走廊，还在想着她刚才在 Ben 眼底看见的到底是什么。

第八章 (DoraW)

“亲爱的，我回来啦！” Ben 欢呼着，努力手中的杂物袋作着斗争。

今天是周五，那种连老师都无心讲课，只想快点儿回家的日子。他今天所上的每一节课都没平时那么难，而且老师都大发善心地没有留作业。他和 Allison 又一次无视了才艺表演的事情，把准备的时间全部用在八卦上了。他无数次地重复他有多享受照顾 Tim 的感觉，她却只是一直跟他分享她和 Ronnie 没羞没臊的偷摸交往日常。

放学后，Ben 拿了一些 Tim 父母留下的钱去扫货，买了一些必需品和一大堆的辣椒做佐料。

“你都不来帮忙提一下？” Ben 边说，边在厨房忙着分门别类地放东西。

“我确实可以帮点儿忙。” Tim 拄着拐杖从卧室里蹒跚出来。

Tim 这些天看起来有精神多了。周三的时候止疼药吃完了，他没兴趣再吃了。停药之后他有时候还是会抽搐，但是作为代价，他可以一直清醒着，看起来还挺满意这样的。

“说真的，”他跟着 Ben 出门到车道那里，“你可以挂几个塑料袋子在我的手腕上。”

“我就只有纸袋子，”他责备地瞄了 Tim 一眼，抱起了最后一个袋子和 12 听可乐。“你的精神支持就已经足够啦。”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我爸妈周日就要回来了。”

“我知道，但是我明天准备做一顿超级豪华大餐，就像国王享用的那种。好吧，可能这是一个很穷而且被剥夺了很多权力的国王，” Ben 纠正。

“你说的让我又饿了，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就做呢？”

“我爸妈一直盯着我呢，我最近几周的晚饭都没在家吃，” Ben 等着 Tim 给他打开玻璃门，“我答应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回去吃饭的。”

Tim 翻了个白眼儿。“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冷掉的墨西哥鸡肉卷了？”

“那个，或者是派。”“我答应你明天晚上会过来给你做大餐。”

Ben 呆了很久，一直到准备好了 Tim 所需要的所有东西。这个时候他本来是准备马上就走的，但是他们开始聊天，开始是 Ben 从学校带回来的 Tim 的家庭作业，后来是 Tim 在白天的脱口秀上看到的滑稽的动作。

等到 Ben 回家的时候，晚饭已经开始十分钟了。

他就不明白了，他回不回来有什么不同？难道没有了他在饭桌上，他们的食道平滑肌就不能工作，无法下咽？他不理解为什么在家庭时光中一起吃饭是件很重要的事。饭桌上一半的时间里他们只是在吃，嘴塞得满满的，也不能说话。

再一次地，他已经等不及明天要给 Tim 做一顿大餐了。他期待着，准备一顿晚餐是一种爱的表现，为此他已经忍受了一个星期在厨房给他妈妈做帮手了。怀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躲过了 Wilford 向他表示的热切欢迎，径直走进餐厅。还好，他很幸运。桌子才刚刚铺好，菜还没有端上来。不管妈妈在做什么，都比她打算的要久一点儿了。

Ben 环视了一下，坐在了他的座位上，紧接着他爸爸和姐姐也相继落座了。

“能得到您大驾光临是多么荣幸啊，殿下，”爸爸无情的开他玩笑。

“不能因为他没回来吃饭就说他嘛，”妈妈端着烘肉卷进来的时候，姐姐说。

Ben 没什么可抱怨的。烘肉卷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最近他看起来都有点儿营养不良了。他妈妈的烘肉卷上盖了一条大大的培根，还刷

了好多番茄酱，她坐下的时候，他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很高兴今天决定回来吃饭。

他们开始了例行流程。他妈妈要他们先说祷告词，每到这个时候，Ben 都装腔作势地说一些好话，尽管他从来都不信那些东西。他们祷告完了之后，爸爸就开始说一些白天单位里发生的事情。作为有线电视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看起来实在有够无聊的，但是爸爸总是每天都能给他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快吃完的时候，每个人都撑得懒得说话，所以他们的谈话出现了小小的停顿。沉默继续着，直到姐姐决定说点儿什么。

“Janny 发誓她昨天在一台三菱里看见你了。”

“一台啥？” Ben 问，仍在争分夺秒地吃。

Karen 白了他一眼，“一台黑色运动跑车。红绿灯的时候，她就在你旁边的车里，正好看见你了。”

或许他应该否认的，但是 Ben 不觉得有什么好藏的。他去年已经拿了驾照，而且开别人的车也不算是犯法吧？

“嗯哼，就是我。”他说。他没有展开，享受着那种保持神秘的感觉。

“你开的谁的车？”他妈妈问。

“管他的呢，”他爸爸打断，“我很高兴他的驾照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应该开一瓶香槟来庆祝的。”

“车是我一个朋友的，”Ben 回答妈妈的问题，同时向着爸爸微笑。

“我们知道这个朋友么？”妈妈问，“是那个叫 Tim 的人么？”

“哪个 Tim？”他姐姐继续追问。

“不关你的事，”Ben 回她。“是的，就是她，”他转向妈妈。不让 Karen 知道秘密的感觉好极了。尤其是在妈妈知情而 Karen 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就更让 Ben 高兴了，但是同时这也激怒了 Karen。事实证明，他不该在这个时候火上浇油的。

“我很吃惊你居然承认了，”Karen 说着，眼睛里闪着邪恶的光芒。

“Janny 看见的时候可还没放学哦。”

“你说什么？”他妈妈问道，眼睛盯着 Ben。

“那时候还在上第六节课，”Karen 开心地解释。“Janny 还有活儿没做完所以她下第五节课就走了。显然 Ben 也是哦。”

“是真的么？”他爸爸也开始询问。

Ben 不需要回答了。妈妈在他脸上已经看出了一切。“你和你这个

所谓的朋友是不是一直逃课？你们俩在一起干什么？”

“哦~这可就难说了，” Karen 插嘴。

“安静，” 妈妈瞪着他姐姐一眼，接着继续盯着他。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最开始你因为跟谁出去、干什么跟我们说谎，现在你居然开始逃学了？我不知道这个 Tim 是谁，但是显然跟他在一起对你不好。”

“不是这样的！” Ben 反抗，感觉被背叛了。她明明知道 Tim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告诉过他的，现在好了，她用这一条来反对他。

“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 她坚持，“但是相信我，我说的才是。任何教你说话，鼓励你逃学的人——” 她摇了摇头，努力压下自己的情绪，“Adam。”

“你被禁足了，” 爸爸恰好在这个时候说，“从现在开始。”

“哪些方面？” Ben 不敢相信。

爸爸看向妈妈寻求帮助。“不准碰电脑？”他建议到。（哈哈哈哈哈楼主看到这里真是笑到停不下来，好可爱的爸爸！）

“看在老天的份儿上，Adam！”她狠狠剜了丈夫一眼，接着收拾好情绪继续怒视着自己的儿子。“你被禁止去那所房子了。而且不能和

任何人出去，直到你悔过。另外我会给学校打电话确保你一整天都呆在那里。”

“这不公平！” Ben 大吼，感觉喉咙紧的说不出话来。“我***讨厌你！”他朝姐姐大喊，接着快速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一个人留在房间，他课有大把时间好好想想禁足带来的后果。最后几天跟 Tim 一起度过的日子、浪漫的晚餐和那将会制造的任何回忆，都没了，永远的被他那愚蠢透顶的姐姐和邪恶的妈妈偷走了。

* * * * *

直到第二天早上十一点 Ben 才起床，又累又难受，冲澡的时候都是晕晕乎乎的。昨天晚上熬夜熬到很晚，他一直在听音乐试图平静自己来着，但是音乐只是让他的怒气变得更加明显。

还没那么生气之前，他跟 Tim 打电话说了他周六不能去做晚饭，甚至整个周末都不能到他们家去了的消息。Tim，当然，为他陷入麻烦感到同情，但是声音不像 Ben 期望的那样悲痛欲绝。

一切都收拾好之后，他重重踩着脚下楼，找麦片之类的吃的。当他听到车钥匙叮叮当当的声音时，内心的怒气又开始积聚。他转过来，看

到妈妈正把包背到肩上。

“想跟我一起去商店么？”她用礼貌的语气问，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了，谢谢。” Ben 小心的回答。可能她意识到了昨天反应过度了，今天准备给他解禁？

“你确定？”她追问了一句。“这可是你今天唯一能离开这所房子的机会了。”

他转过去背朝着她，愤怒得无以复加。

“好吧，”他妈妈长出了口气，“你爸爸和姐姐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Ben 坚持不看她，直到他听到车库门开了又关上。他一直数到 20，然后才有胆子挪到前门窗户那儿检查，看他妈妈是不是真的开车走了。

“爸？Karen？”他扯着嗓子喊，只是为了确保此时家里就他一个人。

只有 Wilford 在家，它开心的跑向他作为回应。

“你看起来想尿尿，是不是？不是么？” Ben 循循善诱。Wilford 十分期待，边叫边在他脚边跳高高。

Ben 为他的小小把戏微笑。看起来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带 Wilford

出去溜一圈，这样他才能离开家。他匆匆穿上鞋子，又急吼吼地瞥了一眼镜子，接着给 Wilford 套上狗绳，溜出了家。他飞快地跑过第一个街区，特别怕撞见爸妈正好回家。只要冲出这个街区，他就自由了。

Tim 家越来越近了，Ben 感到放松和自由。万一他惹上麻烦怎么办呢？这下爸妈就可以让他全面禁足了。不过现在，他可是在一个爸爸妈妈都不知道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 he 可以和 Tim 度过整个周末，并且爸爸妈妈不能做任何事来破坏它。

Ben 没有按铃，直接走进房子。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他应该提醒 Tim 一下自己的到来，但是撞见 Tim 正在打飞机的香艳场面冲昏了 Ben 的大脑，他蹑手蹑脚地穿过了门廊了，确实，这么做是正确的。幸亏他这么做了，要不，在他破门而入冲进 Tim 卧室的时候，可就听不见那阵少女咯咯的笑声了。

一段低沉性感的男性低语回应了之前的咯咯笑，Ben 踮着脚尖上最后跨上几级台阶，Wilford 轻轻的跟在他身后。Tim 窝在沙发里，一条腿搭在咖啡桌上。一个姑娘弯着腰，背抵着 Tim，正拿着笔在写什么东西。不用她回头，Ben 就知道那是 Krista Norman。Tim 扭动着脚，Krista 啐了他一句，接着又咯咯笑。Tim 也报以笑容，看起来特别满足。

Ben 准备悄悄地撤退了，但是在他来得及这么做之前，Wilford 死命的叫了起来。Tim 发现他了。Krista 回过头来找寻噪声的来源，但是在她看见他之前，Ben 已经躲进了门廊里。

“在这儿等着。” Ben 听见 Tim 对她说。

“谁在那儿？” 她的声音听起来惊恐极了，就好像她之前的一个晚上曾经被一大票毛贼吓到过一样。

“就一个邻居，” Tim 安抚她。好像下定决心要带个什么人回来给她介绍一样。

Tim 出现在门廊里，快速用他的拐杖碰了 Ben 一下，示意他跟上，一直走到前门才停下来，甚至都没时间跟他说一句话。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被禁足了么？”

“我溜出来的。”

“我去大哥！你快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抱歉，我本来是想给你惊喜的。”

“确实有了哥们儿。” Tim 蹲下来爱抚地摸了摸 Wilford。“这是谁啊？”

Ben 介绍了一下。

“你造么，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Tim 喃喃。

‘呵呵，我在咱俩认识好久好久之前天天到你家这块儿遛狗！！！！’

Ben 心想。“他看起来挺像 Wilford Brimley，” Ben 解释，“你知道的，就是麦片广告里的那个老家伙？”

“嗯，是啊，” Tim 大笑，“还真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叫他，就差一副眼镜了看起来就完全一样了。”

Tim 轻轻笑了，Ben 也跟着笑了。那一刻，看上去一切都很好。Tim 会把 Krista 送走，反正她对他也不重要，接着他们就会好好地度过周末时光。但是当 Krista 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这些幻想都无情地被吹走了。

“听着，你不能留在这儿，” Tim 耳语，“我正在努力想发生点儿什么呢（get laid），我演了你说的那一套受伤的把戏，她看起来就快同意了。”

“嗯，抱歉，” Ben 笨拙地喃喃。“我...啊，那个，你，祝你好运，兄弟。”

“你也是！” Tim 友好地捶了他一下。“祝你偷溜回家不被发现。”

“嗯嗯，那，回见。”

“嗯，回见！”

Ben 回过头，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希望。

“我得把车钥匙拿回来。”

“嗯，对哦，当然啦。”

Ben 把钥匙递给他，接着匆匆离开。回家的路上，Ben 觉得自己脸因为难堪烧的通红。他觉得屈辱并且傻透了。他怎么会以为故事会向他想要的那样结束？Tim 已经好多了，而且他爸妈就要回来了，他再也不需要 Ben 了。他会回到学校，跟他那个傻兮兮的女朋友和那群混蛋朋友混在一起，Ben 于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一个搞笑的回忆，如果他还能记得住他的话。

他根本没有费心地溜回家。现在谁还在乎是不是禁足这破事儿？

Allison 不能见他，Tim 有更好的事情做了。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想离开家？

他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Ben 端着自己装着麦片的碗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企图麻痹自己。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开始，他完全屏蔽了妈妈他帮忙拿东西的要求，当他们试图跟他交流的意愿而且很吵的时候，Ben 直接关了电视，上楼回房间了。

还来不及坐下，电话就响了。他暴躁地接起来。只有可能是 Karen 那堆聒噪的朋友，但是至少 Ben 还能享受一下挂她们电话的乐趣。

“干什么？”他冲着听筒大吼。

“Benjamin?” 吃惊的回复传来。

“Tim?” 他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哥们儿，还好不是你父母接的。他们还没回来吧？”

“放心，” Ben 回应，“你有什么事？你是打来炫耀还是什么？别告诉我你现在正压着她！”他开玩笑，感到高兴地要飞起来了，Tim 打电话来！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几乎就成了，” Tim 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挫败。“就差一点点，但是她突然就因为某些“欧洲标准的”东西吓坏了。”

“哦，” Ben 回答，不明白刚才他为什么那么回答 Tim，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说。

“总之，我们吵了一架，之后她就走了。”

“嗯？什么意思？”

“所以你还想过来么？”

嗷！当然，但是他已经错失良机了。诚然，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小时

以前一样溜出去，梦想着之前他想的一切实现，但是他可不想做 Krista 的备胎，不管是谁的备胎都不想。

Tim 继续说话了，声音里带着一丝迟疑。“或许咱俩可以继续刚才我和她没做完的事情，从她走的那个时候开始。”

Ben 的下巴要掉下来了！！他的大脑嗡的一声开始狂冒粉红色泡泡，分析刚才他听到的话，除了他想的那种可能，还可能有别的解释么？！！“我马上就来，”他颤抖，猛地摔上了电话。

Ben 开始跑。他没有看到爸爸妈妈的影子，也压根没有注意。他冲下楼梯，跨出前门，这一切只用了两秒钟。20 秒后，他已经站在花园的隐蔽处了。只要不走到街上，任何一个地方对现在的他来说都是远离父母的安全之地。他们是出去散步了还是骑车锻炼去了？他努力地把对父母的担心赶出脑子，专注在他的目的地上。

Tim 的意思是想跟他亲热么？老天个乖乖啊！可能他们家真的有上帝！（还记得 Tim 的酱油妈妈的耶稣像么？）有些什么东西赶走了 Krista。可能那玩意儿对她来说太大了。Tim 说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欧洲标准”？Tim 是量过那个还是怎么的？安啦，他一会儿都会找到答案的！

门没关，Ben 进去，走向卧室的时候，他的心跳的声音就像打鼓一样咚咚咚的。Tim 坐在沙发上等他，衣服穿得好好的，看起来蔫兮兮的，神情恍惚。他改主意了么？Ben 在门前迟疑了。

Tim 的黑色头发还是胡乱支愣着，可能就是 Krista 跟他亲热的时候搞的。他银灰色的眼睛羞怯地盯着 Ben 的看了好久，之后才移开目光去看他的身体。Ben 跟随着那注视，也对 Tim 的身体做着巡礼：海蓝色背心、白色运动短裤，那个让他有强烈渴望的地方。银灰色眸子再次盯住了他的，之前眼神里所有的疑惑都被欲望取代了。

“过来，”他邀请到。（想到神马黑色卷发迷离眼神磁性嗓音汗湿背心白色大包就燃啊有木有~）

Ben 走向他，最后坐在沙发上。之前他曾经那么多次幻想过触碰 Tim 的身体，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刻，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他只好决定什么都不想，只专心眼前这件事：他的手伸向 Tim 的胯部，但是被 Tim 的手腕挡住了。

“你急什么？”（妈蛋这句听起来好像羞耻 play 啊！）Tim 笑说，一只手将 Ben 拉得更近，另一只手扶着他的后脑，将他拉过来接吻。

他们的唇先是笨拙地碰在一起，之后两人才调整位置，找到了最好

的角度。Tim 热情热切地吻着 Ben，一切都由他在主导，这样好极了，因为 Ben 根本就茫然到不知所措。这完全跟之前他所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啊！这完全是陌生的感觉，就算算上之前 Ben 吹过的人来说，这也是 Ben 的初吻。

他深深地用鼻子吸了口气，陶醉在 Tim 的气息里和突然滑进他嘴里的舌头上。Ben 的手被放开了，他用它们感觉着他之前花太多时间渴望触碰的胸肌。Tim 呻吟着，默许了他的动作，他结束了这个吻，以便可以脱下 T 恤。他朝后仰，把 Ben 的手压上自己的胸大肌。Ben 来来回回摸着，Tim 得意洋洋地笑了，享受着令人惊叹的体格被再次赞赏的快意。

Ben 的手朝下行进，Tim 因为他的抚摸而不安地扭动，对于他的手即将到达的那个地方满怀期待。Ben 特别想抽开手，戏弄 Tim 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突地隔着 T 恤抓住了 Tim 的叽叽。（凑合看吧，看耽美是看过很多，但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不好意思看 H，都是一扫而过，后来又觉得 H 都是那么回事，没什么特别好看的；而且自己翻羞耻 play 的既视感更强啊，实在不好意思写别的小说或者是同人里的那些形容，我记得《灵魂深处闹革命》里面就是这么形容的，大家不要跳戏

就好.....)

“哇！” Ben 赞叹到，急促喘息。之前他有和比他大一点点的人混过，但是 Tim 的是特！别！粗！壮！

他上上下下移动着手，享受的看着 Tim 脸上欲仙欲死的表情。他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 Ben 牢牢地把这一幕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这是他此生看过的的最美的画面之一，他将永不会忘记这一幕。

Ben 的手指穿过 Tim 运动短裤的松紧带，把它拉下来。Tim 浑身一紧，端正地坐好，脸上现出了不舒服的表情。Ben 低头一看，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那里是未割包皮的！这应该就是造成今天各种大惊小怪的缘由了吧。

“欧洲标准，哈？”

“在我们那儿挺正常的，” Tim 抱歉地回答。

“棒呆了！” Ben 说。他是认真的哦。他喜欢它与自己的不同的样子，那很有异域风情，很独特，就像它所附属的身体一样，令人惊叹，让人着迷。

“你不介意？” Tim 看起来还是有点儿不确定。

作为回答，Ben 直接把它含进了嘴里。瞬间，Tim 全身都紧张起来，

之后的下一秒又完全放松，放任自己享受着 Ben 带给他的快感。他满意地呻吟，手指抚摸着 Ben 的头发。

不一会儿，Tim 的臀部开始猛地向前推挤，他的呻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他突地狂野地向前弓背，Ben 知道他要高潮了，但是 Ben 仍试图将他含在嘴里。

“不要了……不要了……停下！！” Tim 喘息着，推开 Ben。

Ben 不情愿地后退。这是整个过程中他最不喜欢的部分。他自己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亟待释放，不管是说脱掉牛仔裤还是生理需要，但是他的头脑已经被即将到来的尴尬场面占据了，完全不能分心去抚慰自己。有时候，跟他混的那些家伙在这个时候总是假装已经睡着了，或者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们也总会找别的什么借口来跟他保持距离。现在 Tim 可以随便说什么，他要去一下厕所啦，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急事需要做啦，说任何事来与他才刚刚利用过的这个可怜男孩儿保持距离。

“Fuck，刚才简直是太棒了，” Tim 说，仍没有从高潮的余韵中恢复过来。“哦哥们儿，我得去下厕所。”

“是不错，” Tim 穿上 T 恤离开房间时，Ben 随意地回了一句。他考虑着要不要在 Tim 等他的走的这段时间干脆就走了算了。这样比较不

那么尴尬嘛！冲水的声音响起，Tim 拐杖的吱吱声越来越近了。

“我想我应该回去了，” Ben 试图站起来。

“什么？” Tim 大笑，“你疯了。”他把 Ben 紧紧按进沙发里，随便把拐杖朝旁边一丢，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到他身上，他咆哮着拥着 Ben 的脊背，开始吻他。

Ben 整个心房都被喜悦和惊喜充满了，但是这感觉还是比不上他叽叽感觉到的，Tim 突然覆上来感觉。

“该你了，”他诱惑地在 Ben 耳边耳语。

Tim 朝下滑，拉高 Ben 的 T 恤，脱掉他的牛仔裤，顺便把他的内裤拉到膝盖，整个过程只能用温~柔！两个字来形容。

“很不错啊，”他赞赏到，接着用一只有力的手握住它开始摩擦。

他将 Ben 的 T 恤拉得更高了，先是舔过一边的乳头，接着继续向上亲吻 Ben 的嘴唇。他们的舌头像是在共舞，Ben 简直不能呼吸了。他不断地眨眼，想要告诉 Tim 接下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发现 Tim 的眼睛狂野地盯着他的，过了没多久，Ben 就高潮了，喷的他整个肚子，甚至是胸膛上都是。

Tim 邪邪笑了。“我去拿条毛巾，”他说。“然后接下来你要给我

做饭吃，”他又煞有介事地补充。

Ben 看着他离开，他的大脑还因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旋转个不停。他们之间发生的性是那么不可思议，但是真正让他的心感觉要飞起来的却不是那个，而是那些吻。他很确定的感到，经过了这么多年无望的渴望和等待，最终，终于，他找到一个能够回报他感情的人了。

* * * * *

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那个晚上就跟平时差不多。吃辣椒饭的时候，他们看了部关于木偶杀手的电影。电影完之后，他们就随便瞎聊，期间 Tim 放了几盘 CD；一开始是碎南瓜乐队（Smashing Pumpkins，最开始 Ben 穿的衣服），之后紧接着的是涅槃乐队（Nirvana）。Ben 几乎不能分心去听他们在唱什么，倒是 Tim，Ben 就奇怪了，他怎么能一边聊天，一边还能跟上每一首歌的节奏和歌词呢？

后来他就没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反之，他觉得自己就要爆炸了。他内心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感觉，都那么积极正面又让他兴致勃勃。很可能 Tim 也有相同的感受吧，他可能只是掩饰的好？！

他们一直到很晚才困。Tim 嫌上楼梯麻烦，所以就决定就在沙发上

凑合一晚。Ben 用毯子铺了个舒服的地铺，几乎是紧挨着沙发。他静静地听着 Tim 缓慢、有韵律的呼吸，幻想着与 Tim 分享同一张床的场景。他们会在彼此耳边低语幽默的小故事，接着交换晚安吻，最后相拥着入睡。

第二天早上 Ben 是被 Tim 唤醒的，紧接着他就感觉自己硬了。Tim 用力地把他推到沙发上，深深地吻他、在他身上磨蹭着，在他的带领下，昨晚的旖旎场景再次上演……

“我猜我们得把这儿清理一下，” Tim 气喘吁吁地说，实际上两人都是气喘吁吁的。

“多希望你父母还要一个礼拜才能回来啊，” Ben 满足地叹息。

“我也是。”

Tim 现在多少能帮着做一点儿杂事儿了，他对这一点很满意。到中午的时候，整个房子看起来整洁极了，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少年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

“你差不多该走了。以防万一我爸妈赶个早班飞机或是什么的。”

Ben 感觉到肚子一阵抽搐。他今天还得面对自己的父母，而且他很确定那必定不会很轻松。

“听着，” Tim 开启话头，但是接下俩沉默了将近一分钟。“好吧，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Ben 抬起头来，全神贯注地等着。

“我们最好是把这事儿保密，” Tim 咧着嘴，神经质地用手抓头发。

“我只是不想要别人瞎想。”

“瞎想？” Ben 重复。

“也没什么好说的啦，” Tim 又改词儿了，“我只是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同，本来我就不是嘛。”

Ben 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让没让自己转开脸不看他。“嗯，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现实中，这就是大事，但是 Ben 觉得自己能对付这个。如果拥有 Tim，并且能和他做各种羞羞的事的代价仅仅是在被人面前假装他是直男，为什么不呢？他可以当做是在玩儿什么古怪的角色扮演游戏嘛。当然啦，除非，Tim 坚持他们之间再不会发生什么了。虽然这个问题很老套而且傻乎乎的，但是 Ben 还是忍不住问出来了，“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吧？”

“当然，当然啦！” Tim 回答得满腔热情。“我们才刚刚开始嘛。”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友好，但是 Ben 仍能感觉的到那未说出口的潜台词：

“只是”开始。

“好极了！” Ben 回答。“我这就走了，等你爸妈回来的时候，祝你好运。”

“你也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太为难你。” Tim 伸出手来揉乱了 Ben 的头发，就好像在玩儿小孩子的恶作剧一样。

Ben 离开的时候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他和 Tim 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他即将面临此生与父母之间最剑拔弩张的场面，他最好的朋友还是不被允许跟他见面，但是此刻，是他这辈子感觉最高兴的时候了。

第九章 (flysex)

学校的体育馆总是会遭到排在走廊一侧的破鞋和掺杂着臭汗味儿的香水的味道摧残。这就导致不管是去更衣室还是体育馆，你都得推开设有小窗口的两个摆动门来换气。这让 Ben 可以透过它偷看今天的排球赛。排球并不算他最爱的运动之一，但是也没其他的那样讨厌。不过，他仍然没法参与进去，尽管第一节都已经开始 20 分钟了。

Ben 选择滑旱冰替代搭公交去学校，尽管因为昨天他向妈妈保证了会把今天的所有课都上了，不过他还是迟到了。当然周天回到家，他以

为迎接他的会是吼叫和惩罚。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令人不安的沉默。爸爸第一次拉着一个滑稽的“你要当心了!!!”的脸警告他他老婆对他们的儿子可不是太高兴。

妈妈倒是完全没有发飙，她在 Ben 的卧室坐下，非常严肃的说“你到了一个我们没法再控制你的年纪了，再过不到两年的时间你就要靠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希望你会去上大学。如果你决定这样做，我们将继续资助你，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你就全靠你自己了。到那时候，你想去

哪里去哪，但是你不能在咱家喝酒或者吸毒。”

就这样，他甚至不再被关禁闭了。他的爸妈以一种把他当成年人来对待的方式给了他自由。Ben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甚至感到悲伤，像是他被迫长大了一样，尽管他很快就把这种情绪抛在脑后了。不用再面对宵禁或者是告诉他们他和谁呆在一起，这新的安排简直太棒了！这这一切同时也让 Ben 感到很害怕，毕竟他已经食言了。

Ben 超讨厌体育课，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对体育的讨厌，并且体育绝对不会在他以后的生活里对他的健康和成功有着任何裨益，当然，如果面对教练和他同龄人对他的虐待威胁让他厌倦和不信任人类这一条算是功劳的话~那他干嘛还要每天浪费一小时在一堂让他觉得自己无用又无能的课上？他拒绝上课，才不管后果是啥。

Ben 待在走廊上一个他觉得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直到下课铃声响了。满面潮红学生们蜂拥而至的走出更衣室。他没有跟任何人有眼神接触，就让他们从他身边通过，等着某个人问他他今天去哪里了，一直等到以后一个人步入大厅。

“Ben，我的男人” Leon 快乐的叫道，“你跑哪去了，我从我智齿被扒了就没看到你了。”

“我最近翘了好多课” Ben 透露道，“教练有说啥不？”

“那些无能的蠢蛋？当然没有。他们忙着重温他们与那些二流运动员比赛的那些谁都没啥建树的光辉岁月呢。”

Ben 松了口气，“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摆脱这讨厌的体育课。”

“我也不懂，哥们儿。但你有正确的看法，告诉你，放心吧，如果教练有注意到你不见了，我会尽力帮你打掩护的。”

“谢啦，我欠你一个人情。”

Leon 拍了拍 Ben 的肩膀，“嘿，我听说你的 BFF 在和我的 BFF 在约会。”

“Ronnie Adams？” Ben 问道，“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朋友。”

“是啊，Ebony and Ivory，这是我们乐队的名字。Ronnie 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你应该啥时候和 Allison 一块来看看，抽抽大麻（原文是 smoke a j，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唱唱歌。我已经和你的女孩轻吟过几句了，但我想听听一对真正的合唱歌手能做到什么样。”

“好的，听起来很有趣。再次感谢你替我打掩护。”

“小意思，哥们儿。”

Ben 撑着胸腔中急剧上升的的重量狂奔向英语课，尽管他要面对没

有遵守与父母的约定而带来的潜在后果，他仍然觉得很高兴再也不用担心要赶在第一节课出现了。他不得不找点事做，尽管现在接触不到 Tim。他注视着去教室的路，不确定 Tim 今天有没有来上学。

在英语课上有个小测，这意味着一个非自愿的、和 Daniel Wigmore 的竞争，看谁完成的快，并且把剩下的时间浪费在呆呆的看着 Ben 预计着他要花多少时间完成它

在西班牙语课上，一部分逗逼孩子又想出了一个不完整的西班牙语句子，称 Ben 是一个又肥又丑的 mariposa（这个词我在后面翻译吧，这里翻译感觉有剧透的嫌疑）。这激怒了他，因为它的愚蠢甚至比冒犯了 Ben 更让人讨厌。他可能是一个 mariposa，但是他可没有足够的脂肪被称作肥，更显然的是他并不难看，至少跟那些可能花上他们一辈子只为了惹恼他的蠢蛋们比的话。

不得不说 Allison 是一个理想的听众，在 Ben 对她吐槽细节的时候，她会适当地在高潮部分喘息和感叹，并迫切要知道一些后续细节。和她一块重温那些细节触发了 Ben 心灵深处的渴望，他想再次见到 Tim，或者至少打个电话给他，但是他身体的另一部分不愿意。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一切，是那么的充满激情，但现在 Ben 觉得是时候谨慎的后退一点了，

他不想吓跑 Tim。当然，如果 Tim 能主动的话，他一定会有额外的满足感。

第六节课没往常那么难以忍受，那是因为在第一节课的时候，Ben 就已经真正的喜欢上了 Hughes 女士。尽管他并没有指望去解释他为啥逃课。在上课的时候，他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可信的借口，同时她一直盯着他好像 Ben 随时会举手坦白。下课的时候，Ben 正想着藏在同学们中间溜出去的，然而 Hughes 女士在最后一刻叫住了他。

“恩？”她坐在办公室的一角问道。

Ben 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被父母抓包了，所以这不是个问题，但是他仍然可能在学校惹上麻烦，同时他又没有准好一个好故事。

“有这么个人”他开始说，“Tim Wyman。”

Hughes 女士点点头，“他第二节课在我这上，他觉得 he 自己是 Tom Cruise 呢。”（翻到这里真心笑尿了，作者这是在讽刺阿汤哥的基佬情节么。233333）

Ben 笑着点了点头，并把所有细节都说了出来，所有的细节！就连父母都不知道的那些：Tim 的父母出城了，或者他的脚踝受伤什么的。

Ben 对她敞开了心扉，直到他们睡在一起的部分，他才犹豫了

“好了，剩下的我想我自己能脑补。” Hughes 女士说道。她沉默了一阵子，使 Ben 纠结她是不是真的在脑补。(23333333 超有即视感有木有 !!!) 然后她说出了一个名字，“Sarah Niles。”

“不好意思？”

“Sarah Niles。” Hughes 女士重复道，“她在大一的时候抄了我的考卷。脑子不好使，但是长得很漂亮。”她停顿了一下，衡量了一下 Ben 的反应，直到他鼓励的点了点头。“Sarah 是我的初恋，自从她在一个生日派对上我父母的美国花丛里吻了我之后。我什么都会为她做，而且我做到了。如果不是我，她永远也不会通过物理考试的，”就像你的阿汤哥，她对她自己完全不认同。

“然后发生了啥？”

“她答应说我们可以一起去舞会，我知道我们不能像一对夫妇一样公开地去，但单身女孩总是结伴去的，最后再一块跳舞，不会有人觉得她们有什么问题。Sarah 很受欢迎，并且喜欢把我们的关系当做一个秘密，但她还是答应了。舞会当晚，我自己一个人到场的，我们本来应该在那边碰头的，但 Sarah 的一些不知道我们关系的朋友们决定撮合她和一个男生。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和他跳舞。当我露面时，年轻勇敢如我，

我顿时决定介入他们，但是那时 Sarah 摇了摇头。”

Ben 吞了口口水。“然后呢？”

“没了。” Hughes 女士说，她理了理思路，“爱不意味着遮遮掩掩，并且，生命已经太短暂了，没有时间给你来感到耻辱。我一个人单身了好几年，但是在毕业之前，我还是遇到了一个人。”

Ben 想起了 Hughes 女士亲吻的那个老师，怀疑是不是她。

“你太聪明了，为了一个男生而毁了你自己的学术生涯不值得。

Ben，我希望你能带领他，通过你的视角看事物，但被留级一年可不会吸引到任何人的哦。”

Ben 笑了起来，“那对我的惩罚是什么？清洁黑板？”

Hughes 女士指派给了他一篇论文，然后揪出了他小测里所有需要弥补的地方。她本可以要求 Ben 趴下做俯卧撑的，Ben 也会很乐意遵守，要是每个成年人都跟她一样酷就好了。

放学后 Ben 就直接回家了。为了确保整晚都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帮忙准备晚餐、洗盘子、甚至对她的姐姐也文明了不少。他想让他妈妈看到，让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当然，力求和家人亲近也很好，万一 Tim 半夜打电话来怎么办呀。到了午夜，Ben 爬上床，感觉

Tim 显然不会打电话来了。睡着了之后，Ben 不禁脑补着年轻而富有激情的 Hughes 女士毅然决然地穿过舞池，但被 Sarah 的摇头拦住的画面。

* * * * *

周三总算是到了，即使只不过过了两天，但是对于 Ben 来说就跟一辈子似的。等待 Tim 任何形式的信息都快把 Ben 逼疯了，所以他决定尝试去大厅那边“偶遇”。上次他就是在那儿看到他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Tim 在那里，但是第二天 Ben 仍然去了，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Ben 在大厅闲逛的时候在大厅角落发现了 Tim。感觉起来 Tim 离他更遥远了，因为他被之前的那帮势利小人们围着。Bryce Hunter 在那儿，反复摆着扔橄榄球的手势说着什么故事。Tim 扶着拐杖笑话他的故事。他的另一边被 Krista Norman 占据着，就像一个人被一条蟒蛇包裹着一样。

Ben 停下来弯腰翻包里的东西，试着假装漫不经心的跟踪他们。最后 Krista 和 Bryce 留在了相反的方向，Tim 和 Darryl Briscott 径直走出了大厅。Ben 站起来，背起背包向他们走去。Darryl 摆着他那标准的茫然表情，直立行走用尽了他一切可用的脑细胞。

这让 Tim 注意到了 Ben 的凝视，Tim 把一只手举到了脸上，拇指按

着耳朵，小指指在嘴前，摆出一个“打电话给我”的手势。在他们结束眼神交流之前，Ben 一直痴痴地看着他。

他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彩铃响了又响，就在他准备要挂的时候，Tim 的声音就那么出现在了电话线的另一端。

“嘿，” Ben 说，然后就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嘿，” Tim 回应道，“你一定要来把我接走，我受够了！”

“我没车。” Ben 提醒他道。

“我认为你开我的车的次数比我都多了，快过来。”

Ben 尽可能不用跑的匆匆赶去 Tim 家。他可不想带着一身臭汗和乱蓬蓬的头发出现在那儿。Tim 在他们家的车道里等着他，站在他的车和上次不在这的一辆白色 SUV 之间，这意味着 Tim 的爸妈至少有一个在家。

“走吧！” Tim 边递车钥匙边说，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

“没事吧？” Ben 问。

“是的！”不耐烦的回应从他嘴里传来，“走啦。”

Ben 解锁了那辆黑色跑车坐了下来，感到有些不安。他瞟了 Tim 一眼，仍然没有微笑或者任何迹象表明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然而就在离开家几个街区之后，那紧张的气氛蒸发了，Tim 又恢复成原来那个样子了。

“家里一切都没事吗？” Ben 问道。

“是啊。” Tim 说，“我只是厌倦了那里，仅此而已。”

Ben 知道肯定还有更深层的愿意，但是他不想通过一打问题搞得 Tim 像之前那样心情不好。

“那么，那你想去哪？”

“我不知道，” Tim 俯身检查了一下仪表盘，“加油站先，邮箱是空的。”

“我对此深感抱歉，我上周没有一丁点现金来填满它。”

“没事的。” Tim 掏出自己的钱包，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张塑料卡片，“油卡，我爸妈为这一切买单。”

“哇！他们真慷慨。”

Tim 耸耸肩。

“好吧，如果你有足够的汽油，我想我知道我们要去哪，你啥时候要回家？”

“随意，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我走了。”

加油后，他们驱车前往 45 号洲际公路，放着音乐一路南下。偶尔 Tim 会将音量调低，问他们要去哪里，但是 Ben 总是咧嘴一笑然后再把

音量调高。在超速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走过了一个满是水和棕榈树的地方。

“Galveston？” Tim 从它的标识牌中读到。

“是啊，” Ben 坦白道，“以前去过吗？”

“没有，它是什么样子的？”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差不多啦。”

他们现在正穿过横跨两英里长的岸堤，一条巨大的道路横跨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他们继续往前，Galveston 岛看上去就就像是一个努力想把自己扮成最佳旅游景区，可最后还是失败的，只能步越来越没用的 Miami 的后尘的委屈小弟。

“看起来很酷” Tim 评论道，因为他们刚好看到一堆旅客涌入华丽的餐馆。

他们左转进入了最后一段海堤大道。Tim 始终看着远处那一小片可以看到墨西哥湾的地方，而 Ben 则继续开着车，直到他们到达了 Bolivar 码头。那天的星星格外的明亮，停靠在码头的汽车被拉上了轮渡，Tim 坐起来了，看起来相当有兴致。当车挺稳后，他们离开停车的地方，走到船舷有更好视野的地方，向遥远的东方看去。海水从那儿涌出来，然

后消失在尽头。

“那就是海？！” Tim 激动的问道，“对不对！对不对！”

“是啊。” Ben 说，“墨西哥湾，我老爸总称它穷人的大西洋。”

“他们有着同样的水源吧？对不对？这太酷了！”他们在甲板上待了将近 20 分钟，海风吹拂起他们的头发，冷雾打在他俩的脸上，Ben 唱着歌，逗 Tim 笑。当 Bolivar 半岛映入眼帘时，Ben 就匆匆地回到车里，不耐烦的等着前头其他的车下船。

下船后，没开多远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像样的海滩，旅游旺季已经沉寂下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可能独享一整个海滩，不过他们确实找到了一块地方，可以享受未受污染的阳光。Tim 的拐杖笔直地插在沙子里，他们把车停在那里，下了车欣赏眼前的景色。天空仿佛从热带橙那里汲取了能量一般，呈现出一种别致的颜色，（还有）海鸥在海面上盘旋鸣叫。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 Tim 说道，“还是海湾或者什么的。”

“我想在堪萨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Ben 答道，“尽管你和你爸妈去了很多地方旅行。”

“不完全是，他们喜欢自己旅行，我大半的时间都呆在墨西哥城，

我妈妈的娘家人都住在那儿。”

“它长啥样？”

“很漂亮，跟这差别很大。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地方。”他记忆中遥远的乡景映入 Tim 的眼帘，“我总是让他们带我去火山 „Popocatepetl 火山。”

“Popo 啥？”

“Popocatepetl。” Tim 又重复了一遍。

这把 Ben 弄得哈哈大笑。

“它就叫这个名字” Tim 坚持道，当然，在他自己也开始大笑以前，

“好吧，我承认这名字有点蠢。”

“我超爱你带着口音的英语，”当他平静下来，Ben 说，“你能说西班牙语？”

“特别流利，我从小就在双语言的环境下长大。”

“是啊，这一点上很明显，你是 Bi（双性恋）” Ben 戏弄道。（上句话的双语言是 Biligual，而双性恋的英文是 bisexual，前缀一样，这里应该是 Ben 在调侃 Tim）

“我可不是！” Tim 抗议道，“我有时可是很饥渴的！”

Ben 强忍着不笑，可是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Tim 看上去像是受到 Ben 玩笑的冒犯，认真的想纠正他的样子可爱极了。

“我才不在乎你是什么，” Ben 勇敢的说道，他伸手拍了拍 Tim 的后背，然后就搭在了那里，“我喜欢你纯粹就是喜欢你这人。”

“如果不是跑车，那是神马？” Tim 边说着，Ben 已经开始在 Tim 背上动手动脚了。“还是我那如电影明星一般帅气的脸蛋？”（23333，电影版的 Tim 一点都不像阿汤哥，到时候看他说出这句话真心会笑出来的。）

“你在搞笑么？！我几乎忍不住看着你了。跑车，换句话说，就是纯粹的性。”

“那她是。” Tim 笑着道。

“Coche bonita！” Ben 尝试着，他敢肯定这句话是‘漂亮的车子’的意思，他突然希望他在学校的时候多用点心了，“用西班牙语对我说点什么。”（因为我自己超爱 Fer and David，所以高中一毕业就去学了西语，coche 是小汽车的意思，念作“抠切”，bonita 就念作“伯尼塔”麦当娜曾经唱过一首《la isla bonita》就是这个 bonita，歌也超好听，推荐去听听哈。）

“比如啥？”

“说点好的。”

Tim 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想了一会，他突然转过身来，直视着 Ben 的眼睛说到，“*Enséñame a volar, mi mariposa hermosa.*”

Ben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一个刺耳的单词就这么冒了出来，“我说说点好的！” Ben 抱怨道。

“很抱歉，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话。” Tim 答道，看上去有些受到了冒犯。

“恩，我知道 ‘mariposa’ 的意思，我一点都不喜欢听到它。”

Tim 抓了抓头发有些迷惑，“谁对你说 ‘mariposa’ ？”

“每一个我西班牙语课上的同学，” Ben 告诉他。“在一堂讨论课上，有个人问了老师基佬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它不是这个意思！” Tim 抗议道！“喔！我的伙计，我会这么蠢嘛？”

‘mariposa’ 是 ‘蝴蝶’ 的意思。”

“真是这意思？所以它不是 ‘同性恋’ ？”

“是啊，喔，也不，” Tim 思考了一下，“这就像 ‘fairly（仙女）’ 在英文中的意思，你整天都可以说它，它并不意味着什么坏事，但有时候

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人说就有些冒犯了。”

“哦！”这也解释了 Vega 夫人在同学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没什么反应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挺酷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称呼他是一只“蝴蝶”。

关系大了去了。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会让他将来不会太轻易对这个词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所以你到底说了什么？” Ben 问道。

“算了吧。” Tim 讪讪地说道，“我应该说些别的更好的。”

“不，告诉我！”

“也许以后吧。”

Ben 缠着他要他告诉他到底他说了什么，说了几次，但 Tim 就是坚决不说。他开始挖四周的沙子，寻找些贝壳之类的当纪念品带回去。这导致他们挖出了一条护城河，必然的，他们弄出了一个沙堡。不过沙子的类型不对，所以他们只能堆出一个没有形状的小土堆，Ben 用一些海藻弄了一面小旗子插在它顶部，并哼哼唧唧着“Popocatepetl”。

天总算是黑了，气温也降了下来。Ben 正打算建议回去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笑声从海滩口传来。很快就有个沙哑的声音加入了，Ben 希望呆在黑暗中不被注意到，但 Tim 在他们确认是人还是杂音的时候回

应了，这引起了一些尖叫和傻笑。

人群很快就向他们走来，远处的灯光照出 5 个女孩的身影，应该至少的都是大学生了。每个女孩手中都提溜着啤酒，另外两个手里还拎着半打空的空瓶。女孩没看过去都像是克隆出来的一样，除了一个敦实又自信的女孩。她是第一个发话的，带着浓浓的 BRONX 口音。

“你们在这干嘛？约会还是？”

“不，” Tim 笑着说，“那你呢？”

“我们不是 lezzes（查了好多，还是没找到啥意思，大概是 lesbian ？？），真恶心！”其中一个女孩做着鬼脸嘲笑另一个。

“那还挺可爱的！”那女孩抱怨道。

“你们几岁了？”看过去像是老大的女的问道。

“够大了。” Tim 反驳道。

“你们要啤酒吗？”

“是的，我要坐下来，”金发的姑娘发着牢骚说道，“让我们跟他们喝一杯。”

女孩们坐下来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圈，领头的坐在他们的正前方，而 Tim 的两旁蜂拥而至坐进了两个金发美女，最靠近 Ben 的女孩则饱含同

情的看了 Ben 一眼。

Tim 欣然接受了啤酒，Ben 拒绝了，因为显然，他得开车，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一阵笑声。她们无论如何还是给了他一瓶。他小心的喝着，尽量不超过酒驾的最低标准。

“你们在这上大学？”靠近本的那个黑头发的女的对 Tim 问道。

“是啊，当然。”他转过头，对这 Ben 使眼色。

“哪一个？”

Tim 卡住了，他在德州的时间还没有长到足够想出什么来唬住她们。

“德州 A&M” Ben 解救了他，这学校就在这儿附近，但是女孩们的反应证明她们也只是来度假的，所以她们勉强接受了 Ben 的回答。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 Tim 身上，姑娘们就像一群饿狗盯着一块鲜嫩多汁的肉。Ben 祈祷着，但愿这对 Tim 来说不会经常发生。

她们继续尝试通过 Tim 手上的第一瓶酒拷问他，到他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不修边幅的醉汉们回家了，一个刻意的幽默惨遭失败了。而最靠近 Tim 的女孩则想法设法的想和 Tim 有些肢体接触，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似乎她还是在主导着一切。

只有 Ben 身边那个害羞的女孩忍住了，她开始谨慎的与 Ben 谈论德

州的生活，Ben 发现他自己在关注 Tim 那边“战况”的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

当 Tim 开始回应那野性的呼唤时，那金发的立刻就缠上了他，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膊，扶着他走路。这导致了其他女孩“ooooh”的叫唤和 Ben 的咬牙切齿。他试图用眼睛追寻他们离去的踪迹，但他们没多久就陷入了黑暗中。

很难判断究竟过了多久，但是每一分钟都是痛苦的。Tim 再次出现时，他看起来笑嘻嘻的。

“很抱歉，女士们。我们必须走了。”他说。

“没门！去我们的酒店继续排队！”金发女生坚持道。

“请告诉我们您今晚住哪，我们说不定晚些时候会过去。”他建议到。

Ben 迫不及待想要离开，因为她们都嚷嚷着给 Tim 联系方式。他在回去的路上没有再多说什么，直到他们回到轮渡上，看着下方搅动着的海水。

“那金发妞儿肯定喜欢你” Ben 开口道，小心地确保自己说话的声音自然些，他肯定弄得自己看上去很嫉妒完全不会赢得 Tim。

“是啊，我去尿尿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要缠上来了。”

“真的吗？” Ben 问，脑补着女孩没水冲走的样子，(233333，这里的水是尿？) 笑道，“然后呢？”

“没什么，” Tim 害羞的笑了，“她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里，又抚摸我，但是我真的要尿尿，我几乎是用尽全力把她从我身上推开。”

“就这样？”

“是啊，尽管我觉得她身材很不错。”

“我很惊讶她没有再继续摸你其他的地方。” Ben 说道，但愿 Tim 不会说她真的摸了。

“我敢打赌她觉得会的，是的，不过...”

“你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热衷于这个想法。”

“我不知道，伙计。” Tim 转身背靠在栏杆上。

“她确实很性感，但是，自从在堪萨斯发生的那一切，我前女友说我强奸了她之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全校的人都和我翻脸了，这真的不值得。我答应自己，只和那些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人上床。(原文 only sleep with people who mean something to me，感觉这种话还是要用英文来说比较有味道。)”

Tim 的陈述吹散了 Ben 所有的坏心情。至少他对 Tim 有特殊的意义。或者，他至少不用担心，一个小受在学校里大喊大叫告诉所有人说他被 Tim 强奸了。（2333333，可以不要这么逗逼么。）这种说法不会被特别严肃的对待，不过不管怎样，Ben 选择把它当做了是一种赞美。

Tim 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张他想听的 CD，Ben 还没来得及思考，音乐就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今晚发生的一切让他想到来了很多，尽管没什么意外发生，但很明显，女孩儿们完全没办法抗拒 Tim。

现在 Tim 和 Krista 在一起，但等到一个对‘欧洲标准’没有意见的女孩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有赢得 Tim 信任又同时能够满足 Tim 的性欲的女孩出现，Ben 一定会像垃圾一样被丢掉。如果 Tim 是同性恋，或者甚至是双性的话.....Ben 在其他女孩动摇他的领域之前，只剩下有限的时间让 Tim 意识到这点了。然而也是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但 Tim 是如此的深情，他们在做爱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投入，这是和其他直男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要是错了怎么办？如果 Tim 真的是直男，推进这一问题就只会完全摧毁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他们在午夜前把车子停进了车道，Tim 似乎并不关心时间，显然他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么对待他的。

“你一个人走回家真的没事？” Tim 问他，我肯定我能把你载到那边再回来。”

“没事，我没问题的。”

“好吧。” 他们尴尬地在那儿站了一会，难道这是晚安吻将要发生的地方？ “Enseñame a volar, mi mariposa Hermosa.” Tim 突然说，这来自一个 poem--，恩，来自一首诗。”

“什么意思？”

“教我如何飞翔，我美丽的蝴蝶。” 他伸手撩起 Ben 的头发，Tim 版本的临别吻，“下次再见。”

Ben 就那么呆呆的一直看着 Tim 走进屋子里才开始走向回家的路，不再不确定，他会帮助 Tim 意识到他真实的自己的，他会教他如何飞翔。

第十章 (DoraW)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基本没有任何改变，除了 Ben 想做点儿什么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之外。最近 Ben 和 Tim 见面的机会越发少了。尽管他们时不时的会在走廊上碰到，互相致意一下什么的，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要接触。通常总是 Ben 先起头悄悄给 Tim 打招呼什么的，尤其是在他觉得 Tim 又疏远他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上床之后的一段时间 Tim 整天都饥渴难耐、欲火焚身。他时不时的在 Ben 家过夜，Ben 的爸妈已经完全不再大惊小怪了。Karen 倒是对这点很不满，不过完全没用，家里没人理她，她不就是觉得明明应该是男孩子来找她才对嘛！幸好姐姐对于 Tim 是谁一无所知，也不知道 Ben 在学校是不是很受欢迎。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任何低年级的学生都是史莱克。他们一起的夜晚通常是这样度过的：电影游戏叫外卖（披萨）。一旦家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气氛总会变得特别亲密火热。现在做爱更像是互相探索感觉，他们总是有了欲望就来一炮。Tim 对 Ben 卓绝的口活儿很满意，尽管在他们这个年纪，纵欲过度实在是不太应该。

Ben 倒是不在乎次数太多啦！每天都能在学校里最辣的男孩子身边醒来，Ben 怎么会傻逼兮兮地抱怨呢？

就是 咳咳 还有一个 Ben 无法忽视的问题 **K-r-i-s-t-a N-o-r-m-a-n.** Tim 还是在跟她约会。Ben 后来没再打听过他俩之间的性进行的怎样，但是有传言说不太顺利。Ben 就不明白了，怎么 Tim 还想和她约会呢？这简直就是他自己的耻辱啊啊啊！即使是提起她的名字也能撩起他俩之间的争吵。

最近，就在十月的后几天，Ben 的生日前，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越来越紧张了。Ben 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 Tim 了，都是 Krista 非要和 Bryce 和他的女朋友去搞什么双人约会。Ben 下定决心之后都不主动联系 Tim 了，所以因此接下来的三天他也没有听到任何 Tim 的消息。然而，他和妈妈在超市为生日做准备的时候，Ben 发现了他们俩。Krista，就跟平常一样，紧紧地攥着 Tim 的胳膊，好像他会突然清醒过来猛地把她从胳膊上摘下来然后一溜烟跑掉一样。

Ben 试图在他们走近之前拉着妈妈去别的过道里，但是她自己朝着他们来的方向过去了，然后，她就看见他们了。她试图跟 Tim 打招呼来着，Ben 在旁边嘶嘶地叫她闭嘴。她听了，看起来特备迷惑。错身的时

候，Tim 对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 hello，Krista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她的眼睛都要长到那边的珠宝专柜上去了。她一把 Tim 拉走，妈妈马上开始穷追不舍，问题宝宝了。

“我还以为你俩是一对儿呢？”

“没啦，他是直的。” Ben 咬牙切齿地哼哼。

“哦，算了吧。” 她切了一声，“我可不聋，你知道吧，我早就听到晚上你俩那边儿羞羞的动静了。”

Ben 耸耸肩，走开了。“我还有正事儿要干呢。” 他回答。

第二天下午 Ben 出去扔垃圾的时候，渐渐接近的跑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嘿，” Tim 速度慢下来，停在了 Ben 面前，气喘吁吁的，看起来挺高兴。

“脚踝还好么？” Ben 问了一句，仍然板着脸。

“嗯。还是有点儿疼，但是恢复的已经超出我的预期啦。” 他对 Ben 宣布，后者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想答话的样子。“你看起来像想把它再撞碎一次一样。”

“没啦，” Ben 兴致缺缺地回了一句，“我就是心情不太好。”

“噉！没准儿我可以让你 high 起来哦，” Tim 热切地回答，“咱们去你房间吧。”他的意图简直就是太明显了，手还好死不死地放在屁股蛋蛋上，呼吸粗重，脸上挂着大大的胜利笑容。他闻起来是汗水和刚割过的青草散发出的的味道的混合版。此时此刻，Ben 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衣服全扒掉（然后扑上去），但是最终，他还是差了那么点儿心情。

“你这么饥渴的时候干嘛不找 Krista 去啊？”他讽刺到。

“哦又来了，” Tim 呻吟，“老天个乖乖！这有啥重要的？”

“对我很重要！为什么你还跟她在一起？你就没说过一句她的好话。她那么保守；她甚至都不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

“是啊，最漂亮的被 Bryce 抢走了。”

Ben 恼怒地盯着他，考虑着是不是要走开，但是在这之前，他决定最后试一试。他努力地摒除掉声音里所有的怒气，严肃的问：“我和 Krista，你喜欢谁更多一点？”

“当然你啊，” Tim 耸肩，“起码你不随便跟我发脾气。”

“你一直是在跟谁上床，Krista 么，不是么？”

Tim 再三确定了一下街上没人才回答：“不是，是跟你……”

“所以你已经拥有我了，为什么还要跟她纠缠不清？”

Tim 转开视线看着远方，缓慢的晃了晃头，眉头紧紧锁着。他抹了一把眼睛上的汗，重新把视线锁在 Ben 身上，考虑了半天，接着转身。

“我会再来找你。”他继续沿着马路跑远了。

Ben 一直等着，等着他回心转意，等着他回来跟自己道歉。但是没有，一直都没有。Ben 气极了，拳打脚踢地对着垃圾桶撒气，对着它又捶又打，本来就快要溢出的垃圾洒的满地都是。他继续发泄着，直到精疲力竭。接着，他哭了。

* * * * *

27 号了，生日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Ben 没有收到额外的礼物，因为快要万圣节了嘛！他就像那些生日正好在圣诞节前夕的可怜的可怜孩子一样，因为快要过节了大家的钱都另有他用，谁还顾得上送礼物什么的啊。不过在他小的时候，倒是有过几次为他办的生日派对，横竖快过节了嘛，大家索性就都穿着万圣节派对的 cos 装出场了。因为日子特殊，他还收到过些恐怖主题的礼物呢！

今年他的大日子是在周日，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亲戚都有时间露个面，像是一大家子马戏团一样。Ben 对这个日子很是欣慰。你想啊，不

但有超多礼物收，因为人多，他也会一直保持开心的状态。上次大吵之后 Ben 就没有见过 Tim 了，这种感觉就像撕裂了他的心一样，不过最近他心情有所好转了。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Allison 啦，Ben 最近特别低落，所以她爸爸对她的禁令也暂时取消了，而且当然啦，她一定会来他的生日派对的。

“本来是准备和 Ronnie 约会的，所以你就美吧，”她出现的时候趾高气昂地说。

这天他们一直待在一起。才艺表演被推迟到今年年末了，主要原因是要是太早举办的话，新生们就没什么机会参加，这样很不好。Hammond 女士为这件事心烦意乱，但是 Ben 和 Allison 可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还是没有挑到合适的歌。他们在礼堂的时间都用来讨论私人问题了。

现在，给 Ben 过生日是 Bently 家最重要的事情。这个生日挺盛大诶，他收到好多礼物，礼物总是最重要的，甚至家里还给他还准备了传统的蛋糕和蜡烛。爸爸妈妈送的是衣服，奶奶给的是零钱袋、几盘 CD 和一个随身听，礼物堆里还有一个他估计永远用不上的电子日记本，姐姐的礼物是几盘游戏碟。他现在还没游戏机呢，但是看妈妈那个不好意思的

表情，估计要不了两个月他就能拿到一个~~

Allison 送的是一套西服外套，那是他们今年早些时候在一家二手店踩点翻到的。衣服是很好啦，就是大部分扣子都缺了。那时候吧，即使是没扣子，Ben 也没钱买。现在可好，Allison 毕竟是上过家政课的人啊，她已经在家把扣子都补好了。这种款型正时髦呢，在这片儿可是独一份呢。Ben 已经等不及想让天气再冷点儿，那时候就可以穿上显摆了。

妈妈正在点蜡烛的时候，门铃响了。Ben 以为是哪个亲戚来晚了，所以跑着去开门，很高兴能有个借口避开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当 Tim 的脸露出来的时候，Ben 觉得自己心都停跳了。当然 Tim 是在邀请名单上的，但是那时他们还没吵架呢，甚至他们没在一起呢！他根本对 Tim 会来不抱希望。

“嘿！” Ben 完全来不及掩饰脸上的惊讶。“额...快进来。”

“不用啦。我就是顺便过来送个东西...”

Ben 往下看，一个大约三英尺厚的薄薄的礼物。除非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书，要不 Ben 猜那是一幅画或者是画框什么的。

“哦嗨！” Ben 妈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还在想你啥时候会出现呢！快进来，吃点儿蛋糕。”

“真的不麻烦了，我——”

“进来嘛，可别留着门儿让 Wilford 给跑出去了，他跑了可就再也弄不回来了。” Tim 顺从地挪进来，姿势很僵硬。妈妈在他身后关上门，假装没看见他们跟着她溜进了厨房。

“是时候见见大家了。” Ben 轻轻笑。“多壮观，哈？”

“好极了，” Tim 努力做出一个羞涩的微笑。

他们站在那儿，互相看着彼此，直到被等不及的亲戚们叫回客厅。Tim 跟在 Ben 身后，马上被一波一波的欢迎、握手、甚至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女士们的拥抱给淹没了。给 Allison 介绍 Tim 怎么看怎么不真实，怎么感觉怎么别扭，因为她和他是 Ben 最亲近的两个人，但是他俩从来都没有过交集。Tim 一开始不确定要怎么跟 Allison 相处，但是她洞悉一切的微笑说明了一切，她可是知道 Ben 所有的秘密哦！

“等等，大家！” Bentley 夫人宣布。“点蜡烛之前我们还有最后一份礼物。”

“别别，你也可以晚点打开的...” Tim 说。“我真心的。” Ben 把礼物从他手里拿走的时候，Tim 绝望地补充了一句。

“没事。我们都不急，慢慢拆吧。” 奶奶插了句。

“就是点儿小玩意儿，是我——”

包装纸下拆开，露出了红色、橙色、黄色和粉色的色条。那是一幅抽象画，各种暖色咬合拼接在一起。正中间的地方，看起来像是一颗心——两颗心！事实上，它们大部分叠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颗心。Ben 觉得美极了。

“太漂亮了。” Ben 的妈妈边鼓掌边说。“是你自己画的么？”

Tim 张着嘴准备回答，但是 Ben 他姐抢过了话头。

“看起来就像有人吐在上面了。”

“生日的时候我们就该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Bentley 夫人严厉责骂到。

“只是我在一个地方找到的，” Tim 不屑地表示。“要是你不想要就扔了吧。”

“我超喜欢的！” Ben 答。

Bentley 夫人点上了蜡烛并强迫每个人都合唱生日快乐歌，这无形中缓解了 Tim 的压力。Ben 笑了，安静地听着大家给他的祝福。Allison 以一个女主角 solo 的形式结了尾，毫无意外地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许愿是很容易的事，Ben 在吹蜡烛的时候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这种情况下不太能关注到 Tim，Ben 被一群想知道他近况、给他各种提建议、或者是单纯只想听他唱歌的亲戚层层包围着。他试图在跟他们周旋的同时盯着 Tim，后者正处在 Allison 的关照下。她英雄般的像护雏的母鸡似的保护着 Tim，使他免受 Karen 和各种土里土气的堂兄弟姐妹的骚扰。如果 Ben 没有看错的话，Tim 因为 Allison 的存在放松了不少。

派对快结束的时候，Ben 建议 Allison 把 Ronnie 叫出来，一起出去 Houston 鬼屋那里转转。他没有问 Tim 的意见。拜托，今天可是他生日好不好。最后一个亲戚也走了，Ronnie 正好出现，他们一起搭 Ronnie 年久失修晃晃悠悠的老 SUV 出发了。再一次的，Tim 被 Ronnie 的出现吓到了，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显然是怕他和 Ben 的关系暴露在另外跟他们上同一所学校的人面前。这没持续很久。Ronnie 找到一个橄榄球频道，他俩不一会儿就开始讨论火星文似的体育语言了。Allison 和 Ben 彼此交换了一个了解的眼神和蕴含笑意的白眼。

直到他们站到 Horror Hotel 前面的时候，Tim 和 Ronnie 还在说着他们听不懂的“外星语”。这儿是 Houston 新开的一片鬼屋。Allison 和 Ben 站的靠后一些，勾肩搭背的，假装他俩才是正在约会的男女朋友，这么，让别人看着 Tim 和 Ronnie 就像是一对同性恋人了。

他们甚至试图通过贿赂一些一起排队的人来让他们这么说。鬼屋很有趣，比前些年的好多了，巧妙地结合了恐怖元素、幽默感和创造力。Allison 被吓得各种尖叫，他们走在布满蜘蛛网的不规则小道上的时，Ben 更多是因为 Allison 的尖叫被吓到而不是鬼屋里的怪物。

跟传统的鬼屋一样，这里也有很多分类主题，像是漆黑迷宫之类的。漆黑的地方总是会引发 Ben 的幽闭恐惧症，但是在 Tim 把一只手按在他嘴上并把他拉得离自己很近的时候，这种恐惧消失了。他们摸索着沿墙蹒跚而行，然后，就遇到死胡同了，Allison 和 Ronnie 的声音逐渐消失了，看起来他们去探索更远的地方去了。这时 Ben 发现他自己被 Tim 按在墙上，Tim 的声音弄得他耳朵痒痒的。

“我跟她分手了。”

“跟 Krista？”

“嗯，你说得对。我喜欢的，是你；我想要的，也是你。”

Ben 还来不及回答 Tim 的唇就覆了上来。黑暗中，他们疯狂摸索摩挲着彼此，他们的身体紧紧的贴在一起。不一会儿 Tim 裤子里就硬起来，狂乱的黑暗中，Ben 只能感受到他上面坚硬的胸肌和下面顶起来的裤子。Ben 向下摸着拉链，就在这时，他们身后传来了一声尖叫。

“嘘！”Tim 喊道，又引起了更多女孩子特有的尖叫，多的都能组个合唱团了。“我们出去吧，”他笑了，牵起了 Ben 的手。他们一直牵着手，直到在出口那里不出意料地遇见了手持电锯的食人狂，他帮助他们爬了出去。Allison 和 Ronnie 已经在那儿等了，一个看起来迷迷糊糊的，另一个嘛，一副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出来晚了哦的表情。玩儿了一大通，肚子都饿了，他们找了个牛排屋，关于运动的主题再一次出现在了餐桌上，几乎贯穿了整个谈话过程。Allison 和 Ben 决定再也不要搞神马双人约会了！！

* * * * *

“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Ronnie 和 Allison 坐着 SUV 从 Ben 家离开的时候，Tim 轻轻地说。

“我确定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了。”

“不一定哦~”Tim 反驳。他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晃了晃，发出了一阵金属珠珠碰撞的声音，看起来像是一般军犬戴的项圈，上面还拴着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套在了 Ben 的脖子上。

Ben 低下头去看上面挂的东西，发现是一把普通的房子钥匙。“这是啥？”他问。

“只是以防万一你半夜的时候特别想来找我什么的。”

“你爸妈房子的钥匙？” Ben 完全不敢相信。“所以我能悄悄溜进去了？听起来太危险了！”

“才不，听起来很赞！” Tim 纠正。“你今晚就可以试试。我爸妈差不多现在就已经睡了。一点半的时候来找我？”

Tim 没有给他时间回答，他只是诱惑地笑着勾引他，接着转身往家走去。Ben 走进家，在爸妈面前晃了晃权当打卡，脑子里还在天人交战要不要告诉他们他又要出去了。他还是决定不说，以防他们不让。相反的，他说他要早早上床然后直接回了房间。

Tim 送的画已经摆在房间里了。当然那是 Tim 画的啦！晚餐的时候 Ben 就注意到了 Tim 指甲上的颜料，跟画里的那些一模一样。要是 Karen 没有用她那傻帽的嘴说了那句傻帽的话就完美了。即使这样，整件事还是浪漫得不行。Ben 从来不知道 Tim 还有画画的天赋，这让他更爱他了。

那些话吓坏他了。他爱 Tim 吗？如果不爱，那这算什么呢？Ben 在房间等着爸妈收拾上床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等他们都搞好了，他就要溜出家去见 Tim 了。过不久他就会站在 Tim 家的门廊里了。他用那把钥匙开门的时候手抖得不行，一直在害怕灯突然亮了或者是钟突然

响了。不过幸好门是新的，Ben 推开的时候没有发出吱吱的声音。房子里一片死寂，甚至窗子外面都是漆黑一片，但是万一 Wymans 家的谁听见了什么声音怎么办？他怎么解释现在的情况？

他轻轻跳上楼梯的时候空调突然大声响了起来，吓得他一蹦三尺高，这可比在鬼屋还来得吓人，两倍效果好么！！Ben 花了点儿时间才平静下来，接着穿过过道。他尽可能轻的打开 Tim 房间的门，侧身闪进去。

Tim 的房间更加幽暗。Ben 本以为 Tim 会躺在床上，但是在有限的光线下他还是可以看出来床铺铺得好好的，上面没有人。

“嘿，”后面突然有声音传来。

“噉~~~~~！！！！！”Ben 吓得大叫。“哦你妹的！！！”他猛地用手捂住嘴低声叫到。但是 Tim 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担心，还在那边大声笑。

“你爸妈！”Ben 悄声提醒。

“商务出差，”他嘿嘿笑。“他们最早明天才回来呢，但是刚才是个不错的测试，很不错，直到你开我卧室门我都没察觉。”

Ben 佯怒捶了他一拳，也笑起来。他准备去开灯，但是 Tim 把他的

手挡开了，他举起了一支打火机按下，用它点亮了一支蜡烛，温暖了整个房间。

Ben 都要笑的见牙不见眼了，他有预感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他解开鞋，踢掉它们，把自己丢到床上。“那么，我听说你现在又正式步入单身节奏了，”他好笑道。“这是不是意味你又重回花花公子生活了？”

“从未停止。”Tim 像老虎似的咆哮，甩开了打火机。

“我看出来了，但是在十七岁的高龄，你不觉得应该找个对你有特殊意义的人，然后安定下来么？”

“意思是...？”Tim 询问。

“我想当你的男朋友。”

“天哪，Benjamin！”“你不是这么想的，是吧？”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晃了晃头。“我都为了你甩了我马子了，还不够么？”

“任何女孩子能做的事情，我都能，而且更好。”他像是在唱歌一般。

“哦呵呵，就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能想出一些你不成的事情。”

Tim 奚落他。

“好呀，随便吧。你说，什么？严肃点儿哦。”

“我想在买自己的车之前拿驾照。”【不太懂这个上下文衔接.....= =!】Tim 跳到他身上，亲吻他的脸，轻咬他的脖子，让他笑的全身乱颤。他们翻滚着试图压制对方，然后，这场游戏似乎变得有那么点儿严肃的意味了。Tim 撕扯 Ben 衣服的动作好像他们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Ben 有样学样，他们的激情完全起来了，看起来更像是在厮打，那么绝望、那么激烈、放任一切只为了换来对方的触碰、舔舐和更深的探索。一晚一次肯定不够对不对~一轮过后，他们弄了个中场休息，俩人去厨房劫掠了一番，然后回到房间里继续，这次动作什么的都慢多了。蜡烛早就烧完了，完事儿之后，他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就那么睡了，很满足。

第二天早上，刺耳的脑中乐此不疲地叫着，他们呻吟着、抱怨着，不想面对马上又要上一整周课的事实。Tim 先起的床，他赤裸地站在那儿，可耻的又硬了，还不满意地挠着胸口，这一幕，足够赶走 Ben 所有的睡意了。

“想一起冲个澡么？”他提议。

“我们要迟到了，”Tim 反驳。

“我们可以翘第一节课，你知道的。【脑补了 Tim45°角仰望了半天天花板了然后傻兮兮地说我不知道啊哈哈哈哈哈】”Ben 详细给他讲解了

学校考勤系统的运作规律，Tim 茫然地听完全程。

“我怀疑你说要罩我的前提都是一定会出点儿意外。你真的很擅长发挥自己的优点，是吧？你已经说服我翘课了，现在你还想迷惑我好做我的男朋友。”

“所以你来么？” Ben 笑着坚持。

“当然，” Tim 也回了个微笑。“为毛不呢？但是听着，我不希望任何别的人发现这事，我父母绝对不行。学校里的人也不行。”

“所以又像之前一样了呗？” Ben 有点儿失望。

“不像之前了。没有 Krista，没有别的女孩子，当然也绝对没有别的男孩子。就只有我跟你。我想事情像这样，一直就这样。”

Ben 不再觉得学校和父母有那么可怕了。这曾经都是他害怕面对的恶魔。Tim 只是需要时间去认清自己，经历这些。现在不值得为了男朋友什么事情吵架，Ben 爬起来，拉着他的新男朋友去了浴室。

第十一章 (flysex)

“他打了我！”

Ben 目瞪口呆的盯着他最好的朋友，等着她用一個调皮的笑容表示她在开玩笑来解释着一切。它永远不会来了。就如他那样呆呆得杵在开着的大门口一样，眼泪在 Allison 眼眶里打转，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Ben 正打算溜出去 Tim 家过夜，正如他最近这一个月的晚上经常干的一样，Allison 用小石子朝他们家的窗户丢小石子把他叫了下来。

“上楼吧。” Ben 轻声说道，他并不想吵醒他的父母。“Ronnie 打你了？”他关上卧室的门问道。

“不！我爸！”压抑多时的情感终于爆发了，Allison 顿时哭成了泪人。

Ben 用手臂紧紧地抱住她，眼神上下打量她检查哪里受伤了。Allison 的左下巴看上去有红红的，并且有早期疼痛肿胀的迹象。“我很抱歉。”他说，抱着她，就这么让她哭，并没有问她任何问题。

“他就是个白痴！”她抽泣着说，“我有权和 Ronnie 去干任何事！”

“怎么着他了？然后呢？” Ben 问道，打断她抓自己的伤口。

“谢谢。” Allison 醒了醒鼻子道，“他看到了 Ronnie 吻我道晚安。就只是这样！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或者任何人的，他把扳手丢向 Ronnie 把他赶走了。我开始尖叫，他就一拳打向了我。”她颤抖着抬起她的下巴。

“混蛋！” Ben 咆哮道，气的他都咬紧了牙齿，“Ronnie 什么反应？”

“他已经走了。” Allison 摇摇头，“我不打算告诉他。”

“也好，先试着冷静下来吧。”

“我没事，”她深吸了一口气，“在我爸把扳手扔向他之后，我挡在他们中间然后让 Ronnie 离开。在他走之后，我和爸爸吵了起来，然后打了我，我就一路直奔到你这了，我也不知道还能去哪。”

“我很高兴你能来找我，” Ben 说，“你应该在我这过夜。”

“谢谢。” Allison 叹了口气，“我们该怎么办？”

Ben 咬着嘴唇若有所思。Allison 在美国没有别的亲属了，而让她搬得远远的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怎么能忍受和这么个怪物住在一起？！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希望我们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他若有所思的说。

“我和你，你决定了嘛？”

这又是另一个不太愉快的话题了。Ben 想去艺术院校继续他的声乐训练，主修音乐。Allison 想去一个传统大学学医，追求她做医生的梦想。如果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学校，必然导致他们的分离，这是他们都不愿意去想到的，显然现在也不合适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Ben 答道，“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你要你的睡衣么？”

“是啊。”

Allison 经常在 Ben 家里过夜以至于她买了一套睡衣放在 Ben 的房间。他爸爸一直没发现 Allison 是和 Ben 过夜而不是 Karen 简直就是个奇迹。他们以前的友谊已经成为这方面完美的伪装了。

第二天还要上课，这便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Ben 决定告诉他妈妈。Allison 脸上的淤青比之前还要丑无数倍，这没有给他妈妈留下任何怀疑故事真实性的余地，但很显然，妈妈并不愿意干涉别人家的教育问题。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Allison 可以再继续呆在他们家，但至少她允许 Ben 因为这件事逃学一天。

当天下午，他们决定去 Allison 家，去取一些 Allison 的换洗衣服，

尽管他们到那边的时候 Cross 先生可能会在。幸运的是他不在，但是房子比平时更乱了，吃的丢在台子上，脏盘子和厨房地板上的碎玻璃杯丢的到处都是。Ben 在他们去她房间之前帮忙稍微收拾了一下。

“你应该走了” Allison 说，“我走不走没有任何意义。”

Ben 明白她的感受。她能去哪？她没有工作，还没完成她的学业。她所拥有的以前就在她的眼前，看上去和现实要求的并不相符。

“我迟早都得面对的，对吧？” Allison 说，“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爸爸，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但他回来的时候你不应该在这。”

“别想了，我要留下。” Ben 说，“我要留下来和他说些东西。”

“你真贴心，但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你待在这只会让他更不爽。”

“是啊，是啊，和你上次说的那个可怕的主意是一样的，但我还是去面对它，解决它了。” Ben 提醒她，“你欠我的，事实上，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在这等他比较好。”

“嘛？！你疯了啊！！！”

“不，我是认真地！！！我会和你爸好好谈谈，然后我们在我家碰头，我会告诉你你爸爸说了什么。”

Allison 有些犹豫，但是 Ben 设法说服了她。她刚走，Ben 就开始质

疑他想法的合理性。他以为他是谁，大使先生？如果 Cross 先生打他怎么办？他会被杀了的！前门的开门声让 Ben 的胃开始翻江倒海。他应该至少和 Allison 一起离开这栋房子，然后再回来按门铃。这下他看上去像个小偷。

Ben 离开她的房间，走到楼梯口。Cross 先生已经满怀希望的抬头看了过来，当他没有发现他的女儿而是看到 Ben 了，脸又黑了。

“你他妈在我家干什么？！！！”他质问道。

“Allison 和我回来想要她改变衣服，她不在。”Ben 看 cross 先生一副很有生气的样子，“但是她告诉了我所有的事”。

他的眼神充满了羞愧，这标志着 Ben 不再对这个男人感到害怕。Ben 走下楼梯 “她告诉了我所有事，但我不会跟警察说的。” Ben 说道，“但你如果再虐待她，我会毫不留情的告诉警察。”

“你这个混蛋！” Cross 先生死死抓着 Ben 的衣服。

Ben 甚至没有退缩。

“打我啊！” Ben 说道，“我今天就找警察，你将再也伤害不了任何人，包括我和 Allison”

“他们不会相信你！” Cross 先生大喊。“我会告诉他们是你伤害

了她。你觉得这怎么样，死基佬？”

“ok 啊” Ben 耸了耸肩，“那我会告诉警察所有你逼我给你口交”。

Cross 先生瞬间就放开了 Ben，好像他 Ben 有病似的。

“我才没有！” Cross 先生怒道，“你个变态！”

“你做了什么并不重要：”，Ben 说，“人们就喜欢听那些变态的事情，越遭越好。恐同歧视者总有一天会习惯的，别想威胁我。”

“滚出我的房子！你这个人渣！”

“让我先说完，Allison 爱你，Cross 先生。她会为你做任何事，只要你开心。我想你也爱她，你原本想保护她，却伤害了她。你应该给她自由。未来的一年多，她将独自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再也控制不了她，她不是你笼子里的小鸟。如果你真的不让她走，一旦她自由了，她再也不会回到你身边的，她会永远离开你”

出乎 Ben 的医疗，Allison 的爸爸似乎听进去了。Cross 先生的愤怒似乎渐渐消失，呈现的却是一副伤心的样子。Ben 完全战胜了他的恐惧。

“我很遗憾你的妻子离开了你，我甚至不能想象那有多痛，但是你还你的女儿。她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还爱你的人。如果你毁灭了她，你会变得如何，你还剩下什么？” Cross 先生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Ben 走向前门，不顾 Cross 先生的哭泣。“几个小时后她就到家了。别搞砸了。”

过了一会，Ben 慢慢平静了。他靠在树上，手和脚都在颤抖。他真的都对 Allison 的爸爸说了嘛？他到底成功了还是搞砸了？当他走的时候 Cross 先生竟然哭了！Cross 先生会自杀吗？回家的路上，Ben 不断问自己，有时候为自己感到骄傲，有时候又想跑回去道歉。但那有什么用呢？木已成舟，所有的事情都不可以改变了。

Allison 第二天并没有上学，这让人很担心。她昨天回到家里，在晚上打了个电话给 Ben，告诉他一切顺利，并且她父亲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Ben 认为一切事情都会变好的，但是他的脑海里却浮现了恐怖的场景。如果 Cross 先生和她一起离开呢？或者更糟糕，可能他杀了 Allison 后自杀了呢。

Ben 一回家就开始给 Allison 打电话，却一直无人应答。每过半小时，他就重拨。终于在 9 点左右，Allison 终于接了电话。

“你还好吗？” ， Ben 结巴问道。

“恩” ， 短暂的寂寞，“事实上很不错，你对我爸爸说了什么？”

“怎么了？”

“嗯，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昨天一整天都像我道歉，而且今天请假了让我们有了一个父女日。”

“真的？”

“恩” Allison 开心笑道。“他甚至允许我再见你！”

Ben 想放肆得大哭一场：“他说了为什么了嘛？”

“一些关于你如何保护我的事情，但是他似乎不想谈。你对他说了什么？”

Ben 原本想告诉她一切，但最后他给了一个简略的版本。他不想让她知道他父亲的行为是因为黑邮的原因。Ben 一点也不相信。他更愿意认为他已经感召了 Cross 先生，并且从此以后他将会变成一个和善的人。虽然似乎不太现实，但是 Ben 永远不会放弃对 Allison 的守护。

第十二章 (DoraW)

散乱扔着的各色包装纸和各式各样的绶带到处都是，客厅简直成了包装纸之海，这是因为神马捏？因为 Ben 和 Karen 在拆圣诞礼物啦！他们俩快乐地拆着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心无旁骛，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客厅的惨状。Karen 不时地因为那个什么什么私人定制的钱包尖叫几声，而 Ben 大部分的热情源于那支新怀表。

表的底色是银色的，上面有雅致但散乱着的棕色条条。他按了一下顶上的按钮，表盘亮了，显示着现在时间是早上的 6 点 34 分。这是他们起的最晚的一个圣诞节！通常 Ben 和 Karen 都会在 5 点就叫醒父母并等在圣诞树下。

“你好好拿着这表啊，看着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回来~” 妈妈开玩笑。Ben 笑了，谢过她，然后接着在礼物堆里奋战翻找写着自己名字的盒子。现在他可什么都不缺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游戏机，还附带了好多游戏碟，还有新衣服，礼品券，一些他一直想要的书和一个钱包。尽管还有一些礼物没打开呢。妈妈总是为圣诞节准备好好多好多好多。

几个星期血拼和逛商店逛断腿的成果在不到半个小时内就被消耗完了。Bentley 先生终于得到批准，睡眼惺忪地走向卧室去睡他的回笼觉了。Karen 双臂环抱着她的战利品上楼回她房间，像是一只保护自己食物回巢穴的老鼠一样。Ben 只好扮演好儿子的角色留下来帮妈妈清理惨案现场一般的客厅。

“我们差不多就得开始循环利用这些东西了。” Ben 建议到，当他终于注意到了海量废纸的时候。

他妈妈没听见。相反的，她紧紧抿着嘴唇并皱着眉头。“要是都在家该有多好啊！食物肯定是足够的，我们又不会妨碍你们。”

Ben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她是在说什么，这差不多是他们俩这大半个星期以来唯一的话题。Tim 的父母还在 Pompanos，他们应该是准备在那儿过节了，只留下他们可怜的儿子自己捱过圣诞。Ben 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 Tim 告诉他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缺席他的圣诞节。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去的，” Ben 耐心的解释，“那会多浪漫啊。”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呢？”妈妈反驳。“你们俩可以晚上再回他那儿去然后搞你们自己的啊，”

Ben 笑了，摇了摇头。他怎么能诚实地告诉妈妈家人们是最佳气氛

杀手呢？他是那么爱他的家人，所以他怎么能在爷爷讲过去的在商场扮圣诞老人的经历的时候脑子还想着一些羞羞的事情呢？而且他还得一直摆出防御性姿态，因为 Karen 铁定会一直嘲笑 Tim。妈妈倒是会尊重他们，给他们留出空间，但是家里的其他人就不会了，他们会摆出正常的社交礼仪然后把 Tim 给生吞活剥了。

“只是这一个圣诞节而已啊，以后也不会都这样。”

“离你去天知道是哪儿的地方上大学也就只有这一个圣诞节了，”妈妈指出这一点。“还有，爷爷奶奶怎么办？他们以后都见不到你了！”跟她争吵总是没个赢，所以最后 Ben 只能答应至少待到吃晚饭，反正晚饭一般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事实证明，这是个多明智的决定！除了收到更多礼物以外，给他带的剩饭剩菜足够他和 Tim 两人吃一星期的了。事实上，太多了 Ben 一个人根本带不走，最后他只能让爸爸送她去 Tim 家。他到的时候 Tim 情绪不太好，原因简直太显而易见了。他先是把食物收好，接着开始给房子制造一些生气。他把音响调成圣诞节气氛的歌曲，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把所有的装饰灯都点着。他把他自己准备的礼物加到圣诞树底下那一堆里，还有那是棵什么圣诞树啊？毫无生气，一看就是商店里买的那种。

不是说圣诞树不好，而是它就像是商店橱窗里的那种展示品一样，一点儿人情味儿都没有。上面没有任何人们自己挂上去的装饰品，光秃秃的。谁有会待见这样一棵秃树啊请问？连挂的小灯也都是只有一种颜色，只有蓝的，就算是再喜欢蓝色，在这样的日子里，圣诞树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

Ben 的节日狂热综合症最终感染了 Tim，他终于笑了。Tim 开始慢慢合着 Bing Crosby 的歌 Happy Holiday 和 Ben 跳舞，中间一段快节奏的时候 Ben 合着节拍跳起了吉格舞步的时候，他甚至大笑起来。之后，Tim 对着几盘 Ben 带过来的圣诞大餐狼吞虎咽，食物似乎让他的心情更好了。看着他用比 Wilford 还快的速度大嚼火腿和番茄，让 Ben 也感到没来由的快乐。

“你准备好拆礼物么？”他的吃完 Ben 就问。

“嗯，当然啦！”Tim 热切地回答。

他们把战场转移到了客厅，开始对付一大波接一大波的包装纸……全部的礼物都是给 Tim 的，这倒是十分令人震惊。Ben 本来以为这么多礼物是给整个 Wymans 家的。显然 Wymans 夫妇试图给他们孤独地被留在家的儿子一点儿补偿。

“去年跟这差不多一样多。” Tim 边拆一个新的立体音响边说。“至少这表明了他们觉得愧疚。”

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几乎所有的礼物都拆开了，只余下树下的两个：一个是 Ben 送的，还有一个小盒子，用雪花样的纸包着。Tim 有点儿害羞地把它递给了 Ben。

“其实不用的，” Ben 撒谎了，好奇地接过。刚拆开个角，就有一阵迷人的香气传出。不用看标签他就知道那是私人定制古龙水。

“我本来是想买来自己用的，” Tim 解释，“它的味道让我着迷，它令人疯狂。但是除非你把它喷在自己身上，否则你永远不会真正感受那种味道。这么说有个男朋友还挺酷的，现在我可以永远都闻到了。”

“哦我太喜欢了。” Ben 喷了一些在自己身上。

Tim 凑近了些，深吸了口气，满足地咆哮着。他压上来，先是咬他的脖子，接着开始亲吻他。

“嘿！先停下，” Ben 大笑，“你得拆你的礼物。”

“过会儿嘛，” Tim 坚持。

“不，就现在，” Ben 笑着把他推开。“我们有一整晚可以相依取暖。”

“嗯，好吧，” Tim 坐正了，把给他的礼物勾过来。他继续说：“我们一会儿可以穿着短裤和拖鞋去外面逛逛！Texas 的冬天真是太疯狂了。你都不怀念雪么？”

“有时候会呀，” Ben 承认。“我们有一次去拜访住在 Minnesota 的叔叔，然后——” 他的声音低下去了，Tim 撕开包装的时候他整个人都紧张起来了。对于他自己选择的礼物他特别紧张！！

Tim 有两个禁忌话题。性向是之一。Ben 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让他承认自己是个双性恋，而且只有一次，还是在为了让 Ben 高兴，避免会因这个而引起的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个就是画画了。Tim 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他的这个爱好，面对任何提问都保持绝对沉默。这就让 Ben 今年选的礼物有点儿冒险了。

Tim 仔细地检查着那个画满了画笔的木头盒子。它们很贵，是 Ben 能负担起的最好的一种了。Tim 的脸伪装的很好，面无表情，但是他的眼神满是感动。然后他看着那四种颜色：红、绿、白和冰蓝。

“圣诞节的颜色，” Ben 解释。

Tim 看着他，充满疑问。

“你什么都不用说，” Ben 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爱你送给

我的那幅画，而且我觉得你该死的有天赋。”

他还有话没有说出口，等着 Tim 给点儿反应，后者还是保持沉默。

要不是 Tim 打破令人尴尬的沉默，Ben 差点儿就准备道歉了。

“它们很棒，” Tim 说，抱紧了他的画笔。“我会用它们画我能画的最好的东西。”

Ben 夸张地舒了口气，整个人都松下来。

“你真是个无比坚持的家伙，Benjamin Bentley。” Tim 说。“再过不了多久我就一点儿秘密都没有了。”

“你的意思是你还有别的秘密喽？”

“可能哦。嘿！你想来杯酒么？”

“嗯...好啊。” Ben 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喝过酒。除了一些度数低的尝起来像是 Kool-Aid 的饮料，他从没喝过其它东西。

他们留下客厅的一地狼藉钻进了卧室，在那儿，Tim 挑了一瓶他父母绝对绝对不希望他开的酒打开，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递了一杯给 Ben，另一瓶拿在自己手里。

“圣诞他妈的快乐，”他举起杯祝酒，嘴都要咧到耳朵那儿去了。

“圣诞快乐，” Ben 回答，谨慎地小心啜了一口。尝起来有点儿苦，

不过不算坏。“怎么啦？” Ben 问到，因为他看到 Tim 脸上大大的笑容消失了。“是我拿错杯子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没没，没有。我只是在想一些东西，你在你生日时候说的那些。”

“那是啥？”

“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Tim 看上去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回忆。“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女孩子能做的我都能做’”

“嗯，那怎么啦？” Ben 对于他们的对话的走向完全没有把握。

“我觉得今晚是时候实践一下了。”

Ben 的第二口酒险些喷到鼻子里。他之前是有想过一些 gay 之间上床之类的戏码啦，但是诚实点儿来说，他从来没有幻想过跟 Tim 之间会发生这个。甚至他自己实验过，但是那没有真正发生什么。现在 Tim 是想要试试么？第一次，不是 Ben 在主导这一切。他从来没这么想过。

“好呀。我会上你。弯过去。”

“什么呀？我可不这么想的！”

“当然你就是这么想的。来，别害羞，” Ben 奚落他。“我保证不会弄伤你！”

“我们会知道到底是谁被上的，” Tim 威胁到。他把他的杯子放下，

像是发射卫星一样把自己发射到 Ben 身上，险些都要让他的酒洒到地毯上了。

“停下！等等！” Ben 咯咯笑着，像是表演一般慢慢把他的杯子放到地上，然后迅速跑出了卧室，Tim 紧紧跟上，在后面追他。

他们在走廊里互相追逐笑闹，最终 Tim 抓到了 Ben，他们紧紧吻在一起。这一切开始似乎是一场游戏，但是渐渐的现在的情形变得明显了。看来 Tim 是真的准备贯彻他的想法了。急切的探索被暂时打断，因为两人陷入了关于润滑步骤的困惑。他们知道一定要用什么东西，但是两人这方面的知识都只来源于同志笑话。Ben 把 Tim 用 Crisco (植物性白油，我记得 The Help 里就是用的这种油，是固体的呀.....) 的想法枪毙掉了，Wymans 夫人浴室里的凡士林也不在考虑范围。最后他们找到了某种面霜，决定就是它吧！

“你想回你房间去么？” Ben 不确定地问。

“不~这可是圣诞节诶。” Tim 拉起他的手，领他去了客厅，那里只有圣诞树上的小灯亮着。

“在这儿？” Ben 在被推到地板上包装纸堆成的“床”上的时候他还是一脸困惑。他们开始亲吻对方，同时还试着脱掉自己和对方的衣服，

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分开彼此的嘴唇，身体扭成了特别奇怪的形状。Ben 滑下去开始取悦 Tim，一部分的他希望这就可以让他满意了，他们就不用进行到下一个步骤了，但是显然这只是让那一刻来得更早了。他在下面的努力丝毫没有让 Tim 有停下的意思，后者翻身压在 Ben 的背上，笨手笨脚地用一只手给他做着润滑。Tim 终于停下他们的亲吻，问：“你准备好了么？”

“嗯。”他只能这么回答，尽管他一点儿没觉得准备好。

第一下的尝试带来的是 Ben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疼痛，就好像是有人拿了把刀在他体内很深的地方使劲儿翻搅。Tim 道歉了，但是对于再试一次根本没有一丝迟疑。这一次他试图全进去，但是 Ben 不许，他根本没法儿习惯这种疼痛。他知道 Tim 正在兴头上，但是现在，那里感觉起来比平时看起来的三倍还要大。

最后，Tim 开始缓缓地动作。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头，前一英寸的样子，接着本能完全掌控了他。Ben 咬紧牙关想着他怎么能在 Tim 不断加强的推挤下活过这一次。他没得选。他必须要求 Tim 停下来。

他睁开眼准备这样做，他看见他的爱人，他的身体沐浴在有些奇怪的圣诞树的蓝光中。他的脸迷失在快感中，看起来甚至英俊非常。Ben

沉浸在蓝色微光那一幕中，忘记了自己的不适，渐渐放松下来。疼痛就这样消失了，被一种类似的欢愉感觉所取代。Ben 伸出手去触摸他，这让他感到更多。他忍不住也开始呻吟，他的声音合着到 Tim 的呻吟，谱成鸟一曲“合唱。”

他伸出另一只闲着手拉过 Tim 来亲吻，身体靠的更近。他们的动作渐渐合到一处，快感和需求都急剧增长，直到同时爆发。Tim 重重地倒在 Ben 身上，他沉重的身躯温暖而又舒适。他们在那儿躺了几分钟，努力找回着自己的呼吸，接着他们开始笑，声音满含快乐，为了他们今晚所发现的事情。

* * * * *

紫色、绿色和蓝色的颜料自画布的三个不同的方向喷涌而出，狂野而随意地交缠融合着向东北方前进。但是随后被一片单调的灰色阻挡，即使另外三种颜色齐心协力想冲破屏障，但沉重的灰仍然不可逾越，这是 Tim 心中所想么？这就是为什么这幅画也被挂在墙上，被一群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喜欢的肤浅的车子和运动海报包围着？

“想看看更多么？” Tim 在 Ben 身后问他。

Ben 回过神来，都没有注意到浴室里的水声是什么时候停的。

“看更多什么？”

Tim 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给他擦干头发。“你想看更多我的画么？
在我的工作室里。”

“我当然想！”

“好呀。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吃点儿早饭。”

Ben 本来以为工作室是在别墅的某个地方，没想到他们开车去了城市边缘的一个办公园区。他们进了一幢呆板平常的大楼，Tim 打开一扇毫不起眼的们，关掉警报器，按下密码。

“这是我爸爸其中一间办公室。” Tim 示意 Ben 跟进来。

“所以你爸爸实际上，是做什么的？” Ben 问着，向内窥探，只看到朦朦胧胧的一间卧室。

“提供医疗服务。其实很无聊啦，不过很赚钱倒是真的。来这儿。”

走廊尽头有好多扇门，其中一扇的窗户被用纸遮住了。Tim 用另一把钥匙打开门并迅速开了灯。这件房子更小，但是由于有一扇几乎占了一整面墙的窗户，所以采光很好。Ben 可以看到两个面朝着窗户的画架。画架前面有个小桌子，上面摆满了大画纸，边缘都垂到桌子两边了，每张上面都有一些炭笔轮廓。他看着 Tim，眼神询问着是否准许进入。Tim

点了点头，但是自己仍然站在门口。Ben 走进去，首先去察看桌子上的素描。他们都是建筑物的表面图。有些看起来比另外一些更为专业和复杂，但是全部都是试验品，有着好玩儿的形状和形式。

“有时候我想我会成为一个建筑师，” Tim 解释。

“他们都很好。这个尤其棒！” Ben 举起一张，上面看上去像是一座摩天大楼，越往高处越宽。

“本来是想设计个水塔。” Tim 皱起了眉头以表达不满。“我也不知道现在那是啥。”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的！” Ben 一边说，边放下素描去看那两个画架。

其中一张画布上已经有东西了，但是风格跟送给 Ben 的生日礼物亦或是挂在 Tim 卧室里的那些都有不同。这一副更为具体，不那么抽象，描绘着一个人用自己的双手捂住脸的场景。

“自画像。” Tim 紧张地嘿嘿笑。“我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在画这幅画。手的部分太难了。”

“我打赌。为什么是手是你的手但脸却不是你的呢？”

“不要曲解。这只是我平常看到的自己，人是有很多面的【所以隐

藏在双手下的自己跟真实的自我是否有不同就未可知，这是我自己加的哈，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这也算是曲解吧哈哈】。或许我应该在这里放一面镜子还是什么的。”

“或者我可以给你当模特。” Ben 开玩笑。

“为什么不？那会很酷的！当然啦，我坚持要画你的裸体~！”

“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是考虑镜子的事儿吧。” Ben 笑了，“你爸爸同意你用这里当画室真是太酷了。”

“是妈妈坚持的。还有一些画简直就是一团糟。来嘛，我们走吧。”

他们从画室出来之后，Tim 反而不那么介意谈论他的艺术了，回家的路上，他的手一直紧紧地攥着 Ben 的。Ben 感觉就好像是通过了什么人生重大仪式一样，他被允许看到了 Tim 的另一面，并且那反而是比两人之间的性更让人感觉精神上更为亲密的一面。鉴于他们昨天才做过的事，这不谳是不小的一步跨越。

接着，Ben 的内心终于明朗了。那时 Tim 安静地停车，只有音乐在车里回响，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对于 Tim 的爱是真真切切的。Ben 渴望他的身体，渴望属于他的时刻，只要能跟他简简单单呆在一起就很开心，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些都发展成了一种更为有意义的东西。

他期望当下的情形是恰好的浪漫，那么他就能对 Tim 说这些话了，但是现在不是那样的时刻。他会等，等着那个合适的时机。到那时，Ben 会服从自己的本心，向 Tim 表达他那无法用言语诉说的爱意。

第十三章 (flysex&DoraW)

Part1 (flysex)

随着新年的到来，Ben 发觉他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享受自由，随着和 Tim 的关系越来越正式，Ben 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叫 Zounders 的超市做兼职，干一些杂碎的活，比如搬搬箱子和整理货架。这让他的小金库鼓了起来，不用再向父母苦苦哀求恋爱基金了，尽管他们现在给他的零花钱是以往的两倍之多。总之，他非常享受成人的感觉。

这世界对一个出柜的青少年而言看上去已经没有那么孤单了。Evan，Ben 的一个同事，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去了邻城上大学的孩子，一个如同他失散多年的哥哥的男孩。他们甚至长得很像，都是金发，但 Evan 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恶意，他还没出柜，但他们一见面，他就毫不犹豫的对 Ben 出柜了。

Evan 在学校的经历甚至比 Ben 的还要单一，他就只有过一次性生活，还是在一家同性恋酒吧里，不过他并没有享受这经历，而是似乎在

找寻一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他挺可爱的，并且显然对 Ben 有兴趣，但他没法与 Tim 相比，Ben 告诉他自己在和某个人约会，但并没有再深谈下去。

开学以后 Ben 不得不和他的成年生活说再见了，每天上课对他而言都是折磨。他照样会翘掉第一节课，不过现在翘课翘的更理所应当了。成绩单上的“C”没有什么意外，看不出翘了一学期体育课的痕迹。他的名字在一群有天赋的运动员里就不值得一提，没人会想起他。

西班牙语课照样也不在他的考虑中。按他那贫瘠到不行的西班牙语单词量，他还是选其他选修课吧。最后他选修了新闻学，希望这对他喜欢写作的兴趣有所裨益。无论如何，至少学这个是用英语嘛。

新闻学的课进度很慢，缺乏教科书和一个写新闻的方程式，又没有好故事，只好通过给下个月校报准备文章和图片投稿的方式来学习。之前的几篇文章 Ben 拿了个好成绩，不过没得到发表的机会。春天是一个让万物发春耐不住寂寞的季节，所以 Ben 交给老师一篇情诗，没想到老师立刻开始讨论发表的事情了。

Ben 高兴坏了，不仅仅是他的作品受到了欣赏，而且是 Jones 太太的一大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尽快开头的部分中规中矩，不过

最后两段直白的点出了同性恋：He looks into my eyes, mine mirrored in his and we each see a boy, lost in pauper' s bliss【他注视着我的眼，我们的瞳孔里都映照出一个男孩的身影，迷失在我们小小的幸福里。】

Jones 夫人已经风月不再了，看上去不大像是那种会发表一篇争议这么大的文章的女人，但是她似乎下定了决心完成它。也许是文学单纯又开放的多，Ben 想着。

两周后，他的诗发表在了校报上。在去上第二节课的路上，Ben 从架子上抓起了一份，上课前只有一点点时间扫一眼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打印出来了。恩，诗在那，他的名字还有其他什么的也在。上课以后，Craig 说他的女朋友真的很喜欢它，更惊讶的是居然是 Ben 写的。Ben 开心的把它当做是赞美了。

他在新闻课上收到了更多的赞美，尽管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还是有人嘲笑他，不过显然他们没能成为他的困扰。不过 Ben 最期待的是 Allison 的看法。

“你读过了嘛？”他问道。

“还没，真的疯狂的一天，我这就读。”

她从午餐袋里翻出了一根胡萝卜，边嚼边读。她的看上去充满了兴

趣，直到最后那个部分，她看上去相当的困惑。

“怎么样？” Ben 问道，紧张的胃都打结了。

“挺好的，” 不过她的脸色依旧一片困惑，“我就是有些惊讶，而已。”

和 Craig 说的一样，“我搞不懂，到底啥这么让你们惊讶。” Ben 坚持道，看上去有些受到冒犯的自我保护，“直男直女可不是唯一懂得浪漫的生物。”

“只是，” Allison 手戳在纸上，“你写的是关于一个男孩和女孩的。”

“啥？！” Ben 从她手里抢过报纸，看到最后一行，“She looks into my eyes, mine mirrored in hers, and we each see a soulmate, lost in pauper' s bliss.”

“那婊子改了它！” Ben 咆哮道，“我不是这么写的。”

“谁？”

“Jones 太太！”，Ben 解释道，“我的版本是关于两个男孩的，是她改成这样的。”他把报纸丢到了一边，看上去好像再也不想看到它了。

“而且她根本没和你商量过？”

“没有！我宁可它没有被发表过，也不愿意她就这么毁了它。”他

想到了 Tim，他灵感的源泉。他读过了没有？他会认为 Ben 与他声称的相比其实更深么？还是让他想起 Krista Norman 和其他在一起的女孩们。“你得跟她谈谈。” Allison 说道，“告诉她，她不能随意更改别人的作品。她欠你一个道歉。”

“那也没有意义，” Ben 抱怨道，“这破玩意都发表出来了。”

尽管 Allison 说的是对的，他没打算就这样站在一旁默默接受了这结果。放学后，他会找 Jones 夫人对峙，并告诉她他的想法的。

* * * * *

Part2 (DoraW)

第六节课下课之后，Ben 发现自己站在新闻办门口，努力地平息自己的心情。是就这么进去，像个被吓破胆的傻瓜一样还是再整合一下心情，这还真是个问题。在一会儿的对峙过程中，他会努力使自己保持冷静，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否能使自己看起来酷酷的，亦或是完全做不到甚至是保持冷静。他推开门，房间里黑着，而且是空的。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之后，他果断打开灯走了进去。

当然啦，新闻学不会像其它课程那样一天上六节，但是你难保 Jones 女士不会教什么别的课啊，Ben 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的，但是

现在情形就很显然了。他在想 Jones 女士还教什么别的课，或许是历史？！从他童年时代的记忆来看，她可能也很热衷于篡改几百年前的历史，就像她对 Ben 的诗所做的事情一样！

Ben 走向她的桌子，开始快速地翻阅上面的纸张。他想要回他的原始手稿。他想看见它。她会不会胆敢用红色的墨水就直接在上面改他的文字呢？10 分钟过去了，一无所获。他只能在下次看见她的时候直接问她要了。

他回到空荡荡的走廊里，发现还有一个学生没走。没来由的负罪感在攀升，所以他害怕地躲到了旁边的一间教室里，直到他发现那是 Tim。

“嘿！”他轻轻叫他。

Tim 看见他了，然后紧张地到处望。

Ben 无声地朝他招了招手，接着慢慢退回到新闻办的门后面。Tim 跟过来了，一边还用眼睛搜寻着房间里是否还有别人什么的。

“房间里没别人，你这个呆子！”Ben 在门关上的时候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啊？”Tim 大笑。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么？”

“嗯哼，不错的诗哦~不过，你已经迷失在和我的小小的简单幸福

中啦！”

Ben 叹了口气。“即便在两个人都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仍旧有爱。

这就是幸福。”

“嗯啊，不过我们俩都没那么穷啊，” Tim 不解地眨眨眼。

“我们可不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Tim 脸上现出了理解的表情。“有人篡改了你的诗，哈？”

“是啊！我那个脑子进了水了老师改的。” Ben 烦躁地摇了摇头。

“我就是来这儿堵她的，但是一个人都没。”

“你可以留个信息啊？” Tim 环视周围，眼尖地发现了 Jones 女士立在门口的帽架，他过去狠狠地用自己的 fake roundhouse (反正就是一种鞋，我没仔细看，肯定很贵，是 nike 的好像，我估计也没有人又兴趣百度之吧.....= =) 踢了它一脚，帽架顷刻倒地，发出好大的声音，还裂成了好几瓣。

“别啊！” Ben 先是责怪了一句，接着马上就大笑起来。

“你也来试试，” Tim 建议，“超爽的！能让你感觉好点儿。”

“哼，她确实活该。” Ben 承认。他四处望望，给自己找破坏的灵感。他抓住离他最近的桌子整个儿地掀翻。反正现在桌面上已经空了，

所以也就没什么证据了。

“哦我去，这也太便宜她了啊，掀她的桌子怎么样？”

Ben 也跟着 Tim 邪恶地笑了，他的愤怒和被不公正待遇的经历更加激怒了他。他坚定地走向 Jones 女士的桌子，用他最大的力气，把桌面上所有的东西都抛到了空中。

“哦吼！” Tim 简直笑的癫狂，他猛地把桌柜都拉出来，把里面的纸弄得满天飞。“接下来干什么？”

“想看看暗室么？” Ben 灵机一动。

“当然。” Tim 跟着他穿过一扇旋转门，进了一间特别狭窄、闪着红光的小房间。

“你想在这儿搞什么破坏？” Tim 问，从后面紧紧抱住他，头埋在他的颈间。

Ben 没理他。他被墙上钉着的之前拍的，现在洗出来等着风干的照片搞得心烦意乱、怒火中烧。有一些是体育报道或者是戏剧社里大家傻笑的照片，但是大部分都展示着（异性恋）情侣们互相依偎或拥抱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来就不会被审查或者是删掉。它们可以安全地被登出来，从来没有人有过质疑，或者是想过换掉。照片中的这些人秀恩爱秀的光

明正大，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有些人即使是简单地想在人前手牵着手都会受到嘲笑。

Ben 把目光转向固定在墙上的一台小型灭火器。他挣脱了 Tim 的怀抱，把它拿下来，胡乱拧开安全钮然后把喷嘴对上那些照片。

“我恨死这个天杀的学校了，” Ben 发誓，接着，白色的泡沫覆满了那些照片，浸湿了带子挂起来的底片，渗进了那台昂贵的仪器中。

不一会儿，房间里变得难以呼吸，他们从那里逃出来，再次穿过旋转门回到主办公室，Ben 开始对他看见的每一件东西火力全开，让人造雪花飘满了房间。

“来来我试试！” Tim 道。

他在房间里到处走，对着一个书柜猛喷，直到泡沫淋淋拉拉地从边缘滴下来。Tim 的下巴咬的紧紧的。狂暴的怒气在他的眼中聚集，Ben 觉得这样的他看起来特别迷人。是什么东西让 Tim 也觉得感到愤怒呢？是因为他的父母么？是因为他不能公开地向大家宣布他真实的自我么？还是他其实特别厌恶这个他完美地适应了的社会？

灭火器出泡泡开始变得不均匀了，可见里面的干粉是都被他们用完了。Tim 把它远远地扔向远处的一块小白板，在中间砸了一个好大的挺

吓人的大坑。他们悄悄地溜出办公室。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在走廊里肩并肩的一起走。一离开教学楼，他们开始大笑，开始跑起来，再也不想呆在学校里哪怕一秒。

他们跑到自行车道那里，并沿着它进到被树木围起来的秘密天地。他们双双倒在铺满松针的地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精疲力竭。

“嘿！” Ben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严肃地开腔了。“你喜欢么？”

“喜欢什么？”

“我的诗。”

“好吧，我可不知道，” Tim 板着脸回答。“我还没有听到过那诗真正的结尾。”

Ben 朗读了诗的最后几行，他的脸因为不好意思而涨的通红。

Tim 咧着嘴，为着诗里满满的爱意，为着他完全明白这诗是为谁而作。

“你看进我的眼中，我可爱但一无所有的情人，” 他念着，把 Ben 拉近深深地吻了上去。

* * * * *

晚上的时候 Ben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下午肾上腺素超水平分

泌造成的破坏使得他夜不能寐。他十分确定有人看见他了，因为在他站在新闻办门前积聚勇气的时候是有人经过的。马马虎虎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做好了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喝茶的准备，说不定在午饭之前他就得被拉到拘留所去了。

今年第一次，他认真考虑要去上体育课，因为很可能有人会在那里等着把他带走。最后，他下定决心，做错了就是做错了。现在在来扮演事后小天使和悔不当初已经太晚了。他还是在第二节课英语课才去上课，整节课他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一直等着厄运降临。期间他怒气冲冲地对着 Daniel Wigmore 发脾气，因为他在偷看 Ben 的笔记，但是吧，因为一直可怜巴巴的盯着门口，他的笔记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字。

下课铃响了。下一节课就是新闻学。Ben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等不及重游犯罪现场了，去看看现在那里的情形。等他到那儿的时候，Jones 女士站在门外边，学生们在她周围围成了一个半月形。

“谁都不准进，”她宣布。“发生点了事故。我们这节课在 2E6 上课。”

Ben 等着她认出他来，等的很焦心有木有！！她眼睛随意往这边扫了扫，好像是在确定她的学生们是否都到齐了。完全没有认出他的意思，

甚至对他一点儿怀疑都没有。她！完！全！不！知！道！压在他胸口的大石几乎是瞬间就消失，Ben 高兴地简直想立刻大声笑出来。他完全逃过了这次！

他们才刚在临时教室里坐下来，Joans 女士就情绪激动地向他们播报了新闻办所发生的一切。有几个学生似乎对他们的辛苦工作完全被毁掉而觉得难过，但是大部分人都在窃笑。Ben 拿出他全部的注意力全神贯注听着 Jones 女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话，最终确定她对破坏者是谁完全没有一点儿线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使用暗室？”一个明显对摄影有极大兴趣的姑娘问到。

“可能是明天，也有可能是后天。在找到线索之前，警察不希望现场遭到任何破坏。”

才刚刚消失的压力又回来了。Ben 心中的洋洋自得存在的时候甚至还及不上呼吸一次那么短的时间。那时候，Tim 抓住书橱并猛地拉出来的场景在他脑中重现。那个不锈钢把手上肯定留下了指纹一类的东西，他很确定。他自己的指纹肯定也留在灭火器上了。这个要不要紧？不过他们两人应该都没有过犯罪记录。也就是说警察那里不会有他们两人的

指纹记录，应该没有吧？不好，突然，童年的某些模糊记忆涌进他的脑海。有一次妈妈带他去市立图书馆，在那儿有人采集了他的指纹，还给他照了正面照。因为这个，他后来还和 Karen 玩儿过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呢。这都是久远的童年往事了，那时候是为了以防万一发生很糟糕的事情，像是走失一类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能被找到。那时他的指纹肯定是很小的，但是 Ben 知道特征是一定不会变的。

Tim 的指纹也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采集过。他们根本就不是完全没事了。他们只是还没有被抓到而已！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Ben 一直在艰难地思考该怎么办。干脆就烧了学校以毁掉所有的证据算了，呵呵，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干的，”他嘶哑地说，打断了 Jones 夫人正在发作业的动作。

“你说什么？”坐他旁边的一个男孩儿问，不敢相信他听见的。

“是我干的，”Ben 的声音大了点儿，吸引了整个班的注意。“没理由再在警察那儿浪费时间了，全是我干的，是我毁了新闻办公室。”他抬起头对上 Jones 夫人居高临下的目光，就好像他刚刚才说了个不怎么好笑的笑话一样。她居然完全不相信他！

“我他妈的不是在开玩笑！”他大吼。

好嘛，现在她终于注意到他了。他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拽出了教室，他还欠她一个解释。

“你不该改我的诗的，” Ben 以超大的声音说道，希望全学校都知道他那样做的理由。

鸡爪一般的手握在他的手臂上把他拖去了校长办公室，Jones 夫人的难以置信渐渐转变成了怒气，一路上她都在咆哮。他屏蔽了她所有的声音，专注在他自己的计划上。最为重要的是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完全不能提到 Tim 或者是任何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只是想确保自己这么站出来能保护 Tim，千万不能出错。

他的父母被叫来喝茶了。他们到之前，Ben 一直被校长和 Jones 夫人轮番审问。他们来的时候，Ben 已经把自己的故事修饰得完美无缺了。他像是背书一般跟他们陈述了全部细节，没有一点儿懊悔的意思。警察也来了，给他做了笔录，他又第三次重复了他的故事，一再确保和强调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对待。校长看起来对歧视这个事情兴趣缺缺。要是事关种族或者宗教，他的态度肯定要严肃的多。

Ben 被停学了三天，这让他高兴地都笑起来了。开玩笑！能够逃离惩罚三天好不好！当然，他造成的损坏都要赔偿，回家的路上 Ben 一再

向他的爸爸妈妈保证绝对不会让他们出一个子儿的，看起来那让他们宽慰不少。他们一次次地教育他，告诉他应该用言语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暴力。Ben 当然知道这是对的，如果这件事真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他没准儿真的会感到特别羞愧。但是现在，他很享受和 Tim 扮演《雌雄大盗》的戏码。对于自己站出来这件事他也完全不后悔。他做出了牺牲，为他的爱人挡了子弹。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他对 Tim 的感觉的完美解释。

【以防看不懂：Ben 之前不是自问过对 Tim 的感觉到底是怎么的么？】

第十四章 (DoraW)

“是我欠你的。”

Tim 的声音听在耳朵里闷闷的，Ben 不得不更贴紧他的胸膛，惊恐地发现刚才他居然舒服地快睡着了。

“哈？”

“是我欠你的，” Tim 重复，移了一下身子，逼得 Ben 抬起头来注视他。“没出事儿算是个大成功了。我会好好补偿你的，你觉得怎么样？”

Ben 打了个意犹未尽的哈欠，用一只肘撑着身体。“我倒是一直在想一件事。”

“说吧。要是被抓住的是我，我绝对会被爹妈扒皮抛尸。只要你想，不管是什么我都会为你做。”

“我一直在想你的父母，” Ben 犹犹豫豫地说。“我...我想见见他们。”

Tim 嗤了一声，但是当他看到 Ben 突然不笑的时候，他脸上玩味的笑容也消失了。“不是吧你。”

“随便，反正是你说了算。” Ben 把自己摔回床上，仰躺着，“反正你已经写过欠条给我啦。（哦这个是在 winter 里讲的，情人节的时候他们在浴室里 xxoo 了一次，后来 Tim 就给 Ben 许了这个诺说下个星期来我家怎样怎样的）。或者跟你父母吃个晚饭，随你挑。”

“为什么你就一直存着心非要见他们？” Tim 问。“我爹妈也不就那样么，跟别人的爹妈一样的年纪，一样的无聊。”

“可他们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这就是原因。”

“不他们可不是。”

“他们就是！” Ben 坚持。“可能你平常甚至不怎么会跟他们对视，但是是他们抚养你长大，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了解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爹妈可不比你爸妈一样。”【其实我也这么觉得，winter 因为是 Tim 视角么，所以 Tim 的心里活动和他父母的描写很多，感觉其实 Tim 完全就是有人生没人管，no offense！】

“你说我每周溜出来见你几次？” Ben 突然改变了进攻策略。

“我不知道，三次？”

“所以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会在你妈妈检查大门是否锁上的时候跟她撞个满怀，或者是你爸爸出来倒水的时候正好抓到我。要是他们认

出是我还好，要不等待我的就只有枪子儿了吧？”

Tim 沉默了，Ben 留给他时间去想。“好吧，”他最后妥协了，“那就这周末吧，你可以打个招呼说声你好，接着我们就去 Splashtown。”

“晚饭。”Ben 严正抗议。

“那我要怎么说嘛？”

Ben 微笑着享受着胜利的感觉。“你总会有办法的。”

* * * * *

从吃晚饭的想法被提出来到真正促成中间隔了几个星期。Tim 的父母总是各种见朋友，一直不着家，这更让 Tim 问他们邀请朋友来吃晚饭的请求显得愈发奇怪了。终于有一天，Wyman 太太做了特别多吃的，Tim 急吼吼地跟 Ben 打电话让他快来，这样就可以假装他是“不经意地出现在饭点儿然后直接被邀请吃晚饭了”。目前为止，每件事都按照 Ben 的设想在进行。Tim 去开的门，然后他装得尽可能随意提了一句 Ben 能不能留下来一起吃个晚饭什么的。当然他的父母同意了，尽管他们可能对这个提议不是那么热切。Ben 呢，他穿着自己在非正式场合最时髦的衣服，在长桌子 Tim 的对面坐了下来。因为桌子是窄长型的那种，Ben 的脚时不时地会碰到 Tim 的腿，后者总是反射性地收回去自己的大长腿。

Ben 丢给他一个最最最阳光和示意他安心的眼神，然后把注意力全转向 Tim 的爸妈，准备好了火力全开。Wyman 夫人比 Ben 记忆中的还要漂亮。她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一直在桌子边上为晚饭忙忙碌碌，严肃而认真地享受当家庭主妇的感觉。Wyman 先生呢，正襟危坐，在妻子忙碌的时候一直看着她。Tim 英俊的外表大部分都源自 Wyman 先生，但是感谢上帝，Tim 没有继承他那浑身都散发着的禁欲主义气息。你想啊，灰头发，没表情，Wyman 先生可以随时 cos 各种大理石雕像了啊！

一盘 Chile Relleno 被摆在了 Ben 面前。他先是对着那盘菜哇噻哇噻了一阵，然后就开始大赞 Tim 妈妈的慷慨。可以看出来她的嘴唇明显放松下来了，也对 Ben 报以笑意。Wyman 先生还是面无表情，抱着双手从头到尾的打量 Ben。在开始吃东西之前，他带领一家人进行祈祷。Ben 老早就准备过这个了。Tim 已经教了他好多次这个仪式和该说什么话。Ben 以优雅的嗓音跟着 Wyman 一家吟诵着祷告词，就好像他就应该是他们家的一员一样。

吃饭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有话题可聊。Ben 早就为了这个做足了功课。他先是说起了 Wyman 先生的出生地，墨西哥城。在抱着大百科全书啃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已经知道了那座城市被称作宫殿之城（the city of

palace) , 是在 1325 年由 Aztecs 建造的 , 拥有世界上任何其它一个城市都无法睥睨的最多的博物馆。他研究了这些话题 , 声称是为了准备最近历史课上需要的一篇论文。因为这个 , Wyman 夫人显得更加活泼了 , 对他这方面的知识显示了极大的热情。最后 , 他们终于没可避免地谈及了宗教。接近 90% 的墨西哥城人都信奉天主教 , 但是 Ben 乾坤大挪移般的在每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各种不经意地绕开 , 每次都是。接着 , Ben 开始对着 Wyman 先生放大招。这就有点儿难了 , 因为 Ben 选择了橄榄球作为突破口 , 但是对于这个 , 他啥都不造啊 ! 在这个话题上 , Tim 也同样教了他好多 , 从比赛的基本规则到一些细节 , 包括 Wyman 先生最喜欢的球队 the Kansas City Chiefs (堪萨斯酋长队 , 嗯确实是橄榄球) 。要是 Ben 说自己最喜欢这个球队 , 那就太有点儿拍马屁的意思了 , 所以为了安全 , Ben 玩笑似地抨击了几个他们的队员和几场比赛 , 然后又说了点儿 Dallas Cowboys (国家橄榄球联合会) 的好话。跟 Wyman 先生的谈话 Ben 觉得假透了 , 因为他压根儿就对任何体育运动都没一点儿兴趣 , 但是貌似 Wyman 先生没发现。

“我们太高兴了 , 终于见 Tim 往家里带个朋友来了 , ” Wyman 夫人操着一口语法完美但是口音略显猎奇的英语说。 “在我们还在 Kansas

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社交圈子藏着掖着的。”

“哪有藏着掖着，” Tim 反驳。“只是比起来呆在家我更喜欢出去罢了。你明明知道我早就到了可以在朋友家过夜的年龄了。”

要是他们知道 Tim 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都干了啥 哦吼吼吼吼吼，Ben 自己开心地开始脑补……

“你认识他其它的朋友么？他女朋友？” Wyman 问到。

Ben 迅速地拉过餐巾来擦拭以掩饰自己皱眉深思的表情。女朋友？那是谁来着？她的名字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密码一样不好记，应该是诸如 Benita 啦，Benamina 啦，或者就是类似这一类的吧。

“他当然知道 Krista，” Tim 接过话头，都能在 Ben 脑袋上盯出一个洞来了。

Krista Norman，当然啦。“她挺漂亮的，” Ben 只好逼着自己这么说。

“也很受欢迎哦。”他一点儿都不想加这样的描述，但是他不能让这小事毁了这个晚上。

“那么你呢？” Wyman 夫人继续微笑着提问。“向你这样的金发男孩儿一定也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身边吧？”

“嗯，事实上，” Ben 在他感觉到 Tim 的腿在踢他之前赶紧说。他眼都没有顺 Tim 一眼就踢了回去。如果他想一直藏在柜子里，好啊，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 Ben 可不会为了任何人再回去。“我有一个男朋友。” Wyman 夫人微微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好像想表示她听错了，同时 Wyman 先生紧张地清了清喉咙。

“他真的很棒，” Ben 继续，填补了突然出现的寂静。“和我们上同一所学校。”他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讲。他得刻意结束这个话题。要是他试图解释他的男朋友是谁，或者捍卫自己的性向，他们马上就会察觉他的软弱。他想随意地说明这个问题，就好像他刚刚说的只是他自己的瞳色或者他最喜欢的歌一样。接下来就是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如果我能在附近找到一家店也能做这么正宗的墨西哥菜，” Ben 说着，指着离他最近的空盘子，“我肯定天天都去那儿吃饭，其他人肯定也是。真有这样的地方肯定在赚翻了！或许您可以开一家。”

Wyman 夫人接受了他的恭维，但是看上去还是很困惑。Ben 开始问一些关于她职业的是行情，巧妙的转移了她的心思。不出几分钟，那些因为 Ben 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而形成在餐桌上的乌云就像烟一样被吹出了窗子，那顿饭结束的时候，Ben 很确定他已经死死吃定了 Tim 的

父母。当他们像原定计划的一样出去看电影的时候，Tim 的举止有了标志性的变化。由于目睹了关于 gay 的话题并没有让他的父母不知所措外加大脑爆炸，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乐观。在影院的时候他甚至一直紧握着 Ben 的手，他以前可从来不敢这样做，总是紧张地要死。

这件事，Ben 自己感觉，是某种变化的开始。一回到家，他就开始幻想双方家长都接收他们的感情并且出席他们婚礼的场景。他只想跟 Tim 分享这些充满希望的画面，但是他们已经说好了晚上要分开睡。不值得为了这个被抓到，打破才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好感。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甚至 Ben 还来不及往他的碗里倒麦片的时候，Tim 就已经在前门等他了。Ben 带着胜利般的微笑跟他打招呼，但是 Ben 期待的同样的表情并没有出现在 Tim 的脸上。

“他们不想我再见你了。” Tim 直接地陈述，干巴巴的。

“什么？” Ben 自己重复了一遍那个句子，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

“发生了什么？我本以为他们挺喜欢我的？”

“那倒是，Benjamin，但是 Jesus Christ，他们是天主教徒！” Tim 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生怕别人不注意似的，Ben 只好跨出门并关上它。“他们不能仅仅因为你说了什么关于体育或者是地理的有趣的屁话

就忽视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或许他们只是需要时间来——”

“来怎样？为了你把主教叫来改改天主教的规矩？”Tim 怒气冲冲地盯着混凝土的人行道。“我早就告诉过你会发生的事。我告诉过他们会这样。我怎么能这么蠢呢？”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Ben 说，试图说服 Tim 冷静下来，但是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恐慌了。“所以他们不会再邀请我去吃晚饭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我们就像以前那样就好了啊！”

“我们还能么？”Tim 生气地回答。“我们就这样继续鬼混直到他们发现的那天？Jesus！”

“我觉得正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上帝，”Ben 还在试图开玩笑。

“这一点儿都不有趣！从现在开始我爸妈会用不同的眼光看我的。他们会怀疑为什么他们的儿子会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晃！”尽管 Tim 注意到 Ben 震惊的表情，他还是没有停下。“Gee，亲爱的，”他模仿着 Wyman 夫人的声音，“为什么我们的儿子会带一个同性恋男孩来吃晚饭而不是他的女朋友呢？哈！我他妈一点儿都不怀疑！”

“停下，”Ben 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气。

“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Tim 在暴怒着离开前留下这最后一句话。

Ben 想去追他，但不是去取悦他。Ben 想狠狠地把他揍到地上，在某种意义上击败他。然而相反的，他朝他大喊，“再也不要回来了！”进屋之后也一样，他大吼了一通然后回自己房间了，满腔的怒气都化为泪水。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晚上晚些时候，等到割草机和豪华跑车的声音都消停而来之后，Ben 蹑手蹑脚地穿过街道进到 Tim 卧室。什么都没有说，他脱掉自己的全部衣服然后滑进了被子里。他们做爱了，一开始很激烈，像是尽情宣泄着对对方的不满，之后他们慢下来了，动作变得轻柔，满满地都是道歉。

* * * * *

一般情况下在学年只剩四周的时候，Ben 基本都是数着天过日子的，但是这次他和他最好的朋友都忙得脚不沾地，就没时间去想这种事情了。因为 Ben 必须得准备那个被他遗忘了很久的才艺表演了。Allison 有天把 Ben 拽去了 Ronnie 他们那个乐队练习的车库，然后 Ebony 和 Ivory 演奏了他们之前说的他们乐队的那首歌。旋律超棒，但是 Leon 单调低沉的声线不太配这首歌。之后就是 Ben 和 Allison 的天下啦，他们很快就

开始练习二重唱。

与此同时，Tim 的大部分精力都在棒球赛上。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是校队能不能进州赛（state game，我也不知道是翻成州赛还是全国比赛）的关键。Ben 准备到时候在看台上远远地看比赛的，假装成某个职业联盟运动员的‘妻子’或者是某些人的情妇一类的人物，毕竟他俩的关系还是个秘密。

一个星期嗖的一下就没了，Ben 和 Tim 整个星期都没有时间见面。周六晚上的时候，Tim 打完比赛，Ben 也和 Allison 练习完歌之后，他们约好在两人家中间的地方碰头。因为 Wyman 家在开 party，而且在 Bentley 家里他俩再也没有一点儿私人空间了，所以他们决定享受一下温暖的夏日夜晚。空气里满满的都是春去夏至的火热气氛，蝉儿不知疲倦地在树梢吟唱着单调的夏日颂，Ben 就靠在树下等着 Tim。

就这时，Ben 意识到，他们快要有一个一周年纪念日了诶。几乎就在一年前，Ben 第一次在 Tim 绕着一个小湖跑步的时候看到他。自从那时，都过了这么久了啊，他们两个人也已经走了这么久，到达这种程度了啊。Tim 从 Ben 的手枪幻想对象变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他禁不住去想他们以后能走多远。是两个星期后的学年舞会？大学？还是

拥有自己的房子，步入婚姻殿堂，有了可爱的孩子？

来自过去的脚步声似乎变成了真的。他转过头，看见 Tim 跑过来。在那一瞬间，Ben 觉得过去的这一年都只是他的南柯一梦，直到 Tim 过来拉他起来吻了上来，打破了他的小小魔咒。

“妈的，我已经硬的不行了！” Tim 大大咧着嘴。

“比赛不错啊？” Ben 问。

“超棒的！”之后散步的时候 Tim 一直在给 Ben 讲细节。Ben 不时点点头，还能给些靠谱的点评，即使他对于整个棒球赛的规则还不是完全清楚。

“想在这儿坐一会儿么？” Ben 问得充满暗示，踢了踢一堆碳化的木头，之前那里是长椅来着，但是最近发生了几起小的纵火事件。虽然没有谁家的房子被烧掉，但是有可能再次发生纵火案还是让附近的居民很恐慌。

“我觉着游乐场还能用，” Tim 建议，“你会荡秋千么？（秋千 swing，原文 Are you a swinger? 我查了一下 swinger 还有乱搞的人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在这里 Tim 是不是在取消 Ben 比较浪？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只是猜测，大家看我纯良的眼！！OvO）”

“你最清楚啦，Baby！”

他们朝着秋千的方向走去，Tim 抓住了 Ben，带着他转了个圈，面对着。他往前进了一些，把自己压向 Ben。他裤子里的那个硬硬的东西让他的企图一览无余。

“别在这儿！” Ben 抗议。“万一被小孩子看到了！”

“这儿就只有我们，” Tim 喃喃。“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在家呢，信不信他们的眼睛现在正粘到电视机上抠都抠不下来。”

这倒是差不多。Ben 不止一次在晚上花几个小时在附近散步，连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而且基于母亲的天性，这样黑漆漆的郊区小路绝对是自家孩子的禁区。人们总是想象抢劫犯和强奸犯会等在这种废弃的公园里等着犯点啥事儿，但是要是这样，他们估计等到站成化石都等不来一个可犯罪对象。

他让 Tim 把他压在游乐场的的一个木质结构建筑上，他们的嘴唇黏在一起，互相摸索着对方的裤子。Ben 先成功了，他和 Tim 换了个位置然后他跪了下去。在他动作的时候，他听到 Tim 的声音逐渐弥散在夜晚的空气中，他自己的心情很是复杂，急迫的欲望和内心的平静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平衡。

“俺们是警察！”

“别动！”

Ben 的眼睛因为这陌生的声音而猛地张开，对着明亮的光的方向瑟缩了一下。他感觉到 Tim 猛地推开他，他挣扎了一下，看见了两条手电光正照着他们的方向。

“跑！” Tim 喊道。

Tim 慌忙扣上自己的短裤消失在了夜色里，Ben 终于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他试图跟上 Tim，一个警察对着他大声地抗议了一句。在下一分钟，他耳朵里唯一的声音就只剩下自己砰砰的心跳了，浓重的夜色被手电光撕开成好几块。他追上 Tim，紧紧跟着他，直到他们眼前出现了两条岔路。

“分开跑！” Tim 朝他嘶嘶低声说，然后径直消失在了左边那条道上。

Ben 走了右边的，考虑着要不要潜行进灌木里趴下来，然后他就猛地撞在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上。撞击把 Ben 摔在了地上，有什么噪声从人行道那边传来，但是 Ben 没有时间去辨认了。此时此刻他还是更关心怎么溜掉，因为后面警察的手电光已经锁定他了。

警察们明显看见他了，比刚才更多的声音传来，这让 Ben 不得不加

快了脚步。跑过的时候他就着手电的光瞟了一眼，正对上 Daniel Wigmore 困惑的双眼，后者被撞倒，半斜在人行道上。Ben 觉得自己的心沉到了谷底，他都能想象到他们彼此脸上的震惊了。

接着 Ben 又开始跑，这次他在灌木中穿行，树枝啪啪地打着他的手，他只好一路抬高双手来避免。最后他跳进一家他认识的房子的后院，允许自己停下来大口喘气拼命呼吸着空气，他不能就这么跑回家。当他最终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迫使自己冷静地走进去，若无其事地进入自己的房间。为了保持正常，他觉得自己的肺都要烧起来了，等进去房间，他能做的就只有大口喘气了。

他关了灯然后从窗子看向外面，但是他期望看见什么呢？警车？带搜索灯的直升机？他怀疑现在是不是给 Tim 打电话确定他是否安全的好时机。要是警察正在那里跟他的父母说话怎么办？现在打过去就是铁证如山了。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诅咒着他们刚做下的蠢事。警察到底看见了多少？他们发现 Daniel Wigmore 了没有？或许他们会把他当成罪犯，那倒是再好不过了。当然啦，Daniel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卖 Ben，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Ben 总共看了 20 几次窗外，直到他看见一辆巡逻车开进了邻居的车

道。他执拗地走下楼梯到前门那里从那里往外看。巡逻车已经停在他们的车道上了。犹豫不决最终还是给孤注一掷让了道儿。他溜出房子，滑开玻璃门，从后院逃了出去，开始跑。

考虑到他们见面的那片灌木那儿可能还有警察，他从一户邻居的后院横穿过去，绕了好大一圈去 Tim 家。Ben 现在就想径直接门铃进去或者是直接用他有的钥匙，但是他知道这种糟糕的主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窗子里能看到不少大人的声影，他们在喝酒或者是大笑，完全沉浸在围绕在周围的戏曲性气氛里。谢天谢地，后院是空的，Tim 的房间亮着灯。Ben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扔上去，直到看到房间里的灯灭了。接着就是等了。

到达后院的时候，Tim 的眼睛里满是惊恐。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抓住 Ben 的胳膊领着他去了房子另一边。

“他们抓住你了吗？”

“没。好吧，其实是有啦，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我家。”

“妈的！”Tim 伸长脖子去看自己家的车道。

“别担心。他们只是——”

“别担心？”Tim 难以置信地重复。“那群他妈的警察在我们干上的

时候抓到了咱们！”

Ben 叹了口气，试图找到合适的词来反驳现在的这个情况。“他们完全没看见你！他们只看见了我，因为我撞到了 Daniel Wigmore。”

“谁？”

“学校里的一个家伙。”

Tim 的眼睛看起来更恐慌了。“有人看见咱们了？”

“不是的！”

“你怎么会知道？”

“他离得太远了，我不知道！”

“是，你是不知道。” Tim 怒吼。“你根本不知道现在你爸妈在对警察说什么。他们以为你今晚是和谁在一起？”

Ben 拒绝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选择以冰一样沉默回应 Tim 的怒视。

“听着，我会告诉他们我那时候正在给 Daniel 吹，”最后他只能这么建议，“就这么解决了啊。”【我还是觉得 Ben 有点儿太委屈了】

“他们看见我了，” Tim 强调，他的声音都变了调。“我们完了！”

“不，我们没有。” Ben 伸出手，想要触摸 Tim，想要抚平他的心情，修补那条他感觉到已经出现在他们之间的鸿沟。

“哦，我们就是完了，” Tim 说，把他推开。“每件事都完了。Jesus，我都让你对我做了什么啊？”

“对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不是选择，你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我。”

“离我远点儿。” Tim 推开他，试图走开，但是 Ben 抓住了他的手臂把他拉回来。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 Ben 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紧紧拉着 Tim。“你不能仅仅只是把我推开然后期望着——”

“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Tim 大喊，拉开他的胳膊，在 Ben 试图靠近的时候把他推远。他的脸因为怒气而扭曲着，但是他的眼睛里有眼泪在滑落。“都结束了，回家去吧。”

Ben 试着再一次靠近他，但是这一次 Tim 推得如此用力，以至于 Ben 直接摔在了地上。Tim 从高处看着他，他银灰色的眼睛湿润了，怒气，不情愿和害怕——清晰可见，最后它们合上了，然后他走了。Ben 就这么注视着他生命里发生过的最好的事，遇到的最好的那个人就这么融入黑沉沉的夜色里，最终消失在转角处。他只是躺在草地上，听着房子里传来的模糊笑声和碰杯声，十分惊奇地想着他的世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

时间里就分崩离析。

第十五章 (flysex)

接下来的一周在难熬的等待中度过，Ben 一直尝试说服自己这只是另一场吵架而已。Tim 会冷静下来，最终再次感受到安全感，最终会回到他的怀抱的。他需要的只是一点空间，这是 Ben 的脑子里想的，但是他的心却告诉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看法。

当 Tim 第二周还没有回 Ben 电话，Ben 决定给 Tim 写一封信。他强调警察不会找他任何麻烦。Ben 的爸爸为他打了掩护，声称 Ben 和他姐姐那天晚上出去逛街了。Bentley 先生又不是傻瓜。他明白如果让警察把他儿子带走会有多大的代价和多不方便。Ben 的父母并不是支持 Ben 这么做，但是，他们自己心中仍然有一杆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那晚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传到学校去。

Daniel Wigmore 异乎寻常的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他毫无疑问向警察透露过 Ben 的名字，但是他似乎无意在学校散布这事。最有可能的是他担心有人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警方那晚在抓一个纵火犯，Ben 和 Tim 在干嘛是显而易见的，但 Daniel 在哪里做什么？Ben 可以发誓，那晚在

路上听到了塑料打火机的声音，但是 Daniel 的沉默更进一步的证明了他有问题。

还有两周就要年底了，而 Tim 显然没有意向回应他。这下就剩下一个办法了，晚上偷偷摸摸溜到 Tim 家，溜到 Tim 的床上。Ben 最后否定了这个想法。那种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感觉恶心坏了。其他任何情侣都是笑着被警察抓到的，至少是两个人一起遇到了这种麻烦。为什么 Ben 非得道歉？为什么非得通过上床才能和 Tim 说话？那不是真的爱的方式，对么？“Ronnie 改了歌词” Allison 把一张纸条塞到了 Ben 的手里。

“啥？！明天就是才艺展示了！”

“我知道，但是他就改了一点点，你看一下就好。”

Ben 草草浏览一遍新的歌词。

“但愿你没疯，” Allison 说，“我告诉他这只能拉低这首歌的水准，元芳你怎么看？”

Ben 看上去似乎下定了决心，“如果他们愿意弹奏它，我就唱！”

他们用晚上的时间在练习新的歌词，Ben 的情绪随着他唱着的每一句歌词波动着。他们把 Ben 载到学校的一路上，Ben 一直被把这歌唱给

整个学校的主意纠缠着。体育馆那扇通常把男男女女分开的折叠墙已经被收起来了。看台被搬到了另一面的墙边，紧贴着座椅。学生们被塞进每一寸可利用的空间，看台似乎在呻吟，地板上躺满了“尸体”。Ben 觉得他要昏倒了。幸运的是他们不是第一个上台的。啦啦队表演了最新、最可怕的流行歌曲舞蹈。乐队的孩子玩弄着各种乐器，其中一些比其他人吹奏的似乎更成功些，而那一丁点的合唱团的学生则试图对着喋喋不休的人群认真唱歌。然后还有戏剧班的学生，他们表演了一些小场景的短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穿着像 Mario and Luigi 的家伙，表演不停发出放屁声的视频游戏的主题曲，然后互相用大型充气棍殴打对方，貌似这特别受大家欢迎。

终于轮到他们了，Ebony 和 Ivory 在台上调试他们的乐器，这时 Ben 的勇气终于回来了。不管学校里的人对他将要唱的歌有什么看法，他有他的朋友陪伴着他。Allison，当然，还有 Ronnie，那个一直支持他的，创作歌词的人。Leon 对 Ben 一直都很友善，甚至鼓手也是他认识的。Craig 冲着 Ben 笑了笑，帅气的耍弄了一番鼓槌。

Ben 转身朝向了观众席，朝向了一群陌生人，但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

Ronnie 奏响了第一个和弦，歌曲开始了。仪器的响声足以淹没嘈杂的交流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迫听他们唱歌。就在第一排，Ben 看到了他。被他那一群虚伪的朋友们环绕着。Ben 和 Allison 唱歌的时机不能再完美了。

"I spotted you, cresting wave upon a distant sea, a moon of perfect splendor set high above the trees."【我看见了你，背景是一片遥远的大海，月亮的光辉洒在树上】

Tim 的眼睛迷离了，仿佛回到了他和 Ben 单独出去玩耍的日子。但 Ben 和 Allison 的歌声和舞蹈又把他带回来现实世界。

"Hopeless I pursued, hungry shadow chasing light, You ran, I stumbled, until somehow we took flight."【我无望的渴求，饥饿的影子追逐着月光，你奔跑，我跌跌撞撞的的追着，直到不知怎么的，我们飞了起来】

Ben 和 Allison 转身看向对方，他看得出她已经发现了 Tim。她用眼神询问他是否安好，Ben 肯定的点头了。

"So proud to be near you, I found warmth Beneath your wing ,But you only covered me so they couldn' t see a thing."【在你身旁让我多么自

豪，在你的羽翼下我感到了温暖，但你只是把我遮掩好不让他们发现】

Allison 和 Ben 退到了舞台后方，Ronnie 和 Leon 大步的走向前，使劲的弹奏着乐器，仿佛要撕毁整个舞台。他们抓住了大部分观众的眼球，音乐大声到他们没法交流了。Ben 的视线扫向人群，寻觅着直到他发现了 Tim。

“把它唱完。” Allison 在 Ben 的耳边喊道。

为什么不呢？当他们再一次走向台前，Ben 张开了歌喉。

“All those traits I dreamed were you, I found inside of me, The bravery and beauty, that you’ re too blind to see.” 【我梦见的总是你，我发现，我心底的勇气和美丽，那些你太盲目以至于看不见的东西】

Tim 避开了 Ben 的目光，看上去好像他要走开了。但他挪不动脚步。也许只是不想表现的太明显，也许是要听听 Ben 不得不说的那些话。无论如何，他走不开。

“The wave I once knew has crashed, wet thunder come undone, The hollow light of your moon, glitter stolen from the sun.” 【我曾知晓的心潮已经崩溃，潮湿的雷鸣渐渐消退，你那空灵的月光，那从太阳那偷来的光芒】

Ben 察觉 Allison 的手搭在他的肩上，他懂得。最后一节是他的独唱。她让 Ben 独自唱完它。那一刻，Ben 确信哪里只有他和 Tim 两个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后的两个灵魂。Ben 仍然爱着他，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受了伤。

“There’ s a coward and a fool, and both of them are you, My heart is cracked and broken, but yours is frozen through.”【有一个懦夫和一个傻瓜，他们都是你，我的心已经被你扯裂折断，但你的心早已冻住了】

歌曲结束了，成千上万的思绪在同时在人们脑子里闪现。

有一些掌声，尽管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能继续聊天了，但掌声已经足够到 Allison 冲到 Ben 的身旁，拉起他的手，举了起来。那一刻，他暂时忘了 Tim，他们一起鞠躬，然后默默离场了。

Ben 没有回头看，他不愿意追寻一个活在谎言里的人。舞台的一侧，一群老师做着笔记，他们是评委。Hughes 女士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眼神和 Ben 交汇了一下，她似乎懂了。爱不是用来藏起来的，生命太短了，没有时间用来否定自己。（ too short for shame ）

才艺比赛他们拿了第二名，第一名被拉拉队偷走了。Ben 和 Allison 很开心他们至少超过了 fartio 兄弟，他们欣然接受了 50 美元的礼券准备

周末去买夏天的衣服。

舞会之后的一个星期。Allison 和 Ronnie 去那边购物了，Ben 一点也不惊讶 Allison 告诉他她在那边碰到了 Tim 和 Krista Norman。他尝试着放手，毕竟他晚上还有个约会呢。虽然他没有去一个真正的舞会，但是他和 Evan 下班后还是到外面吃了顿饭，直到 Evan 送他回家的时候笨拙地亲了一下 Ben 之后，这一切似乎是个真正的约会了。

Ben 为这一举动乱了思绪，Evan 确实很有吸引力，又很有趣，尽管他有点娘。如果 Ben 是在一年前认识他，他可能还会有追他的冲动。可是现在，每次他和 Evan 待在一起他总会忍不住的神游想到 Tim。当他们手挽着手第二次约会去看电影，Ben 不禁比较起 Tim 和 Evan 的手哪个更有感觉。

他有些质疑他的选择，Evan 还没出柜，至少在学校是这样的。跟爸妈也没出柜，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接受他自己的性取向。但这对 Ben 而言仍是不够的，但当学期结束，没有 Tim 的夏天似乎比以往的要空虚两倍多，Ben 发现他自己越来越经常在工作之余和 Evan 出去了。

在六月中旬，他们第一次睡在了一起。这和他之前跟 Tim 睡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是太大的问题，但缺乏感情基础使得 Ben 觉得

他们只是走走过场。性仍然感觉很好，但是没有爱，这不过是辅助自慰罢了。他和 Evan 第二天分手了。Evan 说，他知道他只是个备胎，Ben 没法反驳他。事实上，他觉得他现在仍没法忘了 Tim。

本第二周辞去了 Zounders 的工作，没有和 Evan 说声再见就离开了。

几周后，他在相同的购物中心的冻酸奶店找了一份新工作。沉闷而简单的工作让他自由的思考，无论想到好的还是坏的。运气好的时候 Allison 回来陪他，糟糕的时候就老是下雨。这些时候，Ben 就会比正常时间早很多关了店离开工作的地方。

一个雨天，他锁了门。他决定沿着蜿蜒的自行车道步行回家。脑海里呈现出他了他想象的生活，上完他们的课程，上班买房子，安安心心过日子。突然他的白日梦被一个粗鲁又熟悉的声音惊醒了。

“瞧，这不是那个乡巴佬同性恋吗？”

Ben 抬头发现原来是 Bryce Hunter。他身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 Ben 从来没见过的。他的心沉了下去，另一个是 Tim。

“你在这里干嘛？” Bryce 堵住了 Ben 的路，嘲笑道，“想找个 JB 吸？”

“就算你把你那讨人厌的女友甩了” Ben 反驳道，“我对你也一点兴

趣也没有。”

Bryce 死死地抓起 Ben 那令人尴尬的绿色 polo 工作衫。“你说什么？！”他把 Ben 拉的更近了些吼道。

“放过他吧。” Tim 说着把另一个人推了过去。

“他管我女朋友叫荡妇！”

“准确的说，我说的是 skanky【衣衫不整】” Ben 纠正道，没在学校的时候还会碰到这么一个无知的灵长类动物真的很让人不爽，“她也是个脑残的势利小人，不过我想这是你和她维系关系的纽带，不是么？”

Bryce 撩起袖子挥动胳膊，就在拳头要打到 Ben 的脸之前，Tim 把他们拉开了。

“搞毛啊？！”

“别管他啦” Tim 说，“走吧。”

Tim 很强壮，可 Bryce 就像是牛生的。他毫无压力的把 Tim 推开了，被否定的愤怒让他比平常危险了两倍。他一拳打在了 Ben 的脸上，让他像个布娃娃一样跌倒了。光在 Ben 眼前一闪而过，他被打了，接着他就试图逃离这个地方。他用手肘撑着自已以免自已因为头晕而滑倒。深呼

吸，他有些惊讶被打倒后没有被接着拳打脚踢。

打架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向后看去，看到 Tim 和 Bryce 扭打在一起。Tim 的鼻子在流血，但是他面对着这么一头猛犸表现的很好，他一拳打中了 Bryce 的右眼，痛苦的呻吟伴着砸向地上的一团肉球传来，Tim 像一只猛虎一样在战斗。

“离开我堂兄！”另一个人边喊边挥拳。

Tim 没法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腹背受敌。

Ben 没有犹豫，飞速跑向 Bryce 的表亲。Ben 撞向他，他绊了一下，可是很快就恢复过来，转向 Ben 再次把他撞倒在地。这这次没有一脸茫然，就是一记断子绝孙脚。趁着他吃痛的机会，Ben 利用临时的优势，拳打，脚踢，尖叫……用出了所有他打架的功夫。直到他的肾上腺素如潮水一般消退，他发现自己和 Tim 两个人站着呻吟着。

“跑！”当 Tim 发现他们两个有起身的迹象 Tim 喊到。

他们本能地朝着自己家跑去。当临近家的时候，Ben 才吃惊的发现 Tim 带着他们跑向的不是他自己的房子，而是 Ben 的。他们站在车道上，气喘吁吁，呼吸之前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看上去可怕极了，浑身

是血，红肿和淤青。

“谢谢！” Ben 喘着气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和你的大嘴巴。” Tim 笑着说，摇了摇头。

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一切似乎又变得美好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想进来吗？” Ben 问道。

Tim 开始点头，他的眼睛微微眯着笑着默许这，可突然似乎什么就卡壳了。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目光是那么的触不可及。“再见，Benjamin！”

Ben 看着他离去，这次，他知道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留住他了。

还有这么一种极其微小的希望，搞得 Ben 夜不能寐，但仍然低声的对他讲，鼓励他去试一试。当语言失去了作用，只有行动才有用了。在7月一个潮湿的夜晚，Ben 决定了，因为他受够了。他一直盯着时钟上的红色 LED 照明灯无法入眠。他厌倦了诱惑，甩开了床单，穿好衣服后拿起了那把钥匙。他走向了那条走过了多少个夜晚的熟悉的小路，那条他闭着眼睛都可以走的路。

他试图不顾喷涌而出的恐惧感使用那把钥匙。两个月都过去了，这

还有用么？现在有一个报警系统了么？小声的磕磕声只会让他更焦虑，如果那把钥匙不能用，他可能会好些。现在，有那么多他要面对。

月光透过窗户倒在 Tim 的房间里，Ben 无视了床上的身影，走到窗前，他抬头看了看月亮，默默地祈祷，祈祷他有足够的勇气在一切都土崩瓦解之后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后院。Ben 听着 Tim 的呼吸声，直到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坐在了 Tim 的床角。

他研究了一会 Tim 肩膀的曲线，随着那曲线看到那压着白床单的被太阳晒黑的胳膊。Ben 的心在滴血，此时他只想伸出手去触摸他的肌肤，钻进床单里面，然后用双臂紧紧的抱紧他。他们会永远就这么抱在一起，就算世界崩塌的劫灰把他们耳朵身躯覆盖，也再没有谁能把他们分开。

【Together they would lay for all eternity, the world crumbling to dust around them, so that nothing could ever stand in their way again.】

Ben 在 Tim 翻身的时候站了起来，Tim 的脸掩盖在了阴影里，但他看到的一切已经足够到让他泪崩，他从里到外是如此的帅气，如此的美丽。Ben 俯下身去，把他的嘴唇尽可能的贴近 Tim，但他没有亲吻他。

然后 Ben 走开了，他把 Tim 给的钥匙挂在门把手上，离开了房间。关门时他最后一次瞥了一眼床，看到照在 Tim 身上的月光和他睁开的双

眼。Ben 没有犹豫也没停滞，月亮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他足够强大到
关上门，走出黑暗，走向那空荡的院子，走进孤独的夜色里。

第二部分

第十六章 (micrian)

芝加哥，1999 年

下雪。那种到处都是冰冻，刺眼，让人手指麻木的大雪。Ben 有过德州出现这样天气的期望吗？当 Ben 艰难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的牛仔裤下面的 5 英尺都因此而湿透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明显给了 Ben 错误的信息。当然了，刚开始下雪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但那仅仅是开始。就像蜜月期。没过多久芝加哥臭名昭著的交通状况就把一切变成肮脏灰色的泥浆状。

咖啡店里暖洋洋的光线透过窗户，暗示着温暖和干燥。Ben 对咖啡从来就没有特别的品味，但那里肯定还有其他的饮料是 Ben 可以喝的。那些你可以自己选择口味的意大利苏打水或者一杯热可可。他在路边停顿了一下，还是继续前往他的公寓。他和 Mason 有个约会。

当然这是 Mason 的不对导致他已经迟到了。凭借有限的经费在圣诞

节最后一刻的血拼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但就算是担心迟到也是愚蠢的。Mason “患有” 慢性迟到综合症，总会迟到至少一个小时。那就是为什么 Ben 想买个袋表。虽然三年前这个计谋已经被 Ben 的老妈否定掉了，但 Ben 还是觉得这个主意挺诱人的。表是纯银的，符合 Ben 的品味，而且还没有雕刻过。就算圣诞节转眼就要到了，Ben 还是觉得他和 Mason 应该不会继续在一起了。

Ben 和 Mason 在一起的 20 多天里，Mason 已经换了 3 份工作。当 Ben 一开始遇见他的时候，Mason 是 Mertyl's 里一个闷骚的招待，一间偏僻的拉拉酒吧。Ben 在看到 Mason 第一眼的时候就被他那种坏男孩的样子给吸引住了。染过的头发，身体上的穿孔以及糟糕的纹身，这一切跟校园里那些漂亮的预科生或者那种精致的艺术品样的男生形成强烈的反差。大部分的学生都至少有一个这些反叛的元素，但 Mason 有种让人感觉真切的颓废样。

由于柜台有钱被偷了的谣言，Mason 在酒吧的工作意外地结束了。Mason 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建筑工地，这很适合 Mason 那健壮的肌肉，但这份工作仅持续了 2 天。Ben 一直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怀疑一场涉及到毒品的马拉松式的狂欢派对和这有关。现在

Mason 在一家唱片店打工。至少前几天 Ben 和他碰面时他还在那里。

感激任何聆听了他祷告的神灵，Ben 匆忙走进有一丁点暖气的公寓楼。把这里称呼为公寓简直是可笑的，因为这狭小的住处都无法称作宿舍，而恶劣的房东很清楚这一点。除了一些年老的和怪人，这栋房子的 10 个单元都住着那些不想住校的学生。刚开始住在校外的概念对 Ben 来说感觉好成人，但现实是这里离有魅力还差得很远很远。

Ben 咬着他的手套把手伸了出来。他艰难的用麻木的手指找到了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一股香烟的味道扑面而来。Mason 在这里。Ben 喊了一声，看着昏暗的房间，有些困惑。难道 Mason 在睡觉？

Ben 走到刚好能容下一张沙发的客厅，打开灯。在 2 秒的延迟后，灯亮了，Ben 立即注意到空荡的角落。一会儿 Ben 就意识到他那 22 英寸的电视不见了。Ben 突然感到背脊发凉。他被打劫了！这想法还不可怕。而盗贼有可能还藏在公寓里才是最可怕的。

Ben 立即走到衣柜大小的厨房拿起了他唯一的一把大刀。就像拿着一个盗贼探测器，Ben 扫过了整个公寓。考虑到公寓的大小，这根本就没有花多长时间。无论谁在这里过，他已经带着 Ben 的电视跟音箱离开

了。而冰箱里 Ben 早些时候央求朋友买的半打啤酒也随之不见了。

Ben 没有必要去扮福尔摩斯去检查烟灰缸里的烟屁股，但他还是照做了。那个熟悉的牌子再三强调了这是 Mason 干的，尽管 Ben 早已怀疑这是 Mason 的杰作了！

哎，Ben 沉思，少一份礼物去准备了。

Ben 躺到沙发上，太沮丧了连外套都懒得脱。但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被偷的电视和音箱 Ben 可以不在意。但在这个假日里要一个人过才是最糟糕的。然而，圣诞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可能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爱上其他人。

Ben 终于注意到一直闪烁的红点。还好 Mason 没有把他的答录机偷走。天哪，可能是他醉了以后打电话过来抱歉的。Ben 没有继续想下去，他站起来戳了一下答录机，一声嘀后留言响了起来。

“Ben？” 声音听起来很紧张，“是我。”

Allison？她的声音是那么不同以至于 Ben 几乎都没有认出来。肯定出事了。

“我爸，他...” 有些抽泣，声音轻的就像来自肺腑。“请回我电话。我爱你。”

答录机又嘀的一声，示意着留言结束了。Ben 立刻拿起电话拨了 Allison 在奥斯汀的宿舍号码。就在他要本能地挂掉电话拨打那个刻在他心底的号码，那个在他们一起长大时他时常拨打的号码前。在两声响后，电话通了，Allison 拿起了电话。

“Allison？怎么了？”

“他死了，Ben。” Allison 崩溃了，Ben 一直试图安慰她直到她又恢复了平静。“我爸。” 她终于说出了口，“他死了。”

* * * * *

说服他的父母给他买回家的机票并没有难处。况且他们一直央求他回家过圣诞，而那时他拒绝了。Ben 很期待一个人在芝加哥和他的男朋友度过这个假期。

前男友，Ben 在心里纠正道。

Ben 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张平安夜的机票，可能花了很大一笔钱。唯一有空位的航班是在半夜。由于只有不到 20 个乘客，飞机按时起飞了。

Ben 的座位是在紧急出口的那一排，尽管不是头等舱，那这排座位前面还是有更多的空间。再加上他旁边的座位是空着的。Ben 没多久就

伸开准备睡觉了，而在这之前，Ben 透过窗户看了一眼这个在过去

的一年半里被他称作家的城市。

当气压变化的时候 Ben 抖动了一下，暗示着飞机已经开始降落了。他很不舒服地移动了一下，口袋里的手表压着他的屁股很疼。他有些后悔带着它了。那块表时刻在提醒着他那失败的爱情。然后这只能怪他自己那糟糕的品味。自从上大学以来，他遇到了很多正常的对他有兴趣的男生。但这些关系都只持续了几周时间，而同时 Ben 一直对那些不可及的直男们有着很强的兴趣。甚至有一次在暗恋上一个和他约会的男生的哥哥后他和这个男生提出了分手。

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了 Ben 苦涩的感觉，让他想起了高中的时光。他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才逃离了那样的环境，那里几乎所有他想要的男生都是直的或者还没出柜的。而在大学里出柜了的学生一大把，但 Ben 还是被那些不可及的所吸引，Ben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害怕承诺还是对直男的迷恋？可能都不是。他最想要的就是一段长期而严肃的爱情。也可能他独特的品味没有办法满足任何人，不管是直的还是弯的。

也可能他还想念着 Tim。Ben 望着窗外橘黄色的城市之光，脑海里千万遍想着 Tim 现在怎么样了。自从那个夏天他们分手后，Tim 就消失了。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因为 Tim 的车经常停在家外。但 Ben 再也没有

看到 Tim 外出跑步或者在学校里撞见他。他肯定转到隔壁区的学校了，或者私人学校。

“葬礼，是吧？”

Ben 缓过神来，看到一个空少坐在紧急出口的旁边。约莫 25 岁的样子，瘦瘦的，加上高高的颧骨，那种模特特有的样子。他脏脏的金发两边短顶部中等长度，加上一点发蜡使头发竖着。连同他的航空制服总体看来是很迷人精悍的。

“对不起？”Ben 询问道。

“你是因为葬礼才飞回去的，”他用那愉悦低沉的嗓音答道

Ben 有些吃惊，“嗯，是的。你怎么知道？”

乘务员一只手撑着下巴，大拇指按着他的脸颊，“你看起来很难过。在飞机上人们从来都不会看起来这样，除非是因为葬礼的缘故。”

Ben 感到一丝的内疚。他一直在回忆他失败的爱情。而他应该想着 Allison，以及她所经历的。

“当然了，”乘务员继续说道，“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由于要离开他们的父母而难过，但一般到飞机降落的时候都平静下来了。”

“嗯，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Ben 有些不耐烦地答道。想到这个

陌生人要窥探他的隐私 Ben 有些恼怒了。” 不仅仅是葬礼，我的男朋友昨天洗劫了我，因此变成前男友了。”

“难怪，双重打击。给，我请客。”

乘务员伸进口袋掏出两瓶迷你伏特加，“我叫 Jace，顺便说一下。”
他说道，同时把伏特加扔给 Ben。

“你胸牌上写着 Jason，” Ben 指着。

“我知道，” Jace 拿起他的胸牌让 Ben 能够看的更加清楚。

“这是不是很卑鄙？我告诉他们我想写上 Jace，但那不是我法律上的名字。不管怎么，他们从哪里买这个的？是不是有个商店在卖这些？那倒是挺酷的，我可以买一个给我自己。”

Ben 笑了起来，同时向 Jace 介绍了自己。

“这也不会是你法律上的名字，” Jace 答道，“一定是 Benjamin？”

“Ben 而已，” 他干脆地答道。Ben 再也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全名。

“嗯，至少很精炼，只有 3 个字母。”

Ben 低头看着那两瓶迷你伏特加，“要不要一起？”他问道，同时递给 Jace 一瓶。

“不不，我们执勤时禁止喝酒，” Jace 解释道，“而且我一般也不喝

酒，我拿着是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囤起来。”

“圣诞节当天有航班吗？” Ben 问，希望继续他们的谈话。

“哦，有的。” Jace 带着愤怒的表情答道，“没有一天航空公司是停飞的。”

“那很糟糕吧！”

“是这样，但今年我骗了他们所以圣诞节我不需要飞。” Jace 停顿了一下忧伤地看着窗外，“再次回家的感觉会很好。”

“所以你住在休斯顿？”

“对，你呢？”

Ben 摇摇头，“芝加哥。”

“太糟了。” Jace 尽量随意地说道，但这两个词还是像闪电一样击中了 Ben。

“我可能会在这里待几个星期。” Ben 着急的纠正道。

Jace 扬起眉微笑起来。他没有回答。相反他看起来满怀期待地。“你直到，”他终于开口，“有个很严格的公司规定禁止约乘客出去约会。

“哦。”

“但没有说你不能约我出去。”

Jace 和 Ben 都露齿而笑。

* * * * *

圣诞节来了又走，但 Ben 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整天都在安慰 Allison，她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除了没有来参加葬礼的住在科罗拉多的一个伯母和几个堂兄弟。

在和 Allison 哭泣间隙的交谈中，Ben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邻居看见 Cross 先生倒在车道上，他没有打电话叫救护车而是警察。Allison 的爸爸一个月前曾被发现醉倒在街道上，所以邻居简单地以为他又喝醉了。当警察到达时，Cross 先生由于心脏病发作面临很大的危险。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去世了。

当他们一起坐在 Allison 小时候的客厅时，“他从来都没有变好过，” Allison 向 Ben 吐露道，“他总是喝太多的酒，在我去上大学以后变得更加糟糕了。”

“至少他对你的脾气好多了，” Ben 说

Allison 摇了摇头

Ben 从沙发上站起来，“你是说没有？”

“没有，” Allison 确认道，“呃，有的，显然，一方面我后来又可以

和你在一起了，但他还是会发怒，变得很偏执，特别是当他喝醉了的时候。甚至又一次他咬定你在勒索他。”

“我是有那么一点，” Ben 承认。“我威胁他如果他再打我的话我就告人们他在骚扰我。他后来没有再打你是吧？”

Allison 摇头的同时转向了另一个方向。Ben 在想 Allison 到底有没有告诉他真相，但他料到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至少不是现在。人们会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去原谅逝去的人。

第二天 Ben 按顺序解决着一长串事务，首先从殡仪馆开始。Allison 决定执行火葬并且不安排追悼会。Cross 先生没有多少的亲戚从来不社交，就算开追悼会也可能就 Allison 和 Ben 两个人。

接下来他们在 Cross 先生的办公室翻阅所有的文件，寻找遗嘱。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快付完的房屋抵押贷款，以及一份可以付清贷款的人寿保险，还能留下一笔钱给 Allison。他们还不清楚银行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剩下或者他有没有留下任何信用卡账单，但 Ben 计划明天再电脑里去寻找这些信息。忙完这些事情已经到夜晚了。整个过程累坏了 Allison。

等到 Allison 睡去以后，Ben 从口袋里掏出了 Jace 的号码。在 Allison 失去亲人的时候约会让他感到一丝的内疚，但当 Ben 拨通号码时那些情

绪就被紧张感所代替。一个女人接了电话。

“你好？”

“呃，你好，请问 Jace 在吗？”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坚定地问道，“你是？”

不会有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就在 Ben 准备挂掉的时候，Ben 听到了沙沙的响声，然后一阵女人的笑声。

“傻瓜！”Jace 的声音从听筒的那头传了过来，“对不起，我是 Jace，”
“他更清晰的说道。

“嘿，是 Ben。听着，现在是不是不合适啊？”

“Ben！嘿！不，完全没问题。那是我的姐姐，她很享受破坏我的社交生活。”

“我明白你的意思，”Ben 有点同情地说，“我也有一个姐姐。”

“是啊，他们有时候真的很头疼。不管怎样，她要走了，”他强调，“等一下。”

Ben 听到了兄妹之间的匆匆告别，思索着当 Jace 一个人的时候他要跟他说些什么好呢。那趟航班怎么样？分发花生的时候一切都好吗？行李架上的行李箱有什么麻烦吗？通常他在酒吧可以跟对方交谈，但过

电话的时候感觉好尴尬。

“圣诞老师给你带了些什么？”Jace 突然问道。

“什么？” Ben 大笑。

“圣诞节，你收到什么礼物？”

“啊，其实我还没打开我的圣诞礼物呢。自从下飞机我几乎都在陪我的朋友。我父母可能已经很急切地想要见到我了。”

“他们还要再等一下咯，”Jace 说，“你想今晚见面吗？”

“都快到半夜了！”

“是吗？”他听起来有些疑惑，“你看老是飞来飞去的，我都忘了时间的概念了。”

“明天应该可以，”Ben 建议道。

“你会溜冰吗？”Jace 问。

“不会。”

非常好！要不我们在购物中心的溜冰场见面？你知道在哪里吧？”

“当然，” Ben 答道，他有些晕头转向的，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就在租冰鞋的地方，大概晚餐时间？”

Ben 没有立即回答。

“我不是一个连环杀手什么的，”Jace 注意到 Ben 的犹豫后说道。“只是我很想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可以盯着你那可爱的棕色眼睛。”

“我的眼睛是绿色的，” Ben 撒谎了，试图让 Jace 进入到一个死循环。

“不，不是的。我明天会证明给你看，7 点钟？”

“好吧，” Ben 说，在听筒后面偷笑着。“中部时区。不要忘啦。”

“不会的，我保证。明天不要忘了去看望你的父母！”

“好吧，好吧！” Ben 略带兴奋得嘲笑着。“上帝，我不会认为我们已经结婚了吧！”

“看看现在谁猴急了？晚安，Ben。”

“晚安。”

第十七章 (micrian&DoraW)

Part1 (micrian)

休斯顿的商业广场可能是全美最大的购物中心了，但这三百万英尺的地方 Ben 紧张地直接吞下去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他的心里一直感到七上八下的。约会从来没有让他这么紧张过，通常 Ben 都会约到酒吧或者校园里见面，在那些地方交谈更加的自然，大家都能很好地放松。相反的，现在 Ben 的脑子里就记着那次短暂而昏沉的航班，印象模糊帅哥乘务员了。Ben 希望他的记忆没有欺骗他，因为这个夜晚只有这个神秘的约会等着他了。

购物中心典型的布局是——每层都是并排的店面，中空的布局使得来购物的人们可以观望楼上或楼下。Ben 窥视着最底下一层的一个栅栏，那边有个溜冰场，各种年龄的人们穿着溜冰鞋在里面滑翔着。同时 Ben 心里想着，这次不会成功的。

Jace 还不见踪影，他们约定在租溜冰鞋的地方见面。Ben 鼓起勇气，穿过拥挤的人群。圣诞节后的两天来购物中心简直是噩梦，到处都是打

折和退礼物的。当 Ben 费着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去的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Ben 立刻就认出了 Jace。

Ben 的约会对象是英俊的，这让他少了些许的焦虑。Jace 穿着体面地齐膝黑色外套，那种经典的纽约客打扮。与之搭配的是一条休闲的牛仔褲以及一双应该穿了很久的网球鞋。Jace 的发型是完美的，这让 Ben 希望能有面镜子查看一下自己的打扮，但这时 Jace 已经看到他了。

他们笨拙地跟对方打了下招呼，不确定是握手还是拥抱。排队等候他们的溜冰鞋时变的很尴尬，Jace 试图跟 Ben 随便聊聊，但 Ben 一直试着让自己不那么腼腆。现在 Ben 急切想要道溜冰场上去，那样他们就有些活动可以分散他们。

当他们穿上溜冰鞋的时候，Ben 问 Jace：“你对溜冰很在行吗？”

“哦，还可以吧。” Jace 绑好鞋带看着 Ben。“等一下，你做错过了鞋带孔，鞋舌也塞在里面了，我来帮你。”

就像一个父亲帮助他的孩子那样，Jace 弯下腰，解开 Ben 的溜冰鞋，重新绑好鞋带。然后他站起来，微笑着并伸出手，Ben 接受了，两人一起慢慢的滑向溜冰场的边缘。

“我不会溜冰，” Ben 说。“八岁的时候尝试过一次，只记得我一直

摔得屁股着地直到最终放弃。”

“那时候没有我在你身边呗。” Jace 答道。

Jace 眨了下眼睛，带着 Ben 走到了冰面上。Ben 慢慢的开始了，握着 Jace 肘部的一个白色的腕带。不到一分钟 Ben 就差点滑倒，还好 Jace 从后面抓住的 Ben 的外套。然后 Jace 让 Ben 在冰面的边上稳住自己。

“你要像这样移动你的腿，” Jace 解释道，同时示范给 Ben 奇怪的对角线滑动。

接下来的 20 分钟，Jace 很有耐心的指导 Ben，Ben 开始领悟到溜冰的窍门了。这个跟他以前的旱冰鞋没有多大的区别。又过了 20 分钟，Ben 已经很享受自己了。虽然他还不够自信放开 Jace，同时他也不希望这样。他注意到 Jace 虽然很苗条，但身上的肌肉比看起来要多多了。Jace 的手不是瘦瘦冷冷的。而是强壮温暖的。

他们手牵手四处滑动的时候，Ben 说：“这感觉真好。要是在其他地方，人们一定会盯着我们看，而这里我们有牵手的理由！”

Jace 微笑着说：“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的计划[◎]。但我并不需要借口在公共场合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如果其他人要盯着看的话，就让他们看吧。”

“我在高中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Ben 叹气道。

“我也在疑惑，现在的你比起那天晚上航班上我看到的要年轻很多。” Jace 答道。

“哦。” Ben 不知道 Jace 的意思是好是坏。“我刚过 20 岁，你呢？”

“

Jace 大呼一口气 “我比 20 岁要多点。”

“30？” Ben 惊讶的反问道。

“嘿！” Jace 放开 Ben，感觉自己被冒犯了。Ben 的双臂向后绕了几下，Jace 搂住 Jace 让他稳定了下来 “我才 26 岁！”

“你才是那个反应过度的呢，” Ben 略带调皮的说，“不管怎么样，你是喜欢年纪轻点的还是老点的？”

“年龄才不是重点，主要看人品。介不介意我一个人溜几圈？” Jace 答道。

“没问题。”

Jace 把 Ben 带到安全点的地方，然后轻快地滑走了。Jace 优雅地滑着，巧妙地躲过冰面上的其他人，以弧形状移动着。Ben 看着他，在打

量 Jace 身体的同时羡慕着他的技巧。 Jace 的整体轮廓很高，有着宽宽的肩膀，但由于他穿着厚厚的冬季外套很难看出更多的细节。使得 Ben 的好奇心变得兴奋起来。

Ben 勇敢的滑出去，下决心要自己完成一圈。当 Jace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默许地点了点头，同时炫耀的向后滑行了几下。当他们在溜冰场的出口处碰面的时候，两人的肚子都嘟囔的叫了起来。Ben 坐在 Jace 的银色跑车里，开向不远处的一個海鮮餐厅。

“我的腿真的开始感觉有点疼痛了。” 当他们坐下来时 Ben 抽搐地说。

“等到明天吧，” Jace 警告他，“你整天都只能弯着脚走路。”

“因为溜冰的缘故？”

“当然。”Jace 无辜的回答道。

一个满脸不高兴的服务员过来让他们点菜,明显是觉得自己圣诞节后这么快就上班的缘故。 Ben 和 Jace 喝着服务员递过来的饮料，朝对方挤眉弄眼的，时常没有缘由地笑着。

“我猜你还在上大学？”Jace 问道。

“对，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大学”

“你喜欢那里吗？”

Ben 耸耸肩答道，“还可以啦。”

“我以前都是等不及要离开学校，” Jace 说道，“大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多余的四年来决定我想要做什么。”

“我还不知道乘务员需要上大学呢，” Ben 回应道，突然考虑到也许太晚把这话收回去了，还好 Jace 没有表现得被冒犯了。

“这不是必须的，只是- 不管怎样，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呢？你的专业是？”

“我真的不知道，” Ben 咯咯笑着，“每天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就说嘛，上大学就是你支付着昂贵的学费以买更多的时间。”

“我猜你不是一直想当一个空姐的？” Ben 讥讽道。

Jace 笑着答道。“我原本想当一名护士。”

“挺酷的。 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

“我开始怀疑我能否在情感上胜任这个。长期下来，要么变得抑郁要么变得麻木。我不希望变成这样。”

“Hm.” Ben 看着其他客人的盘子，等不及希望自己的菜马上过来。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希望你不要生气？”

Jace 竖起了眉毛，“当然可以。”

“为什么乘务员看起来都这么讨厌？”

“那晚我对你很坏吗？”Jace 大笑。“不不，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有点，嗯，急躁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我们的工作。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是飞机上的服务员，而我们不是。”

“你们不是？”

“一点都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乘客的安全。我们需要负责许多的安全检查和程序，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忽略的紧急示范。确保乘客的健康和安全是乘务员的首要职责。不仅仅是饮食服务，因为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有很多的无名英雄拯救了乘客的生命。”

“哇。”Ben 觉得自己必须要尊重 Jace 对这份工作的热情，“我不知道这些。”

“历史上第一位女乘务员是一名护士，”Jace 继续道。“Ellen Church. 在她之前只有男乘务员，而他们真的就是差事。Ellen Church 意识到护士有许多在急救时能用到的技巧。读了她的故事才使我想要当一名乘务员。还有就是可以到处旅游了。”

菜已经在桌上了，在交谈中他们都没有注意到。Jace 讲了更多关于

他的工作以及长距离的飞行，然后他问了一些关于 Ben 的生活问题，讨论了关于他的未来的可能性。Ben 从来没有跟 Jace 这个年龄的约过会，然而他发现 Jace 的生活是如此的安定，感觉很欣慰。一般他这个年龄的都和他一样对未来很困惑。而 Jace 已经想通了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这是 Ben 非常崇拜的。

他们聊了好长时间，直到 Ben 提出他必须要回家去了。Jace 付了晚餐的钱，据理力争说希望一个大学生担负起任何东西都是犯罪的行为，然后开车把 Ben 带到他父母的车位。他们站在车旁，闲聊的同时都在考虑应该怎样道别。

“这不是我期望的初吻的地方，” Jace 说道，指着停车场的灰色景色，“你应该跟我回去，顺便认识一下我的猫。”

“第一次约会不行，” Ben 笑着答道。

“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的，” Jace 随意的回道。

“相信我，” Ben 咧着嘴笑着，“如果我把你带到私密的地方，会有事发生的。”

“好吧好吧！我猜这意味着我们还会再见面？”

“这周四怎么样？” Ben 提议。其实迟早都可以，但 Ben 还是觉得

最好为难点。

“就这么定了，” Jace 同意道。“不管怎么样，今晚我想吻你，但不是这里。你开车跟着我一会儿然后我保证让你回家。”

“好吧。”

Jace 引领着 Ben 开出停车场，经过两条街然后再一处公园停了下来。这不是那种种满树以及有迷人的小径的公园，相反一片的平坦，明显是用来举办运动赛事的。

“你确定？” Ben 走出车的同时问 Jace。

“我不确定，” Jace 环顾四周的同时答道，“我只是即兴想起来的，到这边来。”

Jace 牵着 Ben 的手带着 Ben 穿过草地到了棒球场，Ben 以为他们要到露天看台，相反 Jace 带着他走到了其中一个垒。

“一垒？” Ben 问道，“你在开玩笑吧。”

“我向你保证，” Jace 戏剧性地答道，同时把 Ben 拉近自己，“我是很认真的。”

Jace 吻了他，当 Jace 温暖的身体紧贴着 Ben 的时候驱散了冬夜的寒冷。他的嘴唇柔软、但游刃有余，同时 Ben 的身体也立即响应着，欲火

焚身，想要更多。

“二垒就在那边，”Ben 建议道。

“不是第一次约会，”Jace 笑着说，轻轻地和 Ben 分开，带着 Ben 走向他的车边。Ben 从后视镜里看着 Jace 开走，直觉告诉他没办法要等 3 天才能再次见到 Jace。

* * * * *

Part2 (DoraW)

隔天下午 Ben 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只听到答录机里 Jace 的声音。之后 Ben 一直在他爸妈家附近晃呀晃的，期待有电话打来什么的。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在乎，这么小心翼翼呢？他明明只在镇上呆几个星期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对在面对 Jace 的时候觉得尴尬，难为情，羞涩嘛！

晚上的时候 Ben 去和 Allison 吃饭了，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爸妈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他就给他这个号码。Ben 惊奇的发现他最好的朋友正处在一种极度阳光和亢奋的状态中，他极度怀疑隐藏在快乐面具下真实的 Allison 还是满满的悲伤，但是他很自豪的是，自己的朋友在此时此刻还能表现得如此勇敢。他们吃 Allison 自己做的烤宽面条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细节一股脑地全讲给 Allison 听了。

刚过 11 点，电话响了。是 Allison 接的，她把听筒递给他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大大的。

“希望我打的不是太晚，” Jace 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没啦，” Ben 回到，心里担心着会不会电话那边那只对他的兴趣已经在慢慢消退了。

“恐怕我得取消我们的约会了，” Jace 继续。“我今天被提溜过去上班了。”

“不是说你正在度假么？”

“本来应该是的啊。但是为了放假总有人会得一些神奇高端的病，没办法我就只好顶班了。我现在就得飞 Boston 了。”

“好遗憾啊。那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周五下午。你元旦的时候有安排么？”

“嗯...我也说不好。” Ben 望向 Allison。考虑到现在的状况，他不想留 Allison 一个人过节。而且，她有这么快准备好参加新年聚会什么的么？“元旦的时候？”他重复了一遍，同时询问 Jace 和 Allison 两人。

Allison 转了转眼珠，微笑着，挥了挥手表示没问题。Ben 太知道她了，她这样就表示真的没关系了。他又和 Jace 确认了一下，然后和他聊了一

会儿才挂。他本来以为等个几天就够难受的了，现在他只能等更久了。

事实证明，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他得帮着家里干好多活儿而且还得一直关照 Allison。他们一起把她爸爸的骨灰收集起来然后开车去了 Corpue Christi，Cross 先生在那里长大并且遇到 Allison 的妈妈。他们把骨灰倒进海湾里的时候都哭了。Allison 是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跟自己的爸爸说再见，Ben 是因为看到好朋友如此痛苦而心有戚戚焉。

“他就是个混蛋，” Allison 说，这句话把 Ben 吓到了。“你知道么，前几天我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个装满了情书的鞋盒。有些是妈妈写的，但大部分都是他写的。”

Ben 根本无法想象 Cross 先生那样的人会做像是写充满感情的情书这样的事情，而且他的震惊肯定都表现在脸上了，Allison 接着就说了，

“我也想不到，”她说。“他一定爱极了妈妈，以至于她去世的时候他也心碎了，但是这可气死我了。妈妈虽然不在了，可是还有我啊，我本来可以拥有那份爱的。但相反他就只是把感情全部锁起来关进去，但是最糟糕的部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失去他让我觉得那么痛，我也好想做跟他同样的事情啊。”

Allison 又哭了，Ben 用一条胳膊环绕着她。

“但是你不会的。”他说，“你能做的可比那好多了。我跟 Tim 分手之后那么痛苦的时候你一直告诉我什么来着？”

“靠近它，触摸它。（lean to it，总觉得翻译不出来感觉……）” Allison 破涕为笑。

“这就对了。靠向它，感受那些感觉，让它们进入你的身体，从头到脚地洗刷。不管它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可怜，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略它们。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只能伤自己更深。”

“还好现在还有你陪着我，” Allison 说，把头靠在 Ben 的肩膀上。

“我也是。”

他们沉默的看着海鸥低低飞过，之后又飞向地平线的远方。天空还是冬日的灰色，但是天气已经暖和了不少，让人觉得还是挺舒服的。Ben 不能忽视他的感觉，在这里比在 Chicago 更像回家。

“你别回去了。” Allison 说着，把脚放在码头边缘，坐得笔直。

“啥？” Ben 收回神。

“我已经厌倦了你离我那么远，”她母鹿一般可怜的眼神直盯着他。

“我需要你离我近一点儿，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

“这不公平，” Ben 反驳，但是心里对这个提议也没有什么异议。当

他踏出机场的那一刻，走进他本来以为会很冷的温暖空气中，他又有了回家的感觉。Chicago 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但是他心里的某一个部分还是不愿意地想回到他出生长大的地方去。

“Austin 的生活更自由嘛！”Allison 指出，“这里的怪人多的很。在这里出柜就跟啃白面包一样平常。”

Austin 倒是不错。还是在 Texas 州，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当然啦，虽然是一个新地方，但是却莫名的有家的感觉。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他还是得表现出一点儿抵制，要不然怎么争取好处嘛！“为什么你不转到 Chicago 来上学呢？”

“在半学年的时候转向？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好嘛！”

“我可谢你了诶！”

“好嘛，白痴或者是最忠诚的朋友。”Allison 诱惑地朝他眨着眼睛。

“我会想想的，”他保证，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定决定了。再也不用忍受无止境的雪和再也不用担心 Mason 会再次破门而入偷东西听起来真是太具有诱惑力了。更甚，Ben 很享受能生活在一个远离他熟悉的一切的环境里，他已经厌烦了想家了。更不用说还是有个像 Allison 这样的朋友一直在那里。（before and since）

“好啦。都想好了。”他说。“我们得另外找地方。我可不要住到你宿舍去！”

自从她爸爸走后这么多天，看到 Allison 脸上绽出的第一个真正的笑容可比转校值多了。随后她大大的拥抱让这一切更甜蜜了。

第十八章 (flysex)

新年前夜的大部分时间 Ben 都花在镜子前考虑怎么搭衣服了，Ben 尝试了几乎所有组合，甚至动用了衣柜里他从没穿过的那些。Jace 邀请他参加的是个派对，但他不知道是休闲的派对还是那种正式的晚宴。考虑到是新年，估计每个人都会穿着礼服出场。Ben 试图找一套适用于所有场合的衣服，但最后他只好寄希望于他那套深蓝色礼服衬衫和牛仔裤能行得通。接下来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他要捣腾他的头发，紧随其后的是古龙水的味道，得洗掉换个味道。一觉得自己可以像样的闪亮登场了，Ben 便火速驱车开向了休士顿市中心 Jace 告诉他的地方。

一个衣着暴露引人注目的喝醉了的女人为他开了门，连拉带拖地把他带了进去，甚至都没正眼看过他。派对早已开场了，嘈杂的音乐扑面而来，舞池里摇晃的身影随着音乐律动着，尽管不是在跳舞，看上去他们大多数人只是在试图维持自己的平衡罢了。有的穿 T 恤，有的穿着晚礼服，至少 Ben 能安心他不是唯一一个不确定要怎么穿衣服出席的人。

Ben 艰难的在公寓里晃悠了 2 圈，不止一次的抱歉和被踩到脚趾的前行

才找到 Jace。他坐在沙发上，搂着一个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个为 Ben 应门的女人。事实上，在场的每个人都看上去衣着暴露年纪难辨，带着某种特别的风格，每个人似乎都像是空乘。Ben 瞬间有一种走进一个只有航空业者知道的秘密地下文化基地。

Jace 在看到 Ben 的那一瞬间跳了起来，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给了 Ben 一个深情的法式热吻。周遭的“woooooo！”声一下爆棚了。

“恩，你也好。” Ben 红着脸说道。

“很开心你来了。” Jace 咧嘴一笑，“你找不到这个地方么？”

“有点迷路，但...”

“哟！这是谁呀？”一个女人边喊边搂住 Jace 的手臂打量着 Ben。

【真的不是老鸨？】

Jace 为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第一次觉得陷入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死循环。每次都一样，先是带着好奇地彬彬有礼地互相介绍名字，然后就是 Jace 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谈论 Ben 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和地名。Jace 的受欢迎程度表现他有一个好的人品，但 Ben 的挫折感是不断上升的。他更想和 Jace 独处好更深入的了解他，而不是听那些至少对他而言无意义的对话。频繁提到的一个人名叫 Sam，据说很可爱。是他的前男友么？

“好吧，晚点见。” Jace 诚恳的对最后一个“访客”说道，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Jace 笑着说道，“我们必须离开这！”他咕哝着说，“我们私奔吧~” Ben 不需要鼓励，迅速直奔大门口。Jace 一下超过他，拉着他选了另一个更直接的路线，以避免其他潜在的社交对话。

“抱歉。”当他们走到街上，Jace 不好意思的说，“一个满是八卦的同事的派对不是个好主意。现在去哪？找个酒吧？还是去迟点东西？”

“找个私密点的地方吧。”

Jace 狭促笑道，“我就知道一个地方。你确定？”【他家！他家！】

“你别想太多好不好，” Ben 认真的说，“我指的是安静的地方！”

Jace 步行去取他的车子，Ben 在原地等着 Jace 来接他。他们从那里开向一个越来越不正常的区域，附近满是破旧的车子，几个醉鬼在路上走着，还有一些在放着烟火。Ben 希望这只是某种陌生的捷径，但是他们没开几个街区后就停下来了。

Jace 看着 Ben 纠结的走出汽车做了个鬼脸，“你没事吧？”

“是啊。”边说着，边摆出了个扑克脸。

“额，你说你来自哪里来着？”

“woodlands。咋了？”

Jace 点点头，解释了一下“这里可能不是最漂亮的社区，不过我在这从没遇到过麻烦。”

“挺好的，” Ben 坚持说道，“你该看看我在芝加哥住的鬼地方。”

走过一栋老房子来到一个院子里，Jace 打开门，一个像笼子一样的电梯映入眼帘，Ben 只在电影里见过。一阵咔嚓咔嚓的响声之后，他们来到了顶楼。“甜蜜之家~” Jace 开了灯，然后退了一步好让 Ben 先走进去。【好绅士的男人！】

在闪烁的灯光之下，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室公寓。硬木的地板和红砖墙，用不规则的老家具和古董装饰的房子。老式的广告挂在墙上，空姐站在一架漆有广告语的飞机前微笑着。Ben 注意到在角落里有一个弹球机，忽然一个灰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晃过了屋子。

“Samson~” Jace 弯下腰去抱起他的猫咪，“我们有客人啦。”猫咪捋了捋胡子抬起头看下了 Ben 绿色的大眼睛。

好吧原来 Sam 是只猫！那么多人知道 Sam，意味着 Jace 是那种疯狂的猫先生，他们的宠物就像他们的孩子一般，不过这至少比 Sam 是 Jace 的性感前男友要好多了。Ben 伸出手想摸摸 Sam 的头，不过猫咪躲开了，然后回过头来嗅他的手。【这是猫还是狗啊！= =。】

“开启安全扫描。” Jace 学着机器人的声音说道，“恩~~~，我想你通过了。让我先找点东西给你吃。”

Samon 跳到地上，跟着 Jace 去了厨房。Ben 趁着 Jace 给猫咪拿罐头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观察屋子的其他细节。那有一大堆现金丢在那，说明 Jace 很喜欢中餐外卖。同时他还很喜欢下厨，至少装备精良的厨房是这么说的。

Ben 踱步走到起居室，站在书架前。几乎全是传记题材的书，没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家，喜剧演员，历史人物，著名的连环杀手，还有一些名人的传记杂乱的放在一起。鸠摩智的邻居是希特勒，好吧，Ben 找到了些乐趣。

“我很喜欢阅读人们的人生，” Jace 从 Ben 身后说道，“你读书么？”

“恩，不过大部分看小说。”

“这只是我收藏的一部分” Jace 说，“如果你在写一本自传，你真的能抵制住写一段和医生美丽的邂逅？当你能写你过去的艳情史的时候，谁愿意写小时候把屎拉在裤子上的废话。”

“有道理！” Ben 咯咯的笑道。

“传记就更糟了，毕竟他们是名人通过一些代笔，靠着一堆假信息

忽悠脑残粉的东西。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忍不住喜欢看，我会从中获得一些稍稍带点罪恶感的快感。”

Ben 的注意力从书架上的书本转移到了 Jace 手上的两杯香槟，“我没听到你开瓶子的破破声。”

“我没开~” Jace 承认道，“我这有很多航空公司的免费产品。他们都是螺旋瓶盖的。”

“这好酷诶，你们能免费得到不少好东西。”

“不完全是免费的，” Jace 扮了个鬼脸，“至少，不应该。但是谁不从单位顺点东西？”

“至少告诉我你有那种飞机上那种特别小的枕头。”Ben 说着拿过香槟。

“等会你就知道了~”【坏笑坏笑啊~~~~】Jace 举起了酒杯，“敬千禧年和我们更进一步的关系~假设千年虫病毒没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毁了。”

Ben 和 Jace 碰了碰杯，嘬了一小口。他第一次喝香槟，恩，味道不错。“还有多久才新年？”

“还有一个小时。”

他们挪到了面对着一面巨大无比的窗户的沙发上，闹市区现如今仍是霓虹闪烁纸醉金迷，Ben 在这个社区难得找到了一丝宁静。Jace 刚一坐下来，Samson 就爬到了他的大腿上，闭着眼睛让 Jace 抚摸他的耳朵。Ben 把酒杯放在茶几上，恩，还得把一大把的现金挪开腾出点位子。

“你肯定很喜欢中国菜。”

“不完全是啦，” Jace 看起来有些尴尬，“我只是很喜欢吃福饼。路上有个中餐馆，我在那买了一整箱。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它们绝对是我的最爱。”

Ben 笑着摇了摇头，每次 Jace 开口，总会听到一个怪癖。也许正是这种陌生感，吓跑了他的潜在男友们。比较，Jace 还是很吸引人的，聪明，有趣，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哪个人会不想要一个这样优质的单身汉？

“所以告诉我，你还是单身吗？”

“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

“恩，我这周一开始才是。” Ben 喝了一大口香槟说道。

“对对，是那个公然行窃的男朋友。从那时候起你有收到他的消息么？”

“没，还有，不要转移话题！难道你是那种不能安定下来的人？”

Jace 看起来很痛苦，“恰恰相反，我有过男朋友。只是工作老是把我们分开。”

“什么意思？”

“时间太操蛋了。我一走就是好几天，在我有足够的资历之前，我的时间安排总是不断地变化。所以我不能向任何人保证我什么时候会回家，或者我啥时候会到哪里。所以我几乎每晚都睡在酒店里，如果不是时间操蛋，那就是嫉妒。”【每天都在酒店猫咪怎么办= =。】

Ben 咬着嘴唇，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它听起来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糟糕。时常分开不见而不是每天都要看到对方，这会给他们新鲜感。我想我能接受这个。”

“他们一开始都是这么说的，不是我试图阻止你，我也希望你能证明我是错的。对了说道这，我经常飞芝加哥。”

“你啥意思？” Ben 笑了。【表白啊猪！】

“我喜欢你，我想要更多而不仅仅是和你上床。” Jace 凝视着 Ben 的脸，“我知道我们的进展有些快，我们对互相都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是一个迷人，体贴和令人惊讶的成熟的大学生正在迈向

成功的路上。”

“谢谢。” Ben 咧嘴一笑，“我也认为你是一个高富帅。”【原文是 BEE' S KNEES，是个俚语性质的词，有点像 GA 里面翻译 mr.dreamy 翻译成白马王子，就相当于及其优质的人。】

Jace 笑了，“我想知道你和你那小偷皇子走到哪一步了，你们公开关系了么？多久才东窗事发的？”

“我们只是在一起几周而已。他什么都不是，真的！” Ben 顿了顿。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让他有过心跳加速的感觉，至少从高三之后，恩，Jace 是个潜力股。“那你呢？有啥我需要知道的情感包袱么？”

“有那么几个，不过航空公司总是让我失去他们。” Jace 说，“异常典型有规律！”

接下来的沉默是沉重的。他们两个人都不说话了。Ben 忍不住的往阁楼上的大床看去，搞得 Jace 忍不住也笑了。

Samson 本能地在 Jace 起身之前跳到了地上。在 Ben 反应过来之前，Jace 就一只手抱腿一只手托背，把他公主抱了起来。他毫不费力的把 Ben 捧了起来向大床走去。在 Jace 到达目的地之前的阁楼梯子前停了下来，他犹豫了两秒，然后又把 Ben 整个人甩到了他的肩膀上像个消防员一样

把他扛了起来。

“讨厌！快把本官放下！” Ben 说，不过 Jace 没搭理他开始攀爬了。

“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性感的同性恋版金刚一样。”当 Jace 爬到顶端，气喘吁吁的说。

他俯下身，把 Ben 放倒在床上。“看我的航空枕头！”当 Ben 看到那堆小个的枕头后，抓起两个就向 Jace 扔去以示抗议。

“我保证你今晚不会睡太久哒亲爱的~” Jace 边承诺着，边像他的猫咪那样爬到了 Ben 的身上。Ben 笨拙地试图解开 Jace 衬衫上的扣子，不过 Jace 把他的手拿了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深的吻。Ben 想把他的衣服撕成碎片，但 Ben 的每次尝试都被 Jace 制止了，直到 Jace 亲够了，Ben 才能顺心的解扣子。到目前为止，Ben 只见过 Jace 的冬装工作服，从没清楚的看过 Jace 的身材怎么样。当 Ben 拽开了 Jace 的礼服衬衫，一个精瘦但健美而且曲线明显的身材映入眼帘。Ben 用他的手轻轻地沿着胸毛仿佛乘坐着性福的列车一般地抚摸到了裤腰带。

“Nuh-uh，” Jace 说，又一次掌控了局面。他先是把 Ben 的衬衫给脱了，接着开始吮吸他的颈部，与此同时手也不老实地移到了他乳头的位置轻抚着。Jace 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着 Ben 的肌肤，Ben 的手晃晃悠悠

地向南方移动着直到它又被 Jace 拿开。Ben 觉得自己已经要高潮了，他们什么还没开始呢 !!!

Jace 坏坏地笑着，不过 Ben 总算被允许去寻觅他的性福奖励了。Ben 享受地褪去了 Jace 那又小又紧的贴身三角裤，恩，他总算明白为什么它看上去那么紧绷着了，他不想 Tim 那么粗，但是绝对比 Tim 更长。

总算，Jace 放弃了对 Ben 的控制让他尽情地玩耍起来。Ben 直接兽性大发了，Jace 却很冷静。不知怎么的，他似乎在设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试图悬崖勒马，但 Ben 可以明摆着的告诉他，他的丁日早就如欲火焚身的 Ben 一般挺立了好一会了。他们互相满足着，给予着快乐的同时同样渴望着获得愉悦。好几次 Jace 都把 Ben 带到了高潮的边缘，然后就在临界点前又减缓了攻势，直到 Ben 觉得他要被幸福地操翻过去，因为性满足而发疯了。

突然间 Jace 急促地加快了速度，这也使得他自己也渐渐失控，终于，在 Jace 地精湛技巧下他俩同时射了。那感觉是如此强烈，Ben 觉得 Jace 的整个身体都插了进去而不只是他的丁日。他看见了星星听见了烟火声，星星是那么明亮，而美丽的焰火也透过玻璃窗照进了屋子里，印入了他的眼眸。

“新年快乐~” Jace 说，然后把他抱了起来深情地给了他一个法式亲吻。

晨光像刀片一样划过泛白的空气，将一颗颗尘埃转变成散发着微弱光芒的太阳。Ben 伸了个懒腰转头从阁楼的床上俯视整个公寓。还没玩完的 Trivial Pursuit 游戏仍丢在桌面上，桌板上那吃了一半的芝士蛋糕就像是游戏的终极 boss。Ben 翻过身去看到 Jace 背对着他，就像是之前的两个早上一样。他知道他如果往那边瞧瞧会发现什么，但他就是想偷偷看确认一下。果然，Jace 的手臂又蜷成一个篮子一样抱着 Samson 睡觉。

Ben 开始悠悠地用指甲在 Jace 的背上作画。明天就是 Ben 飞回芝加哥的日子了。同样也是 Jace 回去工作、然后为他的日程安排标价的日子。过程是挺复杂的，不过 Jace 解释说，空乘人员什么时候，飞哪里是由每个乘务人员申请，然后由资历比较老的人决定的。Ben 几乎无法理解这混乱的系统，但他希望这意味着 Jace 可以飞到奥斯汀。

不是说 Jace 知道 Ben 在打算换学校。只是 Ben 太害怕奥斯汀对 Jace 来说不太可能，使得他不得不在去奥斯汀和 Allison 一起上课和回芝加哥更接近 Jace 之间选择。现在时间已经要到了，Ben 不得不跟 Jace 坦白。否则，Jace 投标的日程安排要是错了怎么办？Jace 似乎想要翻身，不过

Samson 抗议般的扭动似乎在抗议要他别动。

“早上好~” Ben 说道，他可不想他的男朋友再睡着了。他需要现在就告诉他。他从床上滑了下去，爬下梯子从冰箱里拿了一杯橙汁出来，Jace 心怀感激的接受了它，坐起身来喝橙汁。

“你有飞去奥斯汀过么？” Ben 突然问道。

“奥斯汀？” Jace 摇了摇头，“没有，怎么了？”

“我在考虑换学校。不，不是考虑，是真打算换。”

Ben 向 Jace 解释了一切，同时迫切的希望从 Jace 面无表情的脸上找到些答案。

“这有些奇怪，”当 Ben 说完 Jace 答道，“根据的我日程安排去芝加哥有些道理，但是提前定一个离我公寓要一小时的酒店？”

“这不是更近一步了嘛。” Ben 纠正道，“不坐飞机不是。”

“所以你不想要这样是吗？” Ben 问着，尽量不让他听出自己的不愉快。

“不是这样的，” Jace 疲倦的揉了揉他的眼睛说，“我认为航空公司会发现我酒店的多余费用的。”

“你不会需要一个酒店的。” Ben 指出。

“听着，” Jace 说，伸手拉住 Ben 的手，“不论如何，我都会想方设法的去见你的。我乘飞机是免费的，而且奥斯汀也就一小时的路程。你想去哪，要去哪就去那里。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真的？”

“真的！” Jace 笑道，“现在，你是要去准备早餐呢还是要跟我一起洗个澡。”

Ben 没有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第十九章 (DoraW)

“我们的公寓~是个灰常灰常灰常好的公寓~我们还有个灰常灰常灰常好的院子~~~~而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Allison 从麦片上方怒视着 Ben。他开心地咧着嘴回应，这【恬不知耻，这是我自己加的，大家自行脑补画面吧】的行为使得 Allison 默默地把巨大的麦片盒子挪过来把暗搓搓的 Ben 排除出她的视线。不过 Ben 不会让这个举动破坏了他的好心情。Allison 估计还处在跟 Kenneth 出去狂欢了一夜之后的宿醉未醒中。Kenneth 是她的男朋友，人是帅到不行啊，但是一喝到酒就完全停不下来！

Ben 想着要不要换一段唱，但是最后他决定还是不冒这个险了，毕竟他还不知道歌词额。管它类~反正公寓是真的灰常灰常灰常棒~生活在这里，和 Allison 一起，这一切简直就像是一场梦一样。他曾经害怕生活在一起会让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但是相反的，他们俩反而更好了。现在，他们甚至比高中那时候还要亲密。

Ben 认真地思考着要不要在每天的速食麦片轰炸中做个煎蛋卷好好

吃一下。不过估计今天晚上 Jace 回到镇上的时候，他就能吃到正常的食物了。第六大道新开了一家印度餐馆，Ben 已经等不及要去尝尝了。

在 Austin 生活其实挺好适应的。这个城市有自己的航线（skyline，其实这是天际线，地平线，但是我总觉得这里应该是飞机的航线啥的），海滩还有文化中心，所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但是却更温暖的 Chicago。好吧，大概是差不多啦，但是 Ben 发现这确实是个比 Houston 更加充满活力的城市。另外，他也已经顺利地办完了转学的事情。Allison 一直帮着他，带着他转了学校，到现在已经过了八周了，Ben 再也没再学校里迷过路了。

电话铃响了，声音让 Allison 抽搐了一下，但是 Ben 赶忙跳起来去接。他知道肯定是 Jace 打来跟他报告航班时间的。直到跑出厨房，他才允许自己因为兴奋而大叫。

“Hello？” Ben 发现自己在拿起听筒的那一刻就开始【紧张地】大喘气。

“hey，老兄~” Jace 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不自然地欢快，Ben 总是听得出来这一点。

“你还没回来。”

Jace 大大地在那边叹了口气。“我本来想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打电话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工作到凌晨三点才完。”

Ben 皱起了眉头把自己摔进了沙发里。“所以你这周末还是得工作？”

“那倒不用...” Jace 回答的小心翼翼，“但是我姐姐这周不在家所以得有人照顾 Samson。【自行脑补超快语速】”

“oh，拜托！这已经是你第三次取消我们的约会了！我都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你了！”

“前两次都是因为工作，” Jace 平心静气的安抚。“因为 Samson 这还是第一次嘛。”

“他就只是只猫啊！把他的猫碗装满让他自己一个人过一晚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都超过一个礼拜没有回家了，” Jace 反驳，“他得时不时的跟我在一起才行。再说了，我可以带你坐下午的飞机这样我们就能——”

“想都别想。”

“怎么了啊？” Jace 问道，听起来很震惊。

“想都别想，” Ben 又说了一次，“你就好好跟你的猫培养感情吧，

我会去做我自己的事的。”

“Ben，我不是想——”

“我只是需要些自己的空间，” Ben 打断他，“下周我再去找你。”

Ben 几乎在挂电话的那一刻就感觉特别羞愧了。他这样对 Jace 根本就不公平，他明明也知道这一点的。部分的他知道本来可以避免表现得这么混的。即使是有时候他这么难搞，Jace 也从来没有跟他生过气，Ben 猜想这都是每天面对一大堆难缠的乘客而练就的技能。

电话又响了。Ben 特别想接起来然后表现得有礼貌一点儿，但是同时他又不想来个瞬间大变脸要不然 Jace 会以为他疯了。他要不还是假装真的很生气算了，至少也得生一会儿气吧。他接起了电话。

“你听我——”

“我早点再打给你，” Ben 说完就马上挂了电话。

好吧。或者他还是表现得像个疯子。

他完全不在乎 Jace 是不是对 Samson 太过疯狂了。这本来就很好地证明了他是一个长情且专一的人。当然啦，对于 Samson，Jace 是有那么一点点占有欲，但是反过来说，Samson 也被 Jace 保护得很好呀。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可爱极了，而且 Ben 才错过了跟他们俩一起蜷在床上的

好机会。所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到底是为毛啊？难道就因为他们的计划变了？过去的两个月里 Jace 一共只来了 Austin 5 次。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时间表太紧张而且仅仅因为过去的三个星期而迁怒于 Jace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Ben 觉得自己刚刚表现得太小孩子样的无理取闹了。

时间已经证明了他就是个白痴。他不明白怎样浓厚的爱意会让他表现得这么不讲道理，但是他很确定的一点是在慢慢相思成病的道路上他绝不是一个人。每次他见到 Jace，他都觉得这种相思是双向的且是双倍的。他们相处得那么好，而且他们的关系那么和谐所以他没办法不自私地想尽量多霸占一点儿 Jace 的时间。相反的，他的行为那么...完全没有听从内心的召唤啊！Ben 摸向电话，以便他能打过去然后道个歉。但是吧，还没等他拿起来，它就又响了。【这一段作者写的比较.....怎么说，有点儿简略和抽象？所以这一段基本就是意译，同时如果不是真的是那种特别悲伤的章节，对于心理活动我从来就是想翻译地尽量轻松一点儿，大家理解就好啦~】

“Hello？”他试探性地问了句。

“意大利。”Jace 说得特别快。

Ben 的眉毛因为困惑而皱了起来。“啥？”

“我要带你去意大利啊！你这个被宠坏的混蛋！”

“是么？” Ben 问，感觉自己像是个被提溜来提溜去的物件一样，不过是那种特别开心的那种物件儿。

“就是。我本来想当面告诉你的。但是——”

“我刚才蠢透了，我知道，” Ben 道歉，“你是说真的么？”

“春假的时候，” Jace 确认，听起来更友好了一点儿。“你准备好了没？”

“如果你还要我的话，” Ben 紧张地咯咯笑。

“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确实还要你。” Jace 的声音听起来性感到不行。“现在带着你的屁股滚到机场来然后好好地给我道歉啊混蛋！”（ Now get your ass to the airport and come apologize to me properly. 啊哈哈哈哈，原文还是很好笑的）

* * * * *

这个世界真是个好大的地方。这当然是很显然的，但是直到现在 Ben 才真切地发现世界到底有多大。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再一个小时了……即使飞机的时速都达到 500 英里每小时了，但是大洋还是一望无际。太阳都已经照了他们的飞机 8 个小时了，不正常得让人几乎都感觉

不到时间的流逝，也把握不住真正的时间。Ben 在自己那个小小的座位上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但是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Jace 在他旁边安静地打盹，舒服的就跟在家没什么两样。当 Ben 试图“不经意”吵醒他的计划失败的时候，他只好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回飞机上提供的电影上去了。每个座位安着的靠背上的个人监视器真心不错，但是他们选的电影烂透了。但是没办法，Ben 已经“享受了”好几部他在地面上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电影了。

最后他终于眯着了，但是没过多久就被趾高气昂来给他们发早餐的乘务员给吵醒了。他们对谁的态度都那样，除了对 Jace。他们都对他特友好，还一直跟他笑，即使 Jace 坚持说不认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或许他们能感觉他是同类呢。

飞机显出下降迹象的时候 Ben 感动的都要哭了，但是事实证明他还高兴地太早，因为光飞机下降到跑道上就花了一个小时，他们终于被允许下飞机的时候感觉已经过了三生三世那么长...

“我们再也不这样了，”他们在旋转带那里等行李的时候 Ben 发誓。

“我们就在罗马开始新生活。干什么都行，只除了做那么久飞机。”

“我觉得挺好。” Jace 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其实真的挺轻松的。回

家的时候不是还得再来一趟么。我最近在想要转国际航线呢。那样薪水更好些。”

“那你就不回家更少了么？” Ben 问。他根本不满足跟 Jace 在一起的那一点点时间。如果他们能在一起的时间更少，那 Ben 少不了得 (dei) 得 (de) 停药综合上瘾症。【类似于吸毒者刚开始戒毒那样吧】他估计只能在倍受打击的时候绝望地抱着 Jace 的相框颤抖了。

“我觉得没差啦，真的。” Jace 回答。“你会知道的。”

当地时间是凌晨三点。但是 Ben 内心某些靠谱儿的生物钟提醒他现在应该是晚饭时间了。

“希望我们还能赶上个去市中心的班车，” Jace 看他的手表。“错过班车就只有几班火车能去我们的酒店。”

“好吧，” Ben 从旋转带上抓起他们的行李。

“走啦去坐车。”

Jace 看起来很震惊。“你真的没问题？”

“当然啦！” Ben 回答，显出他的招牌困惑表情。“为什么不类？”

“我还在想你会不会不习惯什么的。”

“你说公交车啊？拜托大哥，我之前可是住在 Chicago 好不好。”

Jace 叹了口气。“好吧要是你不坚持咱们必须得打车的话，那可都由我啦。”

“真是个大宝贝儿~ (Big baby)。” Ben 大笑起来。

他们走出了那个相当小的机场步入夜色中，然后几乎立马就被一大堆的“要车么？”这种服务给“强奸”了。【哈哈原文真的很传神很逗比...and were assaulted with offers as soon as they stepped into the night air.】一打出租车司机围过来努力地抢占着他们的注意力，叽叽呱呱地说着夹杂着一堆不知道什么话的英语。(哈哈不知道会不会有中文~)Ben 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快步挤过人群去到停车的地方。他好像模糊地听见了 Jace 在后面叫他等一下，但是他急切地想钻进安静舒适的车里。因为不想再被挤在狭窄的角落了，他径直朝着最大的一辆白色面包车走过去。

司机晃过来了，开心地从他手里接过了行李。Ben 欣然地享受着这奢侈的服务，然后钻进后座。Jace 不一会儿就跟过来了，嘟囔着抱怨他不该选得这么快。然后司机坐进了驾驶座，但是就在他准备开车的时候，一个男人坐进了副驾驶。

“我弟弟，”司机笑着解释。“你们去哪儿？”

Jace 给了他地址。那个男人沉默着点了点头，驾着车驶离了机场。Ben 朝窗外看去，急切地享用着他的欧洲之旅第一夜。已经这么远了诶，可是罗马看起来跟 Houston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嘛。

“你确定我们是离开 Texas 了么？”他问 Jace。

“Hm？哦，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高速公路看起来都差不多嘛。先等着吧，等到我们到了罗马市中心你就知道了。你不会相信会有这里有那么多不同。”

Ben 往前看想看看仪表盘，想看看这里的车价是不是跟他以前在 Chicago 那时候一样那么臭名昭著。只除了，那儿没有计价器。他在座位上扭动着，尽可能自然地观察着前面的仪表盘。他很确定那儿没有本来应该存在的计价器。而且也没有任何驾驶执照或者是行车执照的迹象。当然啦，这种事情在每个城市都会有，即使是在一个这么远的、这么一个不同的城市里。要是他们被抢劫了有谁会知道啊？他们是不是应该在上车之前跟司机讨价还价来着？他担心地看了一眼 Jace，后者接住了他的眼神，了然地点了点头。

“就告诉过你我们太快了，”他无声地用口型说。“这一段小小的旅程估计会让我们缺胳膊断腿的。不过还好啦，”当 Ben 的脸因为愧疚而

皱成了个包子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我们会没事啦。”

几乎没什么变化的高速路快速地后退着，接着他们的车开向了一个高速路出口。看来大家都说出租车司机是隐藏在方向盘之后的恶魔还是很有道理的。路上远远地经过了一个小小的村子，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路上黑暗且空旷，只有他们车的车灯亮着。车前座的那两个人，本来一直在用本地话聊着什么，这个时候也突然沉默下来了。在他们把车开进路边的时候，Jace 整个人都紧张起来了。Ben 越过他，他的手在座位上摸索着找到了 Jace 的。

那个司机转过来看着他们，他的兄弟怒视着他们。“你们有多少钱？要想让我们继续走就快拿更多钱来。”

Jace 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另一个人听了之后很震惊，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给我们钱，你们就没事儿。”他举起一只手朝他们晃着一件金属物件。一把刀，虽然现在还是折叠着的状态，但是他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Ben 感到了彻骨的寒意。难道他出来玩就是为了要死在某个浪漫的意大利农田么？如果这些家伙要的只是钱，那他无所谓。他转过去拿他的钱包，但是 Jace 的左手握着他的阻止了他。因为他的右手已经拿出了

一只钱包。那个男人急切地把注意力转向钱包检查着里面大概有多少钱。Ben 想对 Jace 说什么，安慰他或者是跟他讨论一些能把他俩两个带出这一场闹剧的计划，但是司机的眼睛一直从后视镜里盯着他俩。

“就这么点儿？”那个兄弟问。

“那可是 200000 里拉好么！”Jace 回答。

“根本什么都不算好吧！”那个人骂回来。

“好吧，反正我们就有这么多。”Jace 说，“现在基本上都用信用卡啊。”

那个男人怀疑地看向 Ben，后者摇了摇头，希望他的反应能让人信服。其实他确实带了钱，但是他不想让他们以为 Jace 是个骗子，谁知道之后他们会怎么对他们啊？

“下去，”司机说。

“好。”Jace 点点头，同意他们应该下车，但是 Ben 踌躇着。

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被扔在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还被抢劫了。这个厚颜无耻的建议激怒了他，让满满的怒气取代了他的恐惧。“你们不能就这么把我们留在这里！”

“你刚刚才拿走了我们全部的钱，”Be 怒吼，“你们应该至少走完这

一趟吧！”

“Ben——” Jace 试着跟他说话。

“不！我才不下车。朝前开把我们送过去！要不然就等着我们俩的血溅你们一身然后你们等着给我们收尸吧。我不在乎。要不就把我们送到宾馆。你们决定吧！”

Ben 说完这一大通几乎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呼吸了。那两兄弟互相朝对方抱怨了一会儿，最后终于达成了一致。

“我们送你们，”那个兄弟不爽地说。

Ben 期望他能感到一点儿宽慰，但是在这个点儿上，他只能怀疑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许他们会被带到什么黑手党总部然后专业的收尸人员就真的能给他们收尸了。他的肌肉一直保持着紧张状态，脉搏也一直突突的，直到宾馆的霓虹灯招牌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然后出租车在行驶到一个 U 型车道之前停了下来。

“下去，”司机说了第二次。

Ben 很想，他真的很想，但是他突然有个第二个念头。他们一跨出车门这辆车就马上开走，他们的行李也会被带走。行李里有一些他忙了很久的东西，他可不想就这么丢了。

“把我们的包拿出来，”他坚持。他想看看 Jace，但是他不能把注意力从车前座那两个男人身上移开。

司机的弟弟突然转过来紧紧盯着他们。他下巴上的肌肉咬得紧紧地，眼睛恶狠狠地盯着 Ben，但是后者也怒视着他并最终击败了他。他打开了后备箱拿出他们的箱子，把它们扔在大街上。等它们一离开车子，Ben 和 Jace 也赶紧下来。

“疯狂的老美！”那个兄弟吐了口口水，这倒是大实话，等 Ben 的脚一离开，车就马上开走了。

“太棒了你！”Jace 大咧这嘴笑，给了 Ben 一个大大的拥抱。“Jesus！你应该去当个人质谈判员的！”

“好吧，那都是狗屎，”Ben 说，他的声音还在颤抖。他的勇气随着肾上腺素一起消失了，换成了他一直努力忽视的恐惧。他的腿也一直在颤抖。“来吧，快走吧，”他说，把自己从 Jace 的怀抱中解放出来，捡起了他的行李。他只想在凶恶的暴徒回来把他们一枪爆头之前赶紧进入安全的酒店。

登记入住的时候 Ben 一直昏昏沉沉的。他止不住地一直朝窗外看，怕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在 Jace 解释他的信用卡是怎么被抢的时候那个

接待员连眼睛都不带抬一下的。他打了几个电话挂失自己的信用卡，保证他们今天晚上住得到宾馆。后来 Jace 换了意大利语说，而且他一定是找到了什么方法。因为最后他们还是住进了宾馆。

Ben 坐在床上，试图掩饰他一直颤抖个不停的手。Jace 注意到了，他跪在 Ben 身前，用自己的手握住了他的。“没关系，”他安慰他。“咱们现在安全了。我们只是上了错误的出租车。我本来应该意识到而且更细心的。”

“都是我的错，”Ben 说，拒绝让他揽下责任。“不，别这么说。都是他们的原因。他们真是混蛋。”

“就是，”Jace 同意。“但是你可不能让他们毁了咱们的旅行。”

怎么能不呢？Jace 所有的钱都被抢走了，而且在一个你刚刚才到达就被抢了的城市还要放松自己这怎么会可能呢？“我觉得我想回家了，”Ben 脱口而出。

Jace 笑了笑，挨着 Ben 坐了下来，用一条手臂环绕着他。“我知道你吓坏了。你有来这里的权力，只是我们的运气不怎么样。意大利其实是个很棒的国家，这里的人都棒极了。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些坏蛋而已，这个事情在别的地方也时有发生呀。我可不能现在放你走。我不能让你

带着不好的记忆离开这里。”

Ben 叹了口气，转过头背朝向他。想着回家还得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好像也不比被抢劫的体验好多少。“好吧，”他同意了。现在他觉得好点儿了。在 Jace 身边他觉得安全了很多。

“关于行李，你做的好极了。”

“那个啊，我只是不想丢了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礼物？”Jace 问道。听起来很不错啊，但是看看，你还拯救了什么。”

Jace 拉开了行李的拉链，在里面挖出了一个看起来很便宜的塑料小猫玩具。玩具碎成了几片，像个俄罗斯套娃一样，那中间是一卷卷起来的钞票。“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有多少？”

“足够我们玩儿的了，”Jace 大笑。“我只在钱包里放了足够打车和出去吃一段饭的钱。”

Ben 宽慰地笑了。他以为他只是拯救了他们的衣服，但是他现在很为他的行为自豪。他觉得他自己又回来了，他在自己的包里翻找着，然后拿出了一个玻璃纸盖起来的篮子。他把它递给 Jace，紧张地等着他的

反应。

Jace 把塑料小猫放在一边，拿起了篮子，里面是一整蓝的幸运曲奇饼。它们有一些变形了，但是颜色各不相同。

“哇！看起来棒极了！” Jace 大喊。“我爱极了这些颜色。看，这个是蓝色的！你从哪里弄来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 Ben 解释，做那些东西真的累死了，但是 Jace 脸上的表情太值了那些辛苦了。

“不可能！那些幸运纸条怎么说【what about the fortunes？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你仔细看看呀。” Ben 笑着说，等着 Jace 掰开一个曲奇放进嘴里。

“Mmm，好吃。我的未来有什么在等着我啊？”他打开了一张纸条并挑起了一边的眉毛。“将会有千万个吻吻遍你全身。【A thousand kisses will soon cover your body.】”他从幸运纸条上抬起眼来看向 Ben。“就让我们静待，看这一切能不能成真。”

* * * * *

就要离开意大利了，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四个晚上实在是太少了。到第三天的时候，Ben 感觉自己的大腿肌肉都要碎成渣渣了，而且感觉

脚是站也站不住了。他不敢想要是他们在这里呆一周或者是更长会怎么样。还有数不清的景色没有看呢。Ben 觉得想多休息一会再去下一个地点探索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罗马很有意思，是古老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他们去了一些必去的景点：像是罗马圆形大剧场啦【Colosseum】，罗马教廷梵蒂冈啦【the Vatican】，万神殿啦【the Pantheon】，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啦【the Circus Maximus】这些。Ben 最喜欢的就是罗马广场遗迹了。就像是穿越了千年，残破的建筑群依旧宏伟而壮丽，街上满是熙熙攘攘的罗马人。站在广场中央，Ben 似乎看见了几个世纪前的荣光。

当然啦，现代的罗马也是很赞的，尤其是对 Ben 这样一个购物狂来说。他们之前无意撞进过几家那种定制成衣店，那里随便一件牛仔裤都够 Ben 付一个月房租的了，不过他们也找到了几间小一些的店子，他从那儿买了几件在家那边完全没有见过的衬衫。杂货店也比家那里的看起来更柔和一些，塞满了传统的意大利纪念品，当然也有一些新东西。

意大利的餐馆质量可谓是参差不齐。前几顿饭 Jace 领着 Ben 去了一些小店子，甚至菜单都不是英文的。那里的食物都很精细，完全不辱意大利美食天下第一的美名（窝觉得窝们天朝的也灰常好啊！）。但是吧，

有一次，Ben 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就直接由着一个急功近利的业主把他们拉近了挨着一个景点的一个小铺铺，然后 Ben 的 pizza 完全没有啥味道，Jace 的意大利面是微波炉里端出来的...

接受了这个教训之后 Ben 就由着 Jace 来挑饭店了。像是今天，他发现了一家外表一看就是欺负来旅游的人的一间午餐咖啡厅，但是光顾那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本地人。Jace 用意大利语给他们点了单，他爱死了这些可以好好秀他外语优势的机会。Ben 也就很开心地随他去了，毕竟他还能享受那种感觉嘛，当你听不懂也不会说的无力时候，还有一个靠谱的人可以依靠。

“敬我最最最勇敢的男朋友”，他们的酒上来之后 Jace 说。

“你还记着呐？” Ben 脸都红了。

“我不仅仅是指面对那个司机的时候，”在倒酒的时候 Jace 考虑了一下，“你出柜的时候多大？”

“十四岁，” Ben 算了一会儿才回答。（果然是数学渣渣==）

“我得说那可真他妈的勇敢！”

“嗯嗯，毕竟是 90 年代嘛，” Ben 反驳，“现在的小孩子们出柜是越来越早了。”

“好吧好吧。那那次在希腊饭店等了半个小时还没上菜然后你就冲进厨房——”

“结果只抓到他躲在拐角跟大厨在抽烟，” Ben 挖苦他。

“反正至少你让咱们吃到东西了啊。那那个踢了狗，咱们看见之后你给他当胸一拳的家伙怎么说？”

“胖还是有好处的。他的狗朝我狂叫就好像我才是那个混蛋一样。”

“那还是很勇敢，” Jace 坚持。

“听着，我可不想都出国了还得畏首畏尾，” Ben 说，“但是我觉得你误解我了。有时候我只是被怒火和热血冲昏了头脑，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过脑子的事。我不认为这能被叫做勇敢。还是说鲁莽好一点儿。”

“随便你怎么叫啦~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东西。” Jace 举着他的面包条朝 Ben 晃了晃。“通常情况下你都是那么地可爱和富有同情心，简直甜死了~但是我还是窥见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些存在与你身体里的东西，比金属钛还要坚硬的坚强。”

“就像是终结者？”

“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 Jace 大笑。“那坚强，鲁莽。随你怎

么叫它，那就是我爱你的众多理由的其中之一。”

他们不约而同地因为注意到了那个 L 开头的单词而沉默了。好笑的就是他们甚至能直接地决定上个床、决定开始谈一段恋爱、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跨越大洋的旅行，可是就是简简单单地说那三个单词就能让他们如此畏惧。

“那接下来干什么？” Ben 问，把这个问题揭了过去。

“嗯，鉴于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

Ben 没等很久就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了。就在离他们吃饭的餐厅几个街区的地方，在被一大堆服装店和报亭包围的区域中间，是另一处遗迹。考古学家已经小心地把它们发掘出来，整个城市的遗迹都在水平面以下。

Jace 拉着 Ben 的手带他走下咯吱咯吱的古老楼梯，进入发掘出来的遗迹，一股熟悉的味道飘进了他们的鼻子。

“猫？” Ben 问到，但是显然他已经不用问了，因为答案们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了。

“它们都把这个地方当成避难所了，” Jace 边说边蹲下来爱抚着一

只只有三条腿的、一直在旁边蹭着他的腿的小猫。“咱们得快点儿了，我觉得这趟马上就要开始了。”

事实证明，要想深入地了解这处遗迹，这个被称作“Torre Argentina”的地方，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导游。至于其他的，这个曾经属于罗马上帝的神庙已经成了各种猫科动物的栖身所，而且傲娇的喵星人在这里可是表现得跟上帝一样神圣的哦~导游带领他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猫。它们或沐浴在古老的殿堂、或在破碎的废墟中扒扒捡捡，找找老鼠什么的。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公元前 44 年，伟大的 Julius Caesar 大帝被他的下属背叛刺伤的地方，”导游的话引发了疯狂的拍照。

“Et tu Kitty？【看不懂...】” Ben 开玩笑。但是 Jace 没有回答，他回过头来发现他的男朋友站在几码以外的地方，远在观光团之后。他坐在飞扬的尘土中，两只猫蹲在他的大腿上，还有一只霸占了他的肩膀。

Ben 对于小动物们有着绝对的尊重。那种莫大的尊重使得他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因为他感觉他们不一定喜欢人们不停的爱抚。但是 Jace 就不一样了。他是那么的爱猫，以至于就好像通过这件事情他甚至能改变一部分世界一样。即使是最傲娇、最难搞的猫也愿意接受他的爱。他

完全可以说是白雪男公主那么软萌~，所有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愿意拜倒在他的石榴裤下。【啊哈这个描述太好了，Jace 的性格完全就是汤姆苏，但是还苏得让人不讨厌= =】

“我爱你，” Ben 说。他可能只是想对他自己说这句话，但是最后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感觉太好了。Jace 没有反应，因为太远了他还听不见，所以 Ben 又说了一次，这次完全是喊出来的，“我爱你！”

Jace 抬起头来，完全惊呆了，然后一个大大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站起来，放开那只可怜的小猫，然后大步朝 Ben 走过来。“大概是时候你得承认这个了，”他说着，拉过了 Ben 吻他。他们身后传来几声倒抽冷气的声音，还有几声窃笑，当然最终，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我也爱你。” Jace 在他耳边轻轻呢喃。

这一趟接下来的时候就很尴尬了，老是有人看他们，好像在期待什么后续表演一样。当游览终于结束的时候 Ben 觉得宽慰极了，他终于有时间能好好享受跟 Jace 在一起的私密时间，另外好好开发一下表白之后的新世界了。

“回宾馆么？” Ben 边往塞满了钱的捐款箱继续塞边问。

“没那个时间，” Jace 说。“我已经说了我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啦。”

“难道这还不算最好的？”

“不是。好吧，对于我是了，尤其是现在。”他们都笑了，然后意识到问题还没有解决。“不，我为你特别准备了节目。”

Teatro dell'Opera 剧院的外表完全不起眼，不能跟罗马室内的其他建筑相提并论，但是剧院里面却是很不错的。其实 Ben 从来就对歌剧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大概明白为什么 Jace 会觉得他会喜欢这个。他们走进进去的一瞬间 Ben 就觉出来衣服穿得太少了，但是他有那样的感觉，就是整个旅行都是因为把浪漫看得太重的罗马人。【我看不太懂这两句，反正是直译，但是我还是看不懂】当他看到另外几只穿着 T 恤和短裤的难兄难弟的时候，他觉得宽慰了很多，毫无疑问那都是米国同胞。

表演一开始，Ben 就觉得整个人都被演唱者天才般的声音折服了。每一个音阶都饱含着原生态的力量，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居然都没有用扩音器这件事情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开始第一个小时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尽他所能。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他开始不安地扭动，急切地想离开剧院去模仿一下他才听到的东西。

然而出彩的还是音乐，接下来的情节就没什么好猜的了。就他理解就很简单啊，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导致（两方）关系僵硬，狂怒地背叛和

过早来临的死亡。或许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吧，他想。

他已经感受过不正常的爱，但他还是尽量避免伤害任何他关心的人。死亡最终肯定会来临，但是他希望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他转过头去看 Jace，后者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Ben 想着他们两个能不能走到最后那一天。如果能的话，是不是他们都会在同一天死去，或者一个人先走，留下后来的那个沉浸在无尽的悲伤思念中？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以至于 Ben 很快就把它们抛在脑后，相反地，他选择细细地想象着被爱的温暖和永远陪伴着他的男朋友的愿望。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至少现在，他们都不孤单。

第二十章 (micrian)

时间过得飞快，经常让 Ben 觉得很迷惘而且闯不过气来。不是所有的学分都顺利地转到新的学校，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赶上。他现在的课程比起在之前的学校更加的费心。他经常得花费每一个清醒的时刻来试图平衡他的计划与学习，但往往这个还没做完又有新的工作加上来了。这时候 Jace 就会像暴风雨之眼一样，把 Ben 从他的狂怒中解放出来，迫使他放慢脚步放松点，哪怕是一晚而已。慢慢的 Ben 由对 Jace 这种行为的愤怒转变为感激，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来给 Jace。

期末考试就像残酷的暴风雨打击着 Ben，考验着他的决心和毅力。就当他觉得他再也受不了的时候，乌云散开，露出了空虚的夏天。Ben 飞回了家，打算就呆一周，结果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暑假。在他父母家住了几天后，Ben 搬到了 Jace 的公寓。

Ben 在市区一家素食餐馆当服务员。他不是很喜欢这工作，但这让他在很多次 Jace 都不在的夜晚有些事情可干。他也感到自豪现在他也可

以带他的男朋友出去吃饭，而不是期望 Jace 为所有的东西买单。

由于 Jace 经常出差，Samson 开始喜欢上 Ben。一开始它还只是睡在 Jace 一边的床上。最终它移过来开始抱着 Ben 的腿。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Ben 经常醒来发现 Samson 四肢伸张开睡在 Ben 上面，Jace 坚称从来没看到过除了自己 Samson 对其他人这么做过。

Jace 在家的日子是很欢喜的，而且他经常建议走关系要带 Ben 去不同的地方短期旅游。但 Ben 都拒绝了，更加喜欢他们有足够多的私人时间。他对 Jace 的欲望永远都无法满足。有时候他们会外出探索休斯顿这座城市，寻找那些他们从未看过的角落。但大部分时间他们还都是呆在家里，轮流做饭，伴着轻音乐懒洋洋地交谈。

Jace 见了 Ben 的家人，有着极好的表现。Ben 的母亲觉得 Jace 非常的迷人，而 Jace 和 Ben 的父亲则谈论些关于工作上的事情。Karen 也坚持在场，这让 Ben 有些紧张，但她一贯粗鲁的评论由于 Jace 微妙的机智而毫无用武之地，这让她很迷惑而其他人都笑开怀了。生活不会比这个更好了！

暑假结束后 Ben 不得不返回奥斯汀，但他整理打包分散在 Jace 家里自己的东西时，觉得心头痒痒的。他是想继续在这里呆下去，以至于他

都想转到休斯顿大学。Jace 否定了他的想法，提醒他随之带来的复杂的学分转移，而且 Ben 在目前的学校里所建立的关系对他学业的最后一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 Ben 明白这些，但还是忍不住猜想是不是 Jace 有点开始厌倦他了。Ben 以为当 Jace 在家他也一直在场可能有点太多了，但毕竟他是被邀请过来的，况且他们的关系最终不还是要搬到一起生活？可能 Jace 觉得这一切都太快了吧，但 Ben 毫无保留并且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另外一个男人。

回到奥斯汀以后，Ben 的担忧似乎被证实了。Jace 的电话越来越少，而当 Jace 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听起来总是心烦意乱的，甚至有些不太热情。当 Jace 不再告诉 Ben 他空余时间在做什么的时候，Ben 坚信 Jace 在隐瞒着什么。第三周 Jace 取消了他到 Ben 这里的行程，而第四周连个电话也没有了。

Ben 不能再否定了。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正因为他一点都没有头绪到底哪里不对了，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去修补。一天晚上他和 Allison 玩 Monopoly，当一方占领到另一方的领土时，另一方就罚喝一小杯龙舌兰。结果当然很难看。他打电话给 Jace，没有应答，然后他留下了一

段生气的留言，最后竟然在电话里抽泣起来。

Allison 为了安慰 Ben，拿出了两管 Ben&Jerry's 冰激凌和 Ben 一起吃。当 Ben 快吃完的时候门铃响了。他对着 Allison 做了个愤怒的表情，示意她去开门。Allison 是个好朋友，所以她按着 Ben 的意思去开门了。

从门口传来细语交谈的声音。Ben 试图听清对话的时候，Jace 捧着满怀的玫瑰花走进了厨房。Ben 赶快擦干净嘴边的冰激凌，立即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发型，最终红着脸放弃了。

“对不起，” Jace 说，递给 Ben 玫瑰花。Ben 没有接，他把玫瑰花放到了厨房的台上。”听着，我知道我是傻瓜，但如果你跟我来的话你会原谅我的。”

“我不知道，” Ben 说，他有些晕头转向。他有点希望自己没有喝那些烈酒了，也开始后悔吞下那么多的冰激凌。”我真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错。” Jace 叹气，“我只是想要浪漫点，给你个惊喜，但我做的太过了。”

“什么做的太过？为什么你没有打电话？”

“跟我来，好吗？” Jace 伸出手，“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Ben 的心融化了。他牵起 Jace 的手，当他触碰 Jace 的瞬间，一股电击的感觉穿透他。他的心背叛了大脑，忘了过去的一切原谅了 Jace。他最终是要求一些解释的，但现在他所要的就是一个吻。

“你喝什么了？”当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的时候 Jace 笑了。

“龙舌兰，” Allison 站在门口答道。“对不起。”

“没事，”Jace 说，引着 Ben 向外走去，“我会尽快把他送回来的。”

“不，你不会的。” Allison 意会的笑着。

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后，Ben 试图清醒起来。他一直试着说服自己这只是意识上的问题而非物质上的，但在他眼里街灯始终摇晃不停。

“等一下，”Ben 突然打断。“这是你的车！你一路开到这里？”

“是啊，”Jace 确认道。

“为什么？”

“再过两条街你就会知道了。”

Jace 转到一条小巷，又开到一栋公寓楼里。他又转了几次然后找到了停车位。他关掉车的引擎，看着 Ben。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了，快点。”

Ben 跌跌撞撞下了车，纳闷着到底葫芦里卖着什么药。是不是 Jace 有个孩子？一个秘密的直男生活？也许他被带到了—一个地下性俱乐部？上帝啊！他是不是被卖了当性奴了？

“你还好吧？” Jace 说，搂着 Ben。“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只是喝的太多了。” Ben 回答道，意识到这是真的。他被卖了当性奴了！他大了 8 岁以至于不能被卖到黑市上！

Jace 搀着 Ben 走上阶梯，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你住在这里？” Ben 问，开始感到一丝的兴奋。

“你可以这么说。”他打开门，一个熟悉的灰毛绒的家伙出现在门口。

“Samson!” Ben 半信半疑的说道，蹲下让猫闻他的手。他站起来看到更多熟悉的东西。沿着走廊堆满了纸箱子，墙上已经挂上了 Jace 旅行时收集的纪念品。衣架上有一件过时的外套以及 Jace 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穿得夹克。

“不！” Ben 说，终于接上气了。“不会吧！你住在这里了？”

“从上周起，” Jace 略带抱歉的—回道。“我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给你个惊喜，但我被召回工作还有...”

“你真蠢！” Ben 带着亲切地口吻说。“真不敢相信你搬到这里了！”

“在假期结束以后我意识到我很难再和你分开了。” Jace 承认，把 Ben 拉向他。“我希望这没有吓到你。”

“你工作怎么办？”

“呃，你也知道。我的工作不管住哪里都没关系。”

“如果你飞国际航班的话就有关系了。” Ben 说。奥斯汀机场名义上是国际机场，当相比休斯顿机场航线就少很多了。

“我会想办法的，” Jace 无奈的说道。

“我爱你，” Ben 说，比以往任何一次更认真。

“我也爱你。对不起我表现的这么蠢。”

“没关系啦。带我看看这个公寓。”

Jace 带他浏览了一番，或者说 Samson 带他。猫领着他们从一间房到另一间房，头和尾巴翘的老高。这间公寓是在这种小区里典型的两间卧室房，但已经经过精心的私人点缀：幸运饼干包装，玩具小老鼠，洗手间里 Jace 须后水的香味，以及 Jace 带回来用不完的宾馆洗发液和香皂。

“这里才是最好的部分，” Jace 说，打开通向阳台的滑门。” Samson

爱死这里了。第一个晚上我都没办法让他回到里面。”

Ben 伸出栏杆，一览楼下单调的庭院。Jace 从后面走来，双手搂着 Ben。“学校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终于选定我的专业了。”

“然后呢？”

“英语文学。”

Jace 笑出声来，当 Ben 转过身时看到 Jace 脸上有一丝的得意。

“怎么啦？”

“这么巧我也有个英语文学的学位。”

“真的？”Ben 惊讶自己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是啊。”Jace 点头。“那你准备拿这个做什么呢？”

Ben 尽可能地从他过去几周的思索中找出一个答案，但所有都在他极其兴奋的脑袋中而出不来。

“这个对了，”Jace 使了个眼色。

“哦不！”Ben 模仿惨叫道，“我也会沦落为一个空姐？”

“哈哈，”Jace 冷淡地答道，“我不认为你的性格合适这个。”

“说真的，你认为我应该改专业吗？我猜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不错

的普通学位。我可以为报社写稿，教书，编辑...等等。哦天哪，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没关系，” Jace 略带安慰的说。“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和他最终专业不匹配的职业。一个学位只是证明你通过了第一步。将来雇用你的人只会瞄一眼然后就不会再看一眼，如果他们竟然要看的话。”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的。” Ben 叹气。

“你最喜欢什么？”

“唱歌，但我们以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是，Ben 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把唱歌变成一个事业。他没有想当流行歌手的假想。他不喜欢组成一个合唱团也不喜欢在里面表演。那还剩下什么选择呢，唱电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Jace 很自信的说。“你等着瞧。”

* * * * *

既然 Jace 住在里奥斯汀了，Ben 就经常不在家，以至于 Allison 威胁他要找个新的室友。最终 Ben 在 Jace 不在的时候邀请了 Allison 到 Jace 得家里，这让她有些许的满足。不久以后，他们各自繁忙的学业又席卷而来。Allison 的专业是心理学，而且现在她打算当一名顾问。她的功课之多使 Ben 相比起来要轻松很多。他又开始花更多得时间呆在家里，帮

忙打扫卫生，为 Allison 做饭，要不然她就几乎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Ben 和 Jace 在平安夜晚上庆祝了他们的一周年纪念日，几天以后又重新体验了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做的事。第二学期 Ben 找到了一份当教师助手的工作，感觉这个在他的履历表上应该不错。在几次紧张地教学课以后，Ben 找到了感觉并开始变得享受这份工作了，但对他来说，教书始终都是一个挑战，教授经常在 Ben 不能驾驭的时候离开教室。

Jace 在春假期间又一次给了 Ben 旅行的惊喜，这次他们要去柏林。跟意大利不一样的是，Jace 一句德语都不会说，这就导致在旅行途中他们经常感到迷惑，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多么尴尬的情形里，到最后每次都让他们捧腹大笑。

Jace 向 Ben 保证这样的旅行将会是他们每年一次的传统。Ben 希望下次他们能够到巴黎，但 Jace 拒绝了，他坚称巴黎必须要等到一个特殊的时刻才会去。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光芒让人坚信有一天他会在那里向 Ben 求婚。自从那以后，每次他们谈到婚姻的话题都暗示着去巴黎。

接下来的一年 Jace 带 Ben 去了伦敦。相比之前的这趟旅行是 Ben 的最爱。夜晚的大本钟让人流连忘返，威斯敏斯特教堂留给他很深的印象，还有就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给人无意的惊悚感。血拼就像是专程为他

准备的，他们逛过了所有的地方，从波多贝罗的跳骚市场到牛津街的商铺。

所有的这些假期对 Ben 来说还有其他的意义，每个地方都提醒他 Jace 是多么的在乎他。生活中每一天的心烦意乱渐渐扫去，随之而后的旅行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对 Jace 的爱。渐渐地，Ben 觉得是时候他们“去巴黎”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Ben 有些闷闷不乐。春假以后，距离 Ben 跟 Allison 毕业就只剩很短的一段时间了。眼前的事相比未来的梦想更加紧迫。最大的问题是：接下来去哪里呢？

毕业后他们可以在任何城市或州找工作。如此之多的选择是压倒性的。当然也要考虑到 Jace，但他工作的灵活性对 Ben 的决定没有多大的影响。他几乎希望 Jace 的工作必须使他们呆在一个固定的城市，那样的话 Ben 就不要要做选择了。

“我想我决定去哪里了，” Allison 宣布。

“什么？” Ben 突然说道。她不应该决定的！自己还没有想好呢！他们在咖啡馆里长时间的大脑风暴并不意味着有结果。他们本应该推迟做决定而是让这样的交谈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决定了，” Allison 重复。她喝了一口卡布奇诺，望向咖啡店的窗外，就好像她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一样。“我在休斯顿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庭，明显的。而且除了你我跟其他的高中同学都没有任何的联系。不，我没有必要回到那里。”

“嗯，好的，但这还是不能排除我们谈论过的其他地方啊，” Ben 说。“不回休斯顿是一回事，但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准备在西雅图成立的乐队怎么办？又或者我们在墨西哥城的嬉皮公社？”

Allison 转了下眼睛，试图不笑出来。“说真的，想想看，在没有重新定居其他地方所带来的麻烦下，找工作然后开始一段事业已经够难的了。”

她说起来容易。Ben 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想做什么。他推开他的香草卡布奇诺。如果不能让他争取更多的时间的话没必要去忍受咖啡的滋味。（Ben 不喜欢喝咖啡）“我以为我们一致认为奥斯汀到处将会是到处找工作的新毕业生。竞争会很大的。”

Allison 似乎没有听到他。她盯着 Ben 的后面。她睁大眼睛望向了 Ben，又看了看 Ben 的后面，然后又集中到 Ben 的身上。

“怎么了？” Ben 说道，同时转过了身。

“不要！” Allison 赶紧叫道。“没什么，只是...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Ben 没有回答，而是看看到底什么让她突然变得这么怪。

“不要转过去，” Allison 解释。“你会后悔的。哦上帝啊！算了吧。”

“Benjamin？”

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Ben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碎片从他的神经直奔他的脑袋。Ben 转过身。就是他，Tim Wyman，就像从过去来的幽灵一样穿梭于咖啡厅里混乱的桌子。他看起来完全一样，然而又完全不同于过去。青少年时期的身体已经被如今成人的体魄所代替，每个帅气的特征都更加突出了，下巴更加的强壮了，面颊的轮廓更加的分明。隐藏在紧身旧 T 恤里的身体就像是时尚目录或者成人杂志里所呈现的那样。最糟糕的是，那该死的银色的眼睛已经在向他微笑了。

“真的是你，对不对？” Tim 已经走到他们的桌旁把手放在了 Ben 的肩膀上。

在他的触摸下，Ben 一下子又回到了 17 岁，紧紧抓着草，望着 Tim 离他远去，并且明白这样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不管他乞求或辩护了多少，不管他是多么的希望再一次感受到 Tim 的抚摸，都不可能了。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只除了，他，又出现了。

“是的，” Ben 答复，甚至都不记得那个问题了。他是那么地紧张以至于说不出一个字来。他耸了耸肩把 Tim 的手移开，看起来很冷漠的一个举动，但他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尖叫。

Tim 眼里的光不确定地闪烁着。“哥们儿。你是来这里拜访还是...？”

“我住在这里。” Ben 答道，耳朵里传来阵阵的心跳声。

“什么时候的事？我一直以为你在芝加哥呢？”

他们都同时望向了 Allison。她给了 Tim 一个空洞的表情然后望向了 Ben。她的眼神在说“不要生我的气。” Ben 明白了。她撞到过 Tim，并且告诉他 Ben 在芝加哥。也可能那时候他的确是在那里，但她从来就没有跟 Ben 提起过，也就意味着一件事。

“我猜我们在同一所学校？” Ben 问道，还是盯着 Allison。

“是的，” 她确认道。

“Jesus，” Tim 说，同时坐了下来。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我必须走了。” Ben 笨拙地站了起来，身后的座椅差点倒下，在大家还没来得及阻止他的时候就走出了咖啡厅。

“你应该告诉我的！”在咖啡厅们关之前他听到 Tim 跟 Allison 争吵。

大街上 Ben 走着走着几乎快要跑起来。往 Jace 公寓走的时候，他突然记起来 Jace 还有三天才会回来。而家在另一个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经过刚才的咖啡厅。Ben 转过身，发现 Tim 已经在朝这边跑过来。

“等等，” Tim 喊道。“求你了。”

Ben 低着头，有点期待看到那晚 Tim 跑步时，经过他身旁所穿的那件笨笨的碎南瓜乐队 T 恤衫。

“嘿，” Tim 停了下来，喘着气。听起来是那么的随便，就好像两个经常见面的朋友。

“你想要什么？” Ben 摇着头，无法想象答案。

“我不知道，” Tim 说，“我猜我只是想要跟你谈谈。”

Ben 大口的喘着气，Tim 的味道飘进他的鼻孔，麻痹着他的舌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不能。”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Tim 说，弯着腰试图看着 Ben 的眼睛。

“看，拿着这个。”

一个手机塞到 Ben 的手里。

“今晚我打电话给你，好吗？我们现在都处在惊讶之中，需要时间来思考，但我还是想要跟你谈谈。好吗？”

Ben 点了点头。为什么不呢？如果他改变主意的话他总可以把电话扔掉。

“好的，那我先走了，”Tim 走开了，但迟疑了一下。“你是对的，Benjamin。”

Ben 终于抬起头来。“关于什么？”

“很多事情。再会！”

Tim 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走开了。Ben 望着他渐行渐远，希望他能像幽灵一样突然消失。

第二十一章 (flysex)

在这场审讯里没有红脸白脸之分，只有一个白脸坏警察，而他想要答案。如果有必要，他会切断他囚犯的食物或水，或者拒绝支付他们房子的份子钱之类的。

“大二的时候。” Allison 坐在沙发上回答道，尽管 Ben 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双手交叉着像一个愤怒的家长，“我交作品的时候总会碰到他，我立刻就发现了他，不过 Tim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注意到我。”

“但是有一天，他停下来和你说话了？”

“Mm-hm. 他嘴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的。他想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些什么。”

“然后呢？”

“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好吧，我告诉他说你在芝加哥，就这些。”

“我那时还在芝加哥？”

“没有，我说谎了。但如果你今天不在那边，我还会这么说的！”

Allison 交叉起了自己的手臂，“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的，这样我就不必今天遇到他了。”

“不会，但是总有一天你会一整天藏在那个走廊偷看，尽管只是出于好奇。”

Ben 垂下了他的肩膀，他知道她说的没错。

“那么，还有别的事没告诉我么？”

“不算有，最后 Tim 放弃了企图从我这获取消息的想法，然后我们一整年都没有再见过了。”

Ben 坐进沙发里，靠在 Allison 的肩上似乎在寻求着什么，“你觉得我要不要给他打电话？”

“别！想想 Jace。”

“为什么？打电话又不算是出轨。我又没打算跟 Tim 来场激情通话或者其他什么的。”

Allison 没有立刻回应他。Ben 看的出来 Allison 手里还有料，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不懂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Ben 耐心的等着，如果她决定不告诉他，那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从她嘴里撬出来的。

“我听说了些事情。” Allison 最终还是说了。

“继续讲。”

“Tim 找了个干爹。【sugar daddy，那种干爹，你懂得。】”

“你这是神马意思？” Ben 的胃一阵痉挛的问道。

“某个老家伙。我不了解详情，不过应该不是神马好事。你真的认为像 Tim 这么帅气的人和一个有钱的老家伙在一起就只是为了好玩？”

Ben 没有回应她。他不愿想象他高中的恋人为了钱和一群老鬼混在一起。也许他不应该拿 Tim 的电话号码。为什么还要用那些不堪入耳、耸人听闻的消息来破坏他仅存的那些回忆。

“要不你给 Jace 打个电话吧？” Allison 建议道。

她说的没错，这也正是他要做的。

炎热的夏天让人面红耳赤，好像它急着要证明什么事情一样。Ben 在床上翻来覆去着不断地拨弄着床单，窗外的空调机组似乎无法应付这多余的热浪，所以他把它们关了，开了扇窗。窗外的知了仍不知疲倦地叫唤着。

Ben 已经把衣服脱到只剩下了内裤，可仍然止不住地出汗，他渐渐的睡着了。那天晚上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打电话找他。Ben 不断摆弄着 Tim 的手机，翻看着电话簿，思考着电话那端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每一个男性的名字在 Ben 的脑海里都绘出一个淫荡的老头的形象，

一只手里拿着一叠百元钞票，另一只手伸进 Tim 的裤裆。然后，一个“家”的电话号码跃入眼帘，这指向哪里？是 Tim 自己的房子还是他爸妈在 woodlands 的房子？最终 Ben 厌倦了无谓的好奇打算好好睡一觉。但当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时，那手机就开始像只蜜蜂一样嗡嗡作响。

Ben 摸索着，直到他摸到手机，他含糊地回答着，忘记了这不是他自己的手机，“喂？”

“嘿！你在睡觉吗？”

Ben 一下子就清醒了，“没！不，我的意思是，是的。”

“现在才 11 点。” Tim 埋怨道，“你哪里像个大学生啊？”

Ben 犹豫了一下。他是应该顺着他这无意的玩笑呢还是开始直接问问题？他不愿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至少他们之间还算是有点什么的。

“你去哪了？”他问。

“哦，我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我们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你去哪了？”

“啥？你指的是这五年？”现在轮到 Tim 陷入了沉默，“好吧，额，高中。^^，高四那年我去了 conroehigh 上学。”

“就只是为了摆脱我么？”

“不，是摆脱我自己，” Tim 辩解道，“亲，你不打算让这对话轻松些，是吗？”

“不。”

“也许在电话里谈这些事情是个坏主意。”

也许不是，Ben 想。没法看到 Tim 那张帅气的很有效地帮助 Ben 保持一个愤怒地情绪。他打开了床头灯，伸手拿起了他们在伦敦拍的照片。他翻着他们，直到他找到伦敦眼的照片。在伦敦眼巨大的摩天轮里，Jace 伸长着手拍下了一张他和 Ben 接吻的照片。那记忆就像一次冷水澡一般浇醒了他。

“我们能不能见面，面对面谈？” Tim 纠结道。

“不，我不这么认为。” Ben 都要笑了。

“为什么？你现在不方便么？就穿着条四角裤躺着？”

Ben 不说话了。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

“还是他妈这么骨瘦如柴。” Tim 从窗外笑嘻嘻地说，然后把他的电话挂了，“不过还是很适合你。”

“噢上帝啊！” Ben 哀嚎道，“你特么在这干嘛？”

“快点！在有人打电话报警之前放我进去，” Tim 把脸贴在玻璃上说。

“我觉得应该是我打电话报警！你怎么找到我的？”

“在 Allison 的电话簿里找的，拜托，让我进去呗。”

Ben 沮丧地摇了摇头，抓起一件衬衫往门前走去。他在洗手间前的镜子前停了下来，他保证这不是为别人，只是为了他自己。他当然想让自己看起来棒极了，好让 Tim 知道他离开的这些年到底错过了什么。Ben 决定让 Tim 等得久点，就在开门前去厨房弄了杯冰茶。

Tim 走了进来，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无视了这是 Ben 的私人空间的事实。他闻起来就好像古龙水加了啤酒，一个迷人的组合。

“你知道吗？” Ben 抬手挡在了 Tim 的胸前不让他再往里走，尽管考虑到它摸起来是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不是个好主意。在外面等着，我穿个衣服，然后我们去外面边走边说。”

Tim 看起来失望极了，不过还是耸耸肩退到了夜色里。Ben 想到，我才是发号施令的那个人，可不是他。他匆忙床上衣服，兴奋的感觉涌上心头，为什么不兴奋呢？他心里那块丢失多年的碎片总算找了回来。Tim 会回答他的问题，Ben 说不定还会跟他调情，但是今夜最终也只能

让他蛋疼。【blue balls，美式俚语，就是想上没法上，蛋蛋都憋蓝了。233333】也许对他们两个都是，不过 Ben 至少晚上能给 Jace 打打性爱电话放松一下。

当他正准备关灯出门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他在伦敦的照片，折回去把它带在身边当做一个护身符，至少他的身体应该听他的心的。当他走出门，看到 Tim 靠着一辆跑车摆着他那标志性的詹姆斯邦德的姿势。Ben 怀疑是不是他那淫荡的干爹买的，那个色眯眯的老头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无论这跑车是多酷炫多么新。他过 Tim，示意他跟过去，“还是之前那个 Benjamin” Tim 边说着边走过去，“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总能得到它。”

“是的，恩，也不是一切都一样。” Ben 反驳道，没明白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只知道 Tim 一定话里有话。“所以你 conroehigh 高中过得怎么样？”

“一样的操蛋，只是不一样的学校罢了。” Tim 说，“恩，也不完全相同，那里没有你。”

“那妹子呢？”

“一直试图远离她们，就高四的时候有一个毕业舞伴。”

“还是 krista norman?” Ben 吐槽道，连他都为自己时隔这么多年了还鄙视她感到惊讶。

“不，不是她，自从我们上次和 bryce 干了一架之后我就没见到过她。”

Ben 笑了。

“这也是个换学校的好理由，” Tim 说，“我坚信 bryce 在找机会复仇，他们有找你麻烦么？”

“不算有吧。”他们还是像往常那样喊很难听的话，不过也只是如此。尽管如此 Ben 在毕业之前还是每天都带着胡椒喷雾。【防狼 233333333】

Ben 领着他们走到了一个被挤在两个停车场间的小公园里。这就稀稀拉拉的几把长椅，一团总是被忽视的植物，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两个醉汉走来。他们穿过灌木丛坐在了河边的石头上。

“风景不错。” Tim 说。

宁静的水声加上倒映在水里的霓虹灯，这是 Ben 最喜欢的一个独自思考的地方。他有时还会把 Jace 带这来。甚至他们还在这酣畅淋漓的做了一次，全程都在担心着会不会被抓。把 Tim 带到这来不算是背叛。Ben 不断地用 Jace 和他的美好回忆来加固自己的意志力。

Tim 让 Ben 先坐了下来。他们盘腿坐着，小石头没有足够的空间给他们，Ben 调整了坐姿，双手抱着大腿重新又坐了下来。

“那你呢？” Tim 问，“有拉哪个幸运的家伙去毕业舞会么？”

“高中一毕业就来奥斯汀了？” Ben 没有理他的问题接着问道。

“恩，差不多。我爸爸在这毕业的，坚持要我和他一样。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干什么，所以我同意了。到目前为止都还挺好的。人在奥斯汀相当自由，在这做个 gay 挺轻松的。”

Ben 的三观都要被颠覆了，“你出柜了？！！！”

“恩。” Tim 微笑着说，“当然也因为这事被兄弟会给踹了出来。”

“真的？！” Ben 看起来很诧异。

“恩。这挺蠢的，毕竟他们中至少有一半都跟我睡过了。恩，也不是真一半，不过你懂啦。”

Ben 还真不知道，不过他还真的没忍住脑补。他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色情片里才有的。

“兄弟会里很多男生跟我一样” Tim 说，“有些就只是喜欢乱搞鬼混，这还好，但是有些人甚至深柜到根本不承认自己。我想我现在能很好体会当初我给你带去的那些困扰了。”

Ben 神魔了。他没有料到 Tim 居然出柜了。这简直难以置信。他的生活从那开始就改变了吗？他有男朋友了吗？他带他回家去见他的家人了吗？他的爸妈是怎么想的？

“现在说说你吧，” Tim 反问道，“芝加哥只是个不愿意见我的谎言吗？”

“不，我在那待了快两年。”

“你喜欢那吗？”

“我爱它的一切，除了那的鬼天气。那的博物馆赞极了，【我曾经考虑过去芝加哥大学读 art history，芝大的西方艺术史系是跟哈佛有得拼的学校，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边还有一个牛逼极了的埃及考古博物馆】还有那边的购物街，——整个城市本身都让人爱着。每天总会有些事情发生，文化相当繁荣，她不像休斯顿那样，像座死城。”

“是啊！” Tim 点点头，“相比之下奥斯汀一定无聊多了。”

“也不贴切，我花了不少时间适应，不过现在有家的感觉了。”

“你懂得的，” Tim 靠向他说，“家，就是心在的地方。”

“他们还说你永远没法再回家了。” Ben 指出。

“说的有道理。” Tim 耸耸肩，“那男朋友呢？我想你应该谈了不少个吧？”

这下轮到 Ben 耸肩了。他心里的一部分并不想让 Tim 知道他的情感生活，去提醒他他已经失去了成为 Ben 生活的一部分的资格。不过，跟他吹嘘 Jace 的一切又是那么的有成就感。感性战胜了理性，Ben 拿出了口袋里和 Jace 的合照递给 Tim。

“他叫 Jace，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总有一天他会带我去巴黎的。”

Tim 拿着照片无声地凝视着，狠狠地吞了口口水。他在强忍着泪水！

Ben 立刻对自己的决定感到了后悔，并诅咒自己这该死的行为。

“我想这都是我活该。” Tim 的声音都颤抖着。

“对不起。” Ben 低声说，想要伸出手去安慰他，用他那再也不能、也不行的方式。

“别，” Tim 说，稳定了下情绪，“是我错过了，不是吗？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永远单身的。”

“你也是。” Ben 同情地笑了笑。

Tim 摇了摇头，“没有，你之后再也没谈过了。”

“你不是说...那些兄弟会的男生？”

“那只是性罢了，” Tim 哼了一声，“所有的人都只不过是一夜情或者炮友罢了。他们都不算什么。【None of them meant anything.这里真的只有原文能表达那种痛苦，真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在 Ben 最黑暗的时刻，他曾祈祷 Tim 以后永远都找不到对象，并且会为了离开他而后悔一辈子。现在，他的愿望成真了，可是 Ben 的愿望却再也不同了。他们改坐在这里，吹嘘着自己的男友，讨论着他们各自的浪漫故事。一想到 Tim 这些都孤独的一个人就感到很悲哀，当然，也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别告诉我没有人爱上了你！” Ben 辩驳道，“就算不是兄弟会的男生们，总会有个人吧。”

Tim 咧嘴一笑，好像完全恢复了一样。“有几个，但是他们不是...”他看了一眼 Ben 站了起来，“我今晚跟踪你本想是勾引你的，不过恰恰相反，今晚简直尴尬极了。”

“不，它不是。”

“你又不是那个几乎要哭了的人。我想这该差不多了，对了，你还拿着我的手机吧？”

“恩。” Ben 也站了起来。

“很好！这！我们换一下，你拿着这个。” Tim 递给了他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机，“我今晚刚买的，不过显然我不再需要它了。”

“我不能拿。” Ben 抗议道。

“你可以的，再说了，我喜欢那种能够随时联系你的感觉。”

“噢，那好吧。谢了。”

他们没有再说话，就那么走回了 Tim 的汽车边。Ben 挣扎着想说些什么，可他如今的人生有太多和 Jace 有关以至于不提起他简直太难了，

再加上他也不想让 Tim 更难过。当他们走近跑车，“干爹”的事情又一次跃进脑子里，不过有些事情 Ben 宁愿不知道。

“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Benjamin，” Tim 说，“我很高兴有人发现了你的特别，并把你抓紧。”

“谢了。” Ben 尴尬的答道，“我坚信你也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的！”

Tim 走了。他低头看着手机，他到底让自己卷入了什么？

第二十二章 (DoraW)

Ben 不知道 Tim 的专业是啥,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微妙啦。(我看不太懂.....我觉得一开始其实 Ben 不太愿意 Tim 再走进他的生活,所以他也不太积极了解)他毫不怀疑 Tim 会好好利用他给自己的的手机。隔天一大早他就打来,说只是想测试一下手机能不能用,顺便还打听了一下 Ben 上午的课是什么。接着下午又打电话来邀请他去玩儿跑跑卡丁车。(go-kart racing,我觉得翻成这样很好玩儿~)。Ben 的借口超级暗搓搓。晚上的时候 Tim 又打来说不管怎样都要来接他。

Ben 只好放弃借口,乖乖跟去。尽管 Allison 一直反对来着。那天晚上的跑跑卡丁车现场可是见证了一个史诗般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居然是 Ben 领跑好嘛!!!不过这次终于换 Tim 在身后追逐他这件事倒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他。他一半的脑细胞都用来想如果有天上的跑跑卡丁车会是怎么一番景象,自然,飞行员会是 Jace,他很帅的开着飞跑卡丁车从天上下来到赛道上。就像是 Red Baron, Jace 会用双排的子弹炮狂轰车道直到 Tim 的车起火爆炸。(你就这么对老情人啊,说好的不伤害别人呢

Ben~) 当然啦，这些肯定是不会发生。相反，Tim 坚持说 Ben 应该因为今天的表现而赢得一杯啤酒，所以就拉着他去了一间酒吧。

Ben 小心地只喝了两杯，下定决心千万别干蠢事。Tim 一直注意着他，把他当成自己的中心，不要反正只要 Tim 盯着他，Ben 就开始发呆，他不想因为任何事而毁了跟 Jace 在一起的机会。他知道自己的心属于谁。不过不管怎样，Ben 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跟 Tim 谈起 Jace，这样肯定会伤害到他，同样的，Tim 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那个甜心老爹。

第二天 Ben 被拖去吃午饭，Tim 还邀请他吃晚饭，后来 Allison 终于开了启防护模式，逼着 Ben 答应带她去看电影。Ben 只好尽尽社会责任勉强答应，但是放映厅灯暗下来之前，Ben 一直忍不住地看旁边的座位，期望 Tim 就潜伏在那里。

第二天 Tim 的报复就来了。这天 Ben 刚刚洗完澡，正准备套他的 Calvin 裤子的时候，一阵敲窗户的声音把他吓得跳了起来。他尽量不去细想那一只已经在那里观赏了多久了。相反，他只得匆匆忙忙套上衣服奔出来。Tim 催着他上了车，车里已经屯了一打的甜甜圈和几厅可乐。当游戏 sugar rush 终于 game over 了之后，他们就往 San Antonio 上路了。

“周六诶好不好！” Tim 放下车窗让 Ben 的头发在风里飞扬。Tim

就没有头发的问题了。他的头发比之前短了不少，两边剪得铁青，都堆到了中间。这个发型特别适合他，太阳镜也是。Tim 就好几次发现 Ben 一直盯着他看而且还傻笑。

最后他们的秘密目的地居然是六旗主题公园（德克萨斯一个挺出名的公园），公园特别大，里面好多过山车和各种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玩儿死的危险项目。其实 Ben 最近才跟 Jace 来过一次这个公园，但是那次公园在闭园整顿，所以他们只好逛了一整天街。不过现在他有机会弥补上次的遗憾了，只除了，额，是跟 Tim 一起。这个想法让 Ben 觉得不舒服了，但是他们刚开始在公园里走动，这愉悦的就让 Ben 把自己的不安完全抛到了脑后。

跟其他的主题公园一样，公园门口的队很长，他们站在队列里，聊天打发着这无聊的时光，笑声不时地响起，那么多年分开的时光啊，似乎已在此刻分崩离析，就好像他们还是那时的青葱少年，除却容貌的改变，一切恍若昨天。

但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Ben 觉得自己的后脖子晒伤了，而且他的肚子一直咕咕叫着，公园里的垃圾食品根本满足不了 Ben 这个大胃王！他已经饿得不行了，鉴于是跟 Tim 这个壕一起出来，Ben 只需动脑子想

想菜谱，Tim 呢，就负责去把他想吃的东西弄来。这两天来他们出去基本都是 Tim 在花钱，还花了好多，这都快让 Ben 觉得有个甜心老爹的是他自己了。

往回走的时候，一个毛绒玩具展览吸引了 Ben 的眼球。在它们中间，有一只黑色的毛绒猫，要不是颜色不对，简直就跟 Samson 一模一样。

“Samson！”

Tim 看上去很困惑。

“Jace 的猫，” Ben 解释。“我今天完全忘了喂他！！我自从昨天早上还没去过 Jace 家。”

“咱们吃晚饭的时候顺便过去一趟呗。” Tim 建议。

“我现在就得走了，” Ben 抱歉地说。“或者我们路上吃？”

“好，也行。”

他们在停车场晃了好半天才找车，Ben 一直在担心 Samson。一只猫可以在没有食物的状态下活多久？而且他想的不仅仅是这些。Samson 需要定期、规律的照顾和陪伴，这是这些天来他一直忽略了的东西。

“我希望他没事，” 他们开上高速的时候 Ben 出声。“通常 Jace 出城的时候我都会在他那里过夜。”

“所以这次你为什么没在呢？”

是啊，Ben 问自己，为什么最近你都没有在 Jace 家过过夜了呢？这个问题根本不用去想。第一晚的时候，他不想在 Jace 的公寓里等一个来自 Tim 的电话。昨晚，其实是他自己刻意想让 Tim 找到自己的。而且看看现在吧，报应来了。他迷迷糊糊地就被忽悠到一个约会上来了。

这一切都太离谱了。是时候找个机会跟 Jace 好好商量一下了。Tim 有可能会受伤，但是给他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会伤他更深。

“我今晚就去。” Ben 说。“得在 Jace 回来之前把公寓收拾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Jace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晚上。”

“所以我只能拥有你到那时候喽。我们今天晚上还是可以一起吃饭啊。可以先喂完猫，然后我们再出去吃。我请客。”

“你不用每样东西都付钱的，” Ben 说。“我自己也有钱的，你知道的。”

“我能付得起啊，没关系，” Tim 耸耸肩。

“怎样呢？你做什么来付这些钱？”

Tim 的眉毛拧了起来，好像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似的。Ben 真心希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用只是一句我有甜心老爹这样的话），但是现在，他只想要一个答案。

“我继承了一些钱，” Tim 回答，“是很多啦，其实。”

Ben 的心沉了下去，这个回答背后隐藏的更多细节让他害怕得不行。

“从谁那里？”

“一个你不认识也不需要知道的人。” Tim 回答。

Ben 没有再给 Tim 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他之后也没再说话。这短暂的沉默终于奏效了。

“他的名字是 Eric。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去世了。”

“我很抱歉，” Ben 答，“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有一点不寻常啊。我是指，从一个朋友那里继承遗产。”

“是么？”

“是啊，我是说，除非他是你的甜心老爹还是什么的人。” Ben 笑了，好像他是在开玩笑，但是那虚假的笑容根本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我猜 Allison 已经听了很多类似的谣言，是吧？” Tim 牙关紧咬。

“我猜我没有必要把你你知道的东西再跟你说一遍，是吧？Eric 是很有钱，

他也很老了，而且还是个同性恋。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是吧？”

“我也不知道，” Ben 弱弱地回复，Tim 声音的怒气把他吓坏了。

“好吧，这都是狗屎。人们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跟性和钱有关，但是他们全都错了。Eric 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而且他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所希望跟我的所有只不过是友情罢了。”

Ben 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他怕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自己像个固执己见的混蛋。一个有钱的老同性恋男人仅仅希望 Tim 在身边陪着他，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个 Eric 是瞎子么？而且一旦把金钱加到这个等式两边这一切就斯巴达了好么？

“我其实没想着要窥视你的生活什么的，只是……”

“切得了吧，你就是想，但是没关系。” Tim 放松了一点儿。“我只是厌倦了人们说的那些。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只是知道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自己编造一个真相出来好让他们显得高大上而已。”

“是啊，确实是的，这太逊了。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他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我们相处就像是我希望我跟我真正的父亲相处那样。他知道所有事情该怎么结局，他很幽默，还有世界上最疯狂的想法。跟他聊天简直是最棒的。那是我们最常做的事情。我遇到

他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了，所以他基本不怎么能出门。我们就只是简单地坐在那里聊上几个小时。妈的【这就只是个语气词看我真诚的眼！OvO】，我最后不知怎的就成了他的专属护士。有他的日子是我生命里最好的一段时光。额，好吧，第二好的。”

Ben 知道他不应该问的，但是他还是想确认一下。“所以完全跟性无关？”

“当然没有！Christ！难道两个同性恋男人就不能是好朋友么？”

“对不起，” Ben 道歉。“只是那个钱的问题——”

“是，好吧，那他还能拿他的钱怎么办？他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姐姐，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她。我只得到很小的一部分，虽然那还是数量巨大的一笔。还有那所房子。反正她也不想要它。”

Ben 长舒了一口气，试着想如果他自己一夜暴富了会去做什么。开车回家的剩余时间里，Tim 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Ben 自己也想了很多别的事情。

对 Samson 的疏忽，听到 Tim 和 Eric 之间奇怪的关系这些种种把他从这几天童话般美好的不真实中拉了出来。他发现自己开始有点儿想 Jace 了，他怀念那种他们共同拥有的简单生活，要是他今天晚上就回家

的话该多好啊。

走进 Jace 公寓让他觉得他跟 Tim 一起度过的下午更超现实了。他的前男友沉默地跟着他，四处看墙壁，可能心里在心里在腹诽什么的吧。他对 Jace 的这种间接的审视有没有让他觉得自己被打败了呢？他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或者是感到不安？他之前有过么？

“我应该做点儿东西吃么？”喂完 Samson 之后，Ben 问到。

“别了啊，咱们出去吃。会很有趣的。”

“嗯，好吧。”Ben 同意了，想早点儿让 Tim 离开这个公寓。

“跟你说吧，”他们回到车里的时候 Tim 开始说。“为什么我们要跟一大堆人去挤呢？要不我们会我的地方去，我给你做饭吃。”

“额，我不知道。”Ben 就知道 Tim 想带他去私人一点儿地方。

“会很酷的，”Tim 说，Tim 改变了目的地。“你会很喜欢那里的。”

“你这是请君入瓮吧你。”Ben 嘟囔。【Said the spider to the fly~ 很传神吧~】

* * * * *

Tim 住在 West Lake Hills 外面。那个地方的房价一直都恨天高，或者用他妈妈的话来说，住在那里的都是“有钱的贱人们。”房子很现

代，但是又带着那种淳朴的乡间风。主格局是一大堆简约立方体的堆积，但是门口是粗犷的木头和扭着的金属柱子做装饰。百叶窗帘一看就有年头了，都已经卷起了来，明显后来又用不知道是什么鸡笼子上拆下来的铁丝固定过。房子外面有单独的车库，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产阶级的房子而已。有可能设计房子的建筑师就想让人们这么认为。当然啦，房子外面看起来也有正常的部分，但是这些部分只是让那些奇怪的部分显得更加跟幽静的郊外环境格格不入而已。看起来就龙卷风卷起了一间小屋、一所乡下的房子和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扔在了这儿。

Tim 把车停在车道然后朝门走去。房子的内部跟它冰冷的外面简直不是一个风格，厚厚的花地毯铺在抛光发亮的木质地板上，过于宽大的沙发和扶手椅看起来都很温暖，房间里最多的就是这种大地的颜色了。客厅里的格局是这样的：低低的天花板下是两排很有个性的书橱，大落地窗前面摆了一排长凳，正对着另一边的壁炉。厨房大到简直可以用宏伟来形容，那儿也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拥有一切专业厨房应该有的全部工具，分为两大块，还有一个室内烧烤架。Ben 站在厨房一角的吧台前面看得都呆了。

“我得去下厕所，” Tim 说，穿着运动鞋走了。“你想喝什么这里都有，你随意。”

“谢了哈。” Ben 回答。

不管洗手间在哪儿，Ben 都怀疑 Tim 需要半个小时才能穿过那不规则的层层走廊才能到。Ben 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可乐。打开瓶盖的声音在无比的寂静中听起来特别明显，尽管看起来很舒适，但这整个房子给人的感觉还是孤独，各种电器运转发出的嗡嗡声在寂静的陪衬下都显得特别明显。失去了住在这里的家庭温暖的房子只是一座鬼宅一样。站在这里很容易就能想明白为什么 Eric 会对找到一个可以相陪的人感到绝望，还有 Tim 的欢声笑语会给这所房子带来怎样的生机。但是现在被留下独自一人的，可不是 Eric 了。

“这房子太大了，” Tim 说，突然出现的声音让 Ben 吓得跳了起来。

“对我一个人来说太大了。我想着要卖掉它在 Allandale 另找一个地方的，所以可千万别习惯了这儿。”

Ben 受到调戏般的翻了个白眼，不过还是笑了。“Allandale 不错，但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嬉皮士到那种地步才会想住在那里。所以 Eric 曾一个人住在这儿？”

“是啊，我第一次见他时候就是了。之后过了不久他就问我想不想住进来。别那么看我！！我知道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讲这个相同的故事，你怎么看？” Ben 问。

“你得承认这听起来就很可疑好吧。”

“诶，我也这么觉得。” Tim 终于承认了。“但是你还是相信我的，是吧？”

“为毛不呢？这本来就是个疯狂的世界。”

“不过，我应该会做的。”

“嗯？”

“跟 Eric 上床，” Tim 点了下头。“如果那么做会让他高兴点儿的话，不过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

“你想么？”

“我也不知道。” Tim 开始从橱柜里往外拿调料。“有时候你不能明确分清恋人和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么？这之间的界限太模糊了。我和 Eric 就是这样的。或许如果他不用吃那么多药的话，他也会有更多的需求。或许不是。”

“他得了什么病？”

“癌症。并发癌症，在很多部位都有。”

“天啊。”

“是啊。” Tim 停顿了一下，茫然地盯着前面的某个地方。“他知道最后才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从来没有觉得命运不公。他坚强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卖房子。我觉得他还在这里。”

Ben 好奇地盯着他看。他所知道的那个 Tim 从来不会这么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还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他五年前也能像现在这样……

“总之，” Tim 努力想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积极一点，“咱们做什么晚饭啊？”

Ben 盘算这那堆摆在柜台上的东西。有意大利面、一罐菠萝罐头、一盒子大米、一袋面粉和一些红糖。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饭，是吧？”【言外之意就是混蛋啊你又诓我！】

“嗯啊，我不会，” Tim 大笑起来。“但是我总有办法会让你来这儿的。我甚至还准备躺在外面的沙发上假装我的脚踝扭了呢。”

“Tim——” Ben 的表情和声音都带上了一丝警告意味。

“啊，越界了？不好意思哈。我只是想带你来看看我的地方，因为

这跟我过去五年的生活有关。你来了之后真的给这里添了不少生机，我一点儿都不介意你常来，如果你想的话，带 Jace 来也可以。我很想见见他。”

Ben 凝视着他，掂量着他的诚意。“好吧。我做饭，但是你得帮忙。我可不在乎你到底多有钱，不管是谁都得至少会做一种东西吧？”

虽然实在没什么新鲜的食材，不过他们还是一起努力，成功地用番茄罐头和在橱柜里找到的香料做出了美味的意面酱汁，搭配着“陈年”奶酪和一旁的混合物，装了盘。他们就那么直接从盘子里挖着吃，因为各种昔年记忆大笑不止，亦或是因为一些两人记忆有偏差的小细节而争论个不休。

很不幸的，这顿临时的晚餐非常令人开心。对比与 Jace 和 Ben 的相处经历和 Jace 带给 Ben 的安全感，这毫不逊色。Ben 意识到原来 Tim 也同样像他需要 Jace 一样需要他，这令他感到 Jace 感觉到的满足和愉悦。Ben 开始幻想 Tim 是一个聒噪的天才厨子，因为某些不正当的缘由而变得极其富有，但是感情上仍然不顺遂。相反的，他却愿意做一切事情去唤醒 Ben 曾经的记忆和对他的感觉。

“我真的得回 Jace 那儿去了，” Ben 在 Tim 从冰箱里往外挖冰激凌

的时候说到。

“哦，你可不能走。你还没洗碗呢！” Ben 怒视着他，Tim 畏缩了一下。“只是开玩笑啦。老天啊！我有游泳池的，你知道的把。我们可以去游游泳，喝点儿啤酒什么的。你把这儿毁了我都不在乎。”

“我可不这么认为。” Ben 奚落他。

“你还是没怎么变，公主小姐，你都听到我保证啦。这儿有两间客房。你随便选。你要是不放心我睡车里都行。”

Ben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不相信 Tim，他其实是不相信自己。Ben 急需要回家去，解救自己的欲望，而后站在一个对彼此都安全的距离来审视这一切。在抵制住了更多的诱惑之后，他终于赢了，Tim 开着车送他回了 Jace 家。Tim 停下车之后熄了火，沉默使得车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开开门下车，这个简单地动作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难了呢？

“最近这几天谢谢你了，” Tim 说。“我知道我有一点儿过界了，但是，我身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你这样的了。”

“我这些天也过得很开心呢，” Ben 回到。“但是我同样很期待明天 Jace 的归来。”

“看出来啦，” Tim 幽默地回答。“我是真的很想见见他。被你说的

那么传奇类。”

“是吗？”

“那可不。”

“好吧。”

说不定很有趣呢。他生命中最爱的两个人共处一室。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错。估计研究原子裂变的科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都知道自己即将做的事是多么的危险，但是还是因为太他妈的好奇而不能停止自己。

第二十三章（micrian）

熙熙攘攘的机场里，旅客们有目的地进进出出，就好像工蜂在抚育自己的蜂巢一样。在门口的安全检查点外面，一群人在等待着，每个人都翘首亟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到达的旅客上，所有人，但除了 Ben，他一直在思考着 Tim 给的手机，来机场之前，他把它关机藏在了厨房的抽屉里。先前的直觉促使他把手机藏了起来，但现在才意识到这个举动是多么的奇怪。

周围都是团聚的人们在拥抱，但他无法不去想手机的事。要是有的时候的话，他都想开车回家把手机拿出来放在桌台上甚至带在身边。没有比藏起来更糟糕了。

“Ben？”

Jace 穿着制服，行李箱拖在身后，由于季节很暖和，Jace 在衬衣外面只穿着一件马夹，戴着领带。他的微笑变得困惑，Ben 就那样默默地盯着他，看起来傻乎乎的，直到 Jace 给了他一个拥抱。Jace 须后水的味道以及在对着他的脖子所发出的细语声就像灵药一样。再加上一个吻，

Jace 打破了 Tim 的魔咒，使 Ben 从最近几天奇怪的梦中醒了过来。

“你回来我真的好高兴啊！”

Ben 几乎快哭出来了，但这可能会比藏 Tim 的手机更加的奇怪。

当他们一到家，就不顾一切地做爱。Jace 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很高兴地顺从了。一番翻云覆雨后，Ben 依偎在 Jace 的肩膀上，Ben 觉得没有理由不告诉 Jace 真相。

“前几天我碰见 Tim 了。”

“啊，” Jace 说，先前那些让他困惑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没有必要去解释。从来就只有一个 Tim，而且 Tim 足够了解 Ben 的过去，理解这会对 Ben 有多大的影响。“我想他不会很怕的超重了吧？可能变得秃顶，然后也掉了几颗牙齿。我想象。”

Ben 想要笑出来，但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了 Tim，除了心里那份对 Tim 还有感觉的恐惧感。如果告诉 Jace 的话，他也会担心起来。没有争吵或者指责，这不是 Jace 的作风，但对于手机这回事他还是有些不同意，对于主题公园的邀请也只能叹了口气。这一次 Jace 真的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相反的，他搂紧了 Ben，心里明白这是更加明智的做法。

当他们逐渐睡去，Ben 的心灵流淌到那个他曾生活过的遥远的青少

年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好遥远。而这个全新的 Tim 是富有的，另外跟 Eric 有着奇怪的关系，怎么都对不上过去的那个 Tim，这一切对 Ben 来说都是全新的，一时还无法适应。而对 Jace 感觉明显更熟悉些，他们在一起的两年时间是 Ben 想要把握住的，就仿佛暴风雨肆掠的海面上漂流的货物。

Ben 把手机从抽屉里拿了出来，但直到两天后他才打开了手机。他的手指在电源键上犹豫不定，就好像如果按下去的话妖怪就会从亮灯的地方出来一样。还不是那种大大地，蓝色友好的类型，而是那种在愿望实现之前扭曲其意思的怪物。Ben 讨厌想到 Tim 孤独地徘徊在他那安静的家里，但至少他没有对他的和 Jace 永远快乐的在一起没有造成什么威胁。所以装妖怪的瓶子还没有被打开。毕竟他们只是朋友。朋友之间可能有好几天都不会交谈，有时甚至几周的时间。

然而最终过了 4 天。下课后，Ben 象征性的回了一趟家，然后就急忙跑去 Jace 的公寓，在路上顺便买了他们最爱的泰国外卖。他两步当一步，着急地打开门，而没有尝试用钥匙去开门。门开了，原本应该是高大的，快活的那个人却变成了一个强壮的完全没有料到的那位。

“相对一个送披萨的你看起来挺性感的！” Tim 说道。

Ben 目瞪口呆，直到 Jace 出现。他在 Tim 背后做了个耸肩的无奈表情，说道。“看谁来了，他说他有个惊喜给我们。”

“没什么啦。”Tim 说，招呼着 Ben 进屋，好像这是他的公寓一样。

这一切变得有点诡异了。不知道以前在高中 Ben 当跟踪狂的时候，Tim 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 Ben 不是透明的。当然，对一个跟踪狂来说，可能没有比这更糟的。Ben 吻了 Jace，但奇怪的是 Ben 感觉自己像自己出轨了，那个吻之后，他走到起居室放下食物。让他们两个谈谈吧。他准备低着头，一直吃，直到这整个插曲结束为止。

门铃响了，Tim 刚坐下就立刻跳了起来。

“应该是披萨到了，”他说道。

“又或者另一个前男友，谁知道呢，”Jace 喃喃道，看着 Tim 离开了房间。“这就是那个有名的 Tim？”

Ben 点点头，同时有点同情地叹了口气。“他在这里多久了？”

“半个多小时吧，”Jace 答道，在 Ben 买的泰国菜里挑来挑去，试图找到一个福饼。“他跟我期待的有点不一样。你没告诉我他看起来是那么...呃...”

“青春洋溢？（我觉得是这样.....Abercrombie and Fitch）？”

“非常正确。”

“呃，可能他来这里想要 3P，”Ben 开玩笑的说道。

“你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Jace 圆滑地答道。“其他任何一个在我们卧室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

Ben 笑了，惊讶于自己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至少他能够寄希望于 Jace 不会对 Tim 产生不必要的感情。

“听着，Ben...” 不管 Jace 想要说什么，看来都被 Tim 的出现打断了，他手里捧着一个披萨出现了。

Ben 用他的泰国菜交换了几片披萨，不久他们都吃着两种不同的食物了。这样的组合很奇怪，而且从来都不应该混在一起的，同样这样的聚餐场景也很奇怪。Ben 看着 Tim 专注地和 Jace 发展关系想着。他是对 Ben 选择在一起的人有兴趣？还是在审视这个竞争者，得到他的信任，同时收集数据以便将来用到？

当他们吃完这份意大利-泰混合的晚餐时，Tim 终于道出了他来这里的目的。

“我有个朋友，呃，朋友的朋友，要在 San Antonio 的 Splashtown 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Ben 还不知道 San Antonio 有个 Splashtown ,但他估计和休斯顿的那个应该一样：巨大的水上公园，到处都是游泳池跟滑梯。

“为了这个生日派对他把整个地方包了下来，” Tim 继续说道。“真巧他欠我个人情，我就问他可不可以带你们一起过去。”

Tim 的借口明显是不可靠的，但 Ben 满是好奇。排队总是让在主题公园的乐趣大打折扣，除非真有那么多人出席这个生日派对。他小的时候经常幻想一直可以坐在过山车上，而这个是第二好的事情了！

看到 Jace 的表情，这些幻想嘎然而止。Jace 脸上的笑容就有那么一丁点的太严肃了。

“我们不是非去不可，”在 Tim 去洗手间的空隙 Ben 告诉 Jace。

“但你想去，” Jace 说。

“呃，是的，会很有趣的，但我们总是可以以后一起过去的。”

“你打算和 Tim 保持朋友关系吗？” Jace 问。“从现在起他就会在你的生活里了？”

Ben 紧张地朝洗手间瞥了一眼。他明白这些风险，但他不想就这样抛弃 Tim，让他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当然他也有其他的朋友，但在 Ben 身边他看起来是那么的高兴，那么的感激，“我猜是吧。”他回答道。

“那样的话最好是 Tim 可以把我们看成是一对情侣。”Jace 的微笑一点都不带愤怒，让 Ben 对他感到突然洋溢的爱。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因为占有欲而充满嫉妒，但 Jace 的方法则是欢迎 Tim 来到他们的生活里。

当然了，这趟旅程也有可能很尴尬。Tim 把 Ben 内心里那个易冲动的少年给唤醒了，同时和 Jace 在一起鼓励他要放聪明，有责任心。这一切都让他不知所措。要是有什么方法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来放松一下就好了！

“双人约会！”当他们挤进车里的时候 Allison 唱了起来。

Ben 微笑着看着他的秘密特工。Allison 成了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灵药。她一直忙着和不和 Ben 交流的人们谈着些什么。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自信地面对其中任何一个。目前她的表演已经完全超乎 Ben 的期待。然而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

不久，Tim 就转过头，在汽车危险地转弯中后坐在后座的 Ben 攀谈起来。

在下一加油站停车的时候，他们感谢了各种上帝让他们到现在还活着，并且决定变动一下原先的计划。Allison 和 Ben 坐在了后座上，让 Tim

和 Jace 两人交谈起来。每次不管前面的哪位想要和他们谈话的时候，Allison 和 Ben 就唱起歌来或者假装他们在谈论很重要的事情。最终前面的两个男人不得不相互作伴。

警卫在名录表上查看了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获准进入了 Splashtown。离门口最近的餐馆被设成了生日派对的总部。而过生日的男孩原来是一个 50 多岁，矮矮胖胖的男人，手指，手腕和脖子都挂满了珠宝首饰。

“好奢华，好奢华，”当他们走上前向他道贺生日快乐的时候 Ben 低声向 Allison 说道。他没办法去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亏欠 Tim 的。

在一些随意交谈后他们都自由地脱掉衣裤，穿着泳装在公园里到处游荡。Ben 尽可能地不盯着 Tim 看，但自从高中以后他就没有看到过 Tim 半裸了。他的体格有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怪混合感。他肌肉的轮廓线条几乎跟以前一样，只是大了些，但现在在他的肩膀下有一条伤疤。Ben 猜想是什么造成的。那过去的 5 年他都在哪里？现在他的身体摸起来会不会感觉不一样？

Ben 尽可能的去防止裤裆里的东东变硬。眼神远离 Tim 并没有帮多少忙，最后他只能盯着 Jace。Ben 已经很熟悉他的身体，这个身体给他

提供了数不尽的愉悦。看着 Jace 几乎全裸的身体让 Ben 无法自拔。Allison 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安全看着的，这实在有点讥讽，因为 Allison 穿着比基尼看起来是那么的惊艳。

音乐从公园里偌大的音箱里传了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公园看起来是空空荡荡的。偶尔他们也会遇到其他的宾客，但大多数的滑梯前都没有人在排队。值班的救生员在太阳底下打着哈欠，只有当 Allison 出现的时候才显出点精神。在他们第三次的滑水的时候，蓝色的盆子挤在一起到处都是，就在这时 Ben 的秘密侦探抛弃了他。

“你不能离开我，”Ben 有些抱怨道。“你原本该当我的监护员的！”

“

“你看看他吧！”

Allison 朝着一位时不时展示他那健硕的肌肉的救生员方向点了点头。“还有监护员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我只是负责干涉一下你们之间呢。”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Ben 说，眼神离开了那个救生员。“你确定就想一直在这里？我们有整个公园等着去发掘呢！”

“尽管和三个弯男在一起的时光很诱人，但我还是要冒点险跟着那

个高大黝黑对我有兴趣的直男。”

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接下来他们的小派对来到了冲浪池，然后沿着一条弯曲的河流，他们回到了餐馆。接下来他们就“吃完等半小时”是否只是街头小道消息争论了半天。最终他们妥协了，在人工湖里小憩了一会。

不想公园其它地方，人工湖的水是深色的，水底里铺满了沙子。一半是湖水环绕着沙滩，另一半沿着巨大的瀑布石头阵。跟任何自然景观一点都不像，不过还是一个挺酷的休闲地。

三个人蹚进水里，玩起了愚蠢的泼水以及潜水。最终 Jace 退回到沙滩上晒起了日光浴，而 Tim 去探究那些石头。Ben 浮在水面上，静静地看白云飘过蔚蓝的天空。当 Tim 喊他的时候，他差点儿就睡过去了。

“过来看看，这后面有个山洞。”

Ben 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定会成为晚上的焦点新闻。Tim Wyman，新进考古学家，于今日在 Splashtown 发现一个珍贵的未知洞穴。Ben 问 Jace 是否也过来看看，但 Jace 没有回应，他可能戴着太阳镜睡着了。Ben 在心里记下了待会要叫他转下身，以免晒伤了。

瀑布的中间是最凶猛的，而 Tim 就站在那里，任水流击打。直到 Ben

走近，他才伸出了一只手臂，让水流换了方向，手臂的下方形成了一个入口。Ben 弯着腰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小洞里，以及一个更小的水池，水深只到他的腰际。

“你知道这是所有人进来便便的地方吧，” Ben 说道。

“又或者干其他的事情，” Tim 咧着嘴笑，走近 Ben。

“他们应该在这里装个热水池，” Ben 回道，试图忽略 Tim 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更酷了。”

“今天听到你唱歌我真的很高兴。” Tim 说，“刚才在车里。感觉非常的好。”

“谢谢你。” Ben 脸红了。

“你知道有些晚上，当我就快睡着的时候，我发誓我可以听到你的歌声。” Tim 停住话头，笑了起来。“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低级，但是真的。我从没想过你这辈子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我真的可以远远地听到你的声音。”

就在这时，Ben 意识到了 Tim 的目的，并且应该回绝他，走出这里回到他的男朋友身边。他的脑袋知道这是最正确的行动。但他的身体背叛了他。而他的心更加的混乱。

“你还在画画吗？”Ben 最终挤出了这句。

Tim 继续沉默着，直到 Ben 看着他。然后他又走近了一些。Ben 开始胡言乱语，但 Tim 警告地摇了摇头，白虎的眼睛已经锁定了他的猎物。

Ben 在原地不动了，当 Tim 和他贴在一起的时候，Ben 的心飞快地乱跳着。他停了一下，仅仅一英尺远的距离，但足够近了，Ben 已经可以感受到 Tim 的心跳。Tim 伸出一只手，撩拨着 Ben 右耳上方的头发。然后他的手指游到他的头后部，温柔地把他拉近，吻他。

一开始 Ben 没有回应。最后一部分的他还在抵抗着不允许移动自己的嘴唇。但一切还是太晚了。规则已经被打破了，信任已经被背叛了。剩下的只有享受了。他回吻了 Tim，上前一步，使他们的身体贴在一起。他们发疯似的吻着，他们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而他们坚挺的鸡鸡隔着泳裤互相摩擦着。

然后打断的瀑布有序的流水节奏打断了他们。

“这儿都完了没？”Jace 平和的问道。

Ben 用力地推开了 Tim，以至于他都滑到了水里。而这正好让他的激凸给暴露了，但从 Tim 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看到足够多的了。

“对不起。”Ben 道歉，Tim 也重新站了起来。

Jace 的视线没有离开 Ben。而他的表情已由愤怒转变为失望了。

“你最好在外面等我们，” Tim。Jace 提议。

“真的很对不起，” 当就他们俩人的时候，Ben 急切地说。“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

Ben 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什么？”

“我说没关系，” Jace 重复，在入口旁的石架上坐了下来。“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有发生过的话。”

“这之前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Ben 说，“就刚刚，我发誓。”

Jace 耸耸肩，漫不经心的样子。

“难道你不生气吗？”

“不怎么生气。旧感情不会就这样过夜就消失。你和 Tim 被对方吸引是很正常的。”

“就这样？”也许是 Ben 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发作了，但他开始对他们两个都感到很生气了。要是他发现 Jace 和其他人亲热他简直会暴跳如雷。Ben 想要 Jace 训斥他一顿——他准备好了。Ben 知道自己做错了，现在是他承担后果的时候了，又或者 Jace 对 Ben 的感情不如 Ben 对他的

来的强烈？（小受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想一想这句话）

“我真希望你气坏了，”Ben 脱口而出，“至少那样子的话我知道你还在乎。”

Jace 看起来有些迷惑了，“我当然在乎了，”他说，当他站起来以后感觉自己被刺激到了。“我只是认为我应该先不要怀疑你的。”

“有什么值得怀疑的？”Ben 变本加厉。“这一切你都看到了。我做了件很愚蠢的事情，你应该恨我的才对！”

“我永远不会恨你，”Jace 很严肃的说。

Ben 强忍着没有掉眼泪。要是 Jace 生气的话还更容易去应付。而现在 Jace 的心受到了伤害。通常要是他不高兴的话。Ben 就会搂着他，用吻抹去他的痛苦，而现在考虑到他刚刚亲过 Tim，这一举动看起来会让自己很狼狈。

一个人影在瀑布后面移动了一下，Tim 又出现了。

“嘿，”他对 Jace 说道。“这都是我的错。我抓住他然后开始强吻他的。他甚至都没有回吻我。真的，请不要责怪他。”

要是 Tim 没有咧嘴而笑的话，道歉可能还会有点效果。

疾如闪电，Jace 把 Tim 打倒了。扇耳光的声音在 Tim 跌倒进水里的

时候还在洞穴里回响。在他的头进入水里的时候 Jace 抓住他，把他靠着墙按住，直到他恢复到能自己站起来。

“这样的愤怒如何？” Jace 对 Ben 说。“快点，我们回家去吧。”

Ben 随着 Jace 走出洞穴时只敢冒险瞟了 Tim 一眼。他期望看到羞愧，耻辱，甚至怒气。反而看到的是 Tim 咬紧牙关表现出了决心。

* * * * *

荷尔蒙能够影响到判断力，有时比药物或者酒精更加厉害。Ben 切身感受到这就是他所经历的。

一时的冲动现在威胁到可能会毁灭他和 Jace 这么多年的感情。谁知道一个吻的代价会这么的昂贵。

他们过来时租的车并不是免费的，但 Ben 感到很幸运自己可以坐在里面。Jace 坚持一个人走到离 Splashtown 不远的的一个租车点，当他渐行渐远时，Ben 真的以为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停车场，Ben 的脑海里一直重复自己刚才错误的举动。当租来的车停在他面前的时候，Ben 终于松了口气。

“对不起，” 他含糊地说，感觉已经重复了几千次。这一次 Jace 没有用他通常的“没关系”来回答。可能他终于决定这是不对的。

Jace 在座位上移动了下，叹了口气。“我也有一次差点犯错。”

“什么？”

“大约是 6 个月前。在一趟飞往 Boston 的航班上。飞机上有个很紧张的乘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都不确定他是否有 18 岁。但他很迷人。非常迷人。” Jace 没有恶意的盯着 Ben。“不管怎么样，他是那种少数的有飞行恐惧症的人。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直到飞机起飞以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有飞行恐惧。我不得不全程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试图安慰他。”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Ben 指出。

“让我说完。降落以后他提议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我怀疑他可能想要一个成年人可以帮他在酒吧买酒，而且我认为他是值得的，而且我也下班了。所以...”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Ben 问道，急切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这样的期待真是折磨人。

“差一点，”Jace 继续道。“我们最终谈到了性取向，尽管我有提及到你，但当我们道别的时候他还是试图亲吻我。他是性感的，我也不会撒谎说我不想要他，但当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好

了。”

“那么你没有做什么”

“我没有。”

Ben 叹了口气，感到放松了但现在却是加倍的内疚。连 Jace 出轨的想法都令他很难过。那他的不忠带给了 Jace 多少的痛苦？

“当然这两者有些不同，” Jace 继续。“你曾经爱过 Tim，可能现在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你们俩有段历史，这些复杂的因素都有关系的。

“但我还是不应该吻他的。”

“算了吧，” Jace 厉声说道。“更重要的是你现在准备怎么做。你现在和一个老套的人在一起。我不喜欢开放性关系。我不想要 3P 或者和其他人共享你。所以现在你就要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可以。” Ben 说。

“那就好。” Jace 点点头。“接下来你就要想清楚拿 Tim 怎么办。我不会禁止你去见他。我不是说你们不能做朋友。我还是像以往一样的信任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但我要你们心自问自己还能抵抗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吗？

在接下来的行车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 Ben 的脑海里。有可能

同时爱着两个人么？Jace 似乎认为这是可以的，而且 Ben 的心里也非常同意。Jace 和 Tim 难道没有可能和睦相处？他们三个可以都相爱着晚上共处一床。然而，当 Jace 告诉 Ben 他自己的那次意外时的，Ben 的嫉妒心理使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这样的情形。

既然 Jace 明显不愿那样的结局，Ben 觉得没有必要一直老是幻想。现在最重要的是 Ben 是否能够控制自己只和 Tim 做朋友而没有其他的关系。Tim 的穷追不舍一点都没有帮助，从他们离开水上乐园那里的洞穴时 Tim 的表情来看，他一点也没有要退缩的意思。就算他退缩了 Ben 知道以他的本性不久他又会来追 Ben 的。他和 Tim 永远没办法成为单纯的朋友，因为每次 Ben 看着他时候，Tim 都是他高中时的甜心。

在 Jace 和 Tim 之间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Jace 是友好的，世俗而有爱的。而 Tim 是狂野的，神秘而富有激情的。两者都是性感的。但他们中的一个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Ben，即使是现在 Jace 有很好的理由去这样做。Jace 已经在 Ben 身边好多年了。而 Tim 却没有。

“我已经决定了，” Ben 说，伸出手握着 Jace 的手。

“很好，” Jace 亮起了转向灯，朝奥斯汀方向的出口开去。“现在我们只剩一件事需要去面对了。”

“什么事？”

“如何向 Allison 道歉，我们把她丢在公园里了。”

Ben 哼了一声。由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完全把 Allison 给忘记了。再次得到 Jace 的信任，同时向 Tim 说拜拜。这一切比起他即将面对的 Allison 的狂怒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了。

第二十四章 (flysex)

某些人是如何谨慎地结束一段感情的呢？电视里的那堆抓马电视剧满是分手，不过这些分手大多总是藏着更猛烈的高潮。和朋友分手就得更精准了。有没有什么准则公式之类的呢？分手需要当面说嘛？还是只是简单停止联系，然后让一切感情就这么腐化？

Ben 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已经给 Tim 打了电话，跟他说他们得谈谈。回想起来，他觉得他或许应该说的更具体些。如果 Tim 误解了心存希望怎么办？Ben 曾考虑过在公共场合见面，但是担心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会哭起来，那一定是很尴尬的。【不要让 Tim 哭好吗！！】

取而代之的，他踏上了去 Tim 家的路，盘算着是不是路上要拐到哪里去买些酒带去。跟 Tim 在一起的时候喝醉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但啤酒显然可以使他们之间的谈话更轻松些。甚至更好的，Ben 可以买一瓶无酒精的啤酒，然后买半打的酒留给 Tim 治愈他的伤。

他把车开到购物中心的时候看到，在停车场停着一辆后门开着的蓝色的大货车，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在调整车门，然后摆出一个“免费的

小狗”的牌子，突然涌来的 Wilford 的回忆使得 Ben 走近去一探究竟。

“想要只小狗么？”女人看到 Ben 走近问道。

“也不算是，不过我肯定小姐你有，” Ben 回答道。他看到他们那只剩下只小狗了，一只看起来好像裹着有两个它那么大的皮裘的小胖狗。“它就应该长这样吗？！”

女人哼了一声，“完全正常的斗牛犬好吗！他们只有老了的时候才会变丑，不过那时候你早就爱上他们了。”

“他是有点可爱。”当他看到那只小可爱试图越狱的时候 Ben 承认道。

“她，准确的说。她是个女孩子。你家有足够的空间养狗吗？”

“额，没有，不过...”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我朋友有个超级大的房子，而且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住。我觉得养只狗一定很好。”

“狗狗是免费的，但是我要 120 美元的捐赠。不是给我的，这钱全都是拿来给公狗结扎用的。”

女人拿了 Ben 的钱，顺带地拿了所有可以找到 Ben 的联系方式。很显然，她在担心小狗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但 Ben 确信他们一定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在他接过小狗后，她出乎意料地立马就在 Ben 的衬衫上撒

了泡尿，Ben 笑了笑，然后抱着她去拿车了。

剩下的那段路程简直是一场噩梦，小狗像只橡皮球一样在车里跳来跳去。Tim 在车道里等着他，看到 Ben 抱着小狗下车的时候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你养了只狗狗？！！！”

“不，是你养了只狗狗。” Ben 纠正道。【益达=#。=#。=#。】

花了几分钟解释，不过 Tim 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主意。“我没有任何狗狗用品，我们得去购物！来次沟！”

“啥？现在？！”

这不在 Ben 的计划之中，但他能做什么呢？他真的应该放下小狗狗然后和他说再见么？所以取而代之地他问 Tim 借了件干净的衬衫，然后就被 Tim 和小狗拖去宠物美嘉玛了。【应该是宠物界的沃尔玛吧？我不养狗，所以不了解。】Tim 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和食物，小狗估计一辈子还用不完。他还订做了一个狗屋明天送到家里，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Chinchilla 将会过上一个美好生活。当他们回到 Tim 的家，恩，现在是 Chinchilla 的家了，Ben 几乎都忘了他到底是为什么来找他的了。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陪着 Chinchilla 玩着不同的玩具，然后

每次她把自己弄得跟个傻逼一样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弄得哈哈大笑。

“这真是个很棒的惊喜，” Tim 说，“我还以为你过来是要告诉我 Jace 要把我的头砍了放盘子上叫我赶快开溜的。”

“不。” Ben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非常了解一切，不过有些事情我们得谈谈。”

“嗯哼？”

“我没法承受这一切，” Ben 脱口而出，“我对你的感情，我的意思是，它们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这是好事啊。” Tim 打断了他。

“不，它不是。我爱 Jace。我和他在一起两年多了，并且打算和他继续下去。”

Tim 伸手抓住他的手臂，仿佛害怕 Ben 试图逃跑，“我可以给他他所能给的一切！”他承诺道，“甚至更多！”

Ben 知道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选择 Jace，”他说，“这就是事情的结果。”

“好吧。” Tim 松开了他的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成为朋友。”

“不，这就是，Tim。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

“我不觉得。”

“我爱 Jace，我已经伤害到他了，而我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你不爱我么？！”Tim 挣扎道，“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因为我也爱你！我有同样的感受！”

Ben 挣扎着回忆当他们年轻的时候 Tim 是说说过“我爱你。”这是他第一次说，还是以前说过？

“我得走了。”Ben 站起来，“我觉得我们不该再见面了。至少近期不该再见了。”

“Benjamin，等等！”Tim 追了上去。

他跑向车子，在他开车离开的时候，他看到 Tim 抱着 Chinchilla，以防她跑到大路上去。Tim 看上去身受重伤，不过至少 Ben 知道他不再孤孤单单一个人了。【55555555 没有别的形容词了。TT】

学术神总是时不时的收到 Ben 虔诚的祈祷，尽管大多数时候是请他帮忙完成期末各种考试，还是有些时候感谢他给 Ben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无限的分散注意力的机会。他第一次和 Tim 说再见已经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了。尽管这是他自己决定这么做的，但是真的很难说

这是他自己想要的。

学术压力迫使时间一转眼就两个月了，可尽管如此，Ben 还是没有一天不想 Tim 的，当然，他和 Jace 的关系也重回正轨了。他们经常持续几个星期没法看到对方，但是当他们相见，他们的关系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爱意和亲密。如果 Jace 有怨言的话，那至少他没表现出来。

在最后一个呆在图书馆的晚上结束之后，Ben 决定回家看看。家，现在就是指代 Jace 的公寓的一个学术称呼。他过去那个月就只在他自己的双层公寓呆了一个晚上。通常情况下 Allison 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她最近也正忙着自己的期末考试。当 Ben 跳上楼梯的时，【没错，就是跳！特么的哪来的好心情？！】他看到一个人正往门上贴小纸条。

那个陌生人听到 Ben 的脚步声转过了头，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和嘴巴。画着眼线，基底，打着粉的男孩的脸跃入眼帘，他离男孩乐队就差一个麦克风的距离了。惊讶变成了不感兴趣，然后就又转过头了，显然觉得 Ben 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这男孩在 Ben 注意到小纸条是留给 Jace 的时候就已经走了，他的名字被一个硕大的爱心包围着，然后下面是一长串的 xoxo，然后是 Aaron。

“嘿！” Ben 叫住他。

“恩？” Aaron 转过身说，“你是 Jace 的室友还是什么的？”

“我是他的男朋友。” Ben 怒道。

“喔，好吧。” Aaron 笑道，“我一定会取代你的胆小鬼！确保他收到小纸条，ok？”

Aaron 转身走了。Ben 现在超想冲过去一把抓住他不知道喷了多少斤发蜡的头发把他拖回来拷问他，但是他突然发觉那个小纸条应该能告诉他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他把它从门上撕了下来，走了进去，完全无视了 Samson 欢迎他的咕噜声。

小纸条是用紫色墨水写的，笔记还是恼人的各种小圈圈，还特别女性化。

上面写着：

大惊喜！我打赌你没想到会这么快再见到我对吧~我爸妈给我买了张机票。本想事先打电话告诉你人家要来啦，至少我希望我打了。我们继续我们上次我们在酒店干的事情怎么样？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还是算了。人家现在还疼着呢。以防你忘了我的电话——

Ben 瞥了一眼电话号码，确保这是个外地的手机号。他把纸条丢下然后转身去追 Aaron。在小区里转了一大圈，不仍然无济于事，他还是

没找到。当他回来的时候，Jace 满是食物的手臂正努力的想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

“嘿！” Jace 看到 Ben 高兴的说，“准备好吃晚餐了么？”

“刚收到一封给你的情书。” Ben 说，尽量绷着个扑克脸。

“情书？”

Ben 示意让他进去。当他们走进公寓，他把丢在地上的小纸条捡起来，递给 Jace。Ben 极其认真地观察着 Jace 的表情。Jace 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不过 Ben 知道他能摆出世界上最标准的扑克脸。

“这是个玩笑么？”

“得了吧，你上个星期去哪了？”

“很多地方啊。”

“包括波士顿？”

“是啊，怎么？”坦白的表情总算是出现在了 Jace 的脸上，“你以为——不！这不是那个小孩。从那以后我还没和他说过话呢。”

“准确的说从啥时候？！” Ben 询问道，想知道 Jace 到底有多少变童，是不是就像水手一样，分散在美国的各个角落，在每一个港口都有

一个情人痴痴地等着他。

“你知道这件事的。啥都没发生。这是——” Jace 指着那张小纸条，

“我不知道这是啥。”

“这非常明显是什么好么！” Ben 喊道，“不然是隔壁有另一个同性恋也叫 Jace，然后凑巧这个叫 Aaron 的家伙刚好选错了门吗？！”

Jace 放下小纸条，深吸了一口气，看着 Ben 的眼睛说，“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Jace 耸耸肩，然后思考了一会儿，“如果让我猜，我会觉得是 Tim 搞的鬼...”

“Tim？你还真是抓着不放了啊。他可不是 moriarty【应该是夏洛克里头那个】！我可是亲眼看到那个家伙把小纸条贴门上的，而且我他妈可以肯定他不是 Tim！”

Jace 紧咬着下巴，他的耐心终于到头了，“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如果有一个需要被怀疑，那个人也是你！”

这话彻底把 Ben 推向了爆发的边界。他们之间的言语和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开始变得更加激动和难听。被愤怒蒙蔽了心，他们中的一个人高

声的尖叫了一声。不过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喊的了。

Ben 最后气哄哄的开飞车回了自己的双层公寓。他必须找 Allison 聊聊。不幸的是她不在家。他等了两个多小时，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着试图理清自己的思绪，不过就在这时，一幅画撞进了他的眼里。那用火红的颜料画出的两颗重叠在一起的心。

【记得这两颗心么？Ben 会去找它们的画家么？24 章最后一部分明晚奉上~】

他妈的，为什么不呢？他要去见 Tim。他要和他当面对峙，也许，Jace 说的是对的。也许这是 Tim 的某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让他们分手。如果真是这样，它显然奏效了。随着愤怒的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悲伤。他们没有真的分手，对么？

Tim 的车子停在他房子的车道上，但是，那儿有另一辆不认识的车子。Ben 以为是 Aaron 的，他们肯定在这里预谋着下一次行动。他敲了敲门，Tim 几乎是立刻应门的，他看上去很惊讶，不过显然也很开心。

“Benjamin！”

“还有谁在这？” Ben 咆哮着，就像个占有欲过头的丈夫。

“一个学校的同学。”

Ben 从他身边挤过去，跨过 Chinchilla，跨过那只整个屁股都在摆动着欢迎他的小可爱。他踩着重重的脚步走进客厅，然后就看到一个长得米老鼠的女孩子倒在一大堆的笔记本里。

“外面那辆车是你的吗？” Ben 问道，突然觉得自己看上去蠢透了。

“额？” 那姑娘回答道，总算把注意力从笔记本转移到 Ben 身上，

“是啊，我需要停到别的地方吗？”

“不用，真不好意思。”

“事实上，” Tim 走进客厅说，“我们不得明天在继续这个作业了，我现在有点急事。”

“就剩下两天了！” 女孩子抱怨道。

“我知道，我们明天一定搞定它，我保证。”

女孩看过去明显不相信，不过她还是起身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走了。

Ben 坐在沙发上四处张望着。Chinchilla 突然跑到 Ben 的脚边刨了刨然后兴奋地撒了泡尿。Tim 几乎是立刻拿起纸巾去清理那里，同时盯着 Ben 面带不解。

“你未在 Jace 的房子门口留过一个纸条，对么？” Ben 问，“或者别的什么人留了？”

“没有啊。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Ben 开始解释起来，然后越说越激动。Tim 打断他跑去厨房拿了几瓶啤酒。随着 Ben 带着愤怒和困惑的话倾倒出来，Tim 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者建议。只是发出些同情的哼哼声，偶尔问个问题。

随着 Ben 的怨念渐渐驱散，Tim 又拿来了几瓶啤酒，接着他们开始谈论起他们的学期末压力。他们两个都处在这压力之下，不过 Tim 显然处理地比 Ben 轻松多了。考虑到他早已经经济独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富有，他甚至不需要一个学位来支撑自己。

“你为什么还要读书？” Ben 问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不读了。”

“我答应 Eric 了。”

他们把一些冰冻的披萨加热了一下，然后再喝了几瓶啤酒之后他们就醉的差不多了。伴随着太阳落山的，还有 Ben 的意识。他很少喝酒，三瓶啤酒对他而言已经是酗酒狂欢了。随着他们的碎碎念渐渐消失，Ben 已经有些 hold 不住累了，Ben 跟着 Tim 走上楼，然后笨拙地倒在了 Tim 身上。Tim 轻轻地将他推开，重新确定方位把他送到了一间客房里。如果 Ben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Tim 是无辜的，那这显然就已经足够了。

Ben 接下来的两天头痛的就像是一直被磨刀石打磨着一样，这不是传统的形容宿醉的说法，不过这正是 Ben 的确切感受。唯一的一次，Tim 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和 Jace 之间的裂痕让他分心了，最后还是 Ben 缴械打了电话。

“你在哪？”

“芝加哥。”

“你今晚回来吗？”

“不，最近都不回去。”

“噢。”

“听着，Ben，我觉得我们都说了些难听的话，尽管我们心里不是真的这么想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

Ben 不知道该答些什么了。

“你现在学校里有很多事情，” Jace 继续说道，“我知道你现在有多大的压力。我记得的。专注于你的期末考试和论文，并确保你毕业好吗？等你这些都解决了，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吧。Ok？”

“应该吧。”

“很好，我爱你。”

“我也爱你。”

Ben 挂断了电话，觉得心里空空的。Jace 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不幸的是，它和 Ben 所需要的是完全相反的。他还期望着 Jace 跟他说，咱俩分开的这段日子实在是太难受了，我为那场吵架道歉。取而代之的，他似乎把自己的情感开关给关了，这对 Ben 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他蜷缩在床上，哭了，他希望他能做点别的！

第二十五章 (DoraW & tedsaga)

三天之内 Ben 考了四门课。接下来他需要担心的就只有论文了。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论文得写那么那么那么长！！他选的题目是近几十年中英语语音语调的轻微变化【how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had subtly changed over the decades】。其实这个题目挺好的，可以很好地把他的英文学位和他喜欢的唱歌事业结合起来，而且因为 Ben 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所以对于查找文献什么的，他简直是亲力亲为，每条文献都要再三检查，最后烦的他就差大笔一挥撻挑子，在参考资料一栏只写个“参考文献全部来自网络”了事了。

星期六这天是个大热天，极度的热气让写论文这件本来就不怎么招人喜欢的事变得双倍痛苦了。就在这时，几乎就像是心电感应一般的，Tim 的电话打来了。

“就俩字儿，泳池。”

要是他再加一句“免费的冰块，” Ben 绝对已经跑成一道风了。

Tim 房子后面的泳池有着很拉风的形状，边缘用染色的木头和瓷砖

装饰围了一圈儿。至于 Tim，他穿着泳裤和一件普通的灰色背心，正端着一个放着一大壶冰水和几个玻璃杯的托盘走过来。Chinchilla 在一旁忙着对 Tim 的毛巾又抓又挠，末了还不时发出咆哮，就好像她刚刚搞定了一个致命的难缠敌人一样。Ben 满足地叹了口气，他再也想不到比这一幕还诱人的场景了。

“先生，” Tim 给他倒了一杯 Kool-Aid。

Ben 浅浅尝了一口，努力尝试着不打冷颤。饮料调的太甜了，但起码是冰的就行。Ben 大口喝完，迅速脱了背心跳到了水里，Tim 像一枚加农炮一样紧跟着他跳进泳池。

“这简直是太棒了，” Ben 说，先是来了几个深潜接着开始踩水玩儿。

“刚刚还好啦，” Tim 回答，“小的几乎转个身就碰到池壁了，都不好游泳。”

“随你怎么说啦！泳池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放松，才不是锻炼什么的。”

“游泳就是放松啊！”

“随便啦！你个肌肉男。”

“我可不记得你还抱怨过这个。” Tim 潜进水下，给 Ben 表演了个

水下倒立，然后再上来。“期末都考完了？”

“嗯是的，” Ben 点点头。

“那 Jace 呢？你们两个又和好了？”

Ben 在水里转了个身，不想让 Tim 看见他脸上不开心的表情。“差不多是没有吧。我们现在分开住了。”

“哇，” Tim 沉默了一会儿才挤出这么一个词儿。“Benjamin Bently 重回单身场。”

“不完全是那样啦。”

“没有分手？”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的。”

Ben 没在纠结这个话题。他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情。相反，他们开始拿水泼 Chinchilla 玩儿，她围着泳池一直狂跑狂叫【我还是觉得 Chinchilla 应该是一只疯狂的小哈士奇.....】。她一边努力地躲避溅过来的水花，一边在他们打水花现出来的漩涡涡里喝水。想把她弄湿肯定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他们两人都尽量避免真的让她湿透，只是玩玩。后来他们终于累得不行了，只好转移到了躺椅那里。

“给我的背上抹点儿防晒油？” Tim 问他。

Ben 哼了一声。“你能不能想点儿新点子？老是这几句。”

“经经验验证本方法可靠有效。” Tim 一本正经毫无廉耻的回答。

“这个理由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倒也是。” Ben 在 Tim 折叠躺椅的边缘坐了下来。他正准备挤一些防晒油在手上的时候，Tim 转过身来。

“实际上，我觉得我前面也得涂点儿。”

Ben 笑出了声，Tim 却一脸“他是认真的”的神情。防晒油滴在 Tim 胸上的那刻，防晒油瓶差点从 Ben 手中滑落。但很快此刻的紧张随着 Ben 再一次触碰到 Tim 的身躯而转变成了欲望。他的双手在 Tim 的胸肌上来回按摩，感受着那藏身于结实胸肌中的 nipples。然后又向六块腹肌划去。

此刻的 Tim 显而易见地硬了，紧接着 Ben 也是。内心的理智也被本能占据。Tim 一把抓过 Ben 的手臂，顺势入怀中，用吻打乱了 Ben 的思绪。唇与舌的舞动之下，Tim 用力的拉扯着他们的泳装。Ben 配合着 Tim 的拉扯，直到泳裤低到能被轻易脱去的脚踝。他低头看着 Tim 那比他少年时更加硕壮的 dick。

随着他们相互摩擦，唇的交融也愈发积累。正当 Ben 打算向 Tim 下

身俯去时，手中的防晒油被 Tim 抢了去，挤在他们的 cocks 上，并抢在把 Ben 向上拉到能触碰到 Ben 的双腿之前一起搓揉着。在 Ben 打算挣脱之前，Tim 已捉紧了他的手腕。双手被固定在背后，Ben 无奈只能坐在 Tim 身上。伴随着 Tim 的进入，因疼痛而喘着气的 Ben 也感受到了愉悦。紧接着 Tim 开始像蒸汽活塞般抽动，他嘶嘶的呼吸声如蒸汽机在 Ben 耳边响起。

Ben 不停扭动着身躯，迫切的想伸出手握住自己 (reach down and play with himself 大家自己脑补吧~) 但双手依旧被束缚着。他的 cock 抵着 Tim 的腹部不断的摩擦，传来的阵阵快感再得不到释放使他精神几近崩溃。但 Tim 并没有松手。他们维持着这个姿势仿佛要到时间的尽头，防晒油和汗水充斥着他们的全身的皮肤。Tim 加大了抽插的频率，这阵摩擦足以使 Ben 和 Tim 同时到达高潮。他们的呻吟在耗尽他们积累的体力前响彻了整个社区。

Tim 松开了 Ben 的手腕，把他紧紧搂入怀中。“欢迎回来，”他喃喃说道。

* * * * *

Allison 痛苦地抽了抽鼻子，叹了口气。她把撑着头的手拿下来，一

边摇头一边对 Ben 发出 Mm , mmmmmm 的无意义的声音。Ben 特别不喜欢 Allison 变得这么抓马的时候，但是或许他活该被这么对待。

“我就知道，”她说，她捡起自己的叉子，开始猛戳盘子里剩下的 Crème Brulee。

“当你终于主动提出要请我吃晚饭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干了什么蠢事了。”

“说蠢事还不至于啦！”Ben 反击。

“Jace。”

好吧，就这个词他就怂了。

“你是对的，”Ben 叹了口气，“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你还爱他么？”

“当然。”

“那你又干了什么？”Allison 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他，Ben 只好投降。“我知道当我们突然发现原来连 Jace 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惊到了，但是想想他已经原谅了你几次？就跟他重修于好，把过去远远地抛在脑后吧。”

Ben 摇了摇头。“Tim 不是我的过去，再也不是了。他现在也是我

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分量不比 Jace 对我的意义小，Jace “曾经” 对我的意义。我知道，因为他伤害过我，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原谅过他，但是我爱他啊。这很难理解也很蠢，但是我就是爱他。”

“你不能同时拥有他们两个啊，” Allison 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三个老人在公园里散步还手拉着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很多层面上 Tim 都是你的第一次，” Allison 继续。她绕过一个服务员指着门口。“如果 Ronnie Adams 现在从那个门走进来，我很确定我还是会觉得小鹿乱撞。不过那都过去了，我们曾经有过机会，但是我们没能成功走到现在。我们都已经朝前看了，这就是长大最好的方式。

【这个长大是我自己加的，但是我觉得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你也朝前看了，但 Tim 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他又试图把你拉回你们分开的那个地方了。” 【其实 Allison 这么说也不对，在 winter 里 Tim 也曾经很努力地想要 move on，他喜欢过一个炮灰男，叫什么我忘了，他也对朋友和一些同学出柜了，他接受了真实的自己并且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说对了。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Allison 和 Ronnie，他们很有可能跳过中间分开的这许多年，再次开始。但是关于及汇总这件事情，她说

错了。他和 Tim 的关系是突然就断了，因为 Tim 害怕他的父母和这个社会会怎么看他。现在，他已经长大到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也不用害怕被踢出家门了。Allison 和 Ronnie 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发展到分手的，可是 Tim 和他自己的小浪漫则从来没有。

“醒醒啊 Ben！（Earth to Ben）。”【看不懂，感觉是这样，求语境大神】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

“来，让我问问你这个，” Allison 说。“你了解 Tim 的哪些方面？我是指，除了他那帅到没朋友的外表和你们高中时候甜蜜的时光。那些我都知道，但是关于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么？”

Ben 从来都没有觉得一个问题这么容易回答。当然，在 Tim 的外表下有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珍贵的东西。比如，他送那幅画作生日礼物给 Ben 的时候脸上显出的脆弱就可见一斑。所有人都以为 Tim 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自信，可能大部分时间他确实是，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时候，他也确实是脆弱的。当他们重逢之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了。他说起 Eric 时感伤的语气，他照顾 Chinchilla 时的真情流露...然后当然啦，这一次，他觉得自己是被 Tim 需要的，这种感觉强烈到几乎就要将他淹没了。对

着别人，Ben 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有对着 Tim，那种感觉才那么明显。

“我知道这完全没什么说服力，” Ben 最后说，“但是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他很不一样。他真的需要我。有时候我看着他，就好像又看见了那个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而那么受伤的小孩子。我看得出来，而且我想帮助他。Jace 就像是 Tim 的反面一样，因为 Jace 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知道 Jace 爱我，可是没有我，我们遇到之前他也过得很好而且他将会过得很好，尽管他的未来不会有我。”【其实 Ben 这么说也不对，autumn 是以 Jace 的视角来写的，Jace 开始是想自杀来着，其实他也挣扎过、痛苦过很久，我觉得从他和 Ben 刚遇到时候开玩笑说他们两个谈不长久那种云淡风轻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样，” Allison 说。“你感觉到 Tim 需要你，就像其实 Jace 也对你怀有同样的感觉。他总是在那里，支持你、引导你，而且我打赌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他不可能仅仅只是耸耸肩就让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如果你觉得去跟 Tim 说再见很困难，那么你就不要以为 Jace 对于他自己在你生活的角色就这么不在乎。”

Ben 的心因为看这个问题的全新角度猛地漏跳了一拍。“上帝啊，你太赞了！”

“那可不~” Allison 笑了笑，然后继续对 Ben 洗脑。“要不你承诺我点儿什么物质酬谢以答谢我这么棒的一番演讲？”

“哦呵呵？”

“答应我，明天去见 Jace。不要给他打电话，直接去他家，直视他的眼睛，然后说话。就这样。”

Ben 点了点头。

在开车去 Jace 家的路上，Ben 想到，万一他跟 Jace 坦白跟 Tim 上过床了，Jace 也许也许会坦白自己的出轨经历，最后这件事就整个变成一个伤人伤己的坦白大赛了。这情节听起来很狗血虐心好嘛！Ben 觉得自己根本不能面对这样的场景，而且如果他现在回家的话 Allison 肯定会拉着他要求他复述见面的全部情节，所以他开车朝着 Tim 的房子过去了。

没人在家，但是 Ben 发现后面的滑动门没有锁。他跟着去院子里拉大便的 Chinchilla 一起出去。房子里静悄悄的，走进这样一座房子就好像是进了一座被封闭了几个世纪、满是财宝和陷阱的房子一样，令人充满探索欲望。就他对 Tim 的了解来说，他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Tim 对于自己的生活隐藏了很多。现在好啦，Ben 决定自己探索发现了，他觉得这次对 Tim 的房子的发掘会让他找到一些

答案的。

有件事情很明显。虽然屋子里到处都是画儿，可是没有一幅是 Tim 自己画的。就算是在青少年时期，Tim 还有一幅挂在自己卧室里的，属于他自己的画儿呢，除非他现在已经不再画画了，但是 Ben 觉得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他很确定 Tim 有一个藏起来的秘密工作室。

Ben 在房子里从上翻到下，什么都没有找着。当他站在楼梯上向窗外外面望过去的时候，他注意到了那个车库。Tim 从来就没有往里面停过车，即使他爱他那台车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还是没有。Ben 试了试侧边的小门，锁上了。Ben 只好又开始了另一场探险。最终，他在厨房的柜子上找到一串儿钥匙，果然有一把是对的。

车库被顶上大天窗里射进来的暖暖日光包围着，绒绒的感觉。车库里满是一张一张的画，叠起来有三四层那么高，（三四层啥那么高？你问我？我也不造...这句不太会：stacked three or four deep.），只除了中间那块地方，那里只摆了一个孤零零的画架。原来 Tim 可是个很忙的孩纸啊！

Ben 在 Tim 的画儿中间穿行着。有一些他能看出来是他以前画的，别的是新的。Tim 的画儿比之前更有表现力了。有些大胆野性，生动的

色块铺满了整张画布。另一些是暗色调的，小小的，让人看上去都会觉得自己患了幽闭恐惧症。难道对于这个世界，Tim 就是这种感觉？或者这都是源自 Eric 去世后，Tim 独自一人的那些日子？

然后，就在他手边，他发现了 Tim 的第三种风格。那些画儿充满了自由的元素，通常都是中间有一个什么物体，旁边是被一缕缕的亮色包围，整个画布都因此被点亮。Ben 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东西。

中间画架上的那幅画就是这种风格的。画上画了一个看上去病重的、疲累的老男人。毫无疑问，那肯定是 Eric，但是由于 Tim 那点缀在他周边的辐射状的线条，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即将归于天上的天使，而不是一个将死之人。

停车的声音把 Ben 从他的沉思中猛然惊醒。他手忙脚乱地带上门，谢天谢地那是在房子的另一端。马上，Tim 就发现他了。

“哇哦~” Tim 窃笑。“看来想一个人想得发疯的话，他果然就会出现。”

“额？什么意思？”

Tim 把他抓上楼好好地证明了一番。事后，Ben 枕着 Tim 的胸膛，手指无所事事的在 Tim 的身体上游走，描画着他的曲线。

“我们到底算什么？” Ben 问。

“在刚刚那事儿之后？是很累。”

“严肃点儿。”

“好吧，” Tim 答到，“我倾向于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有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再一次被摆到了他们面前。那 Jace 是什么？

Ben 换了一个话题。“你毕业了还留在 Austin 么？”

“我猜会的吧。我其实不是很想回 Houston 去，你呢？”

“不想，但是你会是不是回去一下么？”

Tim 在他身下扭动了一下。“假期回去，这是肯定的啊。”

“看到我再次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爸妈一定会吓到的。”

Tim 什么都没说。但是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些事情。

“他们还是不知道你是 gay，是吧？” Ben 继续施压。

“为什么要让他们烦恼呢？” “他们已经几乎不再出现在我生命里了。”

Ben 挑起一边眉毛，以便能好好看清自称是他所谓的男朋友的那个男人。

“你说过你已经出柜了的！”

“确实是的！对我的朋友们，还有很多很多人。我从来都不告诉家人有关我的生活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发现了你要怎么办？” Ben 继续，“上次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没有让我走到阳光下来，你只是把我狠狠推入了幽暗的阴沟！”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就告诉他们，” Tim 脾气也上来了。“要不要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咱们就不能冷静一下？”

Ben 本想说几句漂亮话来反驳他，或者就问问 Tim 为什么要把画儿都藏在车库里，但是他实在是不想毁了这个美好的下午。他只好提议要做些什么来吃，做饭的时间给了他独自一人的思考空间，他想了很多。既然现在 Tim 已经不用依靠他的父母了，理所当然的，他们在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话语权了。Ben 可以想到，在 Tim 的成长过程中，Tim 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子从来都不太亲近。然而，这件事还是让 Ben 觉得很受伤，原来曾经那个毁了他们关系、逼迫他们分开的秘密从来都没有消失，它还深深的埋在那里，等待重新发芽，再次肆虐。如果 Tim 还希望 Ben 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状况就必须改变。

* * * * *

每次 Ben 想到他答辩的场面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那会类似于一场审判——在一间冷冰冰的石头房子里，法官高高地坐在上面，逐字逐句地检查他的每一个单词，问他一些他根本连想都想不到的奇怪的问题。结果等到周一的时候，他发现这整个过程还是轻松的多嘛！答辩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个和两个教工，他们全程都表现了出了一种“喂喂你讲的东西好无聊哦拜托快点儿结束哦~但是亲不要这么瞪着我亲，我表现得可是很礼貌地哦亲~”的样子。他们象征性的问了几个问题意思了一下，然后就告诉他他过了。Ben 自己十分期待还有一个毕业典礼等着他——要不然他的学术生涯就会在几声哈欠中就这么过去了。

Ben 原打算是在咖啡厅吃午饭的时候再跟 Tim 见面的，但是既然答辩比打算的时间早了一些，他又很熟悉 Tim 的学院怎么走，所以他决定干脆就去他学院那里找他了。当走廊里他不认识的面孔渐渐多起来的时候，Ben 知道自己走对了。然后他就看见了 Tim。他举起一只手来正准备喊他，然后他看见那个在跟 Tim 说话的人。

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发色是那种闪瞎眼的亮，衣服是那种只有一班人只有在舞台上才好意思穿的出来的亮片装。就是那个 Aaron，他随意地在跟 Tim 聊天，夹了几本书在腋下。Ben 冲过去的时候愤怒地几乎要

喊出来了。当他揪到 Aaron 的时候，Aaron 不自觉地挡开了，但是 Ben 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握住他的肩，把他转了过来。

“你在这里上学？” Ben 咆哮。

“什么情况？？！！” Aaron 暴躁地吼到，但是接着，他的表情很明显是认出了 Ben。“哦老天，你放开我！”

“我还以为你不是这个镇上的。你是这里的学生，是不是？”

“问 Tim ！” Aaron 尖叫。“我可不想卷进你们的三角恋里！”

Ben 放他走了，他已经听到足够多了。他准备走，完全都没有瞥 Tim 一眼，但是现在是 Tim，是他 Tim 应该感到拘谨不安。

“等等，Benjamin，” Tim 喊，“让我解释。”

“你骗我！而我竟然蠢到相信你了。现在 Jace——” 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几乎窒息了，眼泪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是唯一的那一个。Tim 紧紧咬着自己的下牙床，与即将涌出的眼泪斗争着，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为了能跟你在一起，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Tim 的声线那么紧。“是的，我是撒谎了，但是我不后悔。如果那就是赢回你的代价，那么那就是值得的。”

Ben 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他一直在想他让 Jace 经历的那些痛苦，而且当 Jace 知道他又跟 Tim 在一起了，那种痛又会增加几倍？

Tim 试图把他拉过来离自己近一点，但是 Ben 用尽全力把他狠狠推开了。他一直跑到停车场，Tim 跟在他身后，说着一些挽留的话。在打开车门之前，Ben 一直都没有在听 Tim 的话。

“你也想相信我的谎言。”

钥匙掉了。

“你也想有那么一个借口，好让你理所当然地奔向我。你和我一样，都希望你和 Jace 的关系能结束，甚至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程度都是一样的。”

Ben 转过身来，无力的倚靠在车上；Tim 伸出手来，搭在 Ben 的双肩上。他是对的。如果 Ben 对自己够诚实的话，他就应该知道 Jace 永远都不会欺骗他。尤其对象还是 Aaron 这么肤浅乏味的人。他跟 Jace 吵架的时候完全就没有带自己的脑子。是他自己想自由，想给自己一个理由自由地去爱 Tim。但是为什么呢？Jace 已经是他想拥有的一切了啊。为什么仅仅为了一点点激情，他就这么抛弃他了呢？

“我们到底怎么了啊？” Ben 问。“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总是这

么地cao蛋。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彼此吸引呢？这就好像是那些个研究里说的，当一个女人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她会觉得某个男人很迷人，但是当她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遇见他，她一定不会看他第二眼。我们现在彼此相爱，但是如果危险慢慢过去，我们的关系大白于天下，再也不是一个秘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之间还会剩下什么啊？”

“很多。” Tim 急忙道。“我保证。”

“你要我怎么再相信你？关于出柜，你撒谎，关于你的画儿，你把它们藏起来。对于我，你还有哪一方面是真实的？你让我了解过你么？”

“不要那样说，” Tim 恳求。“你了解我的。你可能是唯一的那一个，但是你是了解我的。”

“好吧，但是或许我再也不想。”

Tim 放他走了。Ben 滑进了车里，车咆哮着冲出了停车场。

* * * * *

他完了。他把自己的爱情搞砸了，他把他演的戏搞砸了，他该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惩罚。他把手机和 Jace 家的钥匙都扔了。他宁愿让 Jace 认为他是个背叛他的小人，也不愿意让他发现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样的。Allison，他一生的朋友，在电话那头也是这么说的。Tim 每天都打电话

来，接着没过几天，Jace 也开始打电话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要毕业典礼了。

他让自己尽量离开家，后来发现这是很明智的举动，因为有一次他在窗户上发现了 Tim 留下的便条，还有 Jace 留在前门台阶上的一支玫瑰。Ben 决定还是去 Houston 过暑假算了，然后他会在那里想清楚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应该怎么过。

但是首先，他得去参加毕业典礼。Allison 同意等他们两人的名字都被叫到之后就溜走。谢天谢地 Wyman 估计会是最后几个被叫到的名字，所以 Tim 没什么机会跟来，除非他不想要自己的毕业证书了。这些日子 Tim 的电话来得少一点儿了，也许他终于认命了吧。

毕业典礼让 Ben 一直以来的坏情绪消下去了不少。露天体育场满是充满活力的毕业新生，大家都处在那种既对翻开生命新篇章的充满热切希望，又不太想改变现在的一种状态中。当自己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Ben 特别紧张；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他又很为自己自豪；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他又感到了淡淡的忧桑。Allison 的名字终于被叫到的时候，Ben 一直在下面欢呼，一等她拿到毕业证书从台上下来，他们就直接往停车场跑去了。

在入口的地方，他看到了 Jace，Jace 在找他，但是体育场的出口离停车场的入口很远，他们还有有机会在 Jace 注意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地溜走的。

“Jace！” Allison 大喊。

Ben 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背叛了自己。

“这可是为了你好，”她边说边微笑。“我要进去参加宴会啦~”

当 Jace 炫耀般的走过来的时候，Allison 溜走了，Jace 毫不掩饰地盯着他裁剪得体的袍子，手里拿着一束玫瑰。Ben 本来想说一点儿有意义的话，去道歉或者只是简简单单地叫他的名字，但是相反的，他哭了。

Jace 吻了他，然后 Ben 回吻了，即使他知道他没有这样的权利。最后，在斗争了很久后，他还是别扭地说出了请 Jace 带他回家的话。

“我还想着带你出去吃饭呢。” Jace 建议。

Ben 摇了摇头，又一波眼泪席卷了他。“我只想回家，”他说。回家的车上，Jace 和他说了会儿小话。Ben 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回答他，但是这很难。他想表现的自私一点，假装他做的那些混账事没有发生过，但是他不能。Jace 应该知道真相，即使这意味着一切美好的终结。

“我是指我家，”他们停在 Jace 公寓大楼门口的时候，Ben 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 Jace 回答地轻轻巧巧，温柔一如往昔。

他们进入公寓的时候，Ben 觉得他好像是来跟所有的一切告别的。

他抚摸 Samson 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而且他不能忍受想到他将要失去的一切。趁他现在还有勇气，他得告诉 Jace 一切。

“我之前很 Tim 在一起了。我们上床了。”

Jace 的脸色一紧。“我猜到了。但是现在，他已经被清除出你的思维和身体了吧？”

Ben 点点头。

“好。” Jace 轻巧的踢掉了鞋子，开始对付他的领带。难道他连送他回家都不愿意了么？或者他应该自觉点儿，自动消失掉。

“你不想把你那个傻乎乎的袍子脱下来么？” Jace 问。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Jace 叹了口气。“我对你的爱不会因为你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停止的。一个极其蠢的错误，我还是愤怒地想加一句。”我爱你，而且如果你能保证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那么，我也会再次相信你。”【妈蛋啊 Jace 真是圣父光辉啊.....no offense】

又哭又笑的奇怪表情组合出现在 Ben 的脸上，他终于放心地让眼泪

肆虐了。Jace 帮着他脱掉了长袍、他自己的夹克、并领着他去了卧室。

Ben 爬上床，Jace 随后也上来了，Jace 侧躺着抱着他，Ben 的后背抵着

Jace 的前胸。他们就那么躺了几个小时，享受着拥抱着彼此的感觉，

Samson 心满意足地窝在他们的脚边。

第二部分完

第三部分

奥斯汀 2003

第二十六章 (micrian&DoraW)

Part1 (micrian)

坠入爱河是一个很细微的变化过程,相互吸引而出现的联系,经过和和睦相处的考验,然后在记忆的河流里被忘却。在同样的情况下,奥斯汀已经成为了 Ben 和 Jace 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尝遍了奥斯汀的餐馆,在夜店里的随舞,不止一次的在午后慵懒的坐在奥斯汀的公园里。奥斯汀有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说离开的话意味着放弃所有的一切,好的也有坏的。Ben 和 Jace 已经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奥斯汀,而且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把这座城市当做自己的家了。

Allison 也留了下来。她连暑假都没有放过就立即投入到她的职业里

了。

她再当地的一家离家儿童庇护所找到了份工作，并且在闲余的时候在一家精神病院当学徒。在那里她遇到了生命中的那个男人。Brian 曾经是一个酗酒者，爱情有时候就是很奇怪，Allison 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她所想要的一切。

Ben 没有这么顺利地找到工作。大部分的暑假时间都闲着，偶尔和 Jace 去旅行，多数地方都是匆匆一瞥。他在父母家里呆了一个月，算是自从他上大学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探亲。在返回奥斯汀以后，他当了一年的临时工，还没有确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Allison 提议在她现在工作的医院找个职位。恰好他们需要一位兼职的言语矫治师。Allison 在医院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以至于 Ben 都不要面试就能正式开始上班。Ben 接受了这份工作从而告别了那些技术含量很低的临时工作，他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回报。

他有着各种各样的病人。有些是由于物理或精神创伤导致失去言语能力的事故受害者。还有一些中风后的幸存者，偶尔也有一些语言障碍的儿童。Ben 很享受把每个字拆开以后重新组合改造以适应不同的病人。生平第一次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份很有意义的事情。

做事从来都由始而终，Allison 又帮 Ben 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来填补他的空余时间。Brian，已经差不多两年滴酒未沾了，是一个带有晚宴的剧场合伙人。那里常年举办一些音乐剧。跟言语矫治师不同的是，Ben 对这份工作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热情。他并没有戏剧方面的训练而且也不急于为他想象里满眼秃头的或者一头蓝头发的观众去表演。

他几乎肯定自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但 Jace 开始飞他一直梦想的国际航线，Ben 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都不在一起。Ben 考虑到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少些寂寞，于是接受了其中一个小角色。他第一的表演只有寥寥几句台词和一首歌；扮演一个流浪街头的小乞丐，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死去的角色。

在那个夜晚，当他出现在舞台的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有着魔力的剧院把他变成了那个小乞丐，他发自肺腑的歌唱。观众们为他的表演起立鼓掌，正如接下来的每一次表演。他从未想过会这样，但他很快就爱上了表演，同时也急切的想要接更大的角色。

要是他还在学校的话，现在应该是春假的时候了，自从他们相遇已经四年过去了，Ben 和 Jace 终于来到了巴黎。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当他们都等着求婚的时候，感觉空气都凝固了起来。

就在他们在床上吃早餐时 Jace 终于向 Ben 求婚了。他把戒指藏在了法国羊角面包里面，这一举动让 Ben 大笑几乎都说不上我愿意。

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但目前为止跟 Ben 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电影里通常都是胆怯的新郎，但 Ben 已万事俱备。选择和 Jace 度过余生还是简单地部分。而筹备婚礼的同时还要应付宾客的需求则不是那么的简单。这一刻 Ben 最担心的就是桌布了。从湖面吹来的风似乎要把桌上的装饰都吹过公园。

“我想我们需要一些小石块，” Ben 说。

“我知道酒席承办商迟到了，” Allison 幽默的说道，“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呃，不要提醒我。你觉得我要不要去食品杂货店买些蔬菜拼盘？或者是少一包士力架趣味组合装巧克力？”

“每个人都还好，” Allison 说道。“食物本来就要等到婚礼仪式以后才供应。要是到时他们还没过来的话，我们就订披萨吧！”

Ben 看着他们所预定的婚礼教堂。木质表面被丝带和气球所淹没，空余的都被白玫瑰覆盖着。超出大家所预期的，他和 Allison 设法把这些俗艳的装饰变成一个美丽的婚礼现场。想着自己即将站在那里的情形让

Ben 短暂的忘记了其他还需要完成的事情。

他扫视着人群，直到发现唯一一个穿白色礼服的。比以往都要英俊，Jace 被一群姑姑和堂兄弟包围着，一句话都接不上，只能愉快的点头微笑着。他发现 Ben 在盯着他，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Ben 必须想办法让 Jace 远离他的家人，否则真不知道婚礼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呢。

“餐饮车过来了，”Allison 说道，“不，你呆在这里。 Brian !”

就像往常一样，只要 Allison 喊他，Brian 都会应答。她可能找到了个比 Jace 更耐心的家伙了，因为 Brian 看起来好像总是被她差使或者完成 Allison 给他的任务。这个可怜的男人已经筋疲力尽，但 Brian 眼里只有对 Allison 爱而无其他。

婚礼主持的话筒发出刺耳的声音。Ben 听到正在播放的歌曲时下巴都快掉了下来。“这是我们的婚礼进行曲！这个傻瓜提前播放了！”

接下来 Ben 所知道的就是 Jace 在他的身旁，引导他走向婚礼。宾客们都在入座，Ben 一直在抱怨这个他们所计划的都有冲突。

接下来他们就站在所有人的面前，Ben 和 Jace 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以他们选择在湖边的一个公园而不是教堂里结婚。让牧师来主持他们的婚礼也显得不太合适，至少当初是这样的。而现在 Ben 没有比有人来

指导他们的行为更想要的东西了。

歌曲结束，Jace 开始他的讲话。Ben 只听到了零星几句，比如承诺，大笑以及关于一起变老，但永远这个词是 Ben 所铭记在心的。不再有不
确定或摇摆不定，不再有孤独的夜晚或者痛苦。只有永远和 Jace 在一起。

此时 Ben 没有其他更想要的事了。Ben 写了份演说稿，很好的一份，
但现在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下去了。他拿起放在他们面前的结婚戒指，
戴在 Jace 的手上，吻了他。

在一阵惊讶的寂静后，宾客们的掌声打破了这份沉寂，DJ 继续下一
首歌。Ben 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还没有想过这部分，但 Jace 抓住
他的手臂开始随着音乐起舞。

“那我们就结婚了？” Ben 问道，还是有点不相信。

“是啊，” Jace 说。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Jace 笑道，“只有一个承诺而别无其他。真不敢相
信有人真把它当回事。”

“当然要把它当回事！” Ben 反驳道，不过这反而让 Jace 笑得更开
怀了。

当他们跳舞的时候，食物已经从餐车里卸下了，香槟的木塞弹了出来，音乐衬托着这一切。然后这对新人终于分开而走向爱着她们的人。

* * * * *

夏天的夜晚天空晴朗，阵阵的微风让气温不是那么的炎热。像这样的夜晚剧院从来都不会满座。售票并没有下降，但出席的观众要少些。Ben 猜想有些观众在来剧院的路上突然改变主意，到公园或河边溜达。

Ben 也想要逃离这里到这样的夏夜。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幕的表演。他扮演的是一位向一个有权势的老妇人求婚者。他的角色本意是因为钱而娶她，但最终不经意的却爱上了对方，他最初贪婪的本意在婚礼前终于被揭发了。Ben 最后的表演是向他的爱人唱一首歌，乞求她的原谅。

当他返回舞台开始歌唱的时候，往常的恐惧和兴奋感笼罩着他。他的未婚妻拒绝了他的道歉，就如同以前的每一次表演一样，丢下他一个人在舞台上。Ben 望向观众，带着懊悔唱完还剩下的歌词。

“要是在你贫穷的时候我遇见了你，要是在我纯真的时候你遇到了我。”

他放眼扫过观众席，陶醉在音乐中的他几乎看不清什么，但那个比其他观众都要犀利的眼神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那双眼睛是银色的？

“If I could pull this love from my chest, leaving you standing with all

the rest."

Tim。Ben 非常肯定他在观众席上。从舞台上看清观众从来都不那么容易，但那张脸的轮廓，闪烁的双眼。一定是他。Ben 想要走上前，走出聚光灯，但他不允许自己的声音发抖。

“然而现在我的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没有人能看见的碎片。

”

灯光逐渐暗淡下去，整个剧场笼罩在阴影里。鼓掌声让 Ben 有些退缩，但一阵刺耳的口哨声提醒他回到后台。当演出继续的时候他在舞台的侧翼等待着，眯着眼睛看向观众席上他所见到的身影，说服自己刚才的所见不是真的。接着是谢幕的时刻，Ben 加入了其他的演员向观众鞠躬致谢，同时也不耐烦的等待剧院的灯光亮起来让观众退席。而当灯光亮起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是空的了。

第二晚几乎是一样的。从他的第一句台词起 Ben 的注意力就已经集中到观众席而非表演了。相同的人影但坐在了不同的座位，但他就在那里，一个孤单的轮廓一直盯着 Ben，就算不是 Ben 在表演。在这个新的座位上 Ben 可以更加看清楚他了，喝着啤酒。在喝酒的间隙流露出自以为是的笑？

“是不是这样，Jacob？”

Ben 虚构的未婚妻下意识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是的！”他匆匆接过自己的台词。“是的，亲爱的，那恰好是我们要做的。一起逃离这里，证明给那些说不是的人他们是错的！”

他终于又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表演上来了，直到他最后一首歌才又望向观众席。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歌唱里，唱给那个他已看不见的身影。我知道你在哪里，他想要和他沟通。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请不要离开。

而当结束以后灯光亮起的时候，那个座位上仅剩一个空的啤酒杯证明刚才有人坐在这里。

* * * * *

“有人在外面等你，”当 Ben 卸妆的时候 Brian 告诉他。“在接待处那里。”

“Jace？”Ben 问道，已经知道可能是其他人了。

“不，但也许我应该提醒一下，”Brian 说道，扬起眉毛。“不管你的神秘男是谁，他性感的冒烟！”

“Allison 要是发现你在出轨的话会很生气的咯！”Ben 开玩笑道。

Ben 没有留意 Brian 的回答。在他忙着卸妆的同时感到胸部发闷呼吸急促。他是兴奋？紧张？他有权利这样吗？还是这是他不忠的开始？

让自己平静下来以后，他走向接待处，抵抗住要跑的欲望。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而且他的确是惊人的性感，丝般润滑的金发衬托着他年轻的脸庞。他的肤色是完美的，他的嘴是精致的粉色，外加一个和黑色的嘴唇穿孔。在他变得愤怒之前那蓝色的眼睛扫过 Ben。而愤怒使他更加的性感。

“你是 Benjamin？” 男孩问道。

“Ben，” 他纠正道。同时也知道这不是好兆头。

“你就是传说中的 Ben。” 美貌在愤怒的掩盖下短暂的退去了。

“你是？”

“Ryan，Tim 的男朋友。” 他等着 Ben 的反应，一阵沉寂后变得更加愤怒。“什么，他从来没有跟你提过我？”

“我都好几年没有和 Tim 有联系了。”

Ryan 脸上的情绪变动着-怀疑，猜忌，悲伤。他有多年轻？还是个青少年，可以肯定的是。Ben 一下子感到自己老了。他想到了自己那情绪波动的青少年时期。要是他是 Ryan 的话会期望听到些什么呢？

“你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我已经结婚，而且生活的很快乐。

我对 Tim 早就失去兴趣了。”

Ryan 英俊的表情再次变得愤怒。“但那不意味着他对你没兴趣了。

我知道他来过这里，你不要再撒谎了。”

Ben 叹了口气。他没有办法去平息现在的情况。最好后退一步让他们在家里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走了，但我希望你们俩能把事情解决好，”他说，当他正准备掉头离开时，Brian 又一次出现在了门口。

“这儿还有一个人找你，”他说道，看起来有些担忧。

Tim 从他身后走了过来。过去这几年对他应该不是很容易。眼睛下面有了眼圈，下巴留起了胡渣。就连他曾经不可动摇的体格现在都变得大腹便便的。他看起来脆弱而犹豫不决的，直到他看到了 Ryan。然后他的脸变得异常的愤怒。自从他们在年少时分开以后 Ben 就没有看到过 Tim 有如此的愤怒了。

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周围，Tim 和 Ryan 开始向对方咆哮。Ben 吃惊的盯着他们，让 Brian 赶紧离开，同时保证自己会锁门。当他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他们时，Tim 抓着 Ryan 的手臂，摇晃着他，大叫。Ryan 同时也哭着，骂着。

“放开他！” Ben 吼道，肾上腺素激增，“我说放开他！” Tim 和 Ryan 都没有注意到 Ben，他不得不抓住 Tim 的肩膀。Tim 扭过头，眼里满是怒火，整个脸都皱了起来。

“对对对，给他看看你到底是怎样待我的，” Ryan 吼道，卷起他黑色 T 恤的袖子。他的手臂被 Tim 抓得通红，但也有一些瘀伤。“他是不是也这样待你的？” Ryan 问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离开他的？”

Ben 望向 Tim，咬紧牙关，但他的前男友根本不看他一眼。

“我要杀了我自己，” Ryan 大叫，走向门外。“我要自杀然后留下遗言说这都是你的错！”

门被狠狠地关上，门框里的玻璃抖了几下。接下来只剩一阵寂寞伴随着 Tim 沉重的呼吸声。Ben 从他的呼气里可以闻到酒精，比剧院里可提供的强烈多了。

“我猜我要追上他。” Tim 说道。

“我觉得你是应该。”

就在 Tim 打开门的瞬间，他扭过头看了看 Ben

“La Maisonette，明晚 7 点？”

Ben 有些犹豫。

“拜托了？”

“好吧。”

Tim 带着沉重的羞愧感消失在夜色当中。Ben 想把门锁上，但没有这么做。他还是信任 Tim 的，还是了解他的。对于今晚他所看到的一定有什么缘由，而在他了解到真相之前是无法静下心来。

* * * * *

Part2 (DoraW)

Tim 已经等在餐馆里了，他坐在一张桌子边在等，看上去比前一天好一些了，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也刚刚剪过，不过还是一副最近睡太少的感觉，憔悴感由内而外散发出来。Ben 坐下，也不知道他应该期待听到些什么，然后他小心地瞄了一眼桌上半满的酒瓶。

“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我感到很抱歉。” Tim 举起了酒瓶，“喝不？”

Ben 点了点头。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想喝酒，但他合计着如果自己喝一点儿，Tim 就能少喝点儿，所以就这么着吧。

“你男朋友还好么？”

“Ryan？是啊，他一直都在说那些鬼话。”

“每次你也都会有那样的反应么？”

Tim 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痛苦。“不！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从来没有发生过昨天那样的事。我们上周吵过一架，然后我就像昨天晚上那样抓过他胳膊一次。有时候我也控制不好自己的力气，而且他总是知道怎么惹毛我。只有这两次，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

Ben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不了解 Ryan，也不知道他跟 Tim 有过什么过往，而且他也不是很想问。如果 Ryan 发现他们现在见面这件事，一切只会更糟。如果 Jace 知道 Ben 出现在这家餐馆里和 Tim 会面，他也不会高兴，但是至少 Ben 不用藏着掖着啊！

他应该怎么办啊？就这么走开？就让他对 Tim 最后的印象定格到现在这个坐在他对面的、心碎的、几乎就要坏掉的男人么？

“得得得，” Ben 开了个头，“告诉我所有的事情。”

Tim 是一年前在一家酒吧遇到 Ryan 的，然后他发现他们几乎有一样的过去：都来自很有钱的家庭，都有不太亲近他们的父母。当 Ryan 对他爸妈出柜的时候，他们拒绝再资助他的生活，最后他们甚至都不给他交大学学费了。后来是 Tim 资助他的，但是最终，他发现对于那些他交了死贵学费的课程，Ryan 竟然从来都没有去过。除了派对，Ryan 对别的一切都没有兴趣，Tim 就这么放任他，甚至也加入了那些荒唐的派

对，想把自己埋在重回少年时代的假象中。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俩，一切看起来都挺好的，” Tim 说，“好吧，可能没那么好，但是很令人愉快。接着就是无止尽的谎言了。最开始，是我的钱包被偷。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现金，但是信用卡是个麻烦。我其实怀疑过，所以没有立刻去挂失。显而易见的，它们都被用在 Ryan 最喜欢的那家服装店了。那个臭小子甚至还敢在第二天的时候穿着它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根本就不可能是他找了什么工作或是有什么除我之外的经济来源好嘛，所以整个事情不能更明显了。”

“后来，他一个朋友就老是来我家。我跟他说过不要再带那个人来了，但是根本就不管用。我猜那估计是报应吧，谁让我害你和 Jace 经历了那么多。每次我试图让他悬崖勒马的时候，他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一般都是更多的派对。上周的时候，Ryan 差点儿嗑药死了，最后我送他到了急诊室洗胃才缓过来的。除了喝酒和嗑药，他什么都不关心。”【原文没说那么明白，是我结合我对 winter 里这一段的记忆整合出来的~】

“看上去，你对你自己也有点儿放纵啊，” Ben 说。

Tim 立马松开握着酒杯的手，点了点头。“Ryan 整个是你的反面。你带给我的影响总是好的，你让我变得更好。但是 Ryan，我真的不知道。

我曾经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他的父母就跟我的一模一样，我能感觉得到隐藏在他那张漂亮脸蛋下的痛苦，但是他也有着很黑暗卑劣的一面。Ryan 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在反抗这个世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才能让他好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一定也会变成那样的。”

Ben 一边听着，一边在搜肠刮肚地想应该怎么解决 Tim 的问题。对于 Ryan，Tim 已经尽可能地和颜悦色了，但是昨天晚上 Tim 勃发的怒意还是把他吓到了。如果事情没有变化的话，Tim 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让他自己后悔的事情的。不管怎样，Ben 都不想看他经历那些。

后来没一会儿他们就结账了。没人动菜，连开胃菜他们都没有动过，只是 Tim 把那瓶酒都喝完了。Ben 坚持要送 Tim 回家，期间他曾经简短的陷入到以为坐在他身边的只是一个扭伤了脚踝的十几岁的男孩子的想象中。

“我没想过事情最后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Tim 苦笑了一下。“我的意思是，我多希望我们还能有再见的机会啊，我曾经做梦都想看到你在舞台上的样子。是不是很疯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戏院找了个工作，但是我就是这么梦到过。”

Ben 扫了他一眼。“所以这就解释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嗯，你知道的，就是这样，再加一些 Google 追踪什么的。”

Tim 还是住在之前住的那个外表很混搭的房子里，但是车道上已经停满了车，都花里胡哨的，一看就不是 Tim 的。重金属音乐的砰砰声和乱哄哄的说话声从屋里传出来，突然，一记孤单的汪汪盖过别的声音进入了他们的耳朵。

“我告诉过他别把她关在后院里，”从车里下来的时候，Tim 抱怨了一句。

“她很讨厌一整晚都被关在外面的。”

“Chinchilla？”

“嗯，”Tim 笑了。“过来。见到你她会很高兴的。”

Ben 不奢望 Chinchilla 还能记得他，但是当她看见他的时候，她的屁股都快摇成一个高速旋转的涡轮机了。Ben 曾经认识的小狗狗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只结实健壮的狗狗，Tim 亲吻和爱抚她的时候，她一直都笑着。她的狗绳胡乱地绕在一棵树上，Tim 对着房子的方向投去了生气的一瞥，把 Chinchilla 的项圈解开。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Tim 喃喃道。

“我不是说要对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评论什么，” Ben 说，“但是为什么你不简简单单地跟他分手呢？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过你们之间的性很棒，但是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的。”

“你是对的，但是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才好。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他总是威胁我说要自杀。他磕高的那一晚就是，仅仅是因我我说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Ben 一边思考，一边蹲在 Chinchilla 旁边轻抚她的肚子。

“我们这么干。你送 Ryan 去旅行，很长的那种，去欧洲的某个地方。告诉他这是你道歉的方式。然后等他离开的时候，你就把房子卖了，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等他回来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再联系他，他也就找不到你了。”

“你真这么想的？”

“是的。你们俩保持一段距离，所有事都会慢慢平息的。不只这样，不管你送他去哪儿，你得保证那里是个同性恋旅游胜地。” Ben 坏笑着。

“或者雇一个护卫押送他到机场去。他那么年轻，又很辣，我肯定不久之后就有有人看上他的。到那时候，他就会成为“别人的麻烦，”然后就再也不关你的事了。”

Tim 笑了。“你也知道，这计划成功的概率就跟它本身一样疯狂。”

Ben 也笑了，他知道事情不能这么解决。Tim 已经忍了 Ryan 够久了，肯定不仅仅只是因为 Ryan 不断的自杀威胁，Tim 对 Ryan 还是有感情的，不管这份感情是多么的不健康。

房子里有什么玻璃东西被打碎了。从不断变得更响的音乐声来判断，碎的很有可能是某扇玻璃。在一阵简短的大笑声后，派对就又这么继续了。

“好吧，” Ben 叹了口气站起来。“是时候该我出场了。来吧。”

如果第一次见 Ryan 的时候，Ben 还只是觉得自己老了的话，现在，走在—群磕高了的十几岁的少年们中间，只让 Ben 觉得自己是那种曾祖—样的古老人物了。他在前面拖着 Tim 走，那感觉就好像他们—对提前结束假期，回家看到家里被搞得—团糟的父母—样。有一些孩子认出了 Tim 是这家的主人，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更像是幸灾乐祸，而不是羞愧不安；甚至有一些没眼色的还—直在笑那扇被打破的窗户和穿窗而过的一盆盆栽。他们根本就—点儿都不尊重 Tim，这一点让 Ben 被前所未有的激怒了。

他气冲冲地冲进客厅，跨过—滩地板上的呕吐物，直奔派对的中心

而去——他拔掉了音响的插头。几声抱怨随之而来，但是有一声叫的比其它都响亮得多。

“他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人群为 Ryan 让出了一条道，他的身体是苍白的，还出了好多汗。从他的小伙伴们那种迷蒙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嗑药了。

“我跟着我的男朋友回来的啊，” Ben 说着，抓起了 Tim 的手。Ryan 紧紧地咬着牙，像一头野兽一样。Ben 从来没真正见到过谁这样，但是似乎 Ryan 全身上下紧绷的的毛发都在暗示他在发抖。他吼了几句意味不明的话，听着像是我要杀了你一类的，然后猛地向他们冲过来。Tim 全身都紧绷起来，准备着要保护 Ben，然而这个动作更加激化了 Ryan。Ben 也不想这样的，所以他伸出一只手捧着 Tim 的脸，让它转过来朝向自己。

然后，Ben 吻了 Tim。

他最近所学的演戏技巧完全都用不上了。就好像之前那么多次一样，他对 Tim 的感觉从来就不曾远去。从 Tim 回应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也有相同的感受。房子里一瞬间就静下来了，每个人都眼也不眨地盯着他俩，观赏着这足以出现在大荧幕上的一幕。然后沉默被打破了，Ryan

开始抽泣。

Ben 推开 Tim ,看到了 Ryan 脸上受伤的神情。那个吻足以告诉 Ryan 一件事，那就是 Tim 和 Ben 是相爱的，那个孩子还那么小，所以才会那么愚蠢地认为 Tim 仍旧是爱他的，可是，Tim 和 Ben 之间的感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Ben 为他感到难过，但是他一点儿不怕现在表现出这些情绪给他看。

“我要搬进来了，” Ben 说，“Tim 问我了。你现在就走吧，然后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你们所有人。”他说的很大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

没人动。

“我已经报警了。”

人群开始骚动。

“而且他们带了缉毒警犬。”

这句话管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除了 Ryan，所有参加派对的人都走了，接着因为愤怒，前者再次开始全身颤抖。

“我会自杀的，”他说，“我像上帝发誓我会的。”

Ben 张开嘴准备反驳，但是 Tim 说话了。

“不你不会的，Ryan。我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只是一个懦夫。从

我遇到你的那一天你就一直在逃避，逃避你家庭的不认可，逃避爱你的那个人（我猜是妈妈？），但是你最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我曾经也那样懦弱过，但是你，直到现在，你现在还是那么懦弱。”

“我磕高了！” Ryan 提醒他。

“那次你在医院洗胃的时候，我一直握着你的手。当我告诉你你几乎就要死了的时候，你哭了。我以为你还有希望，但从那之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每晚都会磕高。我不知道要怎么修好你，Ryan，我希望我能修好你，但是我不会再给你钱让你毁了自己。再也不会了。”

Ryan 尝试着跟他争论，但是 Tim 没让这场争吵继续下去。Ben 退了一步，让 Tim 自己去处理这件事，帮着不情愿的 Ryan 收拾行李。Tim 叫了辆出租车送他回家，Ryan 开始乞求，但是 Tim 的立场一直很坚定。只是在出租车转过街角的时候，Tim 的肩膀终于垮了下来。

“你还好么？”

“嗯，” Tim 回答，他用尽全力紧紧抱着 Ben，把所有的重量都压了上去，几乎要把 Ben 压断了。“你总是知道怎么让所有事情都回归正轨，”他在 Ben 的脖子边上喃喃着。

“离了你，我就是一团糟。”

“我很帅的，是吧？” Ben 说，把他自己解救出来。“我也会有问题啊。Jace 要是知道我亲了你，肯定又要把我臭骂一通然后不给我好脸色看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算是为了我被骂的值得，你也得给我保证再也不见 Ryan 了，好不好？”

Tim 点了点头。“既然你回去会有麻烦——”

他站的更近了，但是 Ben 把他推开，他们同时爆发出大笑。Tim 的脸庞被笑容点亮了，看起来更像是他本应该有的样子了。

* * * * *

Ben 总是想着，接下来他们之间就应该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们能好好当彼此的好朋友了。然而这种乌托邦一般的美好时光只存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挺有规律地彼此见见，Jace 总是跟他们一起，这种情况下，事情就会简单地多。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对彼此的感觉就开始走样。他们都能感觉的到。有时候，他们的目光会胶着在对方身上太久；有时候，他们会刻意地找理由亲近对方，大大超出了需要的程度。拥抱变得暧昧，Ben 会贪婪的汲取着 Tim 的气息，或者 Tim 会亲昵地在他的脖子旁边小小地摩擦鼻子。

做出个决定很难，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决定。一天半夜的

时候，Ben 出现在 Tim 的家门口。Tim 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好像他就在那里，希望着 Ben 能来找他一样。

“你来我这儿好像从来就没有做成过本来你想做的事情，” Tim 说，“或者，你是过来说再见的？”

“对不起，” Ben 说。“我本来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

“不，你不需要道歉，” Tim 悲伤地回答，“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是吧？”

“是啊。” Ben 想过会一直跟 Tim 保持联系，至少能抱抱他，但是甚至，他再也不敢相信自己了。

Tim 深深吸了口气。“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那天晚上，没有被警察发现的话，我们会一直走下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可能还会在一起？”

Ben 想了想，想象没有 Jace 的生活太抽象了，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这些年和 Jace 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全都换成与 Tim 一起。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大概勾勒出了那样的画面：更多溜进 Tim 卧室的夜晚，上了大学之后的宽慰感，这么多年终于能自由地做他们自己……

Ben 咽了咽口水。“我得走了。”

“我不知道没有了你，我还能干什么，Benjamin。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你有的。”

“我有没有告诉我你我对我爸妈出柜了？”

“没。” Tim 将会永远是 Ben 喉中的一根刺，永远也去不掉了。一点一点的，Tim 总是努力地想取悦他。

“嗯是啊，他们都吓坏了。如果说之前他们对我是冷漠的，那——”
Tim 摇了摇头。

“他们会克服这一切的，” Ben 说。“如果他们没有，那就让他们滚吧。”

Tim 笑了。

“不要再回去找 Ryan。你不需要他。或者是我。平心而论，你不需要任何人。”

“我总是会需要你的。” Tim 不同意他。

“你可能会想要我们，但是你不需要我们。你说过，我给你带来了最好的，但是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早已经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了，即使在你拥有我的陪伴之前。为你自己而活啊 Tim。用你的画儿装饰这所房子。”

不要再把他们藏起来了。也不要再把你自己藏起来了。外面有一整个世界都等着看你呢。那个真实的你。你是那么地美，我指的可不仅仅是你的脸或者身体哦。”

“别走。” Tim 恳求。

Ben 能做的就只有摇摇头。如果他再说一个字，即使一个字，他们就可能会做出会让彼此后悔的事情来。他转过身，慢慢走向自己车，感激而绝望地享受着 Tim 没有挽留他的每一秒。Ben 打开车门，回头看了看还站在那里的 Tim。

“直到下次【我们相遇】？” Ben 问？

Tim 笑了。“直到下一次【我们相遇】。”

有话说：这一章终于翻译完了，长舒了一口气。Ben 其实离不开 Tim，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站在 Tim 身边，Ben 就会回到那个 16 岁的自己；Tim 也离不开 Ben，不管他的未来遇到什么人，他总会记得是那个纤瘦的 Ben，领他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知道咱们坛子里有没有看过《灵魂摆渡》的人，赵吏说过一句话：“你就是医我的药。”其实在我看来，Ben 和 Tim 对于彼此就是这样的存在。没有你，我怎么会完整？我怎么

能好？

不管怎么样，不管在哪里，心里总会有一个地方是留给彼此的。虽然这样说有些对不起 Jace，但是我总是觉得 Jace 是真心的爱 Ben，Ben 也是真的爱 Jace，但是他们俩对彼此的爱是不同的，与 Ben 对 Tim 的爱也是不同的。最爱的人最是商人，鲜衣怒马的少年时代，炽烈的爱都给了那个伤他最深的人，只有他们俩才明白彼此经历过的一切，爱太炽烈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力气这样去爱别人了。Ben 曾经想过要跟 Tim 安定下来的，但是当时懦弱的 Tim 选择了逃开。想要安定下来的 Ben 遇到了想要安定下来的 Jace，自然地，两人相爱了。但是那更多的是一种依恋，一种责任。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Jace 注定会是个悲剧。

第二十七章 (flysex)

Jace 跑进厨房，除了一条拳击手那样的短裤啥也没穿。他倒了一杯咖啡，就像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一般的走到飘窗那边向外望去，因为他们买了套新房子。Ben 迷恋着他的身体，打量着他刚睡醒松乱的头发。恋爱四年结婚两年，Ben 还是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迷恋着他。不论多少年过去他也不认为这感情会褪色。

Jace 转过身，“我记得我昨晚和你一起出去了吧？”

Ben 傻笑着，“我睡得可好了。”

Jace 试图笑着回应他，不过他还是皱起了眉头。

“你还好吗？”

“头痛死了。” Jace 说。

“你昨晚啥都没喝不是。”

“没喝。不过我现在倒是希望我喝了。尤其是反正第二天早上都要头痛地宿醉了。”他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按摩着他的太阳穴，“帮我拿点阿司匹林，好吗？”

“当然。”

Ben 回来的时候看着他的脸苍白极了。“你吃坏什么东西了吗？你胃还好么？是不是吃了什么虫子之类的？”

Jace 摇了摇头，把阿司匹林丢进嘴里，然后灌了一大口咖啡。他正打算把杯子放回台面上，突然他的手就痉挛了起来。杯子摔碎在了地上，刚煮好的热腾腾的咖啡溅在地板上看上去就像是犯罪现场上的血迹一样。

“我真是笨手笨脚的。” Jace 说着，起身去拿毛巾。突然的腿软让他倒在了地上，他眼里的恐惧渐渐涣散了。

Ben 立刻冲到了 Jace 身边，抱着他的头，向发射导弹一般冒出一连串的问题，可是都没人回答。他觉得无助极了，试图找到一个办法来帮助他，可 Jace 任然没有回应。

Ben 打电话报了警，慌张地报给了接警员他们旧房子的地址。当他意识到他说错了，他又一次打了回去，担心他们会认为他是在恶作剧，然后再也不来了。然后他就只能在那干等着了，不停地在检查 Jace 和大门间跑来跑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他们不知道这是有多严重吗？！他们就不能快点来吗？！

当他听见警鸣声立刻跑到了车道上，他的语言听上去毫无章法又让人困惑，不过至少他设法让医护人员走在了正确的路上。当他们把 Jace 抬离地面，他还是那么一动不动的躺在那。

“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吗？！！！！” 他叫喊着，但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叫他往后退。

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走的时候门也没有关。现在只能祈祷 Samson 没有跑到外面去。Ben 爬进救护车，看着他们把一堆仪器装在 Jace 身上，然后护理人员挤压着那个呼吸囊。恩，至少 Jace 还活着。

* * * * *

“动脉瘤。”

医生说了很多，不过 Ben 就记住了这个词。他尝试着回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与大脑有关的。一个肿瘤？还是就是哪个地方突然神经短路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Gray' s Anatomy，这词也是我看那个记住的，基本算是死亡率最高治愈率最低的肿瘤之一了，要是一不小心切坏了就会大出血 bleed out 挂掉。我还想补充一句，GA 里面一大半的神经科肿瘤都是这个……】

“他的祖母也是死于这个。” Ben 回忆道，“噢！上帝啊！他会...？”

“他能或者到这里至少是个积极的信号，” 医生跟他说，“他接下来要经历一个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如果他能度过这个难关，那么有很大的几率他会活下来。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可能会有术后并发症，你是他的家人吗？”

“是的。”

每一个可能的并发症都被列在一张纸上，Ben 被要求给它们签字。他几乎无法想象这列噩梦发生。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如果 Jace 活了下来，他们要怎样处理留下的一团乱的生活。Jace 的家人到的时候手术还没结束，这算是让 Ben 松了口气。他家人的到来使得 Ben 冷静了下来，他坚信无可动摇的 Jace 是不会出事的！

一个护士过来告诉他们，Jace 患有 4 个顶级的脑动脉瘤。他们向 Ben 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动脉瘤是一个膨胀的部分血管灌满了鲜血。如果忽略它，它可能会破裂，造成出血。一旦发生破裂，生存下来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等待手术结果的过程完全是痛苦的，Ben 尝试着去想象了一下没有 Jace 的日子，可是他完全无法想象。他是 Ben 生活的中心已经太多年了。

没有他是不可能的。他宁愿是自己死了。怎么会有任何人能想象没有他的日子？

一个看上去异常疲惫的医生带来了救赎。他给出去了疲劳的微笑，然后告诉他们手术是成功的。现在就看 Jace 恢复的怎么样了。接下来的四天是至关重要的，极高的病死率仍笼罩着他们。Ben 持续连着数天守夜，伴随着的是 Jace 时不时的清醒一下。他有时候不知道 Ben 是谁，或者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次甚至担心 Samson 上班要迟到了。他们的笑声在这种情况下是疯狂而短暂的。如果他以后都会这样怎么办？如果他把 Ben 忘了怎么办？

同样令人担心的还有 Jace 缺乏运动的左侧，医生和护士在不断地警告着可能会有永久瘫痪的可能性。当 Jace 在第五天的时候突然拍了下床，他们所有人都在医院里喊叫着，松了口气。

在那个周末 Jace 回到了他们身边。他知道他们是谁，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抱怨着疼痛，还有身边的声音总是那么大声。这是另一个并发症了。他们只好在他耳边小声说话，否则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在大喊大叫。

“我很抱歉发生了这一切。”

这是 Jace 对 Ben 说的第一个连贯的句子。Ben 哭着亲吻着他的脸。

* * * * *

Ben 的父母为 Ben 和 Jace 租了一栋湖边小屋作为礼物来庆祝 Jace 6 周的理疗结束。他的身体几乎完全康复了，尽管偶尔他的左手还是为他制造点麻烦，还好是可控的，不过他还是很容易疲劳。

精神上的问题就有些麻烦了。他经常短期失忆，会忘记他是要说什么或者他干了什么。之前他们会一笑而过，不过这次医疗危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 Jace。Ben 在他的康复期注意到，Jace 变得容易烦躁，甚至在有的场合有些失态，他不像之前那样从容冷静了。

噪音的问题仍然存在。偶尔他会变得异常敏感于声音。预测他什么时候突然变成这样有些困难，但当他犯病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静悄悄的房间里，然后就只能通过耳语来对话了。

“我想回去上班。” Jace 说，把手中最后一块面包屑丢给鸭子，然后把它们赶回码头。

“总有一天你会回去的。”

“我又不是会忘记什么安全程序或者把客人点的东西给喝了。” Jace 皱起眉头，“而且我会在手术之后再去的。”

核磁共振又发现了另外两个动脉瘤，没有破裂，他们会把它们移除。医生决定先过几个月再给 Jace 动手术，以确保他能从每个每个手术都恢复过来。这个计划是明智的，但这也让 Ben 觉得 Jace 就像是定时炸弹。

“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在家待这么多天，我还不放你走。” Ben 靠着他的肩膀说。

“几乎失去你是一个相当大的代价，但是我现在想要点奖励。【完全没看懂他想表达什么】” Jace 笑着把他拉近些，“也许我能在值机柜台工作，搬行李会是很好的理疗方式。”

“别再谈工作了！你个小坏蛋！我们是来这享受浪漫的时刻的！” Jace 笑道，他们就那么静静的看着鸭子对他们失去兴趣，然后游走了。

* * * * *

“过来。”

Ben 放下他的脚本抬头看，Jace 就那么站在那里，伸出手想要拉他。

“和我一起睡一觉。”

“我们才刚刚起来啊。” Ben 说着，顺便看了一眼手表。

“来嘛。”

Ben 拉着他的手跟过去。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离 Jace 下一次的手

术只剩下几天时间了，而且他们都已经紧张了一整周了。Jace 又发飙了几次，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对他而言哪怕是一点点的生气都是一种罪过。

“我们会没事的。” Ben 向他保证，然后坐在床上。Samson 在他们之间疲倦地眨了眨眼，继续它的小睡。

“不，我们不会的。” Jace 说。他不会放开 Ben 的手。他把他拉下来，让 Ben 用手臂紧紧地抱着他，好让他们就紧紧地待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事？” Ben 问。他能感受到 Jace 的心脏在他手臂下的跳动。

“我的头好疼。” Jace 忍着泪水，“就像上次那样。”

Ben 想要站起来，但是 Jace 不让他起身。

“就待在我身边。” Jace 央求道，“上次那个手术我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不想再做一次。”

“你不知道！！！”

“你和我一样了解统计数据。”

动脉瘤只有百分之五十存活率。在那百分之五十的手术后存活下来，会完全康复而没有并发症的概率甚至更低。Ben 自己就经常在自己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事实。他可以想象 Jace 是多么经常回顾这

些。

“拜托！我不想吵架，现在不是时候，我不想死在医院里。”

“Jace。”

“请你为我做这些，我爱你，Ben。”

Ben 抱着他，亲吻他，告诉他，他比他更爱他一百倍。他没有停下来，即使 Jace 的呼吸变得急促的时候。他就这么抱着他，直到自己的身体感到疼痛不适，直到自己的肚子饿的咕咕叫，直到 Jace 停止了呼吸。当最后一缕光线离开房间，Ben 把 Samson 抱起来，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 * * * *

非常不公平的，第二天太阳还是照常升起。某个好人死了。人们仍然起床，吃早餐，去上班，这是错的！花仍在艳阳下绽放着，动物们依旧被放养在四处，他们的心里依旧平静。有个好人死了，而这世界居然还有脸照样运行着！

Ben 拒绝就这样照常运行着。他开始绝食，然后当他喝东西，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能量。他没有读书，没有看电视，他不款待自己，他不上班，不洗澡，也不打扫屋子。唯一一件他允许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为 Jace 的尸体做必要的安排，而这唯一的事情在 Allison 发现他的状态之后接管了。

Ben 知道他会因为一颗破碎的心而早于葬礼之前死掉。如果没死，他会找到另一种方法和 Jace 在一起，无论有多么极端。Ben 从未考虑过来世，但他现在只痴迷于这个。如果他能到那里，他们就可以再次团聚了。

Jace 死后的第三天，Ben 意识到他到现在都没喂过 Samson。一切都被遗忘在他的悲伤之中，但是猫咪的哀嚎不能再无视。他在开猫罐头之前迟疑了一下。Samson 以后怎么办？自己死了以后谁来照顾它？肯定有人会，但是如果 Samson 被讨厌了或者被虐待了怎么办？Jace 生前最爱 Samson 了，肯定不想看到它和陌生人待在一起。那 Ben 要怎么做？先杀死猫再自杀？

Samson 绝望的喵叫声打断了正打算下决定的 Ben。猫咪很不开心的被冷落了那么多天，但是显然它还是想要吃东西的。Ben 打开罐头，闻到那味道他也流口水了。饥饿重创了他，使他胃部痉挛，还头晕目眩。他舀了一勺食物到盘子里放倒地上，然后他他打开橱柜，拿出了一块白面包。

他撕了一块塞到嘴里。那味道好极了。在绝食 72 小时之后，他甚至认为一片切片面包是国王才有的待遇。Ben 没有想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毫不犹豫的就吞了下去。他还留恋这个世界，他决定还是这样吧，而这想法让他止不住地哭泣起来。

Ben 承诺自己永远不停止自残，永远不会让痛苦离开他。他会疼，就像他今天这样，永远不让这感觉消失。他永远不会让人觉得他没事了，时间不会愈合伤口。更重要的是，他向自己承诺，永远都不会再爱了。

有话说：不得不承认，在翻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Jace 不让他走的那部分哭了。也许我的翻译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很多东西没法用翻译的语言来表达，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接受它，2 个多月的翻译也结束了，第一次翻译小说，很多东西没做好，希望大家能原谅。如果有机会，我们还会给大家翻译 winter 的。

后记 (tedsaga)

Austin, 2008

第 28 章

门铃又一次响起，听上去比之前两次还要不耐烦的。

“来了，来了。”

Ben 跌跌撞撞地向门跑去，甚至踢掉了脚上的鞋子。开门时，他估摸着要么是深夜快递要么是那些派发宗教传单的。相反，一个身着金属片点缀的黑色长裙，发型足以使 M. C. Escher (注一) 震惊的贵妇出现在他眼前。

“我看上去怎么样？” Allison 指着自己的身体像一个正在卖身的陈列室女孩那样说道。

“美极了，但从何时起你学会按门铃了？” Ben 略带嘲讽。“门又没锁，况且你还有钥匙。”

“我们需要时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Allison 边用她最好的口音说道，边进了屋。“我们俩有个约会，你知道的。”

“好的吧，但我需要穿上鞋，顺便整理一下发型。”在 Ben 去客厅找鞋子之前，他在过道找到了一只。“天哪！你真美，”他在系鞋带时看着 Allison 说道。“我觉得我的穿着可能有些许不得体。”

“嗯，”Allison 打量着他比之前长的睫毛，“你还穿着这件灰色运动服？”

“是的，这件毕竟是干净的。但是灰色配粉色衬衫？是不是有点八十年代的感觉？”

“你可以把它脱掉，而且我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着装靓丽的人。”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们要去哪里？”Ben 抱怨道。

“但这会毁了我们的秘密而又浪漫的神秘约会的！”

“别这样称呼它！”Ben 抱怨道。

“我需要一个约会！”Allison 撅起嘴“这自你婚后似乎从没有发生过。”

“去跟 Brian 约会吧！”Ben 走进卧室寻找自己的夹克衫。

“你知道你本可以去约会的。”Allison 在他返回门厅时说道。“已经有两年了。”她尽可能微妙的补充道。

Ben 穿着夹克耸了耸肩，尝试着把它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他突然停

了下来，瞪了 Allison 一眼。“这难道不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吗？”

“什么？” Allison 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没什么，” Ben 说道，并开始脱下那件夹克衫。“忘了它吧。”

Allison 翻了个白眼。“我并没有打算把你和别人撮合在一起。”“不是盲目的相亲？（原文为：No blind date？）”

“不瞎，不聋，不残疾或其他什么的。（原文 Not blind, deaf, amputated, or anything else.这句实在是翻译不出原文的味道，应该是对 blind 的两种解读吧。）只是你和我在镇上共度一晚，我保证。”

Ben 看着她知道感到满足为止。他又瞟了一眼茶几上相框里 Jace 的照片，全身照里的 Jace 穿着他的空少制服，从白色笔挺的衣领到他的尖头皮鞋，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暇。

Ben 露出了笑容，他已经厌倦了把 Jace 的名字作为悲伤的代名词。他不再想玷污自己的记忆了。虽然 Jace 已经不能再带来更多快乐了，但是 Jace 一定不愿意见到自己闷闷不乐的样子。他们之间的记忆都留在了 Ben 的脑海里，这几天 Ben 尽可能的从中寻找乐趣。

“准备好了吗？” Allison 问到。

“嗯”

这次的角色扮演与往常的有点相反。不仅是 Allison 在开车，连单也是她买的。由于 Ben 这些天一直处于资金紧缺的状态，他还是很乐意接受他人恩惠的。外出聚餐总是很赞的，虽然如此他还是惊讶于她对餐厅的选取。

这家餐厅理应是法式的（注二），但是也包含墨西哥食物和卡拉OK 元素,这确实难以接受。考虑到餐厅的喧闹氛围，Ben 和 Allison 可以说是过度的盛装出席了。但好歹 Ben 没有看到任何等在桌子旁的浪漫相亲对象。Ben 了解 Allison,她选这家餐厅是为了之后可以一起唱歌，对 Ben 来说正合适。在他们放纵自己于舞台一起吟唱些许喜爱的歌曲之前，他们精心挑选了菜肴。

在去下一个目的地的车上，他们继续唱着歌。Ben 猜想他们会去某家俱乐部，但是 Allison 把车开到了第二大道。她发现了一个免费停车位，神情却像是刚刚中了彩票一般。Ben 发出咯咯的笑声，有点嫉妒她的热情。他们一起走了几个街区直到他们接近一家人头涌动的艺术画廊。

“这就是我们需要盛装打扮的原因么？” Ben 问道。

“嗯哼。” Allison 点了点头。“要口香糖吗？”

Ben 接过口香糖，却依旧有的怀疑。“这不是盲目约会？” Ben 再

一次问道。

Allison 满脸笑容，Ben 知道此刻为时已晚了。反正他拿到了口香糖。Ben 扫视着站在画廊外的人群，试图寻找一个可能表现出特别期待或是紧张的家伙，但他并没有如愿。

“我们是来这儿欣赏艺术的。” Allison 一脸无辜的说着。

Ben 透过最近的玻璃窗又扫视了一遍，然后才恍然大悟。最近的墙上是一幅斗牛犬的油画，边框透过帆布散发出彩虹色的光芒。情感在他体内乱窜，集中在他的胸膛，舒适的依偎在那里，仿佛经历多年后终于愉快地回到家。

“想进去吗？” Allison 轻声地问。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处理好这个。” Ben 坦白道。

“无论怎样，我会稍稍迫使你进去的。” Allison 低声说道。

“好吧。” Ben 紧张地笑起来。“他——不，不要告诉我。我们进去看画展吧。”

他们浏览着画廊，Ben 尽可能的只集中在油画上，但是每隔几秒钟他就会来回摆动脑袋，企图找到这位画家。他认出一些年轻时见过的油画。另一些他从未见过，他并不是组成那部分生活的成分。虽然很紧张，

Ben 还是被一幅出奇简单的油画逗乐了，那是用手指图画的一只坐在类似箱子的物体上的青蛙。此外还有那幅现在已经完成的 Eric 的画像，闪耀着它的荣光。一小群崇拜者围绕着它。

牙齿互相摩擦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穿过走廊。“这支麦克风开启了吗？哇！太大声了。不好意思。”

事实上 Ben 立刻向那个声音的方向跑去。画廊里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移动，堵塞的大厅阻止他第一个到达那里。当他到达礼堂的时候，那里已经是半满的了。Ben 踮起脚尖，竭尽全力地看过前面一片人群。一个老头在一个大腹便便的女士移动到这边之前挤到了他妻子身旁，也许是注意到了 Ben 眼中射出的“镭射光束”。

他就在那儿。Tim Wyman. 他看上太棒了。上一次见到他时些许走样的身材恢复成透过衣物可以看到肌肉的模样，紧绷的衬衫显露出 Tim 遇到 Ryan 之前那样完美的身材。他乌黑的头发又长出来一些，乱乱的散布在他那不再显的疲倦的银色双眸周围。相反，他们闪烁着 Ben 只在他们最私人的时刻见过的光芒。这双眼睛正在搜索着人群，但在他们看到 Ben 之前，那个大腹便便的女人移动到了附近，阻碍了他的视野。

“呃，我很荣幸那么决定来到这里，” Tim 开始道。“我并不擅长

于演讲，所以请多多包涵。”

全场爆笑。Ben 开始围绕着人群移动，试图寻找一条通向前方的道路。

“你们看到的这批油画大约绘制了 20 年。我确信你们大部分都看过我孩提时期的成品，《坐着船去航海的青蛙》？”

观众又笑了。

“那是我八岁时的第一幅画作。” Ben 终于突破重围到了前台，但任在一旁，在 Tim 余光可到达之外的地方。但至少他现在可以看到他了，当他对着麦克风喃喃自语时紧张的情绪在双脚间传递。

“我要为这些艺术品感谢许多人。各个方面都有，当然，我的狗 Chinchilla，或者 Eric，他对我来说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个英雄，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甚至是陌生人，比如那个我在公园见到的躺在草地上的老妇人，她盯着云像一个小女孩一般傻笑。” Tim 停顿了一下，再次搜索着人群。“这么多人都给了我启发，但只有一个，给了我向他人展示自己画作的勇气。我希望他今晚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当我完成这个笨拙的演讲时，我想大家都不是为我而是为他鼓掌。谢谢你，重中之重，Benjamin Bentley。”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站在台下没人发觉的地方,Ben 还是脸红了, Tim 关掉麦克风, 微微鞠躬, 人们开始慢慢地散去。一些人留下和这位艺术家继续交谈。Ben 看着他们, 羡慕不已。他们怎么能不顾一段十多年的感情而如此轻易地走向 Tim。

Tim 像一个亲切的主人应该做的那样礼貌地寒暄, 握手, 倾听, 颌首。偶尔地, 他的视线会冒险地绕过他们, 再次搜索这个礼堂, 每一次的失败后, 他看上去更显失望。神经嗡嗡的响着, Ben 走到了能被轻易发现的礼堂中心。

Tim 向一位老先生点了点头并向他道别, 再一次尝试起来。这一次, 他看到了 Ben, 没有丝毫保留地跑向他, 一把拉进怀里。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 Tim 说道, 抱着 Ben 旋转数圈后才把他放下。“我刚刚做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演说, 所以很高兴你来晚了!”

“我觉得演说还不错,” Ben 笑嘻嘻的看着 Tim 变红的脸庞。

“我还以为 Allison 改变主意了呢。”

“她在哪呢?” Ben 问道。

“我拜托她去办件事,” Tim 神秘地说道。“嘿, 你之前有见过这么多画吗?”

“只见过一小部分，” Ben 回答道，“但是一段对艺术家本人的旅程将会变得更具有教育意义。”

Tim 在画廊中给他带路，用一种违反直觉的方式从一个展厅曲折前行至另一个。

一幅画会让他想起另一个，导致他带领着 Ben 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行。

看到 Tim 这么热情对待他的画作着实令人震惊。他并没有因为有一大群参观人群在审视他的画作而表现出害羞的神情，反而热情的向他们解说着自己的作品。偶尔一个旁观者会问个问题，Tim 则会津津有味回答。这确实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要知道这位自我贬抑的艺术曾把他的画作锁在车库里。

“我还有另外一件画作想给你看。” Tim 说道。“它对我来说相当特别。”

Ben 背带领着穿过画廊，来到一间并不是为大众准备的房间，通过门来到停车场。识别 Tim 的车是很容易做到。那辆最新最闪亮的就是了。

“知道这辆是什么车吗？” Tim 边问边为 Ben 打开了一扇门。

“不。”

“想知道吗？”

“并不是很想知道。”

Tim 笑着说。“这是一辆宾利（注三）。我曾把它当成我的下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

Ben 试图转动自己的眼睛，但最终用微笑代替了。

他们坐在飞驰的车上，Ben 开始感到些许担心。尽管他很乐意再一次遇到 Tim，同时无法辩驳自己对他的感情，但是 Ben 已经结过婚了，纵使 Jace 此刻只是活在他心中的灵魂。今晚就和 Tim 一起回家总感觉有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如果他们都在合适的时间到了就好了。当车快要驶入 Ben 的公寓楼前的空地时（我总算在《麦克米伦高阶字典》上找到了 subdivision 合适的意向：an area of land that has been divided into smaller parts for building houses on），他准备还是让 Tim 把车开回画廊。难不成 Tim 真的知道自己住在哪？他保持着沉默，不打算给予 Tim 任何指示，但 Tim 任设法把车驶入正确的车道。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Ben 问道。

“我想给你展示一幅特别的画作” Tim 说道。

“你是指之前在我之前生日时给我那幅吗？” Ben 感觉自己有点明

白 Tim 的意思了。他为这个浪漫的想法所着迷了。“你不能把它要回去，你知道的。”他故作严肃地说。

Tim 只是笑了笑，走出了车。“带路吧。”他说道。

嗯，至少 Tim 还没有径直向他家走去！Ben 领他到客厅，打开了灯。Samson 他在沙发上最喜欢的地方醒了过来，惊愕地望着他们。它虽然上了年纪，还有点褴褛，但他仍然拥着有许多勇气。Ben 看着镜框里的 Jace，瞬间内疚开始翻涌。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主意。

“Jace--” Ben 开始说道。

“-- 是个好男人，” Tim 继续道。“事实上，是最好的。我绝不会玷辱他的记忆，永远不会，也不能取代他。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Samson 喵喵的叫着，跳下沙发，直奔向 Tim。它亲切地蹭着 Tim，然后也蹭了蹭 Ben。它看着他们两人，咕哝着，又单脚跳回到沙发上，继续它的午睡了。

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Ben 转向那幅画的位置，但此刻它却不在那儿了。一件新的作品挂在那里。某种程度上，它很像 Tim 多年前给他的那幅，但 Ben 意识到其中包含着 Tim 新的画风。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其中一只有着强劲，

粗大的手指，另一只的手指纤细而又白皙。Ben 愣愣举起自己的手，不得不承认后者是自己的。Tim 完美地描摹了它的模样。

双手沐浴在万丈光芒下，色泽同之前那幅一样精准。这是个完美的讯息，一个 Tim 对 Ben 感情的传递，但这一次不再被恐惧阻碍、不再因迟疑而停滞。Ben 盯着它，仿佛从 Tim 口中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话语。

Tim 伸出手握着 Ben，用自己的方式像画中所绘的那样摆放他们。

“我爱你，Benjamin Bentley，” 他说道。“我本应该在十二年前告诉你的。我一直深爱着你。”

他所有的顾虑，所有的恐惧，即使是 Ben 身体里那一丝不安全感都让位给了那不可阻挡、不可改变、不妥协的力量——爱。

“现在呢？” Ben 问道。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了。”

Tim 向前俯身一吻，希望和感情在眼中舞动。Ben 凝视了他片刻，眼里那个他曾拥有过的趾高气昂的少年敢于去爱了，即使过了这许多年，他们都不可能再是高中生的样子了，但是 Ben 还是透过了早已蜕化出锋利棱角的外表，看到那颗同样柔软的心和那个不曾改变的 Tim。Ben 闭上了眼，身体向前倾去。

于是,他们重新开始了。



注一：M.C.埃舍尔（M. C. Escher，1898~1972），荷兰科学思维版画大师，20世纪画坛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出生于荷兰吕伐登市。作品多以平面镶嵌、不可能的结构、悖论、循环等为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对分形、对称、双曲几何、多面体、拓扑学等数学概念的形象表达，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主要作品有《昼与夜》（1938）、《画手》（1948）、《重力》（1952）、《相对性》（1953）、《画廊》（1956）、《观景楼》（1958）、《上升与下降》（1960）、《瀑布》（1961）等。

注二：Cajun 原意为：法人后裔（移居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此处也可理解为凯金式的

注三：宾利，原文 Bentley，与 Ben 的拼写相似，双关语义。

www.jaybellbooks.com